

## 卷第七十七 传第十一

## 薛李二刘高徐

薛举，兰州金城人。容貌魁岸，武敢善射。殖产巨万，好结纳边豪，为长雄。隋大业末，任金城府校尉。会岁凶，陇西盗起，金城令郝瑗将讨贼，募兵数千，檄举将。始授甲，大会置酒，举与子仁杲及其党劫瑗于坐，矫称捕反者，即起兵，囚郡县官，发粟以赈贫乏，自号西秦霸王，建元秦兴，以仁杲为齐公，少子仁越为晋公。它贼宗罗睺帅众下之，以为义兴公。更招附余盗，剽马牧。兵锋锐甚，所徇皆下。

隋将皇甫绾兵万人屯枹罕，举以精卒二千袭之，遇于赤岸。大风且澍，逆举阵，绾不击。俄反风绾屯，气色暝冥，部伍错乱，举介骑先众乘之，绾阵大溃，进陷枹罕。岷山羌钟利俗以众二万降，举大振。进仁杲为齐王、东道行军元帅，罗睺为义兴王副之；仁越晋王、河州刺史。因徇下鄯、廓二州。不阙旬，尽有陇西地，众十三万。

十三年，僭帝号于兰州，以妻鞠为后，仁杲为太子。即其先墓置陵邑，立庙城南，陈兵数万展墓讫，大飨。使仁杲围秦州；仁越趋剑口，掠河池，太守萧瑀拒却之。遣将常仲兴度河击李轨，与轨将李贲战昌松，仲兴败，军没于轨。仁杲克秦州，举往都之。

仁杲寇扶风，泾源贼唐弼拒，不得进。初，弼立李弘芝为天子，有众十万。举遣使招弼，弼杀弘芝从举。仁杲间弼无备，

袭之，尽夺其众，弼以数百骑走。军益张，号二十万。将窥京师。会高祖入关，遂留攻扶风，秦王击破之，斩首数千级，逐北至陇还。举畏王，遂逾陇走，问其下曰：“古有降天子乎？”伪黄门侍郎褚亮曰：“昔赵佗以南粤归汉，蜀刘禅亦仕晋，近世萧琮，其家今存，转祸为福，尝有之。”卫尉卿郝瑗曰：“亮之言非也。昔汉祖兵屡败，蜀先主尝亡其妻子。夫战固有胜负，岂可不不胜便为亡国计乎？”举亦悔其言，乃曰：“聊试公等。”即厚赐瑗，以为谋主。瑗请连梁师都，厚赂突厥，合从东向。举从之，约突厥莫贺咄设犯京师。会都水监宇文歆使突厥，歆说止其兵，故举谋塞。

武德元年，丰州总管张长逊击罗，举悉兵援之，屯析墟，以游军掠岐、豳。秦王御之，次高墟，度举粮少，利速斗，坚壁老其兵。会王疾，卧屯不出，而举数挑战。行军长史刘文静、殷开山观兵于高墟，恃众不设备，举兵掩其后，遂大败，死者十六，大将慕容罗睺、李安远、刘弘基皆没。王还京师，举拔高墟，仁杲进逼宁州。郝瑗谋曰：“今唐新破，将卒禽俘，人心摇矣，可乘胜直趋长安。”举然之。方行而病，召巫占视，言唐兵为祟，举恶之，未几死。仁杲代立，伪谥举武皇帝，未葬而仁杲灭。

仁杲多力善骑射，军中号万人敌，性贼悍。初，举每破阵，军获俘，仁杲必断舌刈鼻，或舂斮之。其妻亦凶暴，喜鞭楚人，见不胜痛宛转于地者，则埋其足，露腹背受捶。人畏而不亲。仁杲多杀人，淫略民人妻妾。尝得庾信子立，怒其不降，砾之火，渐割以啖土。拔秦州，取富人倒悬，以酢注鼻，或杙其隐，以求财。虽举残猛，亦恶之，每戒曰：“汝材略足办事，而伤于虐，终覆吾宗。”

及继立，与诸将素有隙者，咸猜惧。郝瑗哭举，病不起，

繇是兵稍衰。秦王率诸将复壁高墟，诸将请战，王曰：“我军新恤，锐气少；贼骤胜而骄，有轻我心。我闭壁以折之，伺衰而击，可一战禽也。”因令军中曰：“敢言战者斩！”久之，仁杲粮乏，挑战，不许。其将牟君才、内史令翟长慈以众降，左仆射钟俱仇以河州降。王策贼可破，遣将军庞玉击宗罗睺于浅水原，战酣，王以劲兵击寿其背，罗睺败，王率骑追奔，于是悉军驰之，曰：“势破竹，不可失也。”夜半，至析墟；迟明，围合。仁杲率伪官属降，王受之，以仁杲归京师，及酋党数十人皆斩之。举父子盗陇西五年灭。

初，仁杲降，诸将贺，且问曰：“罗睺虽破，而贼城尚坚，王能下之，何也？”王曰：“罗睺健将，非急追之，使得还城，未可取也。故吾使贼不及计，是以克之。”诸将咨服。

仁杲已败，其将旁企地降，诏即统其兵，未几复叛。企地，羌豪也，举父子信倚之。至是入南山，繇商洛出汉川，众数千，所过剽害，败大将庞玉。至始州，掠王氏女，醉寝于野，王取企地所佩刀斩之，送首梁州。诏封女为崇义夫人。

李轨，字处则，凉州姑臧人。略知书，有智辩。家以财雄边，好啗人急，乡党称之。隋大业中，补鹰扬府司兵。薛举乱金城，轨与同郡曹珍、关谨、梁硕、李贲、安修仁等计曰：“举暴悍，今其兵必来。吏孱怯，无足与计者。欲相戮力，据河右，以观天下变，庸能束手以妻子饵人哉？”众允其谋，共举兵，然莫适敢主。曹珍曰：“我闻讖书，李氏当王。今轨贤，非天启乎！”遂共降拜以听命。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，建旗大呼，轨集众应之，执虎贲郎将谢统师、郡丞韦士政，遂自称河西大凉王，署官属，准开皇故事。

初，突厥曷娑那可汗弟达度阙设内属，保会宁川，至是称可汗，降于轨。谨等议尽杀隋官，分其产。轨曰：“诸公既见

推，当禀吾约。今军以义兴，意在救乱，杀人取财是为贼，何以求济乎？”乃以统师为太仆卿，土政太府卿。会薛举遣兵来侵，轨遣将败之昌松，斩首二千级，悉虏其众，轨纵还之。李贇曰：“今力战而俘，又纵以资敌，不如尽坑之。”轨曰：“不然。若天命归我，当禽其主，此皆我有也；不者，徒留何益？”遂遣之。未几，拔张掖、炖煌、西平、枹罕，悉有河西。武德元年，高祖方事薛举，遣使凉州，玺书慰结，谓轨为从弟。轨喜，乃遣弟懋入朝。帝拜懋大将军，还之，诏鸿胪少卿张俟德持节册拜轨凉王、凉州总管，给羽葆鼓吹一部。会轨僭帝号，建元安乐，以其子伯玉为太子，长史曹珍为尚书左仆射，攻陷河州。俟德至，轨召其下议曰：“李氏有天下，历运所属，已宅京邑。一姓不可竞王，今欲去帝号，东向受册，可乎？”曹珍曰：“隋亡，英雄焱起，号帝王者瓜分鼎峙。唐自保关、雍，大凉奄河右，业已为天子，奈何受人官？必欲以小事大，请行萧警故事，称梁帝而臣于周。”轨从之，乃遣伪尚书左丞邓晓来朝，奉书称“从弟大凉皇帝”。帝怒曰：“轨谓朕为兄，此不臣也。”囚晓不遣。

初，轨以梁硕为谋主，授吏部尚书。硕有算略，众惮之，尝见故西域胡种族盛，劝轨备之，因与户部尚书安修仁交怨；又轨子仲琰尝候硕，硕不为起，仲琰憾之。乃相与譖硕。轨不察，贲鸩其家杀之，繇是故人稍疑惧，不为用。有胡巫妄曰：“上帝将遣玉女从天来。”遂召兵筑台以候女，多所糜损。属荐饥，人相食，轨毁家贲赈之，不能给，议发仓粟，曹珍亦劝之。谢统师等故隋官，心内不附，每引结群胡排其用事臣，因是欲离沮其众，乃廷诘珍曰：“百姓饿死皆弱不足事者，壮勇士终不肯困。且储廩以备不虞，岂宜妄散惠孱小乎？仆射苟附下，非国计。”轨曰：“善。”乃闭粟。下益怨，多欲叛去。

会修仁兄兴贵本在长安，自表诣凉州招轨。帝曰：“轨据河西，连吐谷浑、突厥，今兴兵讨击尚为难，单使弄颊可下邪？”兴贵曰：“轨盛强诚然，若晓以逆顺祸福，宜听。如凭固不受，臣世凉州豪望，多识其士民，而修仁为轨信任，典事枢者数十人，若候隙图之，无不济。”帝许之。兴贵至凉州，轨授以左右卫大将军，因间访兴贵以自安策。兴贵对曰：“凉州僻远，财力凋耗，虽胜兵十万，而地不过千里，无险固自守。又滨接戎狄，戎狄，豺狼也，非我族类。今唐家据京师，略定中原，攻必下，战必胜，盖天启也。若举河西地奉图东归，虽汉窦融未足吾比。”轨默不答，久之，曰：“昔吴王濞以江左兵犹称己为东帝，我今举河右，不得为西帝乎？虽唐强大，如我何？君无为唐诱致我。”兴贵惧，谢曰：“窃闻富贵不居故乡，如衣锦夜行。今合宗蒙任，敢有它志！”兴贵知轨不可说，乃与脩仁等潜引诸胡兵围其城，轨以步骑千余出战。先是，薛举柱国奚道宜率羌兵奔轨，轨许以刺史而不与，道宜怨，故共击轨。轨败入城，引兵登陴，须外援。兴贵传言曰：“唐使我来取轨，不从者罪三族。”于是诸城不敢动。轨叹曰：“人心去矣，天亡我乎？”携妻子上玉女台，属酒为别。脩仁执送之，斩于长安。自起至亡凡三年。诏兴贵为右武侯大将军，封凉国公，赐帛万段；脩仁左武侯大将军，申国公，并给田宅，封六百户。时邓晓闻轨败，入贺帝。帝曰：“而委质李轨，以使来，闻其亡，不少戚，乃蹈扑以悦我。不尽心于轨，能竭节于我乎？”遂废不齿。

刘武周，瀛州景城人。父匡，徙马邑。母赵尝夜坐庭中，见若雄鸡，光烛地，飞投其怀，起振衣，无有，感而娠，生武周。

武周为人骁悍，善骑射，喜交豪杰。兄山伯尝詈辱之曰：“汝不择所与，必灭吾宗！”武周因去至洛，为太仆杨义臣帐下。募征辽，有功，补建节校尉。还马邑，为鹰扬府校尉。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雄，颇爱遇之，令总虞候，直閤下。久之，盗仁恭侍儿，惧觉诛，又见天下已乱，阴有异计，因宣言于众曰：“今岁饥，死者骨相枕于野，府君闭仓不恤，岂忧百姓意乎？”以市怒其军，皆愤怒。武周知人已摇，因称疾卧家，豪桀往候谒，遂椎牛纵酒大言曰：“盗贼方起，众又饥，壮士守分，死沟壑。今官粟红腐于仓，谁能与我共取之？”诸恶少年皆愿从。隋大业十三年，与其徒张万岁等十余人候仁恭视事，武周上谒，万岁自后入斩仁恭，持首出徇，郡中无敢动者。遂开仓赈穷绝，驰檄属城，皆下，得兵万余，自称太守，遣使附突厥。

雁门丞陈孝意、虎贲郎将王智辩合兵围其桑乾镇，会突厥至，武周与共击智辩，破之，孝意奔还雁门，雁门人杀之，以城归武周。武周因袭破楼烦，进据汾阳宫，取宫人赂突厥，始毕可汗报以马，其众遂大，攻得定襄。突厥以狼头纛立武周为定杨可汗，僭称皇帝，以妻沮为后，建元天兴，卫士杨伏念为左仆射，妹婿苑君璋为内史令。

初，上谷贼宋金刚有众万余，与魏刀儿连和。刀儿为窦建德所攻，金刚救之，大败，率余众四千保西山。建德招之，金刚恚曰：“建德杀魏王，吾义不往，诸君可以吾首取富贵。”乃拔刀，将自刎，众抱之泣，遂与皆归武周。武周素闻金刚善兵，得之喜，封为宋王，属以军，分家货半遗之。金刚亦自结，出其妻而聘武周妹，说武周取晋阳，南向争天下。武周授金刚西南道大行台。

武德二年，总兵二万入寇，次黄蛇镇，又连突厥，锋无前，遂破榆次，拔介州，进围太原。诏遣太常少卿李仲文御之，为

贼所执，举军没，仲文逃还。贼因破平遥，取石州，杀刺史王俭，略浩州。诏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拒之，寂战败绩。齐王元吉委并州遁，武周入据之。遣金刚攻陷晋州，执右骁卫将军刘弘基，进破涪州。夏县人吕崇茂杀其令，自号魏王以应贼。隋河东守将王行本与武周合。关中震动。高祖诏秦王督兵进讨，屯柏壁。又诏永安王孝基与于筠、独孤怀恩、唐俭等攻夏县，不克，军城南。崇茂与贼将尉迟敬德袭破孝基军，四将被执。敬德还涪州，王邀战，破之于美良川。敬德复与别帅寻相援王行本于蒲，王又破却其军，蒲州降。帝幸蒲津关，王自柏壁轻骑谒行在，金刚遂围绛州。王还屯，金刚引退。武周攻李仲文于浩州，不胜。遣将黄子英护饗道，骠骑大将军张德政袭斩之，虜其众，武周部将稍离。金刚以粮道乏卒饥引去，王追至雀鼠谷，日中八战，贼皆败，斩级数万，护輜重千乘。金刚走介州，官军迫之，以余众二万出西门，背城阵，亘七里。王令李世勣、程咬金、秦叔宝为北军，翟长孙、秦武通为南军。既战，小却，王以精骑突击破之，金刚将轻骑去，贼将尉迟敬德、寻相、张万岁降，收其精兵，遂复介州。武周引骑五百，弃并州，北走突厥。金刚收散卒，将还拒，众不为用，亦以百骑奔突厥。并州平，河东地尽复。未几，金刚背突厥，欲还上谷，为其追骑斩之。武周亦谋归马邑，计露，突厥杀之。起兵六年而灭。

高开道，沧州阳信人。世煮盐为生。少矫勇，走及奔马。隋大业末，依河间贼格谦，未甚奇之。会谦为隋兵围捕，左右奔散，无救者，开道独身决战，杀数十人，捕兵解，谦得免，遂引为将军。谦灭，与其党百余人亡海曲。后出剽沧州，众稍附，因北掠戍保，自临渝至怀远皆破有之。复引兵围北平，未下，隋守将李景自度不能支，拔城去，开道据其地。武德元年，

陷渔阳郡有之。有铠马数千，众万人，自号燕王。

先是，怀戎浮屠高昙晟因县令具供，与其徒袭杀令，伪号大乘皇帝，以尼静宣为耶输皇后，建元法轮，遣使约开道为兄弟，封齐王，开道引众从之。居三月，杀昙晟，并其众，复称燕王，建元，署置百官。

竇建德围罗艺于幽州，艺请救，开道以骑二千赴之，建德解去，乃因艺使请降，诏以为蔚州总管、上柱国、北平郡王，赐姓李。开道以轻骑五百抵幽州，欲图艺。自从数骑入都督府，且观艺，艺与张饮尽欢，知不可图，遂去。五年，幽州饥，开道许输以粟。艺遣老弱凑食，皆厚遇之。艺悦，不为虞，更发兵三千、车数百、马驴千往请粟，开道悉留不遣，遂北连突厥，告绝于艺，复称燕，与刘黑闥联兵入寇。开道攻易州不克，遣将谢稜诡降于艺，请兵应接。艺众至，稜纵击破之，因导突厥俱南，恒、定、幽、易等骚然罹患。颉利以开道善攻具，与俱攻马邑，拔之。时群盗相继平，开道欲降，自疑反覆得罪，犹恃突厥自安。然将士多山东人，思归，众益厌乱。

初，开道募壮士数百为养子，卫閤下，及刘黑闥将张君立亡归，开道命与爱将张金树分督之。金树潜令左右数人伪与诸养子戏，至夕，入閤，绝其弓弦，又取刀槊聚床下。既暝，金树以其徒噪攻之，数人者抱刀槊出閤。诸义子将搏战，亡弓槊。君立举火外城应之，帐下大扰，养子穷，争归金树。开道顾不免，擐甲挺刃据堂坐，与妻妾奏妓饮酒，金树畏不敢前。天且明，开道先缢其妻妾及诸子而后自杀。金树罗兵取养子，皆斩之，亦杀君立而归。开道起兵凡八年灭。以其地为妫州，诏以金树为北燕州都督。

刘黑闥，贝州漳南人。嗜酒，喜蒲博，不治产，亡赖，父兄患苦之。与竇建德少相友，建德每资其费，黑闥所得辄尽，

建德亦弗之计。

隋末，亡命从郝孝德为盗，后事李密为裨将。密败，王世充虏之，以其武健，补马军总管，镇新乡。时李世勣陷于窦建德，建德使攻新乡，虏黑闳献之，建德用为将，封汉东郡公。黑闳与诸盗游，素强武，多狙诈。建德有所经略，常委以斥候，阴入敌中覘虚实，每乘隙奋奇兵，出不意，多所摧克，军中号为神勇。

武德四年，建德败，还匿漳南，杜门不出。会高祖召建德故将范愿、董康买、曹湛、高雅贤，将用之。愿等疑畏，谋曰：“王世充举洛阳降，骁将杨公卿、单雄信之徒皆夷灭。今召吾等，若西入关，必无全。且夏王于唐固有德，往禽淮安王、同安公主，皆厚遣还之。今唐得夏王，即加害。我不以余生为王得仇，无以见天下义士。”于是谋反。卜所主，刘氏吉，共往见故将刘雅，告之，雅不从，众怒，杀雅去。范愿曰：“汉东公黑闳果敢多奇略，宽仁容众，恩结士卒。吾尝闻刘氏当王，今欲收夏王亡众，集大事，非其人莫可。”乃之漳南，谒黑闳以告。黑闳喜，椎牛飧士，得兵百余人。袭漳南县破之。贝州刺史戴元祥、魏州刺史权威合势讨击，元祥等皆败死，收其器械，有众千人。建德故时左右稍归之，兵浸盛。乃设坛漳南，祭建德，告以举兵意。自称大将军。陷历亭，杀守将王行敏。饶阳贼崔元逊攻陷深州，杀刺史裴晞应之。兖州贼徐圆朗亦相连和。遂取瀛州，攻定州，残之。乃移檄赵、魏，建德将吏往往杀令、尉附贼。北连高开道，势雄张。进至宗城，众数万。黎州总管李世勣战败，走洺州，黑闳追之，步卒五千皆覆，世勣挺身免。乃以王琮为中书令，刘斌为中书侍郎，遣使北结突厥颉利，颉利遣俟斤宋邪那率骑从之，军大振，不半年，尽有建德故地。高祖诏秦王及齐王元吉讨之。

五年，黑闥陷相州，号汉东王，建元天造，以范愿为左仆射，董康买兵部尚书，高雅贤为左领军，王小胡为右领军，召建德僚属，悉复用之，都洛州。秦王率兵次汲，数困贼，进下相州。棣州人复杀刺史叛归黑闥。二月，秦王破之于列人，取洛水，使总管罗士信守之。黑闥攻陷洛水，士信死。王阻水为连营，分奇兵绝其馈路。黑闥数挑战，坚壁不为动。三月，贼粮尽，王度必决战，豫壅洛水上流，敕吏曰：“须贼度，亟决之。”黑闥果率骑二万绝水阵，与王师大战，众溃，水暴至，贼众不得还，斩首万余级，溺死数千，黑闥与范愿等以残骑奔突厥。山东平，秦王还。

黑闥藉突厥兵复入寇，攻定州。旧将曹湛、董康买先逃鲜虞，聚兵应之。帝以淮阳王道玄为河北总管，与原国公史万宝讨贼，战下博，败绩，道玄死于阵，万宝轻骑逸，繇是河北复叛归贼。黑闥仍都洛州。九月，略瀛州，杀刺史。诏齐王元吉击之，不进。又诏皇太子督兵并力，频战皆捷。十二月，皇太子、齐王悉兵战馆陶，黑闥大败，引军走，蹶北至毛州。黑闥整众，背永济渠阵，纵骑搏之，贼赴水死者数千，黑闥遁去。骑将刘弘基追蹙，贼不得休。明年正月，驰至饶阳，骑能属者才百余，困且馁。黑闥所署总管崔元逊迎拜，延之入。黑闥不许，元逊固请，且泣，乃进城下。元逊馈之，方饭，车骑诸葛德威勒兵前，黑闥骂曰：“狗辈负我！”遂执诣皇太子所斩之。德威举郡降，山东遂定。余党及突厥兵间道亡，定州总管双士洛邀战，破平之。

初，秦王建天策府，其弧矢制倍于常。逐黑闥也，为突厥所窘，自以大箭射却之。突厥得箭，传观，以为神。后余大弓一、长矢五，藏之武库，世宝之，每郊丘重礼，必陈于仪物之首，以识武功云。

徐圆朗者，兖州人。隋末为盗，据本郡，以兵徇琅邪以西，北至东平，尽有之，胜兵二万，附李密。密败，归窦建德。山东平，授兖州总管、鲁郡公。高祖遣葛国公盛彦师安辑河南，抵任城，会黑闼兵起，圆朗执彦师应之，自号鲁王，黑闼以为大行台元帅。兖、郓、陈、杞、伊、洛、曹、戴等州豪桀皆杀吏应贼，秦王已破黑闼，遣兵屯济阴经略之。圆朗惧。河间人刘复礼说圆朗曰：“彭城有刘世彻，才略不常，有异相，士大夫许其必王。将军欲自用，恐败，不如迎世彻立之，功无不济。”圆朗谓然，乃迎之。盛彦师以世彻若联叛，祸且不解，即谬说曰：“闻公迎刘世彻，信乎？公亡无日矣！独不见翟让用李密哉？”圆朗信之。世彻至，夺其兵，以为司马，遣徇地，所至皆下，忌而杀之。会淮安王神通、李世勣合兵攻圆朗，圆朗数败，总管任环遂围兖州，降者争逾城。圆朗穷，弃城，与下数骑夜亡，为野人所杀。

## 卷第七十八 列传第十二

## 萧辅沈李梁

萧铣，后梁宣帝曾孙也。祖岩，开皇初叛隋降陈，陈亡，文帝诛之。铣少贫，佣书，事母孝。炀帝以外戚擢为罗川令。

大业十三年，岳州校尉董景珍、雷世猛，旅帅郑文秀、许玄彻、万瓚、徐德基、郭华，沔人张绣等谋反隋，且推景珍为主，景珍曰：“吾素微，虽假名号，众不厌。罗川令，故梁裔也，宽仁大度，有武皇遗风。且吾闻帝王之兴，必有符命。隋冠带悉号‘起梁’，萧氏中兴象也。今推之，应天顺人，不亦可乎？”乃遣人告铣。铣即报景珍书曰：“我先君昔事隋，职贡无废，乃贪我土宇，灭我宗祧，我是以痛心疾首，恫心疾首，思刷厥耻。杰今天诱乃衷，公等降心，将大复梁绪，徼福于先帝，吾敢不纠厉士众以从公哉！”即募兵数千，扬言迹盗，将以应景珍。

会颍川贼沈柳生寇县，铣出战不利，谓其下曰：“岳阳豪杰将推我为主，今天下叛隋，吾能守节独完哉？且吾先人国于此，若徇其请复梁祚，因以半纸檄召群盗，谁敢不从？”众悦。乃以十月称梁公，旗帜服色悉用其旧。柳生以众归铣，用为车骑大将军。不五日，远近争附，众数万，乃趋巴陵。景珍遣徐德基、郭华率强姓百迎谒，而先见柳生。柳生与其下谋曰：“梁公起，我最先附，勋第一。今岳阳兵众而位多，谁肯为我下？不如杀德基，质其人，独挟梁主以进，则吾谁先？”因杀

德基，诣中军白铣。铣惊曰：“今欲拨乱，遽自相屠，我不能为若主矣！”步出军门。柳生惧，伏地请罪。铣责宥之，陈兵而进。景珍曰：“德其倡义竭诚，柳生擅杀之，不诛，无以为政。且凶贼与共处，必为乱。”铣因斩柳生。于是筑坛城南，柴上帝，自称梁王。有异鸟至，建元为凤鸣。

义宁二年，僭称皇帝，署百官，一用梁故事。追谥从父琮为孝靖帝，祖岩河间忠烈王，父璿文宪王。封景珍晋王，雷世猛秦王，郑文秀楚王，许玄彻燕王，万瓚鲁王，张绣齐王，杨道生宋王。隋将张镇州、王仁寿击铣，不能克，及隋亡，乃与宁长真等率岭南州县降于铣。时林士弘据江南，铣遣将苏胡儿拔豫章，使杨道生取南郡，张绣略定岭表。西至三峡，南交趾，北距汉水，皆附属，胜兵四十万。

武德元年，徙都江陵，复园庙。引岑文本为中书侍郎，掌机密。遣道生攻峡州，刺史许绍击破之，士死过半。

三年，高祖诏夔州总管赵郡王孝恭讨之，拔通、开二州，斩伪东平王阉提。诸将擅兵横恣，铣恐浸不制，乃阳议休兵营农，以黜其权。大司马董景珍之弟为将军，怨之，谋作乱，事泄，被诛。景珍方镇长沙，铣下书赦之，召还江陵。景珍惧，遣使诣孝恭，举地降。铣遣张绣攻景珍，景珍曰：“前年醢彭越，往年杀韩信，独不见乎！奈何相攻？”绣不答，围之。景珍溃而走，麾下杀之。铣进绣为尚书令。绣恃功，亦骄蹇，铣又诛之。铣性外宽内忌，疾胜己者，于是大臣旧将皆疑问，多叛去，铣不能禁，由此愈弱。

四年，诏孝恭与李靖率巴蜀兵顺流下，庐江王瑗繇襄阳道，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，会兵图铣。伪将周法明以四州降，即诏为黄州总管，趋夏口道，攻安州，克之。伪将雷长颖以鲁山降。铣乃遣将文士弘拒孝恭，战清江口，孝恭大破之，获斗

舰千艘，拔宜昌、当阳、枝江、松滋，伪江州将盖彦举以城降。孝恭、靖直逼其都。

初，铣放兵，止留宿卫数千人，及仓卒追集，江、岭回远，未及赴。孝恭布长围守之，数日，破其水城，取楼船数千。交州总管丘和、长史高士廉、司马杜之松诣靖降。铣度救不至，谓其下曰：“天不祚梁乎？待穷而下，必害百姓。今城未拔，先出降，可免乱。诸人何患无君？”乃麾而令，守陴者皆恟。以太牢告于庙，率官属縗衰布帻诣军门，谢曰：“当死者铣尔，百姓非罪也，请无杀掠！”孝恭受之，护送京师。后数日，救兵至，且十余万。知铣降，乃送款。铣至，高祖让之，对曰：“隋失其鹿，英雄竞逐。铣无天命，故为陛下禽，犹田横南面，岂负汉哉？”帝怒其不屈，诏斩都市，年三十九。自僭国至灭凡五年。

赞曰：铣，故梁子孙，起文吏，掩东南而有之，荆、楚好乱，气俗然也。观铣武虽不足，文有余矣，大抵盗仁义，诡世乱俗者，圣人所必诛。若铣力困计殫，以好言自释于下，系虜在廷，抗辞不屈，伪辩易穷，卒以殊死，高祖圣矣哉！

辅公柝，齐州临济人。隋季与乡人杜伏威为盗，转掠淮南。伏威兵浸盛，自号总管，以公柝为长史。贼李子通据江都，伏威使公柝以精卒数千度江击之。子通拒战，众十倍，锐甚。公柝选甲士千人，操长刀居前，别以千人随之，令曰：“却者斩！”公柝以众殿。俄而子通方阵而进，长刀千人皆决死斗，公柝纵左右翼搏之，子通大溃，降其众数千。伏威既遣使归国，武德二年，诏授公柝淮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，封舒国公。

初，伏威与公柝少相爱，又兄事之，故军中呼辅伯，尊礼略等。伏威稍忌之，乃署养子闾棱为左将军，王雄诞为右将军，推公柝为仆射，阴解其柄。公柝内怏怏不平，乃与故人左游仙

伪学辟谷以自晦。

六年，伏威入朝，留公祐居守，复令雄诞握兵副之，阴诫曰：“吾至京不失职，无容公祐为变。”后左游仙说公祐反，会雄诞以疾卧家，公祐夺其兵，给言伏威移书令举事。八月，遂僭位，国称宋，即陈故宫都之；杀王雄诞，署百官，以左游仙为兵部尚书、东南道大使、越州总管；增修器械，转廩食，遣将徐绍宗侵海州，陈正通寇寿阳。诏越郡王孝恭趋九江，岭南大使李靖下宣城，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，齐州总管李世勣繇淮、泗讨之。孝恭取芜湖，下梁山三镇。河南安抚大使任瑰拔扬子城，降伪将龙龕，遂据扬州。公祐复遣将冯惠亮、陈当世屯博望山，陈正通、徐绍宗屯青州山以拒战，孝恭率诸将破之，惠亮、正通走，李靖蹙追百余里，众悉溃，正通等以五百骑奔丹阳。公祐惧，弃城奔左游仙于会稽，兵尚数万。夜至毘陵，能从者裁五百。伪将吴骚、孙安谋执之，公

祐弃妻子斩关遁，与腹心士数十抵武康，野人执送丹阳，孝恭斩之，传首京师击李子通，始公祐佐伏威起据江东，距公祐死，凡十三年。

沈法兴，湖州武康人。父恪，陈广州刺史。法兴隋大业末为吴兴郡守，东阳贼楼世干略其郡，炀帝诏与太仆丞元祐讨之。

义宁二年，江都乱，法兴自以世南士，属姓数千家，远近向服，乃与祐将孙士汉、陈果仁执祐，名诛宇文化及，三月发东阳，行收兵，趋江都，下余杭，比至乌程，众六万。毘陵通守路道德拒之，法兴约连和，因袭杀之，据其城，遂定江表十余州，自署江南道总管。闻越王侗立，乃上书称大司马、录尚书事、天门公，承制置百官，以陈果仁为司徒，孙士汉司空，蒋元超尚书左仆射，殷芊左丞，徐令言右丞，刘子翼选部侍郎，李百药为掾。后闻侗被废，高祖武德二年，称梁王，建元为延

康，易隋官仪，颇用陈氏故事。

法兴自意南方诸城可跂而平，专事威戮，下有细过即诛之，繇是将士携解。俄遣子纶救陈棱，击李子通，反为所败。子通乘锋度江，破京口。使将蒋元超战虔亭，大败，死之。法兴惧，弃城与左右数百投吴郡贼闻人遂安，遂安遣将叶孝辩迎之。法兴中悔，将杀孝辩，趋会稽，为所觉，惧，自沈于江。起义宁至武德，凡三年灭。

李子通，沂州承人。少贫，以渔猎为生。居其乡，见班白负戴，必代之，家有余，则以贖人，而喜报仇。

隋大业末，长白山贼左才相自号博山公，子通依之，以武力雄其间。乡人有陷贼者，子通专经护之。方是时，群盗暴忍，独子通仁爱，归者遂多，不半岁，有徒万人。才相畏忌，子通乃引众度淮，与杜伏威合。为隋将来整所破，奔海陵，得众二万，自称将军。大业十一年僭号楚王。

宇文化及杀炀帝，以右御卫将军陈棱为江都太守，已而棱降，高祖授以总管，即守其郡。子通攻棱，棱穷，乞师于沈法兴、杜伏威。伏威自将屯清流，法兴遣子纶屯扬子，间数十里。子通纳言毛文深请募吴人诈为法兴兵夜袭伏威，二人遂交恶，无敢先战者。子通得悉力取江都，遂据之，棱奔而免。子通僭即皇帝位，国号吴，建元明政。齐贼乐伯通先为化及守丹阳，即以众万余降之，子通用为尚书左仆射。又败法兴兵，遂取晋陵，以法兴所署掾李百药为内史侍郎，典文檄，尚书左丞殷芊为太常卿，司礼乐，繇是江南士人多归之。会伏威命辅公祐拔丹阳，进屯溧水，子通战败，粮且尽，弃江都，保京口，伏威尽得其地。俄东走太湖，裒散兵二万人，复张，袭法兴吴郡，破之。据余杭。东举会稽，南距岭，西抵宣城，北太湖，悉有之。

武德四年，伏威遣将王雄诞讨子通。战苏州，败绩，退保余杭，雄诞进傅城。子通穷。乃降，伏威受之，并乐伯通送京师。高祖薄其罪，赐宅一区、田五顷，赉予颇厚。及伏威来朝，子通语伯通曰：“东南未靖，而伏威来。我故兵多在江外，若收之，可建大功。”遂皆亡。及蓝田，为关吏所获，并伏诛。方子通等僭盛时，复有硃粲、林士弘、张善安亦窃名号于淮、楚间。

硃粲，亳州城父人。初为县史。大业中从军，伐贼长白山，亡命去为盗，号“可达寒贼”，自称迦楼罗王，众十万。度淮屠景陵、沔阳，转剽山南，所至残戮无遗噍。僭号楚帝，建元为昌达。攻拔南阳。

义宁末，与山南抚慰使马元规战冠军，大败，收余众，复振，至二十万。粲所克州县皆发藏粟以食，迁徙无常，去辄燔廩聚，毁城郭，不务稼穡，专以劫为资。于是人大馁，死者系路，其军亦匮，乃掠小儿蒸食之。戒其徒曰：“味之珍宁有加人者？弟使佗国有人，我恤无储哉！”勒所部略妇人孺儿分烹之，又税诸城细弱以益粮。隋著作佐郎陆从典、通事舍人颜愨楚谪南阳，粲初引为宾客，后尽食两家。俄而诸城惧，皆逃散。

显州首领杨士林、田瓚起兵攻粲，旁郡响赴，战淮源，粲大败，挈残士奔菊潭，遣使乞降。高祖以前御史大夫段确假散骑常侍劳之。确醉，戏粲曰：“君脍人多矣，若为味？”粲曰：“啖嗜酒人，正似糟豚。”确悸，骂曰：“狂贼，归朝乃一奴耳，复得噬人乎？”粲惧，收确于坐，并从者数十悉饘之，以脰左右。遂屠菊潭，奔王世充，署龙骧大将军。东都平，斩洛水上。士庶竞掷瓦砾击其尸，须臾若冢。

林士弘，饶州鄱阳人。隋季与乡人操师乞起为盗。师乞自号元兴王，建元天成，大业十二年据豫章，以士弘为大将军。

隋遣治书侍御史刘子翊讨贼，射杀师乞，而士弘收其众，复战彭蠡，子翊败，死之。遂大振，众十余万，据虔州，自号南越王。俄僭号楚：称皇帝，建元为太平。侍御史郑大节以九江郡下之。士弘任其党王戎为司空。临川、庐陵、南康、宜春豪杰皆杀隋守令以附，北尽九江，南番禺，悉有之。后萧铣以舟师破豫章，士弘独有南昌、虔、循、潮之地。铣败，其亡卒稍归之，复振。赵郡王孝恭招慰，降循、潮二州。

武德五年，士弘弟鄱阳王药师以兵二万围循州，总管杨世略破斩之，士弘请降。王戎亦献南昌地，诏戎为南昌州总管。士弘复遁保安城山，诱溃亡，谋复乱，袁人相聚应之，为张善安所察，以兵赴讨。会士弘死，其党乃解。

张善安，兖州方与人。年十七，亡命为盗，转掠淮南。会孟让败，得其散卒八百，袭破庐江郡。依林士弘，不见信，憾之，反袭士弘，焚其郭，去保南康。萧铣取豫章，遣将苏胡儿守之，善安夺其地，据以归国，授洪州总管。

武德六年反，辅公柝以为西南道大行台。善安掠孙州，执总管王戎，袭杀黄州总管周法明。会李大亮兵至，为开晓祸福，答曰：“善安初不反，为部下诖误。降，今易耳，恐不免，奈何？”大亮曰：“总管定降，吾固不疑。”因独入其阵，与善安握手语，乃大喜，将数十骑诣大亮营。大亮引入，命壮士执之。骑皆惊，引去，悉兵来战。大亮谕以善安自归，无庸斗。其党骂曰：“总管卖我！”遂溃。送善安京师，称不与公柝谋，高祖赦之。公柝破，得其书，遂伏诛。

梁师都，夏州朔方人。为郡豪姓。仕隋鹰扬府郎将。大业末罢归，结徒起为盗，杀郡丞唐世宗，据郡称大丞相，联兵突厥。与隋将张世隆战，败之，因略定雕阴、弘化、延安。自为梁国，僭皇帝位，祭天于城南，坎地瘞玉得印，以为瑞，建元

永隆。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，号大度毘伽可汗、解事天子，遂导突厥兵居河南地，拔盐川郡。

武德二年，寇灵州，长史杨则击走之。又与突厥千骑营野猪岭，延州总管段德操勒兵不战，师都气懈，遣兵进击，战酣，德操自以轻骑出其旁乘之，师都大溃，逐北二百里，俘馘甚众。未几，以步骑五千入寇，德操又尽屠其军，降堡将张举、刘旻。师都惧，遣尚书陆季览说处罗可汗曰：“隋亡，中国裂为四五，势均力弱，皆争附突厥。今唐灭刘武周，国益大，兵方四出。师都将朝夕亡，然次亦及突厥，愿可汗如魏孝文，兵引而南，师都请为乡道。”处罗纳之，令莫贺咄设入五原，泥步设与师都趋延州，处罗自攻太原，突利可汗与奚、契丹、靺鞨、纛幽州道合，窦建德自滏口会晋、绛。已而处罗死，兵不出，又为德操所破。

六年，其将贺遂、索周以所部十二州降。德操悉兵攻之，拔东城，师都保西城不敢出，求救于突厥颉利，颉利以劲兵万骑赴之。先是，稽胡大帅刘仝成以众附师都，因谗见杀，其下疑惧，乃多叛。师都日益蹙，遂往朝颉利，教使南略，故突厥盗边无宁岁，遂窥渭桥。

后突厥政乱，太宗以师都浸危，乃谕以书使归，不从。诏夏州长史剑旻、司马剑兰经略之。获生口，纵以为间，君臣离挠。出轻骑蹂其稼，城中饥虚。又天狗堕其城。辛獠儿、李正宝、冯端皆其健将，谋执师都降，不果，正宝挺身归。

贞观二年，旻、兰表可取状，诏柴绍、薛万均并力，令旻以劲卒直据朔方东城。颉利来援，会大雪，羊马死，绍逆战，破之，进屯城下。其从父弟洛仁斩师都降，擢洛仁为右骁卫将军、朔方郡公。自起至灭十二年。以其地为夏州。始师都据郡时，刘季真、郭子和者亦俱起，子和自有传。

刘季真，离石胡人。父龙儿，大业十年举兵自称王，以季真为太子，弟六儿为永安王。锋甚锐，将军潘长文连年击，不能下。后虎贲郎将梁德破杀龙儿，众乃散。唐兵起，六儿复聚为盗，附刘武周，季真从之，自号太子王，六儿为拓定王，迭为边害。西河公张纶、真乡公李仲文合兵讨之，季真降，诏以为石州总管，赐姓李，封彭山郡王。宋金刚战涪州，势未决，遂复连武周。及败，秦王执六儿斩之，季真奔高满政，俄被杀。

## 卷第七十九 列传第十三

## 刘斐

刘文静字肇仁，自言系出彭城，世居京兆武功。父韶，仕隋战死，赠上仪同三司。文静以死难子，袭仪同。侗傖有器略。大业末，为晋阳令，与晋阳宫监裴寂善。寂夜见逻堞传烽，吒曰：“天下方乱，吾将安舍？”文静笑曰：“如君言，豪英所资也。吾二人者可终羈贱乎？”

高祖为唐公，镇太原，文静察有大志，深自结。既又见秦王，谓寂曰：“唐公子，非常人也，豁达神武，汉高祖、魏太祖之徒欤！殆天启之也。”寂未谓然。文静俄坐李密姻属系狱，秦王顾它无可与计者，私入视之。文静喜，挑言曰：“丧乱方刻，非汤、武、高、光不能定。”王曰：“安知无其人哉？今过此，非儿女子媁媁相忧者。世道将革，直欲共大计，试为我言之。”文静曰：“上南幸，兵填河、洛，盗贼蟄结，大连州县，小阻山泽，以万数，须真主取而用之。诚能投天会机，奋袂艺大呼，则四海不足定也。今汾、晋避盗者皆在，文静素知其豪杰，一朝号召，十万众可得也。加公府兵数万，一下令，谁不愿从？鼓而入关，以震天下，王业成矣。”王笑曰：“君言正与我意合。”乃阴部署宾客。

将发，恐唐公不从，文静谋因裴寂开说，于是介寂以交王，遂得进议。及突厥败高君雅兵，唐公被劾，王遣文静、寂共说

曰：“公据嫌疑之地，势不图全。今部将败，方以罪见收，事急矣，尚不为计乎？晋阳兵精马强，宫库饶丰，大事可举也。今关中空虚，代王弱，贤豪并兴，未有适归，愿公引兵西，诛暴除乱。乃受单使囚乎？”唐公私可，会得释而止。

王教文静伪为诏“发太原、西河、雁门、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为兵，期岁尽集涿郡以伐辽。”繇是人心愁扰，益思乱。文静谓寂曰：“公闻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乎？唐公名载图讖，闻天下，尚可怙怙以待祸哉？”又胁寂曰：“公为监，以宫人侍客，公死何憾，奈何累唐公？”寂惧，乃劝起兵。秦王即委文静、长孙顺德等募士，声讨刘武周。文静与寂作符敕，发宫监库物佐军兴。会王威、高君雅猜贰，文静与刘政会为急变书，诣留守告二人反，候唐公与威、君雅视事，文静进曰：“有密牒言反者。”公目威等省牒，政会不肯，曰：“所告乃副留守，唯唐公得观。”公惊曰：“讐有是乎？”读已，语威曰：“人告公等，信乎？”君雅诟曰：“反人欲杀我耳。文静叱左右执之，由是举兵。

唐公乃开大将军府，以文静为司马。文静劝改旗帜，彰特兴，又请与突厥连和，唐公从之。遣文静使始毕可汗，始毕曰：“唐公兵何事而起？”文静曰：“先帝废冢嗣以授后主，故大乱。唐公，国近戚，惧毁王室，起兵黜不当立者。愿与突厥共定京师，金币，子女尽以归可汗。”始毕大喜，即遣二千骑随文静至，又献马千匹。公喜曰：“非君何以致之？”寻拒屈突通于潼关，与其将桑显和苦斗，死者数千。文静度显和军怠，以奇兵从后掩之，显和败绩。通兵尚数万，欲引而东，文静命将追执之，徇新安以西，皆下。转大丞相府司马，进光禄大夫、鲁国公。

唐公践天子位，擢纳言。时多引贵臣共榻，文静谏曰：“今率土莫不臣，而延见群下，言尚称名。帝坐严尊，屈与臣子均

席，此王导所谓太阳俯同万物者也。”帝曰：“我虽应天受命，宿昔之好何可忘？公其无嫌。”薛举寇泾州，以元帅府长史与司马殷开山出战，大败，奔还京师，坐除名。与讨仁果，平之，复爵邑，授民部尚书、陕东道行台左仆射。从秦王镇长春宫。

文静自以材能过裴寂远甚，又屡有军功，而寂独用故旧恩居其上，意不平。每论政多戾驳，遂有隙。尝与弟散骑常侍文起饮酣，有怨言，拔刀击柱曰：“当斩寂！”会家数有怪，文起忧，召巫夜被发衔刀为禳厌。文静妾失爱，告其兄上变，遂下吏。帝遣裴寂、萧瑀讯状，对曰：“昔在大将军府，司马与长史略等。今寂已仆射，居甲第，宠赉不赀。臣官赏等众人，家无赢，诚不能无少望。”帝曰：“文静此言，反明甚。”李纲、萧瑀明其不反；秦王亦以文静首决非常计，事成乃告寂，今任遇弗等，故怨望，非敢反，宜赐全宥。帝素疏忌之，寂又言：“文静多权诡，而性猜险，忿不顾难，丑言怪节已暴验，今天下未靖，恐为后忧。”帝遂杀之，年五十二。文起亦死，籍其家。文静临刑，抚膺曰：“高鸟尽，良弓藏，果不妄。”贞观三年，追复官爵，以子树义袭鲁国公，诏尚主。然怨父不得死，谋反，诛。

裴寂，字玄真，蒲州桑泉人。幼孤，兄鞠之。年十四，补郡主簿。及长，伟容貌，涉知书传。隋开皇中，调左亲卫。家贫，徒步走京师，过华山祠，祈神自卜，夜梦老人谓曰：“君年逾四十当贵。”

大业中，为齐州司户参军，历侍御史，晋阳宫副监。唐公雅与厚，及留守太原，契分愈密，至蒲酒通昼夜。秦王与刘文静方建大计，未敢白公，以寂最厚善，乃同私钱数百万饷龙山令高斌廉，俾与寂博，阳不胜，寂得进多，大喜，日滋昵。太宗以情告之，许诺。寂尝以宫人侍唐公，恐事发诛，闲饮酣，

乃白秦王将举兵状，因言：“今盗遍天下，城闔外即战场，虽徇小节，犹不脱死。若举义师，不特免祸，且就大功。”唐公然所计。兵起，寂进宫女五百，米九百万斛，杂彩五万段，铠四十万首。

大将军府建，为长史。下临汾，封闻喜县公。至河东，屈突通未下，而三辅豪杰多归者。唐公欲先取京师，恐通掎其后，犹豫未决，寂说曰：“今通据蒲关，未下而西，我腹背支敌，败之符也。不若破通而后趋京师。”秦王曰：“不然。兵尚权，权利于速。今乘机度河以夺其心。且关中群盗处处屯结，疑力相杖，易以招怀，抚而有之，众附兵强，何向不克。通自守贼耳，庸能患我？一失其机，胜负未可计也。”唐公两从之，留兵围蒲，而遣秦王入关。长安平，赐寂田千顷、甲第一区，物四万段，迁大丞相府长史，进魏国公，邑三百户。

隋帝禅位，公固让，寂开陈符命以劝，又督太常具仪、撰日。唐公即位，曰：“使我至此者，公也。”拜尚书右仆射，赐服玩不赀，诏尚食日给御膳，视朝必引与同坐，入閤则延卧内，言无不从，呼为裴监，不名也，贵震当世。

武德二年，刘武周寇太原，守将数困，寂请行，授晋州道行军总管讨贼，以便宜决事。贼将宋金刚据介州，寂屯度索原，贼埭水上流，寂徙屯，为贼所搏，兵大溃，死亡略尽。寂昼夜驰抵平阳，镇戍皆没。上书谢罪，高祖薄其过，下诏慰谕，俾留抚河东。寂无它才，惟飞檄郡县，促入屯垒相保赉，焚积聚，人益惴骇思乱。夏人吕崇茂杀其令，反，为贼守，寂攻之，复为所败。召还，帝责让良久，以属吏，俄释之，遇待如初。

帝每巡幸，必委以居守。麟州刺史韦云起告寂反，按讯无状，帝谓曰：“朕有天下，公推毂成之也，容有贰哉？所以讯吏，欲天下人信公不反耳。”诏三贵妃赍玉食宝器宴其家，经

宿去。帝尝从容夸语曰：“前王多兴细微，间关行阵而后成功。我家陇西旧族，世姻娅帝室，一呼倡义，不三月有天下，公复华胄，职宦光显，非刘季亭长、萧曹刀笔吏比也。我与公无愧焉。”四年，改铸钱，赐一炉得自铸。又聘其女为赵王元景妃。迁左仆射。帝置酒含章殿，欢甚，寂顿首曰：“始陛下发太原，约天下已定，许上印绶。今四海妥安，愿赐骸骨归田里。”帝泣下曰：“未也，要当相与老尔。公为宗臣，我为太上皇，逍遥晚岁，不亦善乎！”九年，册拜司空，遣尚书员外郎日一人直第。贞观初，太宗亲郊，命寂与长孙无忌升金辂，寂辞，帝曰：“公有佐命勋，无忌宣力王室，非二人谁可参乘者？”遂同载归。

浮屠法雅坐妖言，辞连寂，坐免官，削封邑半，归故郡。寂请留京师，帝让曰：“公勋不称位，徒以恩泽居第一。武德之政，间或弛紊，职公为之。今归扫坟墓，尚何辞？”寂遂归。未几，汾阴狂男子谓寂奴曰：“公有天分。”监奴白寂，寂惶惧不敢闻，遣监奴杀所言者。奴盗寂封邑钱百万，寂捕急，遂上变。帝怒曰：“寂有死罪四：为三公，与妖人游，一也；既免官，乃恚称国家之兴皆其所谋，二也；匿妖人言不奏，三也；专杀以灭口，四也。我戮之非无辞。”议者多请贷，乃放静州。会山羌反，或言劫寂为主。帝曰：“国家于寂有恩，必不尔。”既而寂率家僮破贼。帝念寂功，诏入朝，会卒，年六十。赠相州刺史、工部尚书、河东郡公。子律师嗣，尚临海长公主，终汴州刺史。律师子承先，武后时为殿中监，酷吏杀之。

始，高祖论太原首功，诏尚书令秦王、尚书左仆射裴寂、纳言刘文静恕二死；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、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、右屯卫大将军窦琮、左翊卫大将军柴绍、内史侍郎唐俭、吏部侍郎殷开山、鸿胪卿刘世龙、卫尉少卿刘政会、都水监赵

文恪、库部郎中武士彠、骠骑将军张平高、李思行、李高迁、左屯卫府长史许世绪等十四人恕一死。

武德九年十月，太宗又定功臣封户，时文静已死，乃自寂而下差功大小第之，总四十三人。寂户千五百，长孙无忌、王君廓、尉迟敬德、房玄龄、杜如晦户千三百，长孙顺德、柴绍、罗艺、赵郡王孝恭户千二百，侯君集、张公谨、刘师立户千，李勣、刘弘基户九百，高士廉、宇文士及、秦叔宝、程知节户七百，安兴贵、安修仁、唐俭、窦轨、屈突通、萧瑀、封德彝、刘义节户六百，钱九陇、樊兴、公孙武达、李孟尝、段志玄、庞卿恽、张亮、李药师、杜淹、元仲文户四百，张长逊、张平高、李安远、李子和、秦行师、马三宝户三百。寂等三十人已见于传。自赵文恪等十八人功不甚显，然参附义始事，班班见当世。今次第其名，总出左方云。

赵文恪，并州人。为隋鹰扬府司马。义兵起，授右三统军。武德二年，擢都水监，封新兴郡公。时中国经大乱，马耗，会突厥讲和，诏文恪至并州，与齐王诱市边马以备军。刘武周寇太原，属城尽没，李仲文守浩州，兵力孤绝，齐王使文恪率步骑千余助守。会太原陷，遂弃城遁，诏下狱死。

李思行，赵州人，避仇太原。唐公将起，使覘讠问长安，还，具论机策，以赞大议授左三统军。从破霍邑，平京师，擢累嘉州刺史、乐安郡公。卒，赠洪州都督，谥曰襄。

李高迁，岐州人，客太原，唐公引致左右。执高君雅等有功，以右三统军从下霍邑，围长安，力战。迁左武卫大将军、江夏郡公、检校西麟州刺史。突厥寇马邑，高满政求救，诏高迁督兵助守。贼盛，乃夜斩关走，所将皆没，坐除名徙边。后历资州刺史，卒，赠凉州都督。

姜宝谊，秦州上邽人。父远，仁周为秦州刺史、朝邑县公。

宝谊游太学，受书，业不进，去为左翊卫，以积劳迁鹰扬郎将，领府兵，从高祖督盗太原。及起兵，授左统军，下西河、霍邑，以多，爵累永安县公，历右武卫大将军。刘武周使黄子英数盗雀鼠谷，帝遣宝谊击之。贼轻甲挑师，战接而三遁，逐之，伏发，宝谊为贼执，俄亡归。与裴寂拒宋金刚，战汾州，兵合，寂弃军走，宝谊复为所禽。帝闻为泣下曰：“彼烈士，必不下贼，死矣！”赐其家物千段，米三百斛。果谋还，被害。且死，西向大呼曰：“臣无状，负陛下。”贼平，诏迎其柩，赠左卫大将军、幽州总管，谥曰刚。子协，字寿，善篆籀。历燕然都护、夏州都督，封成纪县侯，谥曰威。

许世绪，并州人。隋鹰扬府司马。知隋将亡，请唐公曰：“天辅德，人与能，乘机不发，后必蹈悔。隋政不纲，天下摇乱，公姓名已著谣策，今揽五郡之兵，据四战之冲，苟无奇计，祸不反踵。若收取英俊，为天下倡，帝王业也。”公奇之，顾倚亲密。兵起，授右一府司马。累除蔡州刺史、真定郡公，卒。弟洛仁，亦从起晋阳，录功至冠军大将军。卒，赠代州都督，谥曰勇，陪葬昭陵。

刘师立，宋州虞城人。始事王世充为亲将，洛阳平，当诛，秦王壮其才，释不死，引为左亲卫。建成之衅，师立参奉密议，后与尉迟敬德、庞卿恽、李孟尝等九人录功拜左卫率。迁左骁卫将军、襄武郡公，赐绢五千匹。有告师立姓在符讖欲反者，太宗谓曰：“人言卿将反，果乎？”师立对曰：“臣为隋官，不过六品，材弩下，不敢希富贵。今遭非常之会，位将军，顾已极矣，何敢反？”帝笑曰：“朕知妄耳！”赐束帛，召入卧内慰勉。罗艺反，京师震骇，诏师立检校右武侯大将军，勒兵备非常。艺平，有司劾党与，师立坐与善，除名。寻以藩邸旧，检校岐州都督。上书请讨吐谷浑，未报，即遣使间谕部落，多

降附者，列其地为开、桥二州。又党项酋拓拔赤辞先附吐谷浑，倚险自守，亦遣说下之，诏赤辞为西戎州都督。师立以母丧解，岐人表留，遂不得赴哀。时河西党项破丑氏尝苦边，又阻新附，师立讨之。军未至，破丑惧，遁去，师立穷追之，抵恤于真山而还。又战吐谷浑于小莫门川，破之。转始州刺史，卒，谥曰肃。

刘义节，并州人。隋大业末，补晋阳乡长，富于财。裴寂荐之唐公，又与王威、高君雅游，然于唐公为最厚。兵将起，威、君雅疑之，义节刺知其情，得先事禽威等。从平京师，为鸿胪卿。时倾府库为军赏，帑财大乏。义节曰：“今京师屯兵多，樵贵帛贱，若伐街苑树为薪，以易布帛，岁数十万可致。”又请轴舒藏内见缯，取羨尺，补杂费，得十余万段，调度遂给。迁太府，封葛国公。义节本名世龙，或言世龙子名凤昌，父子非人臣兆，高祖不听，更赐今名。贞观初，转少府监，坐贵入贾人珠及故出署丞罪，废为民，徙岭南，终钦州别驾。从子思礼，武后时为箕州刺史。少学相人于张憬藏，憬藏谓思礼历刺史，位至太师。万岁通天二年，授箕州，益喜，以为太师位尊，非佐命不可得，乃结洛州录事参军慕容连耀谋反，谓耀曰：“君体有龙气如大帝。”耀亦曰：“公金刀，当辅我。”阴约君臣。思礼因以术眩众，见者必曰：“当三品”，使嗜进者充望，然后云：“慕容连耀且受命，公等皆因之。事败，武懿宗按之，阴弛思礼禁，使多逮引。思礼冀自脱，悉引素相忤者，将刑犹不寤，与众人斩于市。其知名者，如李元素、孙元亨、石抱忠、王抃、抃兄勔、路敬淳等三十余族，窜逐千余人。”

钱九陇，字永业，湖州长城人。父文强，为吴明彻裨将，与明彻俱败彭城。入隋，以罪没为奴，故九陇事唐公。善骑射，常备左右。兵起，以功授金紫光禄大夫。从战薛仁果、刘武周，

擢累为右武卫将军。从平洛阳，佐皇太子建成讨刘黑闥魏州，力战破贼，以功最封郟国公，以本官为苑游将军。贞观初，为眉州刺史，改巢国。卒，赠左武卫大将军、潭州都督，谥曰勇，陪葬献陵。

樊兴，安州人。以罪为奴。从唐公平长安，授左监门将军。从秦王积战多，封营国公，数赐黄金杂物。后坐事削爵。贞观六年，陵州獠反，命讨之，为左骁卫将军。又从李靖击吐谷浑，为赤水道行军总管。后军期，士多死，亡失器仗，以勋减死。后为左监门大将军、襄城郡公。太宗征辽，以兴忠谨，副房玄龄留守京师，检校右武侯将军。卒，赠左武侯大将军、洪州都督，陪葬献陵。

公孙武达，京兆栌阳人。以豪侠称，为隋骁果。兵兴，武达至长春宫上谒。从秦王讨刘武周，苦战功多，累迁秦府右三军骠骑，封清水县公。贞观初，为肃州刺史。突厥骑数千、輜重万余入寇，谋南趋吐谷浑，武达以精兵二千人与战，虏稍却，复殊死斗，薄之张掖河，潜命上流度兵，虏已半济，乃两岸夹击，斩溺略尽。玺书劳之，迁左监门将军。盐州突厥叛，诏武达趋灵州，追及贼，贼方度河，乃据南涯阵，武达击之，斩其帅可逻拔扈，进封东莱郡公。终右武卫大将军，赠荆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曰壮。

庞卿恽，并州人。从讨隐太子有功，拜右骁卫将军、邠国公。卒，追改濮国。子同善，右金吾大将军。同善子承宗，开元初，仕至太子宾客。

张长逊，京兆栌阳人。精驰射，在隋为里长。以平陈功，擢上开府，累迁五原郡通守。遭乱，附突厥，突厥号为割利特勒。义兵起，以郡降，即拜五原太守、安化郡公，徙封范阳。时梁师都、薛举请突厥兵南度河，长逊矫作诏与莫贺咄设，以

伐其谋，会唐使亦至，突厥兵不出。武德元年，诏右武侯骠骑将军高世静聘始毕可汗，至丰州而始毕死，诏留金币不遣。突厥怒，引兵南至河。长逊遣世静出塞劳之，且若专致贖赐者，虜引还。授总管，改杨国公。及讨薛举，不待命辄引兵会，赐锦袍金甲。或譖长逊居丰久，恐与突厥为唇齿，乃请入朝，授右武侯将军，徙息国公，加赐宫人、彩千段。属有疾，高祖亲问之。后窦轨率巴、蜀兵击王世充，以长逊检校益州行台左仆射。历遂、夔二总管，政以惠称。贞观十一年卒。

张平高，绥州人。为隋鹰扬府校尉，戍太原，遂预谋议。从唐公平京城，累授左领军将军，封萧国公。贞观初，为丹州刺史，坐事，以右光禄大夫还第。卒，追封罗国，赠潭州都督。

李安远，夏州人。父彻，隋上柱国、云州刺史。世为将家，以财雄。安远少无检，与博徒游，至破产。晚乃折节向书，从士大夫，苟胜己，必倾心交之。袭爵城阳公。与王珪最善，珪坐王颇得罪，当流，安远为营护免。后补正平令。兵起，攻绛州，安远与通守陈叔达婴城拒。唐公素与安远善，及拔绛，抚慰其家，引与同食，授右翊卫统军、正平县公。后从破屈突通，进上柱国、右武卫大将军。数从秦王征讨，积功，累封至广德郡公。奉使吐谷浑，安远与约和，吐谷浑乃请为互市，边场利之。隐太子将乱，阴使诱动，安远介无贰志，秦王益亲重。贞观初，尝命统逻骑都下，督盗贼。历潞州都督、怀州刺史，皆以干用显，然急刻少恩，由是损名。卒，赠凉州都督，谥曰安，追封遂安郡公。

马三宝，性敏狻。事柴绍，为家僮。绍尚平阳公主，高祖兵起，绍间道走太原。三宝奉公主遁司竹园，说贼何潘仁与连和。潘仁入谒，以百兵为主卫。三宝自称总管，抚接群盗，兵至数万。唐公济河，授三宝左光禄大夫。秦王至竹林宫，三宝

以兵诣军门谒，遂从平京师，拜太子监门率。别击叛胡刘拔真于北山，破之。从平薛仁果。与柴绍击吐谷浑于岷州，先锋陷阵，斩名王，俘执数千，以功封新兴县男。后高祖幸司竹园，顾谓曰：“汝兴兵处邪？卫青大不恶。”贞观初，拜左骁卫大将军，进爵为公，卒谥曰忠。

李孟尝，赵州人。终右威卫大将军、汉东郡公。

元仲文，洛州人。终右监门将军、河南县公。

秦行师，并州人。终右监门将军、清水郡公。

赞曰：应龙之翔，云雾滃然而从，震风薄怒，万空不约而号，物有自然相动耳。观二子非有踔越之姿，当高祖受命，赫然利见于世，故能或翼或从，尸天之功云。文静数履军陷阵，以才自进，而寂专用串昵显。外者易乘，迓者难疏，故文静先被躁望诛，寂后坐詗言斥，诚异夫萧何、曹参云！

## 卷第八十 列传第十四

## 屈突尉迟张秦唐段

屈突通，其先盖昌黎徙何人，后家长安。仕隋为虎贲郎将。文帝命覆陇西牧簿，得隐马二万匹，帝怒，收太仆卿慕容悉达、监牧官史千五百人，将悉殊死。通曰：“人命至重，死不复生。陛下以至仁育四海，岂容以畜产一日而戮千五百士？”帝叱之，通进顿首曰：“臣愿身就戮，以延众死。”帝寤，曰：“朕不明，乃至是。今当免悉达等，旌尔善言。”遂皆以减论。擢左武卫将军。莅官劲正，有犯法者，虽亲无所回纵。其弟盖为长安令，亦以方严显。时为语曰：“宁食三斗艾，不见屈突盖；宁食三斗葱，不逢屈突通。”

炀帝即位，遣持诏召汉王谅。先是，文帝与谅约，若玺书召，验视敕字加点，又与玉麟符合，则就道。及是，书无验，谅觉变，诘通，通占对无屈，竟得归长安。大业中，与宇文述共破杨玄感，以功迁左骁卫大将军。秦、陇盗起，授关内讨捕大使。安定人刘迦论反，众十余万据雕阴。通发关中兵击之，次安定，初不与战，军中意其怯。通阳言旋师，而潜入上郡。贼未之觉，引而南，去通七十里舍，分兵徇地。通候其无备，夜简精甲袭破之，斩迦论并首级万余，筑京观于上郡南山，虏老弱数万口。后隋政益乱，盗贼多，士无斗志，诸将多覆。通每向必持重，虽不大克，亦不败负。帝南幸，使镇长安。

高祖起，代王遣通守河东，战久不下，高祖留兵围之，遂济河，破其将桑显和于饮马泉。通大惧，乃留鹰扬郎将尧君素守蒲，将自武关趋蓝田以援长安。至潼关，阻刘文静兵不得进，相持月余。通令显和夜袭文静，诘朝大战，显和纵兵破二壁，唯文静一壁独完，然数入壁，短兵接，文静中流矢，军垂败，显和以士疲，乃传餐食，文静因得分兵实二壁。会游军数百骑自南山还，击其背，三壁兵大呼，奋而出，显和遂溃，尽得其众。通势蹙，或说之降，曰：“吾蒙国厚恩，事二主，安可逃难？独有死报尔！”每自摩其颈曰：“要当为国家受人一刀！”其训勉士卒必流涕，故力虽穷，而人尚为之感奋。帝遣其家僮往召，通趋斩之。俄闻京师平，家尽没，乃留显和保潼关，率兵将如洛。既行，而显和来降。文静遣窦琮、段志玄精骑追及于稠桑，通结阵拒之。琮纵其子寿往谕使降，通大呼曰：“昔与汝父子，今则仇也！”命左右射之，显和呼其众曰：“京师陷，诸君皆家关西，何为复东？”众皆舍兵。通知不免，遂下马东南向，再拜号哭曰：“臣力屈兵败，不负陛下。”遂被禽，送长安。帝劳曰：“何相见晚邪？”泣曰：“通不能尽人臣之节，故至此，为本朝羞。”帝曰：“忠臣也！”释之，授兵部尚书、蒋国公，为秦王行军元帅长史。

从平薛仁果，时贼珍用山积，诸将争得之，通独无所取。帝闻，曰：“清以奉国，名定不虚。”特赉金银六百两、彩千段。判陕东道行台左仆射，从讨王世充。时通二子在洛，帝曰：“今以东略属公，如二子何？”通曰：“臣老矣，不足当重任。然畴昔陛下释俘累，加恩礼，以蒙更生，是时口与心誓，以死许国。今日之行，正当先驱，二儿死自其分，终不以私害义。”帝太息曰：“烈士徇节，吾今见之。”及窦建德来援贼，秦王分麾下半以属通，俾与齐王围洛。世充平，论功第一，拜陕西

道大行台右仆射，镇东都。数岁，召为刑部尚书。自以不习文，固辞，改工部。建成之变，复检校行台仆射，驰镇洛。贞观初，行台废，为洛州都督，进左光禄大夫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忠。后诏配飨太宗庙庭。永徽中，赠司空。

二子寿、诜，寿袭爵。太宗幸洛，思通忠节，故诜以少子拜果毅都尉，赐粟帛恤其家，终瀛州刺史。诜子仲翔，神龙中，复守瀛州。

初，桂州都督李弘节亦以清慎显。既歿，其家卖珠。太宗疑弘节实贪，欲追坐举者。魏徵曰：“陛下过矣！且今号清白死不变者，屈突通、张道源。通二子来调，共一马；道源子不能自存。审其清者不加恤，疑其浊者罪所举，亦好善不笃矣。”帝曰：“朕未之思。”置不问。故通之清益显云。

尉迟敬德名恭，以字行，朔州善阳人。隋大业末，从军高阳，积阅为朝散大夫。刘武周乱，以为偏将。与宋金刚南侵，得晋、浍等州，袭破永安王孝基，执独孤怀恩等。武德二年，秦王战柏壁，金刚败奔突厥，敬德合余众守介休，王遣任城王道宗、宇文士及谕之，乃与寻相举地降，引为右一府统军，从击王世充。

会寻相叛，诸将疑敬德且乱，囚之。行台左仆射屈突通、尚书殷开山曰：“敬德慄敢，今执之，猜贰已结，不即杀，后悔无及也。”王曰：“不然。敬德必叛，宁肯后寻相者邪？”释之，引见卧内，曰：“丈夫以气相许，小嫌不足置胸中，我终不以谗害良士。”因赐之金，曰：“必欲去，以为汝资。”是日猎榆窠，会世充自将兵数万来战，单雄信者，贼骁将也，骑直趋王，敬德跃马大呼横刺，雄信坠，乃翼王出，率兵还战，大败之，禽其将陈智略，获排槊兵六千。王顾曰：“比众人意公必叛，我独保无它，何相报速邪？”赐金银一筐。

竇建德营板渚，王命李勣等为伏，亲挟弓，令敬德执槊，

略其垒，大呼致师。建德兵出，乃稍引却，杀数十人，众益进。伏发，大破之。时世充兄子琬使于建德，乘隋帝厩马，铠甲华整，出入军中以夸众。王望见，问“谁可取者？”敬德请与高甑生、梁建方三骑驰往，禽琬，引其马以归，贼不敢动。从讨刘黑闥，贼以奇兵袭李勣，王勒兵掩其后，俄而贼众四面合，敬德率壮士驰入贼，王乘阵乱乃得出。又破徐圆朗。以功授王府左二副护军。

隐太子尝以书招之，赠金皿一车。辞曰：“敬德起幽贱，会天下丧乱，久陷逆地，秦王实生之，方以身徇恩。今于殿下无功，其敢当赐？若私许，则怀二心，徇利弃忠，殿下亦焉用之哉？”太子怒而止。敬德以闻。王曰：“公之心如山岳然，虽积金至斗，岂能移之？然恐非自安计。”巢王果遣壮士刺之。敬德开门安卧，贼至，不敢入。因谮于高祖，将杀之，王固争得免。

其后隐、巢计日急，敬德与长孙无忌入白曰：“大王不先决，社稷危矣！”王曰：“我惟同气，所未忍。伺其发，而后以义讨之，如何？”敬德曰：“人情畏死，众以死奉王，此天授也。天与不取，反得其咎。大王即不听，请从此亡，不能交手蒙戮。”无忌曰：“王不从敬德言，敬德亦非王有，今败矣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之谋，未可全弃，公更图之。”敬德曰：“处事有疑非智，临难不决非勇。王今自计如何？勇士八百人悉入宫控弦被甲矣，尚何辞？”后又与侯君集等恳熟劝进，计乃定。时房玄龄、杜如晦被斥在外，召不至。王怒曰：“是背我邪？”因解所佩刀反授之。谓曰：“即不从，可斩其首以来。”敬德遂往谕玄龄等，与入计议。

隐太子死，敬德领骑七十趋玄武门，王马逸，坠林下，元吉将夺弓窘王，敬德驰叱之，元吉走，遂射杀之。宫、府兵屯

玄武门，战不解，敬德持二首示之，乃去。时帝泛舟海池，王命敬德往侍，不解甲趋行在。帝惊曰：“今日之乱为谁？尔来何邪？”对曰：“秦王以太子、齐王作乱，举兵诛之，恐陛下不安，遣臣宿卫。”帝意悦。于是南衙、北门兵与府兵尚杂斗，敬德请帝手诏诸军听秦王节度，内外始定。

王为皇太子，授左卫率。时坐隐、巢者百余家，将尽没入之。敬德曰：“为恶者二人，今已诛，若又穷支党，非取安之道。”由是普原。论功为第一，赐绢万匹，举齐府金币、什器赐焉。除右武侯大将军，封吴国公，实封千三百户。

突厥入寇，授泾州道行军总管。虜至泾阳，轻骑与战，败之。敬德所得财，必散之士卒。然婞直，颇以功自负，又廷质大臣得失，与宰相不平。出为襄州都督。累迁同州刺史。尝侍宴庆善宫，有班其上者，敬德曰：“尔何功，坐我上？”任城王道宗解喻之，敬德勃然，击道宗目几眇。太宗不怿，罢，召让曰：“朕观汉史，尝怪高祖时功臣少全者。今视卿所为，乃知韩、彭夷戮，非高祖过。国之大事，惟赏与罚，横恩不可数得，勉自脩饬，悔可及乎！”敬德顿首谢。后改封鄂国，历鄜、夏二州都督。老就第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朝朔望。

帝将讨高丽，敬德上言：“乘輿至辽，太子次定州，两京空虚，恐有玄感之变。夷貊小国，不足枉万乘，愿委之将臣，以时摧灭。”帝不纳。诏以本官行太常卿，为左一马军总管。师还，复致仕。显庆三年卒，年七十四。高宗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临吊，册赠司徒、并州都督，谥曰忠武。给班剑、羽葆、鼓吹，陪葬昭陵。

敬德晚节，谢宾客不与通。饬观、沼，奏清商乐，自奉养甚厚。又饵云母粉，为方士术延年。其战，善避槊，每单骑入贼，虽群刺之不能伤，又能夺取贼槊还刺之。齐王元吉使去刃

与之校，敬德请王加刃，而独去之，卒不能中。帝尝问：“夺槊与避槊孰难？”对曰：“夺槊难。”试使与齐王戏，少选，王三失槊，遂大愧服。

张公谨，字弘慎，魏州繁水人。为王世充洧州长史，与刺史崔枢挈城归天子，授检校邹州别驾，迁累右武侯长史，未知名。李勣、尉迟敬德数启秦王，乃引入府。王将讨隐、巢乱，使卜人占之，公谨自外至，投龟于地曰：“凡卜以定犹豫，决嫌疑。今事无疑，何卜之为？卜而不吉，其可已乎？”王曰：“善。”隐太子死，其徒攻玄武门，锐甚，公谨独闭关拒之。以功授左武侯将军，封定远郡公，实封一千户。

贞观初，为代州都督，置屯田以省馈运。数言时政得失，太宗多所采纳。后副李靖经略突厥，条可取状于帝曰：“颉利纵欲肆凶，诛害善良，昵近小人，此主昏于上，可取一也。别部同罗、仆骨、回纥、延陀之属，皆自立君长，图为反噬，此众叛于下，可取二也。突利被疑，以轻骑免，拓设出讨，众败无余，欲谷丧师，无托足之地，此兵挫将败，可取三也。北方霜旱，稟粮乏绝，可取四也。颉利疏突厥，亲诸胡，胡性翻覆，大军临之，内必生变，可取五也。华人在北者甚众，比闻屯聚，保据山险，王师之出，当有应者，可取六也。”帝然所谋。及破定襄，败颉利，玺诏慰劳，进封邹国公，改襄州都督，以惠政闻。卒官下，年四十九。帝将出次哭之，有司奏：“日在辰，不可。”帝曰：“君臣犹父子也，情感于内，安有所避。”遂哭之。诏赠左骁卫大将军，谥曰襄。十三年，追改郟国公。永徽中，加赠荆州都督。

子大素，龙朔中，历东台舍人，兼修国史，著书百余篇，终怀州长史。次子大安，上元中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章怀太子令与刘讷言等共注范曄《汉书》。太子废，故贬为普州刺史，终

横州司马。子悱，仕玄宗时为集贤院判官，诏以其家所著《魏书》、《说林》入院，缀修所阙，累擢知图书、括访异书使，进国子司业，以累免官。

秦琼，字叔宝，以字显，齐州历城人。始为隋将来护儿帐内，母丧，护儿遣使襚吊之。吏怪曰：“士卒死丧，将军未有所问，今独吊叔宝何也？”护儿曰：“是子才而武，志节完整，岂久处卑贱邪？”

俄从通守张须陀击贼卢明月下邳，贼众十余万，须陀所统才十之一，坚壁水敢进，粮尽，欲引去。须陀曰：“贼见兵却，必悉众追我，得锐士袭其营，且有利，谁为吾行者？”众莫对。惟叔宝与罗士信奋行。乃分劲兵千人伏莽间，须陀委营遁，明月悉兵追躡。叔宝等驰叩贼营，门闭不得入，乃升楼拔贼旗帜，杀数十人，营中乱，即斩关纳外兵，纵火焚三十余屯。明月奔还，须陀回击，大破之。又与孙宣雅战海曲，先登。以前后功擢建节尉。

从须陀击李密荥阳。须陀死，率残兵附裴仁基。仁基降密，密得叔宝大喜，以为帐内骠骑，待之甚厚。密与宇文化及战黎阳，中矢堕马，滨死，追兵至，独叔宝捍卫得免。

后归王世充，署龙骧大将军。与程咬金计曰：“世充多诈，数与下咒誓，乃巫妪，非拨乱主也。”因约俱西走，策其马谢世充曰：“自顾不能奉事，请从此辞。”贼不敢逼，于是来降。高祖俾事秦王府，王尤奖礼。从镇长春宫，拜马军总管。战美良川，破尉迟敬德，功多，帝赐以黄金瓶，劳曰：“卿不恤妻子而来归我，且又立功，使朕肉可食，当割以啖尔，况子女玉帛乎！”寻授秦王右三统军，走宋金刚于介休，拜上柱国。从讨世充、建德、黑闥三盗，未尝不身先锋鏖阵，前无坚对。积赐金帛以千万计，进封翼国公。每敌有骁将锐士震耀出入以夸

众者，秦王辄命叔宝往取之，跃马挺枪刺于万众中，莫不如志，以是颇自负。及平隐、巢，功拜左武卫大将军，实封七百户。

后稍移疾，尝曰：“吾少长戎马间，历二百余战，数重创，出血且数斛，安得不病乎？”卒，赠徐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太宗诏有司琢石为人马立墓前，以旌战功。贞观十三年，改封胡国公。

后四年，诏司徒、赵国公无忌，司空、河间王孝恭，司空、莱国公如晦，司空、太子太师、郑国公徵，司空、梁国公玄龄，开府仪同三司、鄂国公敬德，特进、卫国公靖，特进、宋国公瑒，辅国大将军、褒国公志玄，辅国大将军、夔国公弘基，尚书左仆射、蒋国公通，陕东道行台右仆射、郟国公开山，荆州都督、谯国公绍，荆州都督、邳国公顺德，洛州都督、郟国公亮，吏部尚书、陈国公君集，左骁卫大将玖恠郟国公公谨，左领军大将军、卢国公知节，礼部尚书、吕国公俭，兵部尚书、英国公绩，并叔宝，并图形凌烟阁。高宗永徽六年，遣使致祭名臣图形凌烟阁者凡七人，征、士廉、瑒、志玄、弘基、世南、叔宝，皆始终著名者也。

唐俭，字茂约，并州晋阳人。祖邕，北齐尚书左仆射。父鉴，隋戎州刺史；与高祖善，尝偕典军卫，故俭雅与秦王游，同在太原。俭爽迈少绳检，然事亲以孝闻。见隋政浸乱，阴说秦王建大计。高祖尝召访之，俭曰：“公日角龙庭，姓协图讖，系天下望久矣。若外啸豪杰，北招戎狄，右收燕、赵，济河而南，以据秦、雍，汤、武之业也。”高祖曰：“汤、武之事岂可几？然丧乱方刻，私当图存，公欲拯溺者，吾方为公思之。”

“及大将军府开，授记室参军、渭北道元帅司马。从定京师，为相国府记室，晋昌郡公。

武德初，进内史舍人，迁中书侍郎、散骑常侍。吕崇茂以

夏县反，与刘武周连和，诏永安王孝基、独孤怀恩，于筠率兵致讨，俭以使适至军。会孝基等为武周所虏，俭亦见禽。始，怀恩屯蒲州，阴与部将元君实谋反，会俱在贼中，君实私语俭曰：“独孤尚书将举兵图大事，犹豫不发，故及此。所谓当断不断而受乱者。”俄而怀恩脱归，诏复守蒲。君实曰：“独孤拔难归，再戍河上，宁其王者不死乎？”俭恐必乱，密遣刘世让归白发其谋。会高祖幸蒲津，舟及中流而世让至，帝惊，曰：“岂非天也！”命趋还舟，捕反者，怀恩自杀，余党皆诛。俄而武周败，亡入突厥。俭封府库、籍兵甲以待秦王。帝嘉俭身幽辱而不忘朝廷，诏复旧官，仍为并州道安抚大使，许以便宜。尽簿怀恩贖产赐俭。还为礼部尚书、天策府长史、检校黄门侍郎、莒国公。仍为遂州都督，食绵州六百户。

贞观初，使突厥还，太宗谓俭曰：“卿观颉利可取乎？”对曰：“衔国威灵，庶有成功。”四年，驰传往诱使归款，颉利许之，兵懈弛，李靖因袭破之，俭脱身还。

岁余，为民部尚书。从猎洛阳苑，群豕突出于林，帝射四发，辄殪四豕。一豕跃及镫，俭投马搏之。帝拔剑断豕，顾笑曰：“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，何惧之甚？”对曰：“汉祖以马上得之，不以马上治之。陛下神武定四方，岂复快心于一兽？”帝为罢猎。诏其子善识尚豫章公主。

悻事，与宾客纵酒为乐。坐小法，贬光禄大夫。永徽初，致仕，加特进。显庆初卒，年七十八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并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曰襄。少子观，为河西令，知名。孙从心，神龙中，以其子睢娶太平公主女，擢累殿中监。睢太常少卿，坐太平党诛。

俭弟宪。宪字茂彝，仕隋为东宫左勋卫。太子废，罢归。不治细行，好驰猎，藏亡命，所交皆博徒轻侠。高祖领太原，

颇亲遇之，参与大议。义师起，授正议大夫，置左右，尤所信倚。封安富县公。武德中，进累云麾将军，加郡公。贞观中，终金紫光禄大夫。

裔孙次，字文编。建中初，及进士第，历侍御史。窦参数荐之，改礼部员外郎。参贬，出为开州刺史，积十年不迁。韦皋镇蜀，表为副使，德宗谕皋罢之。次身在远，久抑不得申，以为古忠臣贤士罹谗毁被放，至杀身，君且不悟者，因采获其事，为《辩谤略》三篇上之。帝益怒，曰：“是乃以古昏主方我！”改夔州刺史。宪宗立，召还，授礼部郎中，知制诰，终中书舍人。宪宗雅恶朋比倾陷者，尝览《辩谤略》，善之。谓学士沈传师曰：“凡君人者，宜所观省。然次编录未尽，卿可广其书。”传师乃与令狐楚、杜元颖论次，起周迄隋，增为十篇，更号《元和辨谤略》。

子扶，字云翔，仕历屯田郎中。大和五年，为山南宣抚使。内乡仓督邓琬负度支漕米七千斛，吏责偿之，系其父子至孙凡二十八年，九人死于狱，扶奏申释之。诏切责盐铁、度支二使，天下监院偿逋系三年以上者，皆原。进中书舍人，出为福州观察使。滥杀人，风绩不立。会卒，奴婢争财，有司按其赏至十余万，时议蚩薄之。

扶弟持，字德守，中进士第。大和中，为渭南尉，试京兆府进士。时尹杜惊欲以亲故托之，持辄趋降阶伏，惊语塞，乃止。累迁工部郎中，出为容州刺史。迁给事中，历朔方、昭义节度使，卒。

子彦谦字茂业，多通技艺，尤工为诗，负才无所屈。乾符末，避乱汉南。王重荣镇河中，辟幕府，累表为副，历晋、绛二州刺史。重荣军乱，彦谦贬兴元参军事。节度使杨守亮表为判官，迁副使，终阆、壁二州刺史。

段志玄，齐州临淄人。父偃师，仕隋为太原司法书佐。从义师，官至郢州刺史。志玄姿质伟岸，少无赖，数犯法。大业末，从父客太原，以票果，诸恶少年畏之，为秦王所识。高祖兴，以千人从，授右领大都督府军头。下霍邑、绛郡，攻永丰仓，椎锋最。历左光禄大夫。从刘文静拒屈突通于潼关。文静为桑显和所袭，军且溃，志玄率壮骑驰贼，杀十余人，中流矢，忍不言，突击自如，贼众乱，军乘之，唐兵复振。通败走，与诸将蹶获于稠桑，以多，授乐游府车骑将军。从讨王世充，深入，马跌，为贼禽。两骑夹持其髻，将度洛，志玄忽腾而上，二人者俱堕，于是夺其马驰归，尾骑数百不敢近。破窦建德，平东都，迁秦王府右二护军。隐太子尝以金帛诱之，拒不纳。秦王即位，累迁左骁卫大将军，封樊国公，实封九百户。诏率兵至青海夺吐谷浑牧马，逗留，免。未几复职。文德皇后之葬，与宇文士及勒兵卫章武门，太宗夜遣使至二将军所，士及披户内使，志玄拒曰：“军门不夜开。”使者示手诏，志玄曰：“夜不能辨。”不纳。比曙，帝叹曰：“真将军，周亚夫何以加！”改封褒国公，历镇军大将军。贞观十六年疾，帝临视，泣顾曰：“当与卿子五品官。”顿首谢，请与母弟，乃拜志感左卫郎将。及卒，帝哭之恸。赠辅国大将军、扬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曰壮肃。三世孙文昌。

文昌，字墨卿，一字景初，世客荆州。疏爽任义节，不为齷齪小行。节度使裴胄礼之。胄采古今礼要为书，数从文昌质判所疑。后依剑南节度韦皋，皋表为校书郎。宰相李吉甫才之，擢登封尉、集贤校理，再迁左补阙。宪宗数欲亲用，颇为韦贯之奇诋，偃蹇不得进。贯之罢，引为翰林学士，迁中书舍人，遂为承旨。穆宗即位，屡召入思政殿顾问，率至夕乃出。俄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未逾年，自表还政。授剑南西

川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文昌素谄蜀利病，大抵治宽静，间以威断，不常任也，群蛮震服。长庆二年黔中蛮叛，观察使崔元略以闻，文昌使一介开晓，蛮即引还，彭濮蛮大酋蹉禄来请立石刊誓，脩贡献。入迁兵部尚书。文宗立，拜御史大夫，进封邹平郡公。俄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平章事，节度淮南。太和四年，检校左仆射，徙帅荆南。州或旱，禴解必雨；或久雨，遇出游必霁。民为语曰：“旱不苦，禴而雨；雨不愁，公出游。”南诏袭南安，帝以文昌得蛮夷心，诏使下檄尉让，即日解而去。复节度西川。九年卒，赠太尉。文昌先墓在荆州，岁时享祠，必荐以音乐歌舞，习礼者讥其非，少羁窳，所向少谐。及居将相，享用奢侈，士议尤替。

子成式，字柯古，推廕为校书郎。博学强记，多奇篇秘籍。侍父于蜀，以畋猎自放，文昌遣吏自其意谏止。明日以雉兔遍遗幕府，人为书，因所获俚前世事，无复用者，众大惊。擢累尚书郎，为吉州刺史，终太常少卿。著《西阳书》数十篇。子安节，乾宁中，为国子司业。善乐律，能自度曲云。

赞曰：屈突通尽节于隋，而为唐忠臣，何哉？惟其一心，故事两君而无嫌也。敬德之来，太宗以赤心付之，桑扈不徙而大功立。君臣相遇，古人谓之千载，顾不谅哉！投几之会，间不容睫，公谨所以抵龟而决也。

## 卷第八十一列传第十五

## 二刘殷许程柴任丘

刘弘基，雍州池阳人。少以廕补隋右勋侍。大业末，从征辽，赀乏，行及汾阴，度后期且诛，遂与其属椎牛犯法，讽吏捕系。岁余，以赎论，因亡命，盗马自给。至太原，阴事高祖。又察太宗资度非常，益自托。由是蒙亲礼，出入连骑，间至卧内。兵将举，弘基募士，得二千人。王威等颯大事，弘基与长孙顺德伏閤后，麾左右执之。从攻下西河，宋老生败，弃马投堑，弘基斩其首，拜右光禄大夫。师至蒲，引兵先济河，下冯翊。为渭北道大使，命殷开山副之。西徇扶风，众至六万，南度渭，次长安故城，振队金光门。隋将卫文升来拒，弘基逆击，擒甲士千余，马数百。时诸军尚未至，弘基最先胜。高祖悦，赐马二十匹。京师平，功第一，授右骁卫大将军。

讨薛举，战浅水原，八总管军皆没，唯弘基一军战力，矢尽，为贼拘。帝以临难不屈，优护其家。仁杲平，乃克归，官之如初。刘武周犯太原，弘基屯平阳，复陷贼。俄自拔归，授左一总管。从秦王屯柏壁，以劲卒二千繇隰州趋西河，躡贼归路。贼锐甚，弘基坚壁储勇。及宋金刚遁走，率骑尾之介休，与王合击，大破之。累封任国公。从击刘黑闥，还，除并钺将军。会突厥患边，督步骑万人备塞，自豳北东拒子午岭，西抵临泾，筑障遮虜。

贞观初，李孝常等谋反，坐与交，除名为民。岁余，起为

易州刺史，复封爵。召授卫尉卿，改封夔国。以老乞骸，为辅国大将军，朝朔望，禄赐同职事。太宗征辽，召为前军大总管，战驻蹕山，有功，累加封户至千一百。卒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并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曰襄。

始，弘基病，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，田五顷，谓所亲曰：“使贤，固不藉多财；即不贤，守此可以脱饥冻。”余悉散之亲党。子仁实，袭封。

殷开山，名峤，以字行，世居江南。祖不害，仕陈为司农卿。陈亡，徙京兆，为鄆人。开山涉书，工为尺牍，为隋大谷长。高祖兵起，召补大将军掾，从攻西河。为渭北道元帅长史。时关辅群盗鸷力自张，不相君，命开山招慰，皆下。与刘弘基屯故城，破卫文升之兵，赐爵陈郡公，迁丞相府掾。

以吏部侍郎从秦王讨薛举。会王疾甚，卧营，委军于刘文静，诫曰：“贼方炽，邀速战利。公等毋与争，粮尽众枵，乃可图。”开山锐立事，说文静曰：“王属疾，忧公弗克济，故不欲战。今宜逗机制敌，无专以贼遗王也。请勒兵以怖之。”遂战折墟，为举所乘，遂大败。下吏当死，诏贷之，除名为民。顷之，从平仁杲，复爵位，兼陕东道行台兵部尚书，迁吏部。从讨王世充，以功进爵郟国公。

征刘黑闥，道病卒，王哭之恸，诏赠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，谥曰节。贞观十四年，与淮安王神通、河间王孝恭、民部尚书刘政会俱配飨高祖庙廷。永徽中，加赠司空。

刘政会，滑州胙人。隋大业中，为太原鹰扬府司马，以兵隶高祖麾下。王威等既贰，秦王欲先事除之，遣政会为急变书告其反。时募士已集，乃执威等囚之，然后举兵，政会功也。

大将军府建，为户曹参军，迁丞相府掾。武德初，授卫尉少卿，留守太原，调辑戎政，远近欢服。会刘武周寇并州，晋

阳豪杰举应之，政会为武周所擒，每密表贼形势。既平，复官爵，历光禄卿，封邢国公。贞观初，转洪州都督，卒。太宗手诏：“政会昔预义举，有殊功，葬宜异等。”于是赠民部尚书，谥曰襄。后追徙渝国。

子玄意袭爵，尚南平公主。高宗时为汝州刺史。次子奇，长寿中，为天官侍郎，荐张鷟、司马锺为监察御史，二人因申屠瑒以谢，奇正色曰：“举贤本无私，何见谢？”闻者皆竦。后为酷吏陷，被诛。

七世孙崇望，字希徒，及进士第，宣歙王凝辟转运巡官。崔安潜帅许及剑南，崇望昆弟四人同幕府，世以为才。安潜入为吏部尚书，崇望又以员外郎主南曹，选事清办。僖宗幸山南，王重荣怨宦竖，不肯率职，时高选使者，即河中镌谕使自新，崇望以谏议大夫持节往。既至，陈君臣大义动之，重荣顺服，请诛殊致自效。使还，称旨，擢翰林学士。昭宗即位，进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张浚伐太原，崇望固执不可，浚果败。代为门下侍郎、判度支。玉山都将杨守信反，夜陈兵阙下。帝列兵延喜门，命崇望守度支库。嶮旦，含光门未开，禁卒左右植立，将大掠长安中。俄闻传呼宰相来者，门辟，崇望驻马劳曰：“上自将在中营，公等禁军也，不帝前杀贼取功，而苟欲剽掠成恶名乎？”士皆唯唯。至长乐门，贼望兵至，乃遁去，军中咸呼“万岁”。是日，京师不乱，繫其力。进尚书左仆射。殊全忠谋取徐、泗，表请以大臣代时溥，乃授崇望武宁军节度使。溥拒命，崇望还为太常卿。会王珂、王珙争河中，诏以崔胤为节度使。珂，李克用婿也。太原邸吏薛志勤曰：“崔公镇河中，不若光德刘公于我公最善。”光德，崇望所居坊也。后李茂贞、王行瑜入诛执政，坐是，贬昭州司马。行瑜诛，克用直其冤，召为吏部尚书。会王抟以吏部辅政，徙兵部。王建欲

并东川，诏崇望为剑南东川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未至，建已使王宗涤知留后，崇望乃还为兵部尚书。卒，赠司空。

兄崇龟，字子长。擢进士，仕累华要，终清海军节度使。广有大贾，约倡女夜集，而它盗杀女，遗刀去。贾入倡家，践其血乃觉，乘隙亡。吏迹贾捕劾，得约女状而不杀也。崇龟方大飨军中，悉集宰人，至日入，乃遣。阴以遗刀易一杂置之。诘朝，群宰即庖取刀，一人不去，曰：“是非我刀。”问之，得其主名。往视，则亡矣。崇龟取它囚杀之，声言贾也，陈诸市。亡宰归，捕诘具伏。其精明类此。姻旧或干以财，率不答，但写《荔支图》与之。然不能防检其家，既没，有鬻珠翠羽者，由是名损。

弟崇鲁，字郊文，亦第进士，擢士补阙、翰林学士，僖宗避难山南，为嗣襄王煊史馆修撰，得不诛。景福中，以水部郎中知制诰。雅与崔昭纬善。帝以韦昭度、李磎辅政，而昭纬外倚邠、岐兵为援，以久其权。于是天子厚礼磎，昭纬惧见夺，共谋沮之。及磎墨麻出，崇鲁辄掠麻大哭。帝问焉，崇鲁曰：“今虽乏人，岂宜取儉人为宰相。磎以杨复恭、西门重遂得近职，奈何用之？前日杜让能羞戮未刷，尚忍蹈覆辙乎？”磎由是不得相。磎亦劾奏其奸，因自陈“为山南杨守亮诋毁，不容与复恭交私”。又言：“崇望为宰相，使亲吏日夕谒左军，与复恭相亲厚。絀巾惨带，不入禁门；崇鲁向殿哭，厌诅天诈，殆人之妖。且其父坐贿饮药死。崇鲁身为殊玫史官，作劝进表。在太原府使西川，见田令孜，没阶趋，废制度自崇鲁始。”其相詈訾，俚浅稽校，譬市人然。崇龟始闻哭麻，恚不食。曰：“吾兄弟未始以声利败名，今不幸乃生是儿。”后王行瑜、崔昭纬相继诛，崇鲁贬崖州司户参军。终水部员外郎。

许绍，字嗣宗，安州安陆人。父法光，在隋为楚州刺史。

元皇帝为安州总管，绍时为儿，与高祖同学，相爱也。大业末，任夷陵通守，会盗起，州境独完，流人自占数十万，开仓赈给。炀帝崩问至，绍率人吏三日临，以所部遥属越王侗。后王世充篡立，遂遣使以黔安、武陵、澧阳归国，授峡州刺史，封安陆郡公。高祖赐书道平生旧，以加慰纳。

萧铣将董景珍降，命绍率兵应接。以破铣功，擢其子智仁为温州刺史。铣遣杨道生围峡州，绍击走之。铣将陈普环具大舰溯江，与开州贼萧闳提略巴、蜀，绍遣智仁及婿张玄靖、掾李弘节追战西陵，覆其兵，禽普环，悉获战舰。江之南有安蜀城，地直夷陵，荆门城峙其东，皆峭险处。铣以兵戍守，绍遣智仁等攻荆门，取之。制书褒美，许以便宜。绍境连王世充及铣，其下为贼剽者皆见杀，绍得敌人，独资遣之，二邦感义，杀掠为止。进谯国公，赐帛千段。

赵郡王孝恭等代铣，复诏督兵图荆州。会病，卒于军，帝为流涕。贞观中，赠荆州都督。智仁，初以勋授封孝昌县公，绍卒，继守夷陵，终凉州都督。次子圜师。

圜师有器干，研涉艺文，擢进士第。累迁给事中、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龙朔中，为左相。高宗自书诏赐辽东诸将，谓许敬宗曰：“圜师爱书，可示之。”俄坐其子猎犯人田，有辞，怒而射之，圜师掩不奏，为人告擿。帝让曰：“宰相而暴百姓，非作威福乎？”圜师谢，且言：“作威福者，强兵重镇，慢天子法。臣文吏，何敢然！”帝曰：“嫌无兵邪？”敬宗因是劾抵，遂免官。久之，为虔州刺史，稍迁相州，专以宽治，州人刻石颂美。部有受赇者，圜师不忍按，但赐《清白箴》，其人自愧，后修饰，更为廉士。进户部尚书。卒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简，陪葬恭陵。绍初爵谯国公，以子智仁自有封，故诏孙力士袭之，终洛州长史。

子钦寂嗣封。万岁通天元年，契丹入寇，诏为陇山军讨击副使，战崇州，败，为虏所禽。方围安东，胁令说属城未下者。钦寂呼安东都护裴玄珪曰：“贼朝夕当灭，幸谨守！”贼怒，害之。武后下制褒美，赠蕲州刺史，谥曰忠。子辅乾，以父死难，授左监门卫中候，为海东慰劳使，使迎柩还葬。

钦寂弟钦明，以军功擢左玉钤卫将军、安西大都护、盐山郡公。出为凉州都督。尝轻骑按部，会突厥默啜兵奄至，被执。贼与皆至灵州，使说之降。钦明至城下，呼曰：“我乏食，有美酱乎？有梁米乎？并乞墨一枝！”时贼营四面阻水，惟一路得入。钦明欲选将筒兵，乘夜袭贼也，而城中无寤其瘦者，遂见害。兄弟死王事，世名其忠。

程知节本名咬金，济州东阿人。善马槊。隋末，所在盗起，知节聚众数百保乡里。后事李密，而密料士八千隶四骠骑，分左右以自卫，号“内军”，常曰：“此可当百万。”知节领骠骑之一，恩遇隆特。王世充与密战，知节以内骑营北邙，单雄信以外骑营偃师。世充袭雄信，密遣知节及裴行俨助之。行俨中流矢坠马，知节驰救之，杀数人，军辟易，乃抱行俨重骑驰。追兵以槊撞之，知节折其槊，斩追者，乃免。后密败，为世充所获。恶其为人，与秦叔宝来奔，授秦王府左三统军。从破宋金刚、窦建德、王世充，并领左一马军总管，搴旗先登者不一，以功封宿国公。七年，隐太子谮之，出为康州刺史，白秦王曰：“大王去左右手矣，身欲久全，得乎？知节有死，不敢去！”事平，拜太子右卫率。寻迁右武卫大将军，实封七百户。贞观中，历泸州都督、左领军大将军，改封卢国。显庆二年，授葱山道行军大总管，以讨贺鲁。师次怛笃城，胡人数千出降，知节屠其城去，贺鲁因远遁。军还，坐免。未几，起为岐州刺史，致仕。卒，赠骠骑大将军、益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子处亮，尚

清河公主。

柴绍，字嗣昌，晋州临汾人。幼矫悍，有武力，以任侠闻。补隋太子千牛备身。高祖妻以平阳公主。将起兵，绍走间道迎谒。时太子建成、齐王元吉亦自河东往，遇诸涂。建成曰：“追书急，恐吏逮捕，请依剧贼，冀自全。”绍曰：“不可。贼知君唐公子，必执以为功，徒死尔。不如疾走太原。”既入雀鼠谷，闻义兵起，谓绍有谋，乃相贺。授右领军大都督府长史，领毅骑，发晋阳。先抵霍邑城下，覘形势。还白：“宋老生一夫敌，我兵到必出战，可虏也。”大师至，老生果出，绍力战有功。从下临汾、绛郡，隋将桑显和来战，绍引军繚其背，与史大奈合攻之。显和败，遂平京师。进右光禄大夫，封临汾郡公。高祖即位，拜左翊卫大将军，累从征讨，以多，进封霍国公，迁右骁卫大将军。吐谷浑、党项寇边，敕绍讨之，虏据高射绍军，雨矢，士失色。绍安坐，遣人弹胡琵琶，使二女子舞。虏疑之，休射观。绍伺其懈，以精骑从后掩击，虏大溃，斩首五百级。贞观二年，平梁师都，转左卫大将军。出为华州刺史，加镇军大将军，徙谯国。既病，太宗亲问之。卒，赠荆州都督，谥曰襄。二子：哲威、令武。哲威为右屯卫将军，袭封。坐弟谋反，免死，流邵州。起为交州都督，卒。令武尚巴陵公主，迁太仆少卿、卫州刺史、襄阳郡公。与房遗爱谋反，贬岚州刺史，自杀。公主亦赐死。

任瑰，字玮，庐州合肥人。父七宝，陈将忠之弟，为陈定远太守。瑰早孤，忠抚爱甚，每曰：“吾子虽多，庸保耳。所以寄门户者，瑰也！”年十九，试守灵溪令。迁衡州司马，都督王勇尽以州务属瑰。陈亡，瑰劝勇据岭外，立陈后辅之。勇不从，以地降隋，瑰弃官去。仁寿中，调韩城尉，未几，罢。高祖讨捕于汾、晋，瑰上谒辕门，承制署河东县户曹。高祖之

晋阳，留隐太子托之。义师起，瑰至龙门请见。高祖曰：“隋失其政，四海群沸，吾以外戚据重任，不忍坐观其亡。晋阳，天下用武处，兵精马强，今率之，将厌国难。公，将家子，智算练达，论吾此举其济乎？”瑰曰：“今主政残酷，兵役不止，天下之人，思见拯乱，与之息肩。公天付神武，杖顺而起，军令严明，所下城邑，无秋豪之犯。关中起兵者跂踵而待。拥义师，迎众欲，何不济哉！瑰在冯翊久，悉其人情，愿为一介使，入关宣布威灵，以收左辅。繇梁山济河，直趣韩城，逼郃阳，徇朝邑。萧造文吏，势当自下。次招诸贼，然后鼓行而前，据永丰积粟，虽未得京师，关中固已定矣。”高祖曰：“是吾心也！”乃授银青光禄大夫。遣陈演寿、史大奈步骑六千趣梁山，以瑰及薛献为招慰大使。高祖谓演寿曰：“阌外事与任瑰筹之。”既而贼孙华、白玄度等果降，且具舟于河以济师。瑰行说下韩城，与诸将进击饮马泉，破之。拜左光禄大夫，留戍永丰仓。高祖即位，授谷州刺史。王世充数攻新安，瑰拒破之。以功封管国公。秦王东讨，瑰从至邙山，主水运饷军。关东平，为河南安抚大使。王世辩以徐州降瑰，瑰至宋州，会徐圆朗反，副使柳浚劝退保汴，瑰笑曰：“公何怯？老将居边久，自当有计。”俄而贼陷楚丘，将围虞城，瑰遣崔枢、张公谨自鄆陵领诸州豪质子百余守之。浚曰：“枢等故世充将，且诸州质子父兄皆反，奈何令保城？”瑰不答。枢至，则分质子与土人合队，贼近，质子稍叛，枢即斩其队帅。城中人惧曰：“是皆贼子弟，安可与守乎？”枢因听诸队杀质子，梟首门外。瑰阳怒曰：“去者遣招慰，何乃杀之？”退谓浚曰：“固知崔枢办之。县杀贼子，为怨已大，人今自为战矣。”圆朗攻虞城，不能拔。贼平，迁徐州总管，仍为大使。辅公柝反，诏以兵自扬子津济江讨之。公柝平，拜邗州都督，迁陕州。瑰弟璨，为隐太子典膳监。太

子废，璨得罪，瑰亦左授通州都督。贞观四年卒。瑰历职有功，然补吏多为亲故人私，至负势赇请，瑰知，不甚禁遏，世以此讥之。瑰卒，时有司以在外对仗白奏，太宗怒曰：“昔杜如晦亡，朕不能事者数日。今瑰丧，所司不以状言，岂朕意乎？有如朕子弟不幸死，当此奏邪！”自是大臣丧，遂不对仗奏云。

丘和，河南洛阳人，后徙家郿。少重气侠，闲弓马，长乃折节自将。仕周开府仪同三司。入隋为右武卫将军，封平城郡公，历资、梁、蒲三州刺史，以宽惠著名。汉王谅反，使卒衣妇人衣，袭取蒲州，和挺身免，坐废为民。宇文述有宠，和倾心附纳。俄以发武陵公元青罪，复拜代州刺史。炀帝北巡，和馈献精腆，至朔州，而刺史杨廓无所进，帝不悦。述盛称和美，帝用为博陵太守，诏廓就视和为式。后帝过博陵，和上食加丰，愈喜。由是所过竟为珍侈献，自和发也。然和善抚吏士，得其心。迁天水郡守，入为左御卫将军。大业末，海南苦吏侵，数怨畔。帝以和所莅称淳良，而黄门侍郎裴矩亦荐之，遂拜交址太守，抚接尽情，荒憬安之。炀帝崩，而和未知。于是鸿胪卿宁长真举郁林附萧铣，冯盎举珠崖、番禺附林士弘，各遣使招和，不从。林邑西诸国，数遗和明珠、文犀、金宝，故和富埒王者。铣闻，利之，命长真以南粤蛮、俚攻交址，和遣长史高士廉率兵击走之，郡为树石勒其功。会隋骁果自江都来，乃审隋亡，和即陈款归国，而岭峤闭阻，乃权附铣。铣平，遂得归。诏李道裕即授和交州大总管，爵谭国公。和遣士廉奉表请入朝，诏其子师利迎之。及谒见，高祖为兴，引入卧内，语平生，欢甚，奏九部乐飨之，除左武侯大将军。和时已老，以稷州其故乡也，令为刺史以自养。寻除特进。贞观十一年卒，年八十六，赠荆州总管，谥曰襄，陪葬献陵。有子十五人，多至大官，而行恭为知名。

行恭有勇，善骑射。大业末，与兄师利聚兵万人保郿城，人多依之，群盗不敢窥境。后原州奴贼围扶风，太守窦璡坚守。贼食尽无所掠，众稍散归行恭。行恭遣其酋说贼共迎高祖，乃自率五百人负粮持牛酒诣贼营。奴帅长揖，行恭手斩之，谓众曰：“若皆豪桀也，何为事奴乎？使天下号曰奴贼。”众皆伏，曰：“愿改事公。”行恭乃率其众，与师利迎谒秦王于渭北，拜光禄大夫。累从战伐，功多，迁左一府骠骑，锡劳甚厚。隐太子诛，以功擢左卫将军。贞观中，坐与兄争葬所生母，废为民。从侯君集平高昌，封天水郡公，进右武侯将军。高宗立，迁大将军、冀陕二州刺史，致仕。卒，年八十，赠荆州刺史，谥曰襄，陪葬昭陵。行恭所守严烈，僚吏畏之。数坐事免，太宗思其功，不逾时辄复官。初，从讨王世充，战邙山。太宗欲尝贼虚实，与数十骑冲出阵后，多所杀伤，而限长堤，与诸骑相失，唯行恭从。贼骑追及，流矢著太宗马，行恭回射之，发无虚镞，贼不敢前。遂下拔箭，以己马进太宗，步执长刀，大呼导之，斩数人，突阵而还。贞观中，诏斫石为人马，象拔箭状，立昭陵阙前，以旌武功云。子神勳，见《酷吏传》。

赞曰：帝王之将兴，其威灵火焰有以动物悟人者，故士有一概，皆填然跃而附之，若榱椽梁柱以成大室，又负偃植，各安所施而无遗材，诸将之谓邪。然皆能礼法自完，贤矣哉！

## 卷第八十二 列传第十六

## 温皇甫二李姜崔

温大雅，字彦弘，并州祁人。父君攸，北齐文林馆学士，入隋为泗州司马，见朝政不纲，谢病归。大雅性至孝，与弟彦博、大有皆知名，薛道衡见之，叹曰：“三人者，皆卿相才也。”初为东宫学士、长安尉，以父丧解，会天下乱，不复仕。

高祖镇太原，厚礼之。兵兴，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，主文檄。帝受禅，与窦威、陈叔达讨定仪典，迁黄门侍郎，而彦博亦为中书侍郎，对管华近。帝尝从容谓曰：“我起晋阳，为卿一门耳。”进工部侍郎、陕东道大行台尚书。隐太子图乱，秦王表大雅镇洛阳须变，数陈秘画，多所嘉纳。王即位，转礼部，封黎国公。改葬其祖，卜人占其地，曰：“弟则吉，不利于君，若何？”大雅曰：“如子言，我含笑入地矣。”岁余卒，谥曰孝。永徽五年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彦博字大临，通书记，警悟而辩。开皇末，对策高策，授文林郎，直内史省。隋乱，幽州总管罗艺引为司马。艺以州降，彦博与有谋，授总管府长史，封西河郡公。召入为中书舍人，迁侍郎。高丽贡方物，高祖欲让而不臣，彦博执不可，曰：“辽东本周箕子国，汉玄菟郡，不使北面，则四夷何所瞻仰？”帝纳而止。

突厥入寇，彦博以并州道行军长史战太谷，王师败绩，被执。突厥知近臣，数问唐兵多少及国虚实，彦博不肯对，囚阴

山苦寒地。太宗立，突厥归款，得还。授雍州治中，寻检校吏部侍郎。彦博欲汰择士类，寡术不能厌众，讼牒满廷，时讥其烦碎。复为中书侍郎，迁御史大夫，检校中书侍郎事。贞观四年，迁中书令，封虞国公。突厥降，诏议所以安边者，彦博请如汉置降匈奴五原塞，以为捍蔽，与魏徵廷争，徵不胜其辩，天子卒从之。其后突利可汗弟结社谋反，帝始悔云。

彦博善辞令，每问四方风俗，胠布诰命，若成诵然；进止详华，人皆拭目观。高祖尝宴近臣，遣秦王谕旨，既而顾左右曰：“何如温彦博？”十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明年卒，年六十三。

彦博性周慎，既掌机务，谢宾客不通，进见必陈政事利害。卒后，帝叹曰：“彦博以忧国故，耗思殫神，我见其不逮再期矣，恨不许少闲以究其寿。”家贫无正寝，殯别室，帝命有司为构寝。赠特进，谥曰恭，陪葬昭陵。

子振、挺。振历太子舍人，居丧以毁卒。挺尚千金公主，官延州刺史。彦博曾孙曦，尚凉国长公主。

大有，字彦将。隋仁寿中，李纲荐之，授羽林骑尉。高祖举兵，引为太原令。从秦王徇西河，将行，高祖曰：“土马单少，要须经略，以君参军事，事之济否，卜是行也。”西河下，摄大将军府记室，与兄大雅同掌机近，不自安，请徙它职。帝曰：“我虚心待卿，何所自疑？”武德初，累迁中书侍郎，封清河郡公。卒，赠鸿胪卿，谥曰敬。初，颜氏、温氏在隋最盛，思鲁与大雅俱事东宫，愍楚、彦博同直内史省，游秦、大有典校秘阁，颜以学业优，而温以职位显于唐云。

大雅四世孙佶，字辅国，以字行。安禄山乱，往见平原太守颜真卿，助为守计。李光弼厚遇之。后居鄴，薛嵩荐之朝，授太常丞，一谢嵩即去，屏处郊野，世推其高节。

子造。造，字简舆，姿表瑰杰，性嗜书，然盛气，少所降

屈。不喜为吏，隐王屋山，人号其居曰“处士墅”。寿州刺史张建封闻其名，书币招礼，造欣然曰：“可人也！”往从之。建封虽咨谋，而不敢縻以职事。及节度徐州，造谢归下邳，慨然有高世心。建封恐失造，因妻以兄子。

时李希烈反，攻陷城邑，天下兵镇阴相撼，逐主帅自立，德宗患之。以刘济方纳忠于朝，密诏建封择纵横士往说济，佐其必。建封强署造节度参谋，使幽州。造与济语未讫，济俯伏流涕曰：“僻陋不知天子神圣，大臣尽忠，愿率先诸侯效死节。”造还，建封以闻，诏驰驺入奏。天子爱其才，问造家世及年，对曰：“臣五世祖大雅，外五世祖李勣，臣犬马之齿三十有二。”帝奇之。将用为谏官，以语泄乃止。复去，隐东都。乌重胤奏致幕府。

长庆初，以京兆司录为太原幽镇宣谕使，召见，辞曰：“臣，府县吏也，不宜行，恐四方易朝廷。”穆宗曰：“朕东宫时闻刘总，比年上书请觐，使问行期，乃不报。卿为我行喻意，毋多让。”因赐绯衣。至范阳，总囊鞬郊迎。造为开示祸福，总惧，矍然若兵在颈，繇是籍所部九州入朝。还，迁殿中侍御史。田弘正遇害，以起居舍人复宣慰镇州行营。

顷之，李景俭以酒得过宰相，造坐与饮，出为朗州刺史。开后乡渠百里，溉田二千顷，民获其利，号“右史渠”。召授侍御史，知弹奏。请复硃衣豸冠示外戾，不听。夏州节度使李祐拜大金吾，违诏进马，造正衙抨劾。祐曰：“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济，未尝心动，今日胆落于温御史。”迁左司郎中，知御史杂事，进中丞。

大和二年，内昭德寺火，延禁中“野狐落”，野狐落者，宫人所居也，死者数百人。是日，宰相、两省官、京兆尹、中尉、枢密皆集日华门，督神策兵救火所及，独御史府不至。造

自劾曰：“台系贼，恐人缘以构奸，申警备，乃得入。臣请入三十直，崔蠡、姚合二十直，自赎。”宰相劾造不待罪于朝，而自许轻比，不可听。有诏皆夺一月俸。

造性刚急，人或忤己，虽贵势，亦以气出其上。道遇左补阙李虞，恚不避，捕从者笞辱。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：“故事，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。造弃蔑典礼，无所畏，辱天子侍臣。凡事小而关分理者，不可失；失之，则乱所由生。遗、补虽卑，侍臣也，中丞虽高，法吏也；侍臣见陵则恭不广，法吏自恣则法坏。闻元和、长庆时，中丞呵止不半坊，今乃至两坊，谓之笼街。造擅自尊大，忽僭拟之嫌，请得论罪。”帝乃诏台官、供奉官共道路，听先后行，相值则揖。中丞传呼不得过三百步。造弹击无所回畏，威望隐然，发南曹伪官九十人，主史皆论死。迁尚书右丞，封祁县子。

兴元军乱，杀李绛，众谓造可夷其乱，文宗亦以为能，乃授检校右散骑常侍、山南西道节度使，许以便宜从事。帝虑其劳费，造曰：“臣计诸道戍蛮之兵方还，愿得密诏受约束，用此足矣。”许之。命神策将董仲质、河中将温德彝、郃阳将刘士和从造。而兴元将卫志忠、张丕、李少直自蜀还，造喻以意，皆曰：“不敢二。”乃用八百人自从，五百人为前军。既入，前军呵护诸门。造至，欲大宴，视听事，曰：“此隘狭，不足飨士。”更徙牙门。坐定，将卒罗拜，徐曰：“吾欲闻新军去主意，可悉前，旧军无得进。”劳问毕，就坐，酒行，从兵合，卒有觉者，欲引去，造传言叱之，乃不敢动。即问军中杀绛状，志忠、丕夹阶立，拔剑传呼曰：“悉杀之！”围兵争奋，皆斩首，凡八百余人。亲杀绛者，醢之；号令者，殊死。取百级祭绛，三十级祭死事官王景延等，余悉投之汉江。监军杨叔元拥造靴衤哀，造以兵卫出之。诏流康州。叔元，始激兵乱者也，

人以造不戮为恨。以功加检校礼部尚书，赐万缣赏其兵。

入为兵部侍郎，以病自言，出东都留守。俄节度河阳。奏复怀州古秦渠枋口堰，以溉济源、河内、温、武陟四县田五千顷。召为御史大夫。方倚以相，会疾，不能朝，改礼部尚书。卒，年七十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兄邈，弟逊。邈，长庆、大和中，累以拾遗、补阙召，不应。逊尝为邑宰，解印绶去。

造子璋。璋以父蔭累官大理丞。阴平吏盗官物，而焚其帑，璋刺得其情，擢侍御史，赐绯衣。迁婺州刺史，以政有绩，赐金紫。徙庐、宋二州刺史。宣州逐郑薰也，崔弦调淮南兵讨之，以璋为宣州刺史。事平，就拜观察使，擢武宁节度使。银刀军骄横，累将姑息，而璋政严明，惧之，相率逐璋，诏徙邠宁节度，历京兆尹。璋素强干，鉏宿弊，豪右慑服，加检校吏部尚书。同昌公主薨，懿宗诛医无状者，系亲属三百余人。璋与刘瞻极谏，贬振州司马，叹曰：“生不逢时，死乌足惜！”仰药死。

彦博裔孙廷筠，少敏悟，工为辞章，与李商隐皆有名，号“温李”。然薄于行，无检幅。又多作侧辞艳曲，与贵胄裴誡、令狐滈等蒲饮狎昵。数举进士不中第。思神速，多为人作文。大中末，试有司，廉视尤谨，廷筠不乐，上书千余言，然私占授者已八人，执政鄙其为，授方山尉。徐商镇襄阳，署巡官，不得志，去归江东。令狐綯方镇淮南，廷筠怨居中时不为助力，过府不肯谒。丐钱扬子院，夜醉，为逻卒击折其齿，诉于綯。綯为劾吏，吏具道其汗行，綯两置之。事闻京师，廷筠遍见公卿，言为吏诬染。俄而徐商执政，颇右之，欲白用。会商罢，杨收疾之，遂废卒。本名岐，字飞卿。

弟廷皓，咸通中，署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幕府。庞勋反，以刃胁廷皓，使为表求节度使，廷皓给曰：“表闻天子，当为公

信宿思之。”勋喜。归与妻子决，明日复见，勋索表，倨答曰：“我岂以笔砚事汝邪？其速杀我。”勋熟视笑曰：“儒生有胆邪，吾动众百万，无一人操檄乎！”囚之，更使周重草表。彦曾遇害，廷皓亦死，诏赠兵部郎中。

皇甫无逸，字仁俭，京兆万年人。父诞，隋并州总管府司马，汉王谅反，逼之不从，见杀。无逸在长安，闻变即号恸，人问故，对曰：“吾父生平重节义，必无苟免者。顷讣至，果然。时五等废，炀帝嘉诞忠，特封无逸平舆侯，而赠诞柱国、弘义郡公。

无逸历涪阳太守，治为天下最，再迁右武卫将军。帝幸江都，诏居守洛阳。帝被杀，乃与段达、元文都立越王侗。及王世充篡，弃母妻，斩关自归。追骑及，无逸顾曰：“吾有死，终不能同尔为逆。”解金带投之地，曰：“以与尔，无相困。”骑争下取，由是获免。

高祖以无逸本隋勋旧，尊遇之，拜刑部尚书，封滑国公。历陕东道行台民部尚书，迁御史大夫。时蜀新定，吏多横恣，人不聊，诏无逸持节巡抚，得承制除吏。既至，黜贪暴，用廉善，法令严明，蜀人以安。

皇甫希仁，儉人也，诬告无逸为母故阴交世充，帝判其诈，斩希仁，遣给事中李公昌驰谕。又有告无逸交通萧铣者，时无逸与行台仆射窦璡不协，因表自陈，并上璡罪。有诏刘世龙、温彦博按之，无状，遂斩告者而黜璡。及还，帝劳曰：“比多譖毁，但以正直为佞人憎尔。”无逸顿首谢，帝曰：“卿无负，何所谢？”

拜民部尚书，出为同州刺史，徙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所至辄闭閤不通宾客，左右无敢出入者；所需皆市易它境。尝按部，宿民家，镫炷尽，主人将续进，无逸抽佩刀断带为炷，其廉介

类如此。然过自畏慎，每上表疏，读数十犹惧未审，使者上道，追省再三乃得遣。母在长安疾笃，太宗命驰驿召还承问，忧悸不能食，道病卒。赠礼部尚书，谥曰孝。王珪驳曰：“无逸入蜀，不能与母俱，留卒京师，子道未足称，不可谓孝。”乃更谥良。

李袭志，字重光。其先本陇西狄道人，五世祖避地，更为金州安康人。仕隋始安郡丞。大业末，盗贼起，袭志倾私产募士，得三千人，乘城拒盗，萧铣、林士弘屡攻之不下。闻炀帝丧，乃与士民缟素三日临，或说曰：“公临郡久，士大夫悦向，蛮夷畏威，虽曰隋臣，实君长也。今四海分裂，自王者非一姓，宜遂据岭表，取百粤，岂遽不若尉佗乎？”袭志曰：“吾世隋臣，今江都虽沦，宗社尚有奉，诸君当相与戮力刷仇耻，岂怙乱图不义哉？吾宁蹈忠死，不逆节以生，尉佗不足为吾法也。”欲斩说者，众谏，乃止。遂固守凡二年，力穷援绝，为铣所陷，伪署工部尚书、桂州总管。

武德初，高祖赐书，命其子玄嗣召之。袭志约岭南酋永平郡守李光度潜图归国。帝复以书谕曰：“公朕之宗，不可与异姓比，宜及子弟并豫宗正属籍。”乃铣平，岭南六十余州皆送款，袭志诱而致云。赵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总管。五年来朝，进柱国，封始安郡公、江州都督。后讨辅公柝，为水军总管，转桂州都督。袭志守桂二十八年，政尚清省，南荒便之。表请入朝，以光禄大夫、汾州刺史致仕，卒。

弟袭誉，字茂实，通敏有识度。仕隋为冠军府司兵。阴世师辅代王守京师也，三辅盗螳聚，袭誉请以兵据永丰仓，发粟赈穷乏，出库物赏战士，驰檄郡县，共逐捕贼。世师不从。乃求出募山南兵，至汉中，高祖已定长安，召授太府少卿、安康郡公。

伐王世充也，拜潞州总管。时突厥已和亲，又通使世充，袭誉捕斩之。诏委典运，以饷东军。擢累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江南巡察大使，多所黜陟。扬州，江、吴大都会，俗喜商贾，不事农；袭誉为引雷陂水，筑句城塘，溉田八百顷，以尽地利，民多归本。召为太府卿。

为人严恚，以威肃闻。居家俭，厚于宗亲，禄禀随多少散之。以余资写书，罢扬州，书遂数事载。尝谓子孙曰：“吾性不喜财，遂至窳乏。然负京有赐田十顷，能耕之，足以食；河内千树桑，事之可以衣；江都书，力读可进求宦。吾歿后，能勤此，无资于人矣。”迁凉州都督，改同州刺史。坐在凉州以私憾杖杀番禾丞刘武，当死，废为民，流泉州，卒。

姜谟，秦州上邽人。隋大业末，为晋阳长。高祖在太原，谟前识之，谓所亲曰：“隋政乱将亡，必有圣人受之。唐公负王霸资度，其必拨乱得天下。”乃深自结。及大将军府建，引为司功参军，从平霍邑、绛郡，兵遂度河，谟部勒一夕济，高祖叹其略。进平长安，除相国冑曹参军、长道县公。

薛举寇秦州，以谟山西豪望，诏安抚陇外，委以便宜。将行，请曰：“公天人之望已属，宜膺图纬，光有神器。谟老矣，恐先朝露，幸一见践阼，死不恨。”高祖嘉纳。乃与窦轨出散关，下河池、汉阳，遇薛举，与战，轨败，召谟还朝，为员外散骑常侍。后仁杲平，擢秦州刺史。帝曰：“昔人称衣锦故乡，今以本州相授，所以偿功。凉州荒梗，宜有以靖之。”谟至，抚边俗以恩信，盗贼衰止。人喜曰：“不意复见太平官府。”改守陇州，以老去职。贞观元年卒，赠岷州都督，谥曰安。

子确。确，字行本，以字显。贞观中，为将作少匠，护作九成、洛阳宫及诸苑御，以干力称，多所赉尝，游幸无不从，迁宣威将军。太宗选樵才，衣五色袍，乘六闲马，直屯营，宿

卫仗内，号曰“飞骑”，每出幸，即以从，拜行本左屯卫将军，分典之。高昌之役，为行军副总管，出伊州，距柳谷百里，依山造攻械，增损旧法，械益精。其处有汉班超纪功碑，行本磨去古刻，更刊颂陈国威灵。遂与侯君集进平高昌，战有功，玺书尉劳。还，为金城郡公，赐奴婢七十人，帛百五十段。帝将征高丽，行本谏未宜轻用师，不从。至盖牟城，中流矢，卒。帝赋诗悼之，赠左卫大将军、郾国公，谥曰襄，陪葬昭陵。子简嗣。行本性格敏。所居官，虽祈寒烈暑无懈容，加有巧思，凡朝之营缮，所司必谘而后行。魏徵见其倚昵，恐浸启侈端，劝帝斥之，帝赖其强济，不斥也。

子柔远，美姿容，敷奏详辩。武后时，至左鹰扬卫将军，摄地官尚书通事舍人、内供奉。子皎、晦。

皎，长安中为尚衣奉御，玄宗在藩邸，皎识其有非常度，委心焉。及即位，自润州长史召授殿中少监。出入卧内，陪燕私，诏许舍敬，坐与妃嫔连榻，间击球斗鸡，呼之不名也。赐宫女、厩马及它珍物，前后不胜计。帝在殿廷玩一嘉树，皎盛赞之，帝遽令徙植其家。

后将诛窦怀贞等，皎与密议，以功进殿中监、楚国公，食封四百户。议者讥短皎任遇太过，帝以其藩邸旧，思有以宣布之，乃下诏曰：“殿中监、楚国公皎，往事朕于藩国，虽彭祖同书，子陵共学，不过也。朕尝游长杨、鄠、杜间，皎于时奉侍，数谓朕曰：‘相王必登天位，王且储副。’朕叱而后止，复言于朕兄弟近戚。语闻太上皇，太上皇奏之中宗，遣嗣虢王邕等鞫问，皎一意保护，罔或贰言。宗楚客、纪处讷等请投皎炎荒，中宗特诏贬润州长史。专以忠力戴朕，谓天且有命，故履危蹈艰而无变焉。朕既即位，又参诛奸臣，将厚以光宠，每所揜迹。造膝匪躬，举多规益。而悠悠之谈，丑正恶直，天下之

人，其未及识皎之功，何见之异也？昔汉昭之任霍光，魏祖之明程昱，朕之不德，庶几于此。且否当其悔，则必灭乃宗；泰至于亨，则所酬未补。岂流言之听，而厚德之忘哉？苟谋始有之，图终可也。”寻迁太常卿，监修国史。弟晦又为吏部侍郎，有权宠，宋璟以为非久安策，请抑损之。

开元五年，下诏放归田里，使自娱。久之，复为秘书监。十年，坐泄禁中语，为嗣濮王峤所劾，敕中书门下究状。峤亦王守一姻家，中书令张嘉贞阴希其意，傅致皎狱。诏免殊死，杖之，流钦州。道病死，年五十。亲厚坐谪死者数人，世以为冤。时源乾曜方侍中，不能正，为人所讥诋。帝后思皎旧勋，令递枢还，以礼葬之，存问其家，追赠泽州刺史。后以子尚主，更赠吏部尚书，仍赐封二百户为祠享费。

子庆初。庆初生方卒，帝许尚主，后沦谪二十余年。天宝初，皎甥李林甫为宰相，为帝言之，始命以官，袭楚国公。十载，尚新平公主。新平故尝归裴玘，玘卒，乃降庆初。主慧淑，闲文墨，帝贤之，历肃、代朝，恩礼加重，庆初亦得幸。旧制，驸马都尉多不拜正官，特拜庆初太常卿。会脩植建陵，诏为之使，误毁连冈，代宗怒，下吏论不恭，赐死，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诛，裴玘子仿，亦削官。主幽禁中，大历十年薨。

故事，太常职奉陵庙。开元末，濮阳王彻为宗正卿，有宠，始请宗正奉陵。天宝中，张垪以主婿任太常，故复旧。及庆初败，又以陵庙归宗正云。

晦，起家蒲州参军，累为高陵令，治有声，迁长安令，人畏爱之。开元初，擢御史中丞。先是，永徽、显庆时，御史不拜宰相，衔命使四方者，廷中揖见，后稍屈下。至晦，独徇旧体，谓御史曰：“不如故事，且奏谴公等。”由是台仪复振。转太常少卿。

时国马乏，晦请以诏书市马六胡州，率得马三千，署游击将军，诏可。闲厩乃稍备。除黄门侍郎，辞不拜，改兵部。满岁，为吏部侍郎，主选。曹史尝请托为奸，前领选者周棘扈藩，检室内外，犹不禁。至晦，悉除之，示无防限，然处事精明，私相属诱，罪辄得，皆以为神。始，晦革旧示简，廷议恐必败，既而赃贿路塞，而流品有叙，众乃伏。皎被放，晦亦左除宗正卿。贬春州司马，徙海州刺史，卒。

崔善为，贝州武城人。祖颢，为魏散骑侍郎。善为巧于历数，仕隋，调文林郎。督工徒五百营仁寿宫，总监杨素索簿阅实，善为执板暗唱，无一差谬，素大惊。自是四方有疑狱，悉令按讯，皆究其情。仁寿中，迁楼烦司户书佐，高祖为太守，尤礼接。

善为见隋政日紊，密劝高祖图天下。及兵起，署大将军府司户参军，封清河县公。擢累尚书左丞，用清察称。诸曹史恶之，以其短而伧，嘲曰：“曲如钩，例封侯。”欲沮罢所任。帝闻，勉之曰：“昔齐末奸吏歌斛律明月，而高纬暗不察，至灭其家。朕虽不德，幸免是。”因下令购谤者，谤乃止。傅仁均撰《戊寅历》，李淳风诋其疏，帝令善为考二家得失，多所裁正。

贞观初，为陕州刺史。时议，户猥地狭者徙宽乡，善为奏：“畿内户众，而丁壮悉籍府兵，若听徙，皆在关东，虚近实远，非经通计。”诏可。历大理、司农二卿，坐与少卿不平，出为秦州刺史。卒，赠刑部尚书，谥曰忠。

初，天下既定，群臣居丧者皆夺服，善为建言其敝。武德二年，始许终丧，然犹时以权迫不能免，如房玄龄、褚遂良者众矣。

李嗣真，字承胄，赵州柏人人。多艺数，举明经，中之，

累调许州司功参军。贺兰敏之修撰东台，表嗣真直弘文馆，与学士刘献臣、徐昭皆少有名，号“三少”。高宗东封还，诏赠孔子太师，命有司为祝，司文郎中雷少颖文不称旨，更命嗣真，成不淹顷，帝览称善，诏加两阶。敏之等倚恩自如，嗣真不喜，求补义乌令。敏之败，学士多连坐，嗣真独免。

调露中，为始平令，风化大行。时章怀太子作《宝庆曲》，阅于太清观，嗣真谓道人刘概、辅俨曰：“宫不召商，君臣乖也；角与徵戾，父子疑也。死声多且哀，若国家无事，太子任其咎。”俄而太子废，概等奏其言，擢太常丞，知五礼仪，封常山县子。嗣真常曰：“隋乐府有《堂堂曲》，明唐再受命，比日有‘侧堂堂，桡堂堂’之谣，侧，不正也，桡，危也。皇帝病日侵，事皆决中宫，持权与人，收之不易。宗室虽众，居中制外，势且不敌。诸王殆为后所蹂践，吾见难作不久矣。”太常缺黄钟，铸不能成，嗣真居崇业里，疑土中有之，弗得其所。道上逢一车，有鐸声甚厉，嗣真曰：“宫声也。”市以归，振于空地，若有应者，掘之得钟，众乐遂和。尝引工展器于廷，后奇其风度应对，召相王府参军阎玄静图之，吏部郎中杨志诚为赞，秘书郎殷仲容书，时以为宠。

永昌初，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，请周、汉为二王后，诏可。命巡抚河东，荐宋温瑾、袁嘉祚、李日知，拔州县职，皆至显官。来俊臣狱方炽，嗣真上书谏，以为“昔陈平事汉祖，谋疏楚君臣，行反间，项羽遂亡。今殆有如平者谋陛下君臣，恐为社稷祸”。不纳。出为潞州刺史。俊臣诬以反，流藤州，久得还。自筮死日，豫具棺敛，如言卒桂阳。有诏州县护丧还乡里，赠济州刺史，谥曰昭。

武后尝问嗣真储贰事，对曰：“程婴、杵臼存赵氏孤，古人嘉之。”后悟，中宗乃安。神龙初，赠御史大夫。所撰述尤多。

时雍州人裴知古亦善乐律，长安中，为太乐令。神龙元年正月，享太庙，乐作，知古密语万年令元行冲曰：“金石谐婉，将有大庆，在唐室子孙乎！”是月，中宗复位。人有乘马者，知古闻其嘶，乃曰：“马鸣哀，主必坠死。”见新婚者，闻佩声，曰：“终必离。”访之，皆然。

## 卷第八十三 列传第十七

## 杜闾王李苑罗王

杜伏威，齐州章丘人。少豪荡，不治生业，与里人辅公祐约刎颈交。公祐石数盗姑家牧羊以馈伏威，县迹捕急，乃相与亡命为盗，时年十六。伏威狡谲多算，每剽劫，众用其策皆效。尝营护诸盗，出为导，入为殿，故其党爱服，共推为主。

隋大业九年，入长白山，依贼左君行，不得意，舍去，转剽淮南，称将军。下邳贼苗海潮拥众钞暴，伏威遣公祐胁谕曰：“天下共苦隋，豪桀相与兴义，然力弱勢分不相统，若合以为强，则无事隋矣。公能为主，吾且从，不然，一战以决。”海潮惧，即以众下之。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颢将兵捕击，伏威与战，伪北，诱颢堕葭榛泽中，顺风纵火迫之，步骑烧死几尽。海陵贼赵破阵闻伏威兵少，轻之，召使并力。伏威引亲将十人操牛酒谒，勒公祐严兵待变。破阵引伏威入幕，置酒，悉召酋首高会。伏威突斩破阵，众眙骇不及救，复杀数十人，下皆畏服，公祐兵亦至，遂并其众，至数万。攻安宜，屠之。隋遣虎牙郎将来整战于黄花轮，伏威大败，身重创，与公祐财有众数百，亡去，行收卒得八千，与虎牙郎将公孙上哲战盐城，覆其军。

炀帝遣右御卫将军陈棱以精兵讨之，棱不敢战，伏威遗以妇人服，书称陈姥，怒其军。棱果悉兵至，伏威迎出挑战，棱军射中其额，伏威怒曰：“不杀汝，矢不拔！”遂驰入棱阵，

大呼冲击，众披靡，获所射将，使拔箭已，斩之，携其首入棱军示之，又杀数十人，遂大溃，棱走而免。

进破高邮，引兵度淮，攻历阳，据之，称总管。分兵徇属县，皆下，江淮群盗争附。伏威选敢死士五千，号“上募”，宠厚之，与均甘苦，每攻取，必先登，战罢，阅创在背者杀之。所虏获必分与麾下，士有战死，以其妻殉，故人自奋战，无完敌。宇文文化及以为历阳太守，不受。徙丹阳，自称大行台。始进用士人，缮利兵械，薄赋敛，除殉葬法，民奸若盗及吏受赇，虽轻，皆杀无赦。上表越王侗，侗以为东南道大总管，封楚王。

是时，秦王方讨王世充，遣使招怀，伏威乃献款。高祖授以东南道行台尚书令、江淮安抚大使、上柱国、吴王，赐姓，豫属籍，以其子德俊为山阳公，赐帛五千段，马三百匹。伏威遣其将陈正通、徐绍宗以兵会，取世充之梁郡。又遣将王雄诞讨李子通于杭州，禽以献。破汪华于歙州。尽有江东、淮南地，南属岭，东至于海。秦王已平刘黑闼，师次曹、兖，伏威惧，乃入朝。诏拜太子太保兼行台尚书令，留京师，位在齐王元吉上，以宠之。

伏威好神仙长年术，饵云母被毒，武德七年二月，暴卒。初，公柝反，矫伏威令以给众，赵郡王孝恭既平公柝，得反书以闻。高祖追其官，削属籍，没入家产。贞观元年，太宗知其冤，诏复官爵，以公礼葬，仍还其子封。

伏威有养子三十人，皆壮士，属以兵，与同衣食，唯阚棱、王雄诞知名。

阚棱，伏威邑人也。貌魁雄，善用两刃刀，其长丈，名曰“陌刀”，一挥杀数人，前无坚对。伏威据江淮，以战功显，署左将军。部兵皆群盗，横相侵牟，棱案罪杀之，虽亲故无脱者，至道不举遗。从伏威入朝，拜左领军将军、越州都督。公柝反，棱与南讨，青山之战，与陈正通遇，阵方接，棱脱兜鍪

谓众曰：“不识我邪？何敢战！”其徒多凌旧部，气遂索，至有拜者。公柝破，棱功多，然颇自伐。公柝被禽，乃诬与己谋；又伏威、王雄诞及棱货产在丹阳者当原，而赵郡王孝恭悉籍入之，棱自诉，忤孝恭。遂以谋反诛。

王雄诞，曹州济阴人。少强果，膂力绝人。伏威之起，用其计，战多克，署骠骑将军。

初，伏威度淮与李子通合，后子通惮其才，袭之，伏威被创堕马，雄诞负逃葭泽中，哀啸散亡，又为隋将来整所窘，众复溃。别将西门君仪妻王勇决而力，负伏威走，雄诞总麾下壮士十余人从之。追兵至，雄诞还拒，数被创，气弥厉，伏威遂脱。阡棱年长于雄诞，故军中号棱“大将军”，雄诞“小将军”。

后伏威令辅公柝击子通，以雄诞、棱为副，战溧水，子通败，公柝乘胜追之，反为所挤，士皆走壁。雄诞曰：“子通狃于胜，无营垒，今急击之，必克。”公柝不从。雄诞独提私卒数百，衔枚夜往，乘风火之，子通大败走，度太湖。武德四年，与子通战苏州，却之。子通以精兵保独松岭，雄诞遣将陈当率千兵出不意，乘高蔽崦，张疑帜，夜缚炬于树，遍山泽。子通惧，烧营遁，保余杭，雄诞追禽之。

歙守汪华在郡称王且十年，雄诞还师攻之，华以劲甲出新安洞拒战，雄诞伏兵山谷，以弱卒数千斗，辄走壁，华来攻，壁中奋殊死，不可下。会暮还，雄诞伏兵已据洞口，不得归，遽面缚降。苏贼闻人遂安据昆山，无所属，伏威使讨之，雄诞以邑险而完，攻之引日，遂单骑造垒门，陈国威灵，因开晓祸福，遂安即降。以前后功授歙州总管，封宜春郡公。

伏威入朝，以兵属雄诞。辅公柝将反，患其异己，纵反间，阳言得伏威教，责雄诞贰。雄诞素质直，信之，乃归卧疾。公柝夺其兵，遣西门君仪谕计，雄诞始悔寤，曰：“天下方靖，

王在京师，当谨守籓，奈何为族夷事？雄诞虽死，谊不从！”公祐遂缢之。

雄诞爱人，善抚士，能致下死力，每破城邑，整众山立，无丝毫犯。死之日，江南士庶为流涕。高祖嘉其节，以子世果袭宜春郡封。太宗立，优诏赠左骁卫大将军、越州都督，谥曰忠。世果，垂拱初至广州都督、安西大都护。

张士贵，虢州卢氏人，本名忽肆。弯弓百五十斤，左右射无空发。隋大业末，起为盗，攻剽城邑，当时患之，号“忽肆贼”。高祖移檄招之，士贵即降，拜右光禄大夫。从征伐有功，赐爵新野县公。又从平洛，授虢州刺史。帝曰：“顾令卿衣锦昼游耳。”进封虢国公、右屯卫大将军。贞观七年，为龚州道行军总管，破反獠还，太宗闻其冒矢石先登，劳之曰：“尝闻以忠报国者不顾身，于公见之。”累迁左领军大将军。显庆初，卒，赠荆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

李子和，同州蒲城人，本郭氏。为隋左翊卫，以罪徙榆林。大业末，郡饥，子和与死士十八人执丞王才，数以不恤下，斩之，开仓赈穷乏。自号永乐王，建元丑平，号其父为太公，以弟子政为尚书令，子端、子升为左右仆射，有骑兵二千。南连梁师都，北事突厥，纳弟为质。始毕可汗册子和为平杨天子，不敢当，乃更署为屋利设。武德元年献款，授灵州总管、金河郡公，徙郿国公。袭师都宁朔城，克之。又伺突厥虚实，阴以章闻，为虏逻骑所获，处罗可汗怒，囚子升，于是子和危畏，举部南徙，诏内延州故城。五年，从平刘黑闼有功，赐姓，拜右武卫将军。十一年，为婺州刺史，徙夷国公。显庆初，转黔州都督，乞骸骨，许之，进金紫光禄大夫，卒。

苑君璋，马邑豪也，以趨雄自奋。刘武周以兵入寇，君璋曰：“唐以一州兵掇取三辅，所向风靡，此殆天命，非人谋，

不可争也。太原而南多岩阻，今束甲深入，无踵军，有失不可偿，不如连突厥与唐合从，南面称孤，上策也。”武周不听，使君璋守朔州，引众内侵，未几败，泣曰：“废君言，乃至此！”即与共趋突厥。

武周死，突厥以君璋为大行台，统武周部曲，使郁射设监兵，与旧将高满政夜袭代州，不克。高祖遣使招之，赐铁券，约不死。君璋拒命，进寇代州，刺史王孝德拒却之。满政劝君璋曰：“夷狄无礼，岂可北面臣之？请尽杀其众以归唐。”君璋不从。而马邑困于兵，人厌乱，满政因众不忍，夜胁君璋，君璋奔突厥。满政以城归，诏拜朔州总管，封荣国公。君璋引突厥攻陷马邑，杀满政，夷其党，乃去，退保恒安。其部皆中国人，多叛去，君璋穷，乃降，自请鄯虜赎罪。

高祖遣雁门人元普赐金券，会颉利亦召之，意犹豫。子孝政谏曰：“大人许唐降，又贰颉利，自取亡也。今粮尽众携，不即决，恐衿肘变生，孝政不忍见祸之酷也！”即单骑南奔，君璋喻返之，召众与议。恒安人郭子威曰：“恒安故王者都，山川足以自固，突厥方强，我援之，可观天下变，何遽降？”君璋然之，执元普送突厥，颉利德之，遣以锦裘羊马。其下怨，投书于门曰：“不早附唐，父子诛。”孝政惧，欲自归，为君璋所拘。与突厥寇马邑，犯太原，边人苦之。见颉利政乱，知将亡，遂率所部降，颉利追，击走其兵。

入朝，拜安州都督，封芮国公，食五百户，赐帛四千匹。君璋不晓书，然天资习事，历职有惠称。贞观中，卒。

罗艺，字子廷，襄州襄阳人，家京兆之云阳。父荣，隋监门将军。艺刚愎不仁，勇攻战，善用槊。大业中，以战力补虎贲郎将。辽东之役，李景以武卫大将军督饜北平，诏艺以兵属，分部严一。然任气，尝慢侮景，频为景辱。

天下盗起，涿郡号富饶，伐辽兵仗多在，而仓{广寺}盈羨，又临朔宫多珍宝，屯师且数万，苦盗贼侵掠，留守将赵什住、贺兰谊、晋文衍等不能支。艺捍寇，数破却之，勇常冠军，为诸将忌畏。艺阴自计，因出师，诡说众曰：“吾军讨贼数有功，而食乏。官粟若山，而留守不赈恤，岂安人强众意邪？”士皆怨。既还，郡丞出郊谒，艺执之，陈兵入，什住等惧，争听命。艺即发库赏赐战士，仓粟给穷人，境内大悦。杀异己者渤海太守唐祚等，威动北边，柳城、怀远并归附。黜柳城太守杨林甫，改郡曰营州，以襄平太守邓皓为总管，艺自称幽州总管。

宇文化及至山东，遣使招艺，艺曰：“我隋旧臣，今大行颠覆，义不辱于贼。”斩使者，为炀帝发丧三日。时窦建德、高开道亦遣使于艺，艺谓官属曰：“建德等皆剧贼，不足共功名，唐公起兵据关中，民望所系，王业必成，吾决归之。敢异议者戮！”会张道源抚辑山东，亦谕艺降，武德二年，乃奉表以地归。诏封燕王，赐姓，豫属籍。数与建德战，多所禽馘。秦王击刘黑闥，高祖诏艺弟监门将军寿以兵从，艺自率众数万破刘什善、张君立于徐河。黑闥引突厥入寇，艺复以兵与皇太子建成会洛州，遂请入朝。帝厚礼之，拜左翊卫大将军。

艺负其功，且贵重不少屈，秦王左右尝至其营，艺{广只}辱之。高祖怒，以属吏，久乃释。时突厥放横，藉艺威名欲惮虜，诏以本官领天节军将，镇泾州。

太宗即位，进开府仪同三司。艺内惧，乃图反，诡言阅武。兵既集，称被密诏入朝，军至豳，治中赵慈皓出谒，遂据州。帝命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击之，未至，慈皓与统军杨岌谋诛艺，艺觉，执慈皓。岌居外，即攻之，艺败，弃妻子，从数百骑奔突厥。抵宁州，骑稍亡，左右斩之，传首，梟于都市。寿时为利州都督，亦及诛。

先是，济阴女子李，自言通鬼道，能愈疾，四方惑之，诏取致京师。尝往来艺家，谓艺妻孟曰：“妃相贵，当母天下。”孟令视艺，又曰：“妃之贵由于王，贵色且发。”艺妻信之，亦赞以反，既败，与李皆斩。

王君廓，并州石艾人。少孤贫，为狙佞，无行，善盗。尝负竹筍如鱼具，内置逆刺，见鬻缯者，以筍囊其头，不可脱，乃夺缯去，而主不辨也，乡里患之。

大业末，欲聚兵为盗，请与叔俱，不从，乃诬邻人通叔母者，与叔共杀之，遂皆亡命。众稍集，掠夏、长平。河东丞丁荣拒之，且遣使慰召。君廓见使，谬为欲归首者。荣轻之，因陈兵登山，君廓悉伏甲山谷中。荣军还，掩击，破之。又与贼韦宝、邓豹等掠虞乡，宋老生与战，君廓不利，保方山，老生列营迫之。君廓粮尽，诈请降，与老生隔涧语，祈请哀到。老生为感动，稍缓之，君廓一昔遁去。

高祖兵起，召之，不从。归李密，密不甚礼，乃归国。授上柱国、假河内太守、常山郡公，迁辽州刺史，徙封上谷，从战东都有功，为右武卫将军。诏劳之曰：“尔以十三人破贼万，自古以少制众，无有也！”赐杂彩百段。别下轩辕、罗川二县，破世充将魏隐，击粮道缙氏，沈米艘三十柁。

进爵彭国公，镇幽州。击突厥，俘斩二千，获马五千匹。入朝，帝赐所乘马，令自廷中乘以出，谓侍臣曰：“昔藿相如叱秦王，目眦皆烈。君廓往击建德，李勣遏之，至发愤大呼，鼻耳皆流血，其勇何特古人哉！朕当不以例赏。”乃赐锦袍金带，还幽州。

会大都督庐江王瑗反，欲夺君廓兵以委王洗。君廓本给瑗使乱为己功，乃从数骑候洗，留骑于外，曰：“闻呼声则入。”乃独款洗，诈曰：“有急变，当白！”洗方沐，握发出，即

斩之，因执瑗。以功授幽州都督，瑗家口悉赐之，进左光禄大夫，赐帛千段。

居职不守法度，长史李玄道数以法绳督，猜惑不自安。会被召，至渭南，杀驿史，亡奔突厥，野人斩之。太宗顾前功，为收葬，待其家如初。御史大夫温彦博奏：“君廓叛臣，不宜食封邑，有司失所宜言。”乃贬为庶人。

## 卷第八十四 列传第十八

## 二李勣

李靖，字药师，京兆三原人。姿貌魁秀，通书史。尝谓所亲曰：“丈夫遭遇，要当以功名取富贵，何至作章句儒！”其舅韩擒虎每与论兵，辄叹曰：“可与语孙、吴者，非斯人尚谁哉！”仕隋为殿内直长，吏部尚书牛弘见之曰：“王佐才也！”左仆射杨素拊其床谓曰：“卿终当坐此！”

大业末，为马邑丞。高祖击突厥，靖察有非常志，自囚上急变，传送江都，至长安，道梗。高祖已定京师，将斩之，靖呼曰：“公起兵为天下除暴乱，欲就大事，以私怨杀谊士乎？秦王亦为请，得释，引为三卫。从平王世充，以功授开府。

萧铣据江陵，诏靖安辑，从数轻骑道金州，会蛮贼邓世洛兵数万屯山谷间，庐江王瑗讨不胜，靖为瑗谋，击却之。进至峡州，阻铣兵不得前。帝谓逗留，诏都督许绍斩靖，绍为请而免。开州蛮冉肇则寇夔州，赵郡王孝恭战未利，靖率兵八百破其屯，要险设伏，斩肇则，俘禽五千。帝谓左右曰：“使功不如使过，靖果然。”因手敕劳曰：“既往不咎，向事吾久已忘之。”靖遂陈图铣十策。有诏拜靖行军总管，兼摄孝恭行军长史，军政一委焉。

武德四年八月，大阅兵夔州。时秋潦，涛濞涨恶，铣以靖未能下，不设备。诸将亦请江平乃进。靖曰：“兵机事，以速

为神。今士始集，铄不及知，若乘水傅垒，是雷霆不及塞耳，有能仓卒召兵，无以御我，此必禽也。”孝恭从之。

九月，舟师叩夷陵，铄将文士弘以卒数万屯清江，孝恭欲击之，靖曰：“不可。士弘健将，下皆勇士，今新失荆门，悉锐拒我，此救败之师，不可当。宜驻南岸，待其气衰乃取之。

“孝恭不听，留靖守屯，自往与战，大败还。贼委舟散掠，靖视其乱，纵兵击破之，取四百余艘，溺死者万人。即率轻兵五千为先锋，趋江陵，薄城而营。破其将杨君茂、郑文秀，俘甲士四千。孝恭军继进，铄大惧，檄召江南兵，不及到，明日降。靖入其都，号令静严，军无私焉。或请靖籍铄将拒战者家货以赏军，靖曰：“王者之兵，吊人而取有罪，彼其胁驱以来，藉以拒师，本非所情，不容以叛逆比之。今新定荆、郢，宜示宽大，以慰其心，若降而籍之，恐自荆而南，坚城剧屯，驱之死守，非计之善也。”止不籍。由是江、汉列城争下。以功封永康县公，检校荆州刺史。乃度岭至桂州，分道招慰。酋领冯盎等皆以子弟来谒，南方悉定。裁量款效，承制补官。得郡凡九十六，户六十余万。诏书劳勉，授岭南抚慰大使、检校桂州总管。以岭海陋远，久不见德，非震威武、示礼义，则无以变风。即率兵南巡，所过问疾苦，延见长老，宣布天子恩意，远近欢服。

辅公祐据丹阳反，诏孝恭为帅，召靖入朝受方略，副孝恭东讨，李世勣等七总管皆受节度。公祐遣冯惠亮以舟师三万屯当涂，陈正通步骑二万屯青林，自梁山连锁以断江道。筑却月城，延袤十余里，为犄角。诸将议曰：“彼劲兵连栅，将不战疲老我师。若直取丹阳，空其巢窟，惠亮等自降。”靖曰：“不然。二军虽精，而公祐所自将亦锐卒也，既保石头，则牢未可拔。我留不得志，退有所忌，腹背蒙患，非百全计。且惠亮、正通百战余贼，非怯野斗，今方持重，特公祐立计尔。若出不

意，挑攻其城，必破之。惠亮拔，公祐禽矣。”孝恭听之。靖率黄君汉等水陆皆进，苦战，杀伤万余人，惠亮等亡去。靖将轻兵至丹阳，公祐惧，众尚多，不能战，乃出走，禽之，江南平。置东南道行台，以为行台兵部尚书。赐物千段、奴婢百口、马百匹。行台废，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帝叹曰：“靖乃铕、公祐之膏肓也，古韩、白、卫、霍何以加！”

八年，突厥寇太原，为行军总管，以江淮兵万人屯大谷。时诸将多败，独靖以完军归。俄权检校安州大都督。太宗践阼，授刑部尚书，录功，赐实封四百户，兼检校中书令。突厥部种离畔，帝方图进取，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率劲骑三千繇马邑趋恶阳岭。颉利可汗大惊，曰：“兵不倾国来，靖敢提孤军至此？”于是帐部数恐。靖纵谍者离其腹心，夜袭定襄，破之，可汗脱身遁碛口。进封代国公。帝曰：“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，然卒降匈奴，其功尚得书竹帛。靖以骑三千，蹀血虏庭，遂取定襄，古未有辈，足澡吾渭水之耻矣！”

颉利走保铁山，遣使者谢罪，请举国内附。以靖为定襄道总管往迎之。又遣鸿胪卿唐俭、将军安修仁慰抚。靖谓副将张公谨曰：“诏使到，虏必自安，若万骑赍二十日粮，自白道袭之，必得所欲。”公谨曰：“上已与约降，行人在彼，奈何？”靖曰：“机不可失，韩信所以破齐也。如唐俭辈何足惜哉！”督兵疾进，行遇候逻，皆俘以从，去其牙七里乃觉，部众震溃，斩万余级，俘男女十万，禽其子叠罗施，杀义成公主。颉利亡去，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禽以献。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矣。帝因大赦天上，赐民五日酺。

御史大夫萧瑀劾靖持军无律，纵士大掠，散失奇宝。帝召让之，靖无所辩，顿首谢。帝徐曰：“隋史万岁破达头可汗，不赏而诛，朕不然，赦公之罪，录公之功。”乃进左光禄大夫，

赐绢千匹，增户至五百。既而曰：“向人谮短公，朕今悟矣。

“加赐帛一千匹，迁尚书右仆射。

靖每参议，恂恂似不能言，以沈厚称。时遣使十六道巡察风俗，以靖为畿内道大使，会足疾，恳乞骸骨。帝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谕旨曰：“自古富贵而知止者盖少，虽疾顿惫，犹力于进。公今引大体，朕深嘉之。欲成公美，为一代法，不可不听。

“乃授检校特进，就第，赐物段千，尚乘马二，禄赐、国官、府佐皆勿废。若疾少间，三日一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。加赐灵寿杖。

顷之，吐谷浑寇边。帝谓侍臣曰：“靖能复起为帅乎？”靖往见房玄龄，曰：“吾虽老，尚堪一行。”帝喜，以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，任城王道宗、侯君集、李大亮、李道彦、高甑生五总管兵皆属。军次伏俟城，吐谷浑尽火其莽，退保大非川。诸将议，春草未芽，马弱不可战。靖决策深入，遂逾积石山。大战数十，多所杀获，残其国，国人多降，吐谷浑伏允愁蹙自经死。靖更立大宁王慕容顺而还。甑生军繇盐泽道后期，靖簿责之。既归而憾，与广州长史唐奉义告靖谋反，有司按验无状，甑生等以诬罔论。靖乃阖门自守，宾客亲戚一谢遣。改卫国公。其妻卒，诏坟制如卫、霍故事，筑阙象铁山、积石山，以旌其功，进开府仪同三司。

帝将伐辽，召靖入，谓曰：“公南平吴，北破突厥，西定吐谷浑，惟高丽未服，亦有意乎？”对曰：“往凭天威，得效尺寸功。今疾虽衰，陛下诚不弃，病且瘳矣。”帝悯其老，不许。二十三年，病甚，帝幸其第，流涕曰：“公乃朕生平故人，于国有劳。今疾若此，为公忧之。”薨，年七十九，赠司徒、并州都督，给班剑、羽葆、鼓吹，陪葬昭陵，谥曰景武。子德睿嗣，官至将作少匠，坐善太子承乾，流岭南，以靖故徙吴郡。

靖兄端，字药王，以靖功袭永康公，梓州刺史。弟客师，右武卫将军，累战功封丹阳郡公。致仕，居昆明池南。善骑射，喜驰猎，虽老犹未衰。自京南属山，西际澧水，鸟鹊皆识之，每出，从之翔噪，人谓之“鸟贼”。卒，年九十，赠幽州都督。

孙令问，玄宗为临淄王时与雅旧。及即位，以协赞功，迁殿中少监。预诛窦怀贞，封宋国公，实封五百户。进散骑常侍，知尚食事，恩待甚渥。然未尝辄干政，率游畋自娱，厚奉养，侈饮食，至躬视刲宰。有讥之者，答曰：“此畜豢，天所以养人，与蔬果何异，安用妄分别邪？”后坐其子与回纥部酋承宗连婚，贬抚州别驾，卒。

靖五代孙彦芳，大和中，为凤翔司录参军。家故藏高祖、太宗赐靖诏书数函，上之。一曰：“兵事节度皆付公，吾不从中治也。”一曰：“有昼夜视公疾大老姬遣来，吾欲熟知公起居状。”皆太宗手墨，它大略如此。文宗爱之不废手。其旧物有佩笔，以木为管，刻金其上，别为环以限其间，笔尚可用也。靖破萧铣时，所赐于阗玉带十三胯，七方六刃，胯各附环，以金固之，所以佩物者。又有火鉴、大觶、算囊等物，常佩于带者。天子悉留禁中。又敕摸诏本，还赐彦芳，并束帛衣服。权德舆尝读太宗手诏，至流涕曰：“君臣之际乃尔邪！”

李勣，字懋功，曹州离狐人。本姓徐氏，客卫南。家富，多僮仆，积粟常数千钟。与其父盖皆喜施贷，所周给无亲疏之间。

隋大业末，韦城翟让为盗，勣年十七，往从之。说曰：“公乡壤不宜自剽残，宋、郑商旅之会，御河在中，舟舰相属，往邀取之，可以自资。”让然之。劫公私船取财，繇是兵大振。李密亡命雍丘，勣与浚仪王伯当共说让，推密为主。以奇计破王世充。密署勣右武侯大将军、东海郡公。当是时，河南、山

东大水，隋帝令饥人就食黎阳仓，吏不时发，死者日数万。勣说密曰：“天下之乱本于饥，今若取黎阳粟以募兵，大事济矣。”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，与郝孝德等济河，袭黎阳，守之。开仓纵食，旬日，胜兵至二十万。宇文文化及拥兵北上，密使勣守仓，周掘堑以自环。化及攻之，勣为地道出斗，化及败，引去。

武德二年，密归朝廷，其地东属海，南至江，西直汝，北抵魏郡，勣统之，未有所属。谓长史郭孝恪曰：“人众土宇，皆魏公有也。吾若献之，是利主之败为己功，吾所羞也。”乃录郡县户口以启密，请自上之。使至，高祖讶无表，使者以意闻。帝喜曰：“纯臣也。”诏授黎州总管，封莱国公。赐姓，附宗正属籍，徙封曹，给田五十顷，甲第一区。封盖济阴王，固辞，改舒国公。诏勣总河南、山东兵以拒王世充。及密以谋反诛，帝遣使示密反状。勣请收葬，诏从之。勣为密服纁经，葬讫乃释。

俄为窦建德所陷，质其父，使复守黎阳。三年，自拔来归。从秦王伐东都，战有功。东略地至虎牢，降郑州司兵沈悦。平建德，俘世充，乃振旅还，秦王为上将，勣为下将，皆服金甲，乘戎辂，告捷于庙。盖亦自洺州与裴矩入朝，诏复其官。

又从破刘黑闥、徐圆朗，累迁左监门大将军。圆朗复反，诏勣为河南大总管，讨平之。赵郡王孝恭讨辅公柝也，遣勣以步卒一万度淮，拔寿阳，攻江西贼壁，冯惠亮、陈正通相次溃，公柝平。

太宗即位，拜并州都督，赐实封九百户。贞观三年，为通漠道行军总管，出云中，与突厥战，走之。引兵与李靖合。因曰：“颉利若度碛，保于九姓，果不可得，我若约賚薄之，不战缚虏矣。”靖大喜，以与己合，于是意决。靖率众夜发，勣勒兵从之。颉利欲走碛，勣前屯碛口，不得度，由是酋长率部

落五万降于勣。诏拜光禄大夫，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。父丧解，夺哀还官，徙封英，治并州十六年，以威肃闻。帝尝曰：“炀帝不择人守边，劳中国筑长城以备虏。今我用勣守并，突厥不敢南，贤长城远矣！”召为兵部尚书，未至，会薛延陀子大度设以八万骑侵李思摩。诏勣为朔方道行军总管，将轻骑六千，击度设青山，斩名王一，俘口五万。以功封一子为县公。

晋王为皇太子，授詹事，兼左卫率，俄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帝曰：“吾儿方位东宫，公旧长史，以官事相委，勿以资屈为嫌也。”后帝自将征高丽，以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。破盖牟、辽东、白崖等城，从战驻蹕山，功多，封一子为郡公。延陀部落乱，诏将二百骑发突厥兵讨之，大战乌德鞬山，破之，降其首领梯真达干，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，磧北遂定。改太常卿，仍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复为詹事。

勣既忠力，帝谓可托大事。尝暴疾，医曰：“用须灰可治。”帝乃自翦须以和药。及愈，入谢，顿首流血。帝曰：“吾为社稷计，何谢为！”后留宴，顾曰：“朕思属幼孤，无易公者。公昔不遗李密，岂负朕哉？”勣感涕，因啮指流血。俄大醉，帝亲解衣覆之。帝疾，谓太子曰：“尔于勣无恩，今以事出之，我死，宜即授以仆射，彼必致死力矣！”乃授叠州都督。

高宗立，召授检校洛州刺史、洛阳宫留守，进开府仪同三司、同中书门下，参掌机密，遂为尚书左仆射。永徽元年，求解仆射，听之，仍以开府仪同三司知政事。四年，册进司空。始太宗时，勣已画象凌烟阁，至是，帝复命图其形，自序之。又诏得乘小马出入东、西台，卑官日一人迎送。

帝欲立武昭仪为皇后，畏大臣异议，未决。李义府、许敬宗又请废王皇后。帝召勣与长孙无忌、于志宁、褚遂良计之，勣称疾不至。帝曰：“皇后无子。罪莫大于绝嗣，将废之。”

遂良等持不可，志宁顾望不对。帝后密访勣，曰：“将立昭仪，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，今止矣！”答曰：“此陛下家事，无须问外人。”帝意遂定，而王后废。诏勣、志宁奉册立武氏。帝东封泰山，为封禅大使。尝坠马伤足，帝以所乘马赐之。

高丽莫离支男生为其弟所逐，遣子乞师。诏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兵二万讨之。破其国，执高藏、男建等，裂其地州县之。诏勣献俘昭陵，明先帝意，具军容告于庙。进位太子太师，增食千一百户。

总章二年，卒，年八十六。帝曰：“勣奉上忠，事亲孝，历三朝未尝有过，性廉慎，不立产业。今亡，当无赢货。有司其厚赠恤之。”因泣下。举哀光顺门，七日不视朝。赠太尉、扬州大都督，谥贞武。给秘器，陪葬昭陵。起冢象阴、铁、乌德鞬山，以旌功烈。葬日，帝与皇太子幸未央古城，哭送，百官送古城西北。

初，勣拔黎阳仓，就食者众，高季辅、杜正伦往客焉，及平虎牢，获戴胄，咸引见卧内，推礼之，后皆为名臣，世以勣知人。平洛阳，得单雄信，故人也。表其材武，且言：“若贷死，必有以报，请纳官爵以赎。”不许。乃号恸，割股肉啗之曰：“生死永诀，此肉同归于土！”为收养其子焉。性友爱，其姊病，尝自为粥而燎其须。姊戒止。答曰：“姊多疾，而勣且老，虽欲数进粥，尚几何？”

其用兵多筹算，料敌应变，皆契事机。闻人善，抵掌嗟叹。及战胜，必推功于下。得金帛，尽散之士卒，无私贮。然持法严，故人为之用。临事选将，必訾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。或问故，答曰：“薄命之人，不足与成功名。”既没，士皆为流涕。

自属疾，帝及皇太子赐药即服，家欲呼医巫，不许。诸子固以药进，辄曰：“我山东田夫耳，位三公，年逾八十，非命

乎！生死系天，宁就医求活耶？”弟弼，始为晋州刺史。以勤疾，召为司卫卿，使省视。忽语曰：“我似少愈，可置酒相乐。”于是奏乐宴饮，列子孙于下。将罢，谓弼曰：“我即死，欲有言，恐悲哭不得尽，故一诀耳！我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高季辅皆辛苦立门户，亦望诒后，悉为不肖子败之。我子孙今以付汝，汝可慎察，有不厉言行、交非类者，急榜杀以闻，毋令后人笑吾，犹吾笑房、杜也。我死，布装露车载柩，敛以常服，加朝服其中，倘死有知，庶著此奉见先帝。明器惟作五六寓马，下帐施幔，为阜顶白纱裙，中列十偶人，它不得以从。众妾愿留养子者听，余出之。葬已，徙居我堂，善视小弱。苟违我言，同戮尸矣！”乃不复语。弼等遵焉。勳本二名，至高宗时，避太宗偏讳，故但名勳。后配享高宗庙廷。

季弟感，年十五，有奇操。李密败，陷于世充。世充令作书召勳，对曰：“兄尚节义，今已事主，昆弟不能移也。”固不从，杀之。勳子震嗣，终桂州刺史。震子敬业、敬猷。

敬业，少从勳征伐，有勇名。历太仆少卿，袭英国公，为眉州刺史。嗣圣元年，坐赃，贬柳州司马。会给事中唐之奇贬括苍令，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贬黜令，长安主簿骆宾王贬临海丞，敬猷自整屋令坐事免，俱客扬州，失职怏怏。

时武后既废中宗，又立睿宗，实亦囚之。诸武擅命，唐子孙诛戮，天下愤之。敬业等乘人怨，谋起兵，先谕其党监察御史薛璋，求使江都。及至，令雍人韦超告州长史陈敬之反，璋乃收系之。敬业即矫制杀敬之，自称州司马，且言奉密诏募兵，讨高州叛酋。即开府库，令参军李宗臣释系囚、役工数百人，授甲，斩录事参军孙处行以徇。乃开三府，一曰匡复府，二曰英公府，三曰扬州大都督府。自称匡复府上将，领扬州大都督，以子奇为左长史，求仁右长史，宗臣左司马，璋右司马，江都

令韦知止为英公府长史，宾王为艺文令，前整屋尉魏思温为军师。旬日，兵十余万。传檄州县，疏武氏过恶，复庐陵王天子位。又索状类太子贤者奉之，诡众曰：“贤实不死。”楚州司马李崇福率所部三县应之。

武后遣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兵三十万往击之，削其祖父官爵，毁冢藏，除属籍，赦扬、楚民胁从者。购得敬业首，授官三品，赏帛五千；得之奇等首，官五品，帛三千。

敬业问计于思温，对曰：“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，宜身自将兵直趋洛阳。山东、韩、魏知公勤王，附者必众，天下指日定矣！”璋曰：“不然。金陵负江，其地足以为固。且王气尚在，宜先并常、润为霸基，然后鼓行而北。”思温曰：“郑、汴、徐、亳士皆豪杰，不愿武后居上，燕麦为饭，以待我师。奈何欲守金陵，投死地乎？”敬业不从。使敬猷屯淮阴，韦超屯都梁山，自引兵击润州，下之。署宗臣为刺史。始回兵屯高邮，下阿溪。思温叹曰：“兵忌分，今敬业不知扫地度淮，率山东士先袭东都，吾知无能为也！”

武后又使黑齿常之将江南兵为孝逸援，进击，淮阴、都梁山皆败。后军总管苏孝祥率奇兵五千夜度击敬业，孝祥死，兵溺者过半，孝逸军退守石梁。有鸟群噪敬业营上，监军御史魏真宰曰：“贼其败乎！风顺荻乾，火攻之利也。”固请战，遂度溪击之。敬业置阵久，士疲，皆顾望不正列，孝逸乘风纵火逼其军，军稍却。敬业麾精兵居前，弱者在后，阵乱不能制，乃败，斩七千余级。敬业与敬猷、之奇、求仁、宾王轻骑遁江都，悉焚其图籍，携妻子奔润州，潜蒜山下，将入海逃高丽，抵海陵，阻风遗山江中，其将王那相斩之，凡二十五首，传东都，皆夷其家。中宗反正，诏还勳官封属籍，葺完莹冢焉。

初，敬业之叔思文为润州刺史。敬业兵起，以使问道闻，

固守逾月。城陷，敬业责曰：“庐陵王继天下，无罪见废，今兵以义动，何过拒邪？若太后是助，宜即姓武。”思温等欲杀之，敬业不许。及扬、楚平，乃独免。后遂赐武姓，历春官尚书。或言本与敬业谋者，乃复徐氏，卒。子钦宪，开元中，仕至国子祭酒。

赞曰：“唐兴，其名将曰英、卫，皆擢罪亡之余，遂能依乘风云，勒功帝籍。盖君臣之际，固有以感之，独推期运，非也。若靖阖门称疾，畏远权逼，功大而主不疑，虽古哲人，何以尚兹？勳之节，见于黎阳，故太宗勤勤于托孤，诚有为也。至以老臣辅少主，会房帷易夺，天子畏大臣，依违不专，委诚取决，惟议是听。勳乃私己畏祸，从而导之，武氏奋而唐之宗属几歼焉。及其孙，因民不忍，举兵覆宗，至掘冢而暴其骨。呜呼，不几一言而丧邦乎？惜其不通学术，昧夫临大节不可夺之谊，反与许、李同科，可不戒哉！世言靖精风角、鸟占、云祲、孤虚之术，为善用兵。是不然，特以临机果，料敌明，根于忠智而已。俗人傅著怪诡襍祥，皆不足信。故列靖所设施如此。

## 卷第八十五 列传第十九

## 侯张薛

侯君集，豳州三水人。以材雄称。少事秦王幕府，从征讨有功，擢累左虞候、车骑将军，封全椒县子。预诛隐太子尤力。王即位，拜左卫将军，进封潞国公，邑千户。贞观四年，迁兵部尚书，俄检校吏部尚书，参议朝政。

李靖讨吐谷浑，以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。师次鄯州，议所向。君集曰：“王师已至，而贼不走险，天赞我也。若以精兵掩不备，彼不我虞，必有大利。若遁岨山谷，克之实难。”靖然其计，简锐士，约賚深入，追及其众于库山，大战，破之，进会大非川，平其国。

会诏世封功臣，授陈州刺史，更封陈；群臣不愿封，进吏部尚书。君集本以行伍奋，不知学；后贵，益自喜，好书。及典选，分明课最，有誉于时。

吐蕃围松州，授当弥道行军大总管以击之。高昌不臣，拜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出讨。王曲文泰笑曰：“唐去我七千里，碛鹵二千里无水草，冬风裂肌，夏风如焚，行贾至者百之一，安能致大兵乎？使能顿吾城下一再旬，食尽当溃，吾且系而虜之。”君集次碛口，而文泰死，子智盛袭位。进营柳谷，候骑言国方葬死君，诸将请袭之。君集曰：“不可，天子以高昌骄慢，使吾龚行天罚，今袭人于墟墓间，非问罪也。”于是鼓而前。

贼婴城自守，遣谕之，不下。乃刊木塞堑，引撞车毁其堞，飞石如雨，所向无敢当，因拔其城，俘男女七千，进围都城，初，文泰与西突厥欲谷设约，有急相援。及是，欲谷设益惧，西走，智盛失援，乃降。高昌平，君集刻石纪功还。

初，君集配没罪人不以闻，又私取珍宝、妇女，将士因亦盗入，不能制。及还京师，有司劾之，诏君集诣狱簿对。中书侍郎岑文本谏曰：“高昌之罪，议者以其遐远，欲置度外，唯陛下奋独见之明，授决胜之略，君集得指期平殄。今推劳将帅，从征之人悉蒙重赏，未逾数日，更以属吏，天下闻之，谓陛下录过遗功，无以劝后。且古之出师，克敌有重赏，不胜蒙显戮。当其有功也，虽贪财纵欲，尚蒙爵邑；其无功也，虽勤躬洁己，不免鈇钺。故曰：‘记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宜为君者也。’昔李广利贪不爱卒，陈汤盗所收康居财物，二主皆赦其罪，封侯赐金。夫将帅之臣，廉慎少而贪没多。军法曰：‘使智，使勇，使贪，使愚。故智者乐立其功，勇者好行其志，贪者邀趋其利，愚者不计其死。’是以前圣使人，必收所长而弃所短。陛下宜宥君集，俾复朝列，以劝有功。”帝寤，释不问。

君集自恃有功，以它罪被系，居怏怏不平。会张亮出洛州都督，君集谬激说曰：“何为见排？”亮曰：“公排我，尚谁咎？”君集曰：“我平一国还，触天子嗔，何能排君？”因攘袂曰：“郁郁不可活，能反乎？当与公反。”亮密以闻。帝曰：“卿与君集皆功臣，今独相语而无左验，奈何？”秘不发，待君集如初。皇太子承乾数有过，虑废，知君集犯望，因其婿贺兰楚石为千牛，私引君集入，问自安计。君集举手谓曰：“此手当为殿下用之。”又遣楚石语承乾曰：“魏王得爱，陛下若有诏召，愿毋轻入。”承乾纳之。然君集常畏谋泄，忽忽不自安，或中夕惊吒，妻怪之，曰：“公，国大臣，何为尔？若有

所负，宜自归，首领尚可全。”不从。

承乾事觉，捕君集下狱。楚石告状，帝自临问，曰：“我不欲令刀笔吏辱公。君集辞穷不能对。帝语群臣曰：“君集于国有功，朕不忍置诸法，将丐其命，公卿其许我乎？”君臣皆曰：“君集罪大逆不道，请论如法。”帝乃谓曰：“与公诀矣，今而后，徒见公遗像已！”因泣下，遂斩之，籍其家。君集临刑色不变，谓监吏曰：“我岂反者乎？蹉跌至此。然尝为将，破二国，若言之陛下，丐一子以守祭祀。”帝闻，原其妻及一子，徙岭表。

始，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，既而奏：“靖且反，兵之隐微，不以示臣。”帝以让靖，靖曰：“方中原无事，臣之所教，足以制四夷，而求尽臣术，此君集欲反耳。靖为右仆射，君集为兵部尚书，同还省，君集马过门数步乃觉，靖语人曰：“君集其有异虑乎？”后果如言。

张亮，郑州荥阳人。起畎亩，志趣奇谲，虽外敦厚而内不情。隋大业末，李密略地荥、汴，亮从之，未甚甄识。时军中有谋叛去者，亮辄以告，密爱其诚，乃署骠骑将军，隶李勣。勣以黎阳归，亮颇佐佑之，擢郑州刺史。会王世充取郑，亮提孤军不敢入，亡命共城山。俄检校定州别驾。勣讨刘黑闥，使亮守相州，贼方盛，弃城遁。

房玄龄以亮沈果有谋，白秦王，引为车骑将军。隐太子将作难，命亮统左右千人之洛阳，阴结山东豪杰以备变。齐王告亮反，高祖以属吏诘讯，终无所言，乃得释。王即位，除右卫将军，封长平郡公。累迁御史大夫，进封郟国公，食益州户五百。历幽夏汭鄜三州都督、相州长史，徙郟国。召拜工部尚书。亮为政多伺察，发擿纒隐微，示神明，抑强恤弱，所至有绩。拜太子詹事，出为洛州都督。侯君集已诛，以刑部尚书参预朝政。

时茂州俚童张仲文自称天子，有司论斥乘輿有罪当死，摄刑部尚书韦挺奏：“童乃妖言，无死坐。”帝怒曰：“尔作威福于下，而归虐朕耶！”挺失据趋出。亮为挺直之，帝曰：“公欲取刚正名乎？”亮不谢，帝寤曰：“宁屈我，以申公之请。”

“童免死。”

帝将伐高丽，亮频谏，不纳，因自请行，诏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。引兵自东莱浮海，袭破沙卑城，进至建安，营壁未立，贼奄至，亮不知所为，踞胡床直视无所言，众谓其勇，得自安。于是副将张金树鼓于军，士奋击，因破贼。及从帝还，至并州，乃得罪。

初，亮弃故妻，更娶李氏。李妒悍，私通歌儿，养为子，名慎几。亮子顓数谏止，亮不纳。李好左道，交通巫覡，桡政事。亮为相州，假子公孙节以讖有“弓长之主当别都”，亮自以相旧都，“弓长”其姓，阴有怪谋。术家程公颖者，亮素与厚，阴谓曰：“君前言陛下真天下主，何其神邪！”公颖内晓，即称亮卧若龙，当大贵。亮曰：“国家殆必乱，吾臂龙鳞奋矣，慎几且大贵。”公孙常者，节兄也，亮谓曰：“吾有妾，相者云必为诸王姬。”常曰：“我兄子大品言，有神告公名在讖书。”亮悦。会陕人常德发其谋，并言亮养假子五百。帝使马周案之，亮谏辞曰：“囚等畏死，见诬耳。”因自陈佐命旧臣。帝曰：“亮养子五百将何为？正欲反耳。”诏百官议，皆言亮当诛。帝遣长孙无忌、房玄龄就狱谓曰：“法者，天下平，与公共为之。公不自修，乃至此，将奈何？”于是斩西市，籍其家。

薛万均，本燉煌人，后徙京兆咸阳。父世雄，大业末为涿郡太守，万均与弟万彻因客幽州，以材武为罗艺所厚善。与艺归款，高祖授万均上柱国、永安郡公。

窦建德帅众十万寇范阳，艺迎拒之。万均曰：“众寡不敌，

宜以计胜。”即教艺羸兵阻水以诱之，万均自以精骑百匿城左。建德师度水，邀半度击之，大败其众。明年，建德以二十万骑来攻，兵已缘堞，万均与万彻率死士百人出地道，掩击其背，众惊溃去。秦王平刘黑闥，引万均为右二护军，北门长上。

柴绍之讨梁师都也，以万均为副，万彻亦从。距朔方数十里，突厥兵骤至，王师却，万均兄弟横击之，斩其骁将，虏阵欢，乘之，俘杀相藉。突厥走，遂围师都。诸将以城险未可下，万均曰：“城中气死，鼓不能声，破亡兆也。”既而贼果斩师都降。拜左屯卫将军。

俄为沃沮道行军副总管，从李靖讨吐谷浑。军次青海，万均、万彻各以百骑行前，卒与虏遇，万均单骑驰突，无敢当者。还语诸将曰：“贼易与。”复驰进击，斩数千级，勇盖三军。追奔至积石山，大风折旗，万均曰：“虏且来！”乃勒兵。俄而虏至，万均直前斩其将，众遂溃，追至图伦碛乃还，与靖会青海。玺书勉劳，迁本卫大将军。又副侯君集击高昌，曲智盛坚守未下，万均麾军进，智盛惧，乃降。进潞国公。

会有诉万均与高昌女子乱，太宗欲穷治。魏徵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若所诉实，罪且轻，虚则所失重矣。”诏勿治。后帝幸芙蓉园，坐清宫不谨下狱，忧愤卒。帝惊悼，为举哀，诏陪葬昭陵。后尝赐群臣膜皮，及万彻而误呼万均，怆然曰：“万均朕勋旧，忽口其名，岂死者有知，冀此赐乎？”因命取焚之，举坐感叹。弟万彻、万淑、万备。

万彻与万均归高祖，授车骑将军、武安县公，事隐太子。太子诛，万彻督宫兵战武门，噪而趋秦府，众失色；乃示以太子首，然后去，与数十骑亡之南山。秦王数使贷谕，乃出谢。王以其忠于所事，不之罪也。从李靖讨突厥颉利可汗，以功授统军，进爵郡公。历右卫将军、蒲州刺史。副李勣击薛延陀，

与虜战碛南，率数百骑为先锋，绕击阵后。虜顾见，遂溃，斩首三千级，获马万五千，封一子为县侯。改左卫将军，尚丹阳公主，加驸马都尉。迁代州都督、右武卫大将军。太宗尝曰：“当今名将，唯李勣、江夏王道宗、万彻而已。勣、道宗虽不能大胜，亦未尝大败；至万彻，非大胜即大败矣。”贞观二十二年，以青丘道行军总管帅师三万伐高丽，次鸭绿水，以奇兵袭大行城，与高丽步骑万余战，斩虜将所夫孙。虜皆震恐，遂傅泊沟城。虜众三万来援，击走之，拔其城。万彻在军中，任气不能下人，或有上书言状者，帝爱其功，直加让勣而已，即为焚书。副将裴行方亦言其怨望。李勣曰：“万彻位大将军，亲主婿，而内怀不平，罪当诛。”因诏除籍徙边，会赦，还。高宗永徽二年，授宁州刺史。入朝，与房遗爱昵甚，因曰：“我虽病足，坐置京师，诸辈犹不敢动。”遗爱曰：“若国有变，当与公共辅荆王。”谋泄下狱，诛。临刑曰：“万彻大健儿，留为国效死，安得坐遗爱杀之！”遂解衣顾监刑者曰：“亟斩我！”斩之不殊，叱曰：“胡不力！”三斩乃绝。

万淑亦以战功显。历右领军将军、梁郡公、畅武道行军总管。

万备有至行，居母丧，庐墓前，太宗诏表异其门。以尚辇奉御从伐高丽。李勣围白岩，虜遣兵万余来援，将军契苾何力以八百骑苦战，中槊创甚，为贼所窘，万备单马进救，何力获免。仕至左卫将军。

在武德、贞观时，又有盛彦师、卢祖尚、刘世让、刘兰、李君羨等，颇以功力显，而皆不终，附于左。

盛彦师者，宋州虞城人。少任侠。隋大业末，为澄城长。高祖兵至汾阴，彦师率宾客上谒，授行军总管，从平京师，与史万宝镇宜阳。李密叛，谋出山南，万宝惧，谓彦师曰：“密，

骁贼也，以王伯当辅之，挟思东归之士，非计出万全不为也，殆不可当。”彦师笑曰：“请以数千兵为公梟其首。”万宝问计，答曰：“兵诡道也，难豫言。”即引众逾洛水，入熊耳山，命士持满夹道，伏短兵溪谷间，令曰：“贼半度乃击。”所部皆笑曰：“贼趋洛州，何为备此？”彦师曰：“密声言入洛，其实走襄城就张善相，我据其要，必禽之。”密果至，彦师横击，首尾不相救，遂斩密及伯当。以功封葛国公，授武卫将军，镇熊州。

讨王世充也，彦师与万宝军伊阙，绝山南路。世充平，为宋州总管。始，彦师入关，世充以陈宝遇为宋州刺史，待其家不以礼。及是，彦师因事杀之，又杀平生所恶数十家，州人震骇，皆重足立。

徐圆朗反，诏为安抚大使，战败，为贼所执。圆朗待之厚，命作书招其弟，使举虞城叛。彦师为书曰：“吾奉使无状，为贼禽，誓死报国。若宜善待毋，勿以我为念。”圆朗笑曰：“将军，壮士也。”置之。武德六年，圆朗平，彦师得还。高祖以罪诛之。

卢祖尚，字季良，光州乐安人。家饶财，好施，以侠闻。隋大业末，募壮士捕盗，时年十九，善御众，所向有功，盗畏，不入境。宇文化及之乱，据州称刺史，歃血誓众，士皆感泣。越王侗立，遣使归地，因署本州总管，封沈国公。

王世充僭位，以州归高祖，授刺史，封弋阳郡公。从赵郡王孝恭讨辅公祐，为前军总管，下宣、歙，进击贼帅冯惠亮、陈正通，破之。历蒋州刺史、寿州都督、瀛州刺史，有能名。

贞观二年，交州都督以贿败，太宗方择人任之，咸以祖尚才备文武，可用也。召见内殿，谓曰：“交州去朝廷远，前都督不称职，公为我行，无以道远辞也。”祖尚顿首奉诏，既而

托疾自解，帝遣杜如晦等谕意曰：“匹夫不负然诺，公既许朕矣，岂得悔？三年当召，不食吾言。”对曰：“岭南瘴疠，而臣不能饮，当无还理。”遂固辞。帝怒曰：“我使人不从，何以为天下！”命斩朝堂。既而悔之，诏复其官。

刘世让，字元钦，京兆醴泉人。仕隋为徵仕郎。高祖入长安，以漳川归，授通议大夫。时唐弼余党寇扶风，世让自请安辑，许之，得其众数千，因授安定道行军总管，率兵二万拒薛举，战不胜，与弟宝皆没于贼。举令至城下，给说使降。世让阳许之，至则告守者曰：“贼兵极于此矣，善自固！”举重其节，不加害。秦王方屯高墟，世让密遣宝间走王，言贼虚实。高祖悦，赐其家帛千匹。举平，授彭州刺史。俄领陕东道行军总管，从永安王孝基讨吕崇茂于夏县，军败，为贼所囚。闻独孤怀恩有逆谋，唐俭语世让曰：“怀恩谋行，则国难未息，可亡归，白发之。”世让逃还，高祖方济河幸怀恩营，惊曰：“世让之来，天也！”因封为弘农郡公，赐田百亩、钱百万。母丧免，起为检校并州总管。窦建德之援王世充也，世让率万骑出黄沙岭，袭洛州。会突厥入寇，又诏以兵屯雁门，世让驰骑八百赴之，而可汗军大至，乃保武州。可汗与高开道、苑君璋合众攻之，城数坏；辄立栅完拒。郑元先使可汗，可汗使来说，世让叱曰：“丈夫奈何为夷狄作说客邪？”久之，虏引去。元还，具道其忠，赐良马、金带。襄邑王神符镇并州，世让数以气凌之，坐是削籍徙康州。未几，召授广州总管。帝问以备边策，答曰：“突厥数南寇者，恃有马邑为地耳。如使勇将屯崞城，厚储金帛以招降者，数出奇兵略城下，践禾稼，不逾岁，马邑可图也。”帝曰：“非公无可任者。”乃使驰驿经略，于是世让至马邑。高满政以地来降，突厥患之，纵反间，云：“世让与可汗为乱。”帝不之察，因诛之，籍其家。贞观初，突厥

降者言世让无逆谋，乃原其妻子。

刘兰字文郁，青州北海人。仕隋鄱阳郡书佐。涉图史，能言成败事。性阴狡，以天下将乱，见北海完富，潜介贼破其乡，取子女玉帛。淮安王神通安抚山东，率宗党归顺。贞观初，梁师都未平，兰上书陈方略，太宗以为夏州都督府司马。师都以突厥兵顿城下，兰仆旗息鼓，贼疑不敢迫，夜引去。兰追击，破之，遂进军夏州。师都平，迁丰州刺史，召为右领军卫将军。十一年，为夏州都督长史。时突厥携贰，郁射设阿史那摸末率属帐居河南，兰纵反间离之，颉利果疑。摸末惧，来降，颉利急追，兰逆拒，却其众。封平原郡公，俄检校代州都督。初，长社许绚解讖记，谓兰曰：“天下有长年者，咸言刘将军当为天下主。”兰子昭又曰：“讖言海北出天子，吾家北海也。”会鄆县尉游文芝以罪系狱当死，因发其谋，兰及党与皆伏诛。

李君羨，洛州武安人。初事李密，后为王世充骠骑。恶世充为人，率其属归高祖，授上轻车都尉。秦王引置左右，从破宋金刚于介休，加骠骑将军，赐以宫人、缯帛。从讨王世充，为马军副总管。世充子玄应自武牢转粮入洛，君羨俘其军，玄应走。从破窦建德、刘黑闥，所向必先登摧其锋，累授左卫府中郎将。突厥至渭桥，君羨与尉迟敬德击破之。太宗曰：“使皆如君羨者，虜何足忧！”改左武侯中郎将，封武连县公，北门长上。在仗读书不休，帝嘉劳。历兰州都督、左监门卫将军。先是，贞观初，太白数昼见，太史占曰：“女主昌。”又谣言“当有女武王者”。会内宴，为酒令，各言小字，君羨自陈曰“五娘子”。帝愕然，因笑曰：“何物女子，乃此健邪！”又君羨官邑属县皆“武”也，忌之。未几，出为华州刺史。会御史劾奏君羨与狂人为妖言，谋不轨，下诏诛之。天授中，家属诣阙诉冤，武后亦欲自谄，诏复其官爵，以礼改葬。

赞曰：侯君集位将相私謁太子，张亮养子五百人，薛万彻与狂竖谋，皆死有余责，又何咎哉？以太宗之明德，蔽于谣讖，滥君羨之诛，徒使孽后引以自神，顾不哀哉！

## 卷第八十六 列传第二十

## 高竇

高俭，字士廉，以字显，齐清河王岳之孙，父励乐安王，入隋为洮州刺史。士廉敏惠有度量，状貌若画，观书一见辄诵，敏于占对。隋司隶大夫薛道衡、起居舍人崔祖浚皆宿臣显重，与为忘年友，繇是有名。自以齐宗室，不欲广交，屏居终南山下。吏部侍郎高孝基劝之仕，仁寿中，举文才甲科，补治礼郎。斛斯政奔高丽，坐与善，贬为硃鸢主簿，以母老不可居瘴疠地，乃留妻鲜于奉养而行。会世大乱，京师阻绝，交趾太守丘和署司法书佐。时钦州俚帅宁长真以兵侵交趾，和惧，欲出迎，士廉曰：“长真兵虽多，县军远客，势不得久，城中胜兵尚可战，奈何受制于人？”和因命为行军司马，逆击破之。

高祖遣使徇岭南，武德五年与和来降，于是秦王领雍州牧，荐士廉为治中，亲重之。隐太子与王隙已炽，乃与长孙无忌密计计定，是日率吏卒释囚授甲，趋芳林门助战。王为皇太子，授右庶子。进侍中，封义兴郡公。坐匿王珪奏不时上，左授安州都督。

进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蜀人畏鬼而恶疾，虽父母病皆委去，望舍投饵哺之，昆弟不相假财。士廉为设条教，辩告督励，风俗翕然为变。又引诸生讲授经艺，学校复兴。秦时李冰导汶江水灌田，濒水者顷千金，民相侵冒。士廉附故渠厮引旁出，以广溉道，人以富饶。

入为吏部尚书，进封许国公。雅负裁鉴，又详氏谱，所署州，人地无不当者。高祖崩，摄司空，营山陵；加特进，迁尚书右仆射。士廉三世居此官，世荣其贵。

太宗幸洛阳，太子监国，命摄少师。手诏曰：“端拱三川，不忧关中者，以属卿也。”久之，请致仕，听解仆射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知政事。帝伐高丽，皇太子监国驻定州，又摄太傅，同掌机务。太子令曰：“寡人资公训道，而比听政，据按对公，情所未安，所司宜别设按奉太傅。”士廉固辞。

还至并州，有疾，帝即所舍问之。贞观二十一年疾甚，帝幸其第，为流涕，卒年七十一。又欲临吊，房玄龄以帝饵金石，谏不宜近丧。帝曰：“朕有旧故姻戚之重，君臣之分，卿置勿言。”即从数百骑出。长孙无忌伏马前，陈士廉遗言，乞不临丧，帝犹不许，无忌至流涕，乃还入东苑，南向哭。诏赠司徒、并州都督，谥曰文献，陪葬昭陵。方寒食，敕尚宫以食四举往祭，帝自为文。丧出横桥，又登城西北楼望哭以过丧。高宗即位，加赠太尉，配享太宗庙廷。

士廉进止详华，凡有献纳，搢绅皆属以目。奏议未尝不焚稿，家人无见者。士廉少识太宗非常人，以所出女归之，是为文德皇后。及遗令墓不得它藏，惟置衣一袭与平生所好书示先王典训可用终始者。

初，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，后虽衰，子孙犹负世望，嫁娶必多取货，故人谓之卖昏。由是诏士廉与韦挺、岑文本、令狐德棻责天下谱谍，参考史传，检正真伪，进忠贤，退悖恶，先宗室，后外戚，退新门，进旧望，右膏粱，左寒峻，合二百九十三姓，千六百五十一家，为九等，号曰《氏族志》，而崔干仍居第一。帝曰：“我于崔、卢、李、郑无嫌，顾其世衰，不

复冠冕，犹恃旧地以取贵，不肖子偃然自高，贩鬻松楸，不解人间何为贵之？齐据河北，梁、陈在江南，虽有人物，偏方下国，无可贵者，故以崔、卢、王、谢为重。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，何容纳货旧门，向声背实，买昏为荣耶？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其次有爵为公、卿、大夫，世世不绝，此谓之门户。今皆反是，岂不惑邪？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。”遂以崔干为第三姓，班其书天下。

高宗时，许敬宗以不叙武后世，又李义府耻其家无名，更以孔志约、杨仁卿、史玄道、吕才等十二人刊定之，裁广类例，合二百三十五姓，二千二百八十七家，帝自叙所以然。以四后姓、鄴公、介公及三公、太子三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仆射为第一姓，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，各以品位高下叙之，凡九等，取身及昆弟子孙，余属不入，改为《姓氏录》。当时军功入五品者，皆升谱限，搢绅耻焉，目为“勋格”。义府奏悉索《氏族志》烧之。又诏后魏陇西李宝，太原王琼，荥阳郑温，范阳卢子迁、卢泽、卢辅，清河崔宗伯、崔元孙，前燕博陵崔懿，晋赵郡李楷，凡七姓十家，不得自为昏；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，四品五品二百，六品七品百，悉为归装，夫氏禁受陪门财。先是，后魏太和中，定四海望族，以宝等为冠。其后矜尚门地，故《氏族志》一切降之。王妃、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，未尝尚山东旧族。后房玄龄、魏徵、李勣复与昏，故望不减，然每姓第其房望，虽一姓中，高下县隔。李义府为子求昏不得，始奏禁焉。其后天下衰宗落谱，昭穆所不齿者，皆称“禁昏家”，益自贵，凡男女皆潜相聘娶，天子不能禁，世以为敝云。士廉六子，履行、审行、真行有名。

履行居母丧毁甚，太宗谕使强食。尚东阳公主，袭爵。繇户部尚书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政有名。坐长孙无忌，左授洪

州都督，改永州刺史。

真行至左卫将军。其子岐连章怀太子事，诏令自诫切，真行以佩刀刺杀之，断首弃道上，高宗鄙其为，贬睦州刺史。

审行自户部侍郎贬渝州刺史。

士廉五世孙重，字文明，以明经中第，李巽表盐铁转运巡官，善职，凡十年，进累司门郎中。

敬宗慎置侍讲学士，重以简厚惇正，与崔郾偕选，再擢国子祭酒。文宗好《左氏春秋》，命分列国各为书，成四十篇。与郑覃刊定《九经》于石。出为鄂岳观察使，以美政被褒。久之，拜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卒，赠太子少保。

赞曰：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，是时人皆土著，故名宗望姓，举郡国自表，而谱系兴焉，所以推叙昭穆，使百代不得相乱也。遭晋播迁，胡丑乱华，百宗荡析，土去坟墓，子孙犹挟系录，以示所承，而阔阔显者，至卖昏求财，汨丧廉耻。唐初流弊仍甚，天子屡抑不为衰。至中叶，风教又薄，谱录都废，公靡常产之拘，土亡旧德之传，言李悉出陇西，言刘悉出彭城，悠悠世诈，讫无考按，冠冕阜隶，混为一区，可太息哉！

窦威，字文蔚，岐州平陆人。父炽，在周为上柱国，入隋为太傅，太穆皇后，其从兄弟女也。

威沈邃有器局，贯览群言，家世贵，子弟皆喜武力，独威尚文，诸兄诋为书痴。内史令李德林举秀异，授秘书郎，当迁不肯调者十年，故其学益博。而诸兄以军功位通显矣，薄威职闲冗，更谓曰：“昔仲尼积学成圣，犹栖迟不偶，汝尚何求耶？”威笑不答。蜀王秀辟为记室，威以秀多不法，谢疾去。秀废，府属皆得罪，威独免。大业中，累迁内史舍人，数谏忤旨，转考功郎中，后坐事免。

高祖入关，召补大丞相府司录参军。方天下乱，礼典湮缺，

威多识朝廷故事，乃裁定制度。帝语裴寂曰：“威，今之叔孙通也。”武德元年，授内史令。每论政事得失，必陈古为谕，帝益亲瞩，尝引入卧内，谓曰：“昔周有八柱国，吾与公家是也。今我为天子，而公为内史令，事固有不等耶？”威惧，顿首谢曰：“臣家在汉，再为外戚。至元魏，有三皇后。今陛下龙兴，臣复以姻戚进，夙夜惧不克任。帝笑曰：“公以三后族夸我邪！关东人与崔、卢婚者，犹自矜大，公世为帝戚，不亦贵乎。”

后寝疾，帝临问，及卒，哭之恸。赠同州刺史，追封延安郡公，谥曰靖。威性俭素，家不树产，比丧，无余货，遗令薄葬。诏皇太子、百官临送。

兄子轨，字士则。父恭，仕周为雍州牧、鄴国公。轨性刚果有威，大业中，为涿州东曹掾，去官归。高祖起兵，轨募众千余人迎谒长春宫。帝大悦，赐良马十匹，使略地渭南，下永丰仓，收兵五千，从平京师。封赞皇县公，为大丞相谘议参军。

稽胡贼五万掠宜春，诏轨讨之。次黄钦山，遇贼乘高丛射，众为却。轨斩部将十四人，更拔其次代之，身拥数百骑殿，令曰：“闻鼓不进者斩。”既鼓，士争赴贼，贼射不胜，大破之，斩首千级，获男女二万。擢太子詹事。赤排羌与薛举叛将钟俱仇寇汉中，拜秦州总管，讨贼连战有功，余党悉降。复鄴国旧封，迁益州道行台左仆射。党项引吐谷浑寇松州，诏轨与扶州刺史蒋善合援之。善合先期至，败之钳川。轨进军临洮，击左封，走其众。度羌必为患，始屯田松州。诏率所部兵从秦王讨王世充。明年，还蜀。

轨既贵，益严酷，然能自勤苦，每出师临敌，身未尝解甲，其下有不用命即诛，至小过亦鞭捶流血，人见者皆重足股栗，

由是蜀盗悉平。初，以其甥为腹心，尝夜出，呼不时至，斩之。又戒家奴毋出外，忽遣奴取浆公厨，既而悔焉，曰：“要当借汝头以明法。”命斩奴，奴称冤，监刑者疑不时决，轨并斩之。后入朝，赐坐御楼，容不肃，又坐对诏，帝怒曰：“公入蜀，车骑、骠骑从者二十人，公斩诛略尽，我陇种车骑，尚不足给公。”因系诏狱。俄释之，还镇益州。

轨与行台尚书韦云起、郭行方素不协，及隐太子诛，诏至，轨内诏怀中，云起问诏安在，轨不肯示，因执杀之。行方惧，奔京师，得免。是岁，行台废，授益州都督，加食邑户六百。

贞观元年，召授右卫大将军，出为洛州都督。周洛间，因隋乱，人不土著，轨下令诸县，有游手末作者按之，由是威信大行，民皆趋本。卒，赠并州都督。子奉节，尚永嘉公主，历左卫将军、秦州都督。

轨弟琮，有武干。大业末，犯法亡命太原，依高祖。与秦王有憾，不自安。王方收天下豪英，降礼接之，与出入卧内，琮意乃释。大将军府建，引为统军。从平西河，破霍邑。授金紫光禄大夫，封扶风郡公。从刘文静击屈突通于潼关，败其将桑显和，通遁去，琮以轻骑追获于稠桑。进兵下陕县，拔太原仓。迁左领军大将军，赐物五百段。隋河阳都尉独孤武潜谋归款，命琮总万骑，自柏崖迎之，逗留不进，武见杀，坐除名。武德初，为右屯卫大将军。时将图洛阳，诏琮留守陕，护饗道。王世充将罗士信数以兵钞绝，琮使人说降之。东都平，检校晋州总管。从隐太子平刘黑闥，以功封谯国公，赐黄金五十斤。卒，赠左卫大将军，谥曰敬。永徽五年，加赠特进。

威从兄子抗，字道生。父荣定，为隋洛州总管、陈国公，谥曰懿。母，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。抗美容仪，性通率，涉见图史。以帝甥蚤贵，入太学，释褐千牛备身、仪同三司。侍父

疾，束带五旬不弛；居丧，哀癯过常。袭爵，累转梁州刺史。将之官，文帝幸其第，酣宴如家人礼。母卒，数号绝。诏宫人节哭。岁余，为岐州刺史，转幽州总管，所至以宽惠闻。汉王谅反，炀帝疑抗为应，遣李子雄驰往代之。子雄因诬抗得谅书不奏，按鞫无状，然坐是遂废。

抗与高祖少相狎，及杨玄感反，抗谓高祖曰：“玄感为我先耳，李氏名在图录，天所启也。”高祖曰：“为祸始不祥，公无妄言。”炀帝遣抗出灵武，遑护长城，闻高祖已定京师，喜曰：“此吾家婿，豁达有大度，真拨乱主也。”因归长安。高祖见之喜，握手曰：“李氏果王，何如？”因置酒为乐，授将作大匠兼纳言，寻罢为左武侯大将军。

帝听朝，或引升御坐，既退，入卧内，从容谈笑，极平生欢，以兄呼之，宫中称为舅，或留宿禁省，侍燕豫，然未尝干朝廷事。后从秦王平薛举，功第一；又从征王世充。东都平，册勋于庙者九人，抗与从弟轨与焉。赐女乐一部，珍币不赀。卒，赠司徒，谥曰密。子衍、静、诞，衍袭爵。

静字元休，在隋佐亲卫，以父得罪炀帝，久不之进。高祖入京师，擢并州大总管府长史。时突厥数为边患，粮道不属，静表请屯田太原，以省馈运。议者以流亡未复，不宜重困，于是召入与裴寂、萧瑀、封伦廷议，寂等不能屈，帝从之，岁收粟十万斛。诏检校并州大总管。又请断石岭以为鄣塞，制突厥之入。太宗即位，授司农卿，封信都县男。赵元楷为少卿，静鄙其聚敛，因会官属大言曰：“如炀帝奢侈，竭四海自奉，司农须公矣。今天子躬节俭，屈一人安兆庶，恶用公哉？”元楷大惭。改夏州都督。突厥携贰，诸将出征者过静，静为陈虜中虚实，诸将由是大克获。又间其部落，郁射所部郁孤尼等九俟斤皆内附。帝嘉之，赐马百匹、羊千口。及禽颉利，诏处其众

河南。静上书曰：“夷狄穷则搏噬，饱则群聚，不可以刑法绳、仁义教也。衣食仰给，不恃耕桑。今损有为之民，资无知之虏，得之无益于治，失之不害于化。况首丘未忘，则一旦变生，犯我王略矣。不如因其破亡，假以贤王一号，妻之宗女，披其土地部落，使权弱勢分，易为羁制，则世为藩臣矣。”帝虽不从，然嘉其忠，优诏答曰：“北方之务，悉以相委，以卿为宁朔大使，朕无北顾之忧矣。”再迁民部尚书。卒，谥曰肃。子逵，尚遂安公主，袭爵。

诞，隋末起家朝请郎。义宁初，辟丞相府祭酒，封安丰郡公，尚襄阳公主。从秦王征薛举，为元帅府司马。累迁太常卿。高祖诸子幼，未出宫者十余王，国司家事，皆诞主之。出为梁州都督。贞观初，召授右领军大将军，进莘国公，为宗正卿。太宗与语，昏谬失对。乃下诏曰：“诞比衰耗，不能事，朕知而任之，是谓不明。且为官择人者治，为人择官者乱。其以光禄大夫罢就第。”卒，赠工部尚书、荆州刺史，谥曰安。

抗弟璡，字之推，性沈厚。隋大业末，为扶风太守。唐兵起，以郡归，历民部尚书。从秦王平薛仁果，赐锦袍。寻镇益州，时蜀盗贼多，皆讨平之。与皇甫无逸不协，数相诉毁，因请入朝，至半道，诏还之。璡内忧恐。会使者至，璡引宴卧内，厚饷遗。无逸以闻，坐免官。未几，授秘书监，封邓国公。贞观初，迁将作大匠，诏脩洛阳宫，凿池起山，务极侈浮，费不胜数。太宗怒，诏毁之，免其官。以酆王纳璡女为妃，复位。卒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安。璡有巧思，工书。武德中，与太常少卿祖孝孙受诏定雅乐，是正钟律云。

威从孙德玄，隋大业中，起家国学生。祖照，尚周文帝义阳公主，封钜鹿郡公。父彦，袭爵，终隋西平太守。兄德明，师事陈留王孝逸，通知文史。汉王谅反，遣将慕容良攻黎州。德

明年十八，募士五千，号令严整，倍道击贼，破之。以功擢累齐王府属。坐事免。高祖兵叩长安，而宗室孝基、神符、道宗及窦诞、赵慈景等并系狱，隋将卫文升、阴世师欲杀之，德明谏曰：“罪不在此，杀之无伤于彼，祇取怨焉，不如纵之。”乃止。长安平，谒高祖，终不自言，时称长者。拜考功郎中。从秦王击王世充。封显武男，历常、爱二州刺史，卒。德玄始为高祖丞相府千牛，历太宗时不甚显，高宗以旧臣，自殿中少监为御史大夫，岁中迁司元太常伯。时帝又以源直心为奉常正卿，刘祥道为司刑太常伯，上官仪为西台侍极，郝处俊为太子左中护，凡十余人，皆帝自择，以示宰相李勣等，皆顿首谢。麟德初，进检校左相，勤职约己，天子尝临朝，咨其清素，加以赐赆。居位数年，赞图封禅事，与李勣皆为使。帝次濮阳，问古谓帝丘，德玄不能对，许敬宗具道其然，帝称善。敬宗自矜于人，德玄知，不为忤，众服其量。礼成，进爵二级。以弟德远未及爵，愿分封，诏可，故德玄封钜鹿男，德远乐安男。德玄迎时取合，未尝有过，然无它补益。卒，年六十九，赠光禄大夫，幽州都督，谥曰恭。

赞曰：高、窦虽缘外戚姻家，然自以才猷结天子，厕迹名臣，垂荣无穷，时有遇合，故见诸事业。古来贤豪，不遭与运，埋光铲采，与草木俱腐者，可胜咤哉！窦宗自魏讫唐，支胄扶疏数百年，所冯厚矣。

## 卷第八十七 列传第二十一

## 房杜

房玄龄，字乔，齐州临淄人。父彦谦，仕隋，历司隶刺史。玄龄幼警敏，贯综坟籍，善属文，书兼草隶。开皇中，天下混壹，皆谓隋祚方永，玄龄密白父曰：“上无功德，徒以周近亲，妄诛杀，攘神器有之，不为子孙立长久计，淆置嫡庶，竞侈僭，相倾阋，终当内相诛夷。视今虽平，其亡，跬可须也。”彦谦惊曰：“无妄言！”年十八，举进士。授羽骑尉，校仇秘书省。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，谓裴矩曰：“仆观人多矣，未有如此郎者，当为国器，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。”补隰城尉。汉王谅反，坐累，徙上郡。顾中原方乱，慨然有忧天下志。会父疾，绵十旬，不解衣；及丧，勺饮不入口五日。

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，杖策上谒军门，一见如旧，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。公为秦王，即授府记室，封临淄侯。征伐未尝不从，众争取怪珍，玄龄独收人物致幕府，与诸将密相申结，人人愿尽死力。王尝曰：“汉光武得邓禹，门人益亲。今我有玄龄，犹禹也。”居府出入十年，军符府檄，或驻马即办，文约理尽，初不著稿。高祖曰：“若人机识，是宜委任。每为吾儿陈事，千里外犹对面语。”

隐太子与王有隙，王召玄龄与计，对曰：“国难世有，惟圣人克之。大王功盖天下，非特人谋，神且相之。”乃引杜如

晦协判大计。累进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、文学馆学士。故太子忌二人者，奇譖于帝，皆斥逐还第。太子将有变，王召二人以方士服入，夜计事。事平，王为皇太子，擢右庶子。太子即位，为中书令。第功班赏，与如晦、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功第一，进爵邗国公，食邑千三百户，余皆次叙封拜。帝顾群臣曰：“朕论公等功，定封邑，恐不能尽，当无有讳，各为朕言之。”淮安王神通曰：“义师起，臣兵最先至，今玄龄等以刀笔吏居第一，臣所未喻。”帝曰：“叔父兵诚先至，然未尝躬行阵劳，故建德之南，军败不振，讨黑闥反动，望风辄奔。今玄龄等有决胜帷幄、定社稷功，此萧何所以先诸将也。叔父以亲，宜无爱者，顾不可缘私与功臣竞先后尔。”初，将军丘师利等皆怙跋攘袂，或指画自陈说，见神通愧屈，乃曰：“陛下至不私其亲，吾属可妄诉邪！”

进尚书左仆射，监修国史，更封魏。帝曰：“公为仆射，当助朕广耳目，访贤材。此闻阅牒讼日数百，岂暇求人哉？”乃敕细务属左右丞，大事关仆射。

帝尝问：“创业、守文孰难？”玄龄曰：“方时草昧，群雄竞逐，攻破乃降，战胜乃克，创业则难。”魏徵曰：“王者之兴，必乘衰乱，覆昏暴，殆天授人与者。既得天下，则安于骄逸。人欲静，徭役毒之；世方敝，衰刻穷之。国繇此衰，则守文为难。”帝曰：“玄龄从我定天下，冒百死，遇一生，见创业之难。徵与我安天下，畏富贵则骄，骄则怠，怠则亡，见守文之不为易。然创业之不易，既往矣；守文之难，方与公等慎之。”

会诏大臣世袭，授宋州刺史，徙国梁，而群臣让世袭事，故罢刺史，遂为梁国公。未几，加太子少师。始诣东宫，皇太子欲拜之，玄龄让不敢谒，乃止。居宰相积十五年，女为王妃，男尚主，自以权宠隆极，累表辞位，诏不听。顷之，进司空，

仍总朝政。玄龄固辞，帝遣使谓曰：“让，诚美德也。然国家相眷赖久，一日去良弼，如亡左右手。顾公筋力未衰，毋多让！”晋王为皇太子，改太子太傅，知门下省事。以母丧，赐莹昭陵园。起复其官。会伐辽，留守京师。诏曰：“公当萧何之任，朕无西顾之忧矣。”凡粮械飞输，军伍行留，悉裁总之。玄龄数上书劝帝，愿毋轻敌，久事外夷。固辞太子太傅，见听。

晚节多病，时帝幸玉华宫，诏玄龄居守，听卧治事。稍棘，召许肩舆入殿，帝视流涕，玄龄亦感咽不自胜。命尚医临候，尚食供膳，日奏起居状。少损，即喜见于色。玄龄顾诸子曰：“今天下事无不得，惟讨高丽未止，上含怒意决，群臣莫敢谏，吾而不言，抱愧没地矣！”遂上疏曰：

上古所不臣者，陛下皆臣之；所不制者，陛下皆制之矣，为中国患，无如突厥，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，弛辔握刀，分典禁卫。延陀、铁勒，披置州县；高昌、吐浑，偏师扫除。惟高丽历代逋命，莫克穷讨。陛下责其弑逆，身自将六军，径荒裔，不旬日拔辽东，虏获数十万，残众、孽君缩气不敢息，可谓功倍前世矣。

《易》曰：“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，其惟圣人乎！”盖进有退之义，存有亡之机，得有丧之理，为陛下惜者此也。傅曰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”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，拓地开疆亦可止矣。边夷丑种，不足待以仁义，责以常礼，古者以禽鱼畜之。必绝其类，恐兽穷则搏，苟救其死。且陛下每决死罪，必三覆五奏，进疏食，停音乐，以人命之重为感动也。今士无一罪，驱之行阵之间，委之锋镝之下，使肝脑涂地，老父孤子、寡妻慈母望辎车，抱枯骨，摧心掩泣，其所以变动阴阳，伤害和气，实天下之痛也。使高丽违失臣节，诛之可也；侵扰百姓，灭之可也；能为后世患，夷之可也。今无是三者，而坐

敝中国，为旧王雪耻，新罗报仇，非所存小、所损大乎？臣愿下沛然之诏，许高丽自新，焚陵波之船，罢应募之众，即臣死骨不朽。

帝得疏，谓高阳公主曰：“是已危惧，尚能忧吾国事乎！”

疾甚，帝命凿苑垣以便候问，亲握手与决。诏皇太子就省。擢子遗爱右卫中郎将，遗则朝散大夫，令及见之。薨，年七十一，赠太尉、并州都督，谥曰文昭，给班剑、羽葆、鼓吹、绢布二千段、粟二千斛，陪葬昭陵。高宗诏配享太宗庙庭。

玄龄当国，夙夜勤强，任公竭节，不欲一物失所。无媚忌，闻人善，若己有之。明达吏治，而缘饰以文雅，议法处令，务为宽平。不以己长望人，取人不求备，虽卑贱皆得尽所能。或以事被让，必稽颡请罪，畏惕，视若无所容。

贞观末年，以谴还第，黄门侍郎褚遂良言于帝曰：“玄龄事君自无所负，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，非天子任大臣意。”帝悟，遽召于家。后避位不出。久之，会帝幸芙蓉园观风俗，玄龄敕子弟汛扫庭堂，曰：“乘舆且临幸。”有顷，帝果幸其第，因载玄龄还宫。帝在翠微宫，以司农卿李纬为民部尚书，会有自京师来者，帝曰：“玄龄闻纬为尚书谓何？”曰：“惟称纬好须，无它语。”帝遽改太子詹事。帝讨辽，玄龄守京师，有男子上急变，玄龄诘状，曰：“我乃告公。”玄龄驿遣追帝，帝视奏已，斩男子。下诏责曰：“公何不自信！”其委任类如此。

治家有法度，常恐诸子骄侈，席势凌人，乃集古今家诫，书为屏风，令各取一具，曰：“留意于此，足以保躬矣！汉袁氏累叶忠节，吾心所尚，尔宜师之。”子遗直嗣。

次子遗爱，诞率无学，有武力。尚高阳公主，为右卫将军。公主，帝所爱，故礼与它媿绝。主骄蹇，疾遗直任媿，遗直惧，让爵，帝不许。主稍失爱，意怏怏。与浮屠辩机乱，帝怒，斩

浮屠，杀奴婢数十人，主怨望，帝崩，哭不哀。高宗时，出遗直汴州刺史，遗爱房州刺史。主又诬遗直罪，帝敕长孙无忌鞠治，乃得主与遗爱反状，遗爱伏诛，主赐死。遗直以先勋免，贬铜陵尉。诏停配享。

杜如晦，字克明，京兆杜陵人。祖果，有名周、隋间。如晦少英爽，喜书，以风流自命，内负大节，临机辄断。隋大业中，预吏部选，侍郎高孝基异之，曰：“君当为栋梁用，愿保令德。”因补滏阳尉，弃官去。

高祖平京师，秦王引为府兵曹参军，徙陕州总管府长史。时府属多外迁，王患之。房玄龄曰：“去者虽多，不足吝，如晦王佐才也。大王若终守藩，无所事；必欲经营四方，舍如晦无共功者。”王惊曰：“非公言，我几失之！”因表留幕府。从征伐，常参帷幄机秘。方多事，裁处无留，僚属共才之，莫见所涯。进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，封建平县男，兼文学馆学士。天策府建，为中郎。王为皇太子，授左庶子，迁兵部尚书，进封蔡国公，食三千户，别食益州千三百户。俄检校侍中，摄吏部尚书，总监东宫兵，进位尚书右仆射，仍领选。

与玄龄共筦朝政，引士贤者，下不肖，咸得职，当时浩然归重。监察御史陈师合上《拔士论》，谓一人不可总数职，阴削讽如晦等。帝曰：“玄龄、如晦不以勋旧进，特其才可与治天下者，师合欲以此离间吾君臣邪？”斥岭表。

久之，以疾辞职，诏给常俸就第，医候之使道相属。会病力，诏皇太子就问，帝亲至其家，抚之梗塞。及未乱，擢其子左千牛构兼尚舍奉御。薨，年四十六，帝哭为恸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及葬，加司空，谥曰成。手诏虞世南勒文于碑，使言君臣痛悼意。

它日，食瓜美，辍其半奠焉。尝赐玄龄黄银带，曰：“如

晦与公同辅朕，今独见公。”泫然流泪曰：“世傳黄银鬼神畏之。”更取金带，遣玄龄送其家。后忽梦如晦若平生，明日为玄龄言之，敕所御僕往祭。明年之祥，遣尚宫劳问妻子，国府官佐亦不之罢，恩礼无少衰。后诏功臣世袭，追赠密州刺史，徙国菜。

方为相时，天下新定，台阁制度，宪物容典，率二人讨裁。每议事帝所，玄龄必曰：“非如晦莫筹之。”及如晦至，卒用玄龄策也。盖如晦长于断，而玄龄善谋，两人深相知，故能同心济谋，以佐佑帝，当世语良相，必曰房、杜云。

构位慈州刺史。次子荷，性暴诡不循法，尚城阳公主，官至尚乘奉御，封襄阳郡公。承乾谋反，荷曰：“琅邪颜利仁善星数，言天有变，宜建大事，陛下当为太上皇。请称疾，上必临问，可以得志。”及败，坐诛。临刑，意象轩骛。构以累贬死岭表。

如晦弟楚客，少尚奇节，与叔父淹皆没于王世充。淹与如晦有隙，谮其兄杀之，并囚楚客濒死。世充平，淹当诛。楚客请于如晦，不许。楚客曰：“叔残兄，今兄又弃叔，门内几尽，岂不痛哉！”如晦感悟，请之高祖，得释。方建成难作，楚客遁舍嵩山。贞观四年，召为给事中。太宗曰：“君居山似之矣，谓非宰相不起，渠然邪？夫走远者自近，人不恤无官，患才不副。而兄与我异支一心者，尔当如兄事吾而辅我。”楚客顿首谢，因擢为中郎将。每入直，尽夕不释杖，帝知而劳之，进蒲州刺史，政有能名，徙瀛州。后为魏王府长史，迁工部尚书，摄府事，以威肃闻。揣帝意薄承乾，乃为王谐媚用事臣，数言王聪睿可为嗣，人或以闻，帝隐恚。及王贬爵，暴其罪，以如晦功免死，废于家，终虔化令。

淹，字执礼，材辩多闻，有美名。隋开皇中，与其友韦福

嗣谋曰：“上好用隐民，苏威以隐者召，得美官。”乃共入太白山，为不仕者。文帝恶之，谪戍江表。赦还，高孝基为雍州司马，荐授承奉郎，擢累御史中丞。王世充僭号，署少吏部，颇亲近用事。洛阳平，不得调，欲往事隐太子。时封伦领选，以谗房玄龄，玄龄恐失之，白秦王，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、文学馆学士。尝侍宴，赋诗尤工，赐银钟。庆州总管杨文干反，辞连太子，归罪淹及王珪、韦挺，并流越巂，王知其诬，饷黄金三百两。及践阼，召为御史大夫，封安吉郡公，食四百户。淹建言诸司文按稽期，请以御史检促。太宗以问仆射封伦，伦曰：“设官各以其事治，御史劾不法，而索按求疵，是太苛，且侵官。”淹嘿然。帝曰：“何不申执？”对曰：“伦所引国大体，臣伏其议，又何言？”帝悦，以资博练，帝敕东宫仪典簿最悉听淹裁订。俄检校吏部尚书，参豫朝政。所荐羸四十人，后皆知名。尝白郅怀道可用，帝问状。淹曰：“怀道及隋时位吏部主事，方炆帝幸江都，群臣迎阿，独怀道执不可。”帝曰：“卿时何云？”曰：“臣与众。”帝折曰：“事君有犯无隐，卿直怀道者，何不说言？”谢曰：“臣位下，又顾谏不从，徒死无益。”帝曰：“内以君不足谏，尚何仕？食隋粟忘隋事，忠乎？”因顾群臣：“公等谓何？”王珪曰：“比干谏而死，孔子称仁，泄冶谏亦死，则曰：‘民之多僻，无自立辟。’禄重责深，从古则然。”帝笑曰：“卿在隋不谏，宜置。世充亲任，胡不言？”对曰：“固尝言，不见用。”帝曰：“世充悞谏饰非，卿若何而免？”淹辞穷不得对。帝勉曰：“今任卿已，可有谏未？”答曰：“顾死无隐。”贞观二年疾，帝为临问。卒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襄。始，淹典二职，贵重于朝矣，而亡清白名，获讥当世。子敬同袭爵，官至鸿胪卿。

如晦五世孙元颖，贞元末及进士第，又擢宏词。数从使府

辟署，稍以右补阙为翰林学士，敏文辞，宪宗特所赏欢。吴元济平，论书诏勤，迁司勋员外郎，知制诰。穆宗以元颖多识朝章，尤被宠，拜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，为学士承旨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建安县男。自帝即位，不阅岁至宰相，晋绅骇异。甫再期，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帝为御安福门临饯。

敬宗骄僻不君，元颖每欲中帝意以固幸，乃巧索珍异献之，踵相蹶于道，百工造作无程，敛取苛重，至削军食以助裒畜。又给与不时，戎人寒饥，乃仰足蛮徼。于是人人咨苦，反为蛮内觐，戎备不修。大和三年，南诏乘虚袭戎、嵩等州，诸屯闻贼至，辄溃，戎者为乡导，遂入成都。已傅城，元颖尚不知，乃率左右婴牙城以守。贼大掠，焚郛郭，残之，留数日去，蜀之宝货、工巧、子女尽矣。初，元颖计迫，将挺身走，会救至乃止。文宗遣使者临抚南诏，南诏上言：“蜀人祈我诛虐帅，不能克，请陛下诛之，以谢蜀人。”由是贬邵州刺史。议者不厌，斥为循州司马。官属崔璜、纥干嶽、卢并悉夺秩，分逐之。元颖死于贬所，年六十四。将终，表丐赠官，乞归葬。诏赠湖州刺史。元颖与李德裕善，会昌初，德裕当国，因赦令复其官。弟元绛，终太子宾客。元绛子审权。

审权，字殷衡，第进士，辟浙西幕府。举拔萃中，为右拾遗。宣宗时，入翰林为学士，累迁兵部侍郎、学士承旨。懿宗立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再迁门下侍郎，出为镇海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庞勋乱徐州，审权与令狐綯、崔铉连师犄角，馈粟相衔，王师赖济。勋破，进检校司空，入为尚书左仆射、襄阳郡公。继领河中、忠武节度使。卒，赠太子太师，谥曰德。审权清重寡言，性长厚，居翰林最久，终不漏禁近语。在方镇，视事有常处，要非日入未始就内寝。坐必敛衽，常若对大宾客。

或昼日少息，则顾直将解帘；即旁无人，自起彻钩，手拥帘徐下，乃退。与杜惊俱位将相，惊先进，故世谓审权为“小杜公”。

子让能，字群懿，擢进士第，从宣武王鐸府为推官，以长安尉为集贤校理。丧母，以孝闻。又辟刘鄴、牛蔚二府，稍进兵部员外郎。萧遘领度支，引判度支按。僖宗狩蜀，奔谒行在，三迁中书舍人，召为翰林学士。方关东兵兴，调发绥徠，书诏丛浩，让能思精敏，凡号令行下，处事值机，无所遗算，帝倚重之。从还京师，再迁兵部尚书，封建平县子。

李克用兵至，帝夜出凤翔，苍黄无知者。让能方直，徒步从十余里，得遗马，褫绅为鞞乘之。硃玫兵逼乘舆，帝走宝鸡，独让能从。翌日，孔纬等乃至。俄而进狩梁。是时栈道为山南石君涉所毁，天子间关嶮涩，让能未尝暂去侧。帝劳曰：“朕失道，再遗宗庙。方艰难时，卿不少舍朕，盖古所谓忠于所事邪！”让能顿首曰：“臣世蒙国厚恩，陛下不以臣不肖，使扞牧圉，临难苟免，臣之耻也。”帝次褒中，擢兵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于时，嗣襄王煜即伪位，强藩大镇附者已十八，贡赋不输行在，无以备赏劳，卫兵往往乏食，君臣搏手无它策。让能建遣大使入河中，以谕王重荣，重荣果奉诏。已而京师平，进中书侍郎，徙封襄阳郡公。官吏多污伪署，有司皆欲论死，让能以胁从不足深治，固争之，多所全贷。昭宗立，进尚书左仆射、晋国公，赐铁券，累进太尉。

李茂贞守凤翔，自大顺后兵浸强，恃有功，不奉法，朝廷弱，弗能制。会杨复恭走山南，茂贞欲兼有梁、汉，请以师问罪，未报而兵出，帝忿其专，然不得已从之。山南平，诏茂贞领兴元、武定，而以徐彦若为凤翔节度使，分果、阆州隶武定军。茂贞怨，不赴镇，上章语悖慢。又诒书让能诋责，以为助

守亮为乱，抑忠臣，夺己功，其言丑肆。京师凶惧，日数千人守阙下，候中尉西门重遂出，请与茂贞凤翔地，为百姓计。答曰：“事出宰相，我无预。”茂贞益怨。帝怒，诏让能计议，且趣调发，经月不就第。

时宰相崔昭纬阴结茂贞及王行瑜，让能所言悉漏之，茂贞乃以健儿数百杂市人，候昭纬与郑延昌归第，拥肩舆噪曰：“凤翔无罪，幸公不加讨以震惊都辇！”昭纬曰：“上委杜太尉，吾等何知？”市人不识孰为太尉，即投瓦石妄击，昭纬等走而免，遂丧其印。帝愈怒，捕首恶诛之。京师争避乱，逃山谷间。让能谏帝曰：“茂贞固宜诛，然大盗适去，凤翔国西门，又陛下新即位，愿少宽假，以贞元故事姑息之，不可使怨望。”帝曰：“今诏令不出城门，国制桡弱，贾生恸哭时也。朕顾奄奄度日，坐观此邪！卿为我图之，朕自以兵属诸王。”让能曰：“陛下欲削涤僭嫚，刚主威，隆王室，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，不宜专任臣。”帝曰：“卿，元辅，休戚与我均，何所避？”泣曰：“臣位宰相，所以未乞骸骨者，思有以报陛下，敢计身乎！且陛下之心，宪祖心也，但时有所未便。它日臣蒙晁错之诛，顾不足弭七国患，然敢不奉诏！”

景福二年，以嗣覃王为招讨使，神策将李牟副之，率师三万送彦若赵镇。昭纬内畏有功，密语茂贞曰：“上不喜兵，一出太尉。”茂贞乃悉兵迎战懿屋，覃王败，乘胜至三桥。让能曰：“臣固豫言之，臣请归死以纾难。”帝涕下不能已，曰：“与卿决矣！”再贬雷州司户参军。茂贞尚驻兵请必杀之，乃赐死，年五十三。

弟彦林，官御史中丞；弘徽，户部侍郎，皆及诛。帝痛之，后赠太师。

子光义，次子晓，不复仕。晓入梁，贵显于世。

赞曰：太宗以上圣之才，取孤隋，攘群盗，天下已平，用玄龄、如晦辅政。兴大乱之余，纪纲雕弛，而能兴仆植僵，使号令典刑粲然罔不完，虽数百年犹蒙其功，可谓名宰相。然求所以致之之迹，逮不可见，何哉？唐柳芳有言：“帝定祸乱，而房、杜不言功；王、魏善谏，而房、杜让其直；英、卫善兵，而房、杜济以文。持众美效之君。是后，新进更用事，玄龄身处要地，不吝权，善始以终，此其成令名者。”谅其然乎！如晦虽任事日浅，观玄龄许与及帝所亲款，则谟谋果有大过人者。方君臣明良，志叶议从，相资以成，固千载之遇，萧、曹之勋，不足进焉。虽然，宰相所以代天者也，辅赞弥缝而藏诸用，使斯人由而不知，非明哲曷臻是哉？彼扬己取名，了然使户晓者，盖房、杜之细邪！

## 卷第八十八 列传第二十二

## 魏徵

魏徵，字玄成，魏州曲城人。少孤，落魄，弃货产不营，有大志，通贯书术。隋乱，诡为道士。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应李密，以徵典书檄。密得宝藏书，辄称善，既闻徵所为，促召之。徵进十策说密，不能用。王世充攻洛口，徵见长史郑颀曰：“魏公虽骤胜，而骁将锐士死伤略尽；又府无见财，战胜不赏。此二者不可以战。若浚池峭垒，旷日持久，贼粮尽且去，我追击之，取胜之道也。”颀曰：“老儒常语耳！”徵不谢去。

后从密来京师，久之未知名。自请安辑山东，乃擢秘书丞，驰驿至黎阳。时李勣尚为密守，徵与书曰：“始魏公起叛徒，振臂大呼，众数十万，威之所被半天下，然而一败不振，卒归唐者，固知天命有所归也。今君处必争之地，不早自图，则大事去矣！”勣得书，遂定计归，而大发粟馈淮安王之军。

会窦建德陷黎阳，获徵，伪拜起居舍人。建德败，与裴矩走入关，隐太子引为洗马。徵见秦王功高，阴劝太子早为计。太子败，王责谓曰：“尔阅吾兄弟，奈何？”答曰：“太子蚤从徵言，不死今日之祸。”王器其直，无恨意。

即位，拜谏议大夫，封钜鹿县男。当是时，河北州县素事隐、巢者不自安，往往曹伏思乱。徵白太宗曰：“不示至公，祸不可解。”帝曰：“尔行安喻河北。”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、

齐王护军李思行传送京师，徵与其副谋曰：“属有诏，宫府旧人普原之。今复执送志安等，谁不自疑者？吾属虽往，人不信。”即贷而后闻。使还，帝悦，日益亲，或引至卧内，访天下事。徵亦自以不世遇，乃展尽底蕴无所隐，凡二百余奏，无不剴切当帝心者。由是拜尚书右丞，兼谏议大夫。

左右有毁徵阿党亲戚者，帝使温彦博按讯，非是。彦博曰：“徵为人臣，不能著形迹，远嫌疑，而被飞谤，是宜责也。”帝谓彦博行让徵。徵见帝，谢曰：“臣闻君臣同心，是谓一体，岂有置至公，事形迹？若上下共由兹路，邦之兴丧未可知也。”帝矍然，曰：“吾悟之矣！”徵顿首曰：“愿陛下俾臣为良臣，毋俾臣为忠臣。”帝曰：“忠、良异乎？”曰：“良臣，稷、契、咎陶也；忠臣，龙逢、比干也。良臣，身荷美名，君都显号，子孙传承，流祚无疆；忠臣，已婴祸诛，君陷昏恶，丧国夷家，只取空名。此其异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因问：“为君者何道而明，何失而暗？”徵曰：“君所以明，兼听也；所以暗，偏信也。尧、舜氏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。虽有共，鯀，不能塞也，靖言庸违，不能惑也。秦二世隐藏其身，以信赵高，天下溃叛而不得闻；梁武帝信硃异，侯景向关而不得闻；隋炀帝信虞世基，贼遍天下而不得闻。故曰，君能兼听，则奸人不得壅蔽，而下情通矣。”

郑仁基息女美而才，皇后建请为充华，典册具。或言许聘矣。徵谏曰：“陛下处台榭，则欲民有棟宇；食膏粱，则欲民有饱适；顾嫔御，则欲民有室家。今郑已约昏，陛下取之，岂为人父母意！”帝痛自咎，即诏停册。

贞观三年，以秘书监参豫朝政。高昌王曲文泰将入朝，西域诸国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献。帝诏文泰使人厌怛纥干迎之。徵曰：“异时文泰入朝，所过供拟不能具，今又加诸国焉，则

濒塞州县以乏致罪者众。彼以商贾来，则边人为之利；若宾客之，中国萧然耗矣。汉建武时，西域请置都护、送侍子，光武不许，不以蛮夷敝中国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追止其诏。

于是帝即位四年，岁断死二十九，几至刑措，米斗三钱。先是，帝尝叹曰：“今大乱之后，其难治乎？”徵曰：“大乱之易治，譬饥人之易食也。”帝曰：“古不云善人为邦百年，然后胜残去杀邪？”答曰：“此不为圣哲论也。圣哲之治，其应如响，期月而可，盖不其难。”封德彝曰：“不然。三代之后，浇诡日滋。秦任法律，汉杂霸道，皆欲治不能，非能治不欲。徵书生，好虚论，徒乱国家，不可听。”徵曰：“五帝、三王不易民以教，行帝道而帝，行王道而王，顾所行何如尔。黄帝逐蚩尤，七十战而胜其乱，因致无为。九黎害德，颡项征之，已克而治。桀为乱，汤放之；纣无道，武王伐之。汤、武身及太平。若人渐浇诡，不复返朴，今当为鬼为魅，尚安得而化哉！”德彝不能对，然心以为不可。帝纳之不疑。至是，天下大治。蛮夷君长袭衣冠，带刀宿卫。东薄海，南逾岭，户阖不闭，行旅不赍粮，取给于道。帝谓群臣曰：“此徵劝我行仁义，既效矣。惜不令封德彝见之！”

俄检校侍中，进爵郡公。帝幸九成宫，宫御舍漳川宫下。仆射李靖、侍中王珪继至，吏改馆宫御以舍靖、珪。帝闻，怒曰：“威福由是等邪！何轻我宫人？”诏并按之。徵曰：“靖、珪皆陛下腹心大臣，宫人止后宫扫除隶耳。方大臣出，官吏谘朝廷法式；归来，陛下问人间疾苦。夫官舍，固靖等见官吏之所，吏不可不谒也。至宫人则不然，供馈之余无所参承。以此按吏，且骇天下耳目。”帝悟，寝不问。

后宴丹青楼，酒中谓长孙无忌曰：“魏徵、王珪事隐太子、巢刺王时，诚可恶，我能弃怨用才，无羞古人。然徵每谏我不

从，我发言辄不即应，何哉？”徵曰：“臣以事有不可，故谏，若不从辄应，恐遂行之。”帝曰：“弟即应，须别陈论，顾不得？”徵曰：“昔舜戒群臣：‘尔无面从，退有后言。’若面从可，方别陈论，此乃后言，非稷、蒐所以事尧、舜也。”帝大笑曰：“人言徵举动疏慢，我但见其妩媚耳！”徵再拜曰：“陛下导臣使言，所以敢然；若不受，臣敢数批逆鳞哉！”

十年，为侍中。尚书省滞讼不决者，诏徵平治。徵不素习法，但存大体，处事以情，人人悦服。进左光禄大夫、郑国公。多病，辞职，帝曰：“公独不见金在鑪何足贵邪？善冶锻而为器，人乃宝之。朕方自比于金，以卿为良匠而加砺焉。卿虽疾，未及衰，庸得便尔？”徵恳请，数却愈牢。乃拜特进，知门下省事，诏朝章国典，参议得失，禄赐、国官、防閤并同职事。

文德皇后既葬，帝即苑中作层观，以望昭陵，引徵同升，徵孰视曰：“臣毛昏，不能见。”帝指示之，徵曰：“此昭陵邪？”帝曰：“然。”徵曰：“臣以为陛下望献陵，若昭陵，臣固见之。”帝泣，为毁观。寻以定五礼，当封一子县男，徵请封孤兄子叔慈。帝怆然曰：“此可以励俗。”即许之。

后幸洛阳，次昭仁宫，多所谴责。徵曰：“隋惟责不献食，或供奉不精，为此无限，而至于亡。故天命陛下代之，正当兢惧戒约，奈何令人悔为不奢。若以为足，今不畜足矣；以为不足，万此宁有足邪？”帝惊曰：“非公不闻此言。”退又上疏曰：

《书》称“明德慎罚”，“惟刑之恤”。《礼》曰：“为上易事，为下易知，则刑不烦。”“上多疑，则百姓惑；下难知，则君长劳。”夫上易事，下易知，君长不劳，百姓不惑，故君有一德，臣无二心。夫刑赏之本，在乎劝善而惩恶。帝王所与，天下画一，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。今之刑赏，或由喜怒，或出好恶。喜则矜刑于法中，怒则求罪于律外；好则钻皮出羽，

恶则洗垢索瘢。盖刑滥则小人道长，赏谬则君子道消。小人之恶不惩，君子之善不劝，而望治安刑措，非所闻也。且暇豫而言，皆敦尚孔、老；至于威怒，则专法申、韩。故道德之旨未弘，而楔薄之风先摇。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，张汤轻重其心而汉刑以谬，况人主而自高下乎！顷者罚人，或以供张不贍，或不能从欲，皆非致治之急也。夫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，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，非徒语也。

且我之所代，实在有隋。以隋府藏况今之资储，以隋甲兵况今之士马，以隋户口况今之百姓，挈长度大，曾何等级焉！然隋以富强而丧，动之也；我以贫寡而安，静之也。静之则安，动之则乱，人皆知之，非隐而难见、微而难察也。不蹈平易之涂，而遵覆车之辙，何哉？安不思危，治不念乱，存不虑亡也。方隋未乱，自谓必无乱；未亡，自谓必不亡。所以甲兵亟动，徭役不息，以至戮辱而不悟灭亡之所由也，岂不哀哉！夫监形之美恶，必就止水；监‘政之安危，必取亡国。《诗》曰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臣愿当今之动静，以隋为鉴，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。思所以危则安矣，思所以乱则治矣，思所以亡则存矣。存亡之所在，在节嗜欲，省游畋，息靡丽，罢不急，慎偏听，近忠厚，远便佞而已。夫守之则易，得之实难。今既得其所难，岂不能保其所易？保之不固，骄奢淫佚有以动之也。

帝宴群臣积翠池酣乐赋诗。徵赋《西汉》，其卒章曰：“终藉叔孙礼，方知皇帝尊。”帝曰：“徵言未尝不约我以礼。”它日，从容问曰：“比政治若何？”徵见久承平，帝意有所忽，因对曰：“陛下贞观之初，得人使谏。三年以后，见谏者悦而从之。比一二年，勉强受谏，而终不平也。”帝惊曰：“公何物验之？”对曰：“陛下初即位，论元律师死，孙伏伽谏以为法不当死，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，直百万。或曰：‘赏太厚。’

答曰：‘朕即位，未有谏者，所以赏之。’此导人使谏也。后柳雄妄诉隋资，有司得，劾其伪，将论死，戴胄奏罪当徒，执之四五然后赦。谓胄曰‘弟守法如此，不畏滥罚。’此悦而从谏也。近皇甫德参上书言‘修洛阳宫，劳人也；收地租，厚敛也；俗尚高髻，宫中所化也。’陛下恚曰：‘是子使国家不役一人，不收一租，宫人无发，乃称其意。’臣奏：‘人臣上书，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，激切即近讪谤。’于时，陛下虽从臣言，赏帛罢之，意终不平。此难于受谏也。”帝悟曰：“非公，无能道此者。人苦不自觉耳！”

先是，帝作飞仙宫，徵上疏曰：

隋有天下三十余年，风行万里，威詹殊俗，一旦举而弃之。彼炀帝者，岂恶治安、喜灭亡哉？恃其富强，不虞后患也。驱天下，役万物，以自奉养，子女玉帛是求，宫宇台榭是饰，徭役无时，干戈不休，外示威重，内行险忌，谗邪者进，忠正者退，上下相蒙，人不堪命，以致殒匹夫之手，为天下笑。圣哲乘机，拯其危溺。今宫观台榭，尽居之矣；奇珍异物，尽收之矣；姬姜淑媛，尽侍于侧矣；四海九州，尽为臣妾矣。若能鉴彼所以亡，念我所以得，焚宝衣，毁广殿，安处卑宫，德之上也。若成功不废，即仍其旧，除其不急，德之次也。不惟王业之艰难，谓天命可恃，因基增旧，甘心侈靡，使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，斯为下矣。以暴易暴，与乱同道。夫作事不法，后无以观。人怨神怒，则灾害生；灾害生，则祸乱作；祸乱作，而能以身名令终鲜矣。

是岁，大雨，谷、洛溢，毁宫寺十九，漂居人六百家。徵陈事曰：

臣闻为国基于德礼，保于诚信。诚信立，则下无二情；德礼形，则远者来格。故德礼诚信，国之大纲，不可斯须废也。

传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又曰：“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；同令而行，诚在令外。”然则言而不行，言不信也；令而不从，令无诚也。不信之言，不诚之令，君子弗为也。

自王道休明，绵十余载，仓廩愈积，土地益广，然而道德不日博，仁义不日厚，何哉？由待下之情，未尽诚信，虽有善始之勤，而无克终之美。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，谓同心为朋党，告讦为至公，强直为擅权，忠谏为诽谤。谓之朋党，虽忠信可疑；谓之至公，虽矫伪无咎。强直者畏擅权而不得尽，忠谏者虑诽谤而不敢与之争。荧惑视听，郁于大道，妨化损德，无斯甚者。

今将致治则委之君子，得失或访诸小人，是誉毁常在小人，而督责常加君子也。夫中智之人，岂无小惠，然虑不及远，虽使竭力尽诚，犹未免倾败，况内怀奸利，承颜顺旨乎？故孔子曰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，未有小人而仁者。”然则君子不能无小恶，恶不积无害于正；小人时有小善，善不积不足以忠。今谓之善人矣，复虑其不信，何异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？故上不信则无以使下，下不信则无以事上。信之为义大矣！

昔齐桓公问管仲曰：“吾欲使酒腐于爵，肉腐于俎，得无害霸乎？”管仲曰：“此固非其善者，然无害霸也。”公曰：“何如而害霸？”曰：“不能知人，害霸也；知而不能任，害霸也；任而不能信，害霸也；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，害霸也。”晋中行穆伯攻鼓，经年而不能下，馈闲伦曰：“鼓之啬夫，闲伦知之，请无疲士大夫，而鼓可得。”穆伯不应。左右曰：“不折一戟，不伤一卒，而鼓可得，君奚不为？”穆伯曰：“闲伦之为人也，佞而不仁。若使闲伦下之，吾不可以不赏，若赏之，是赏佞人也。佞人得志，是使晋

国舍仁而为佞，虽得鼓，安用之！”夫穆伯，列国大夫，管仲，霸者之佐，犹能慎于信任，远避佞人，况陛下之上圣乎？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，必怀之以德，待之以信，厉之以义，节之以礼，然后善善而恶恶，审罚而明赏，无为之化何远之有！善善而不能进，恶恶而不能去，罚不及有罪，赏不加有功，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。

帝手诏嘉答。于是，废明德宫玄圃院赐遭水者。

它日，宴群臣，帝曰：“贞观以前，从我定天下，间关草昧，玄龄功也。贞观之后，纳忠谏，正朕违，为国家长利，徵而已。虽古名臣，亦何以加！”亲解佩刀，以赐二人。帝尝问群臣：“徵与诸葛亮孰贤？”岑文本曰：“亮才兼将相，非徵可比。”帝曰：“徵蹈履仁义，以弼朕躬，欲致之尧、舜，虽亮无以抗。时上封者众，或不切事，帝厌之，欲加譙黜，徵曰：“古者立谤木，欲闻己过。封事，其谤木之遗乎！陛下思闻得失，当恣其所陈。言而是乎，为朝廷之益；非乎，无损于政。”帝悦，皆劳遣之。

十三年，阿史那结社率作乱，云阳石然，自冬至五月不雨，徵上疏极言曰：

臣奉侍帷幄十余年，陛下许臣以仁义之道，守而不失；俭约朴素，终始弗渝。德音在耳，不敢忘也。顷年以来，浸不克终。谨用条陈，裨万分一。

陛下在贞观初，清净寡欲，化被荒外。今万里遣使，市索骏马，并访怪珍。昔汉文帝却千里马，晋武帝焚雉头裘。陛下居常论议，远希尧、舜，今所为，更欲处汉文、晋武下乎？此不克终一渐也。子贡问治人。孔子曰：“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马。”子贡曰：“何畏哉？”对曰：“不以道导之，则吾仇也，若何不畏！”陛下在贞观初，护民之劳，煦之如子，不轻营为。

顷既奢肆，思用人力，乃曰：“百姓无事则易骄，劳役则易使。自古未有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，何有逆畏其骄而为劳役哉？此不克终二渐也。陛下在贞观初，役己以利物，比来纵欲以劳人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，而乐身之事实切诸心。无虑营构，辄曰：“弗为此，不便我身。”推之人情，谁敢复争？此不克终三渐也。在贞观初，亲君子，斥小人。比来轻褻小人，礼重君子。重君子也，恭而远之；轻小人也，狎而近之。近之莫见其非，远之莫见其是。莫见其是，则不待间而疏；莫见其非，则有时而昵。昵小人，疏君子，而欲致治，非所闻也。此不克终四渐也。在贞观初，不贵异物，不作无益。而今难得之货杂然并进，玩好之作无时而息。上奢靡而望下朴素，力役广而冀农业兴，不可得已。此不克终五渐也。贞观之初，求士如渴，贤者所举，即信而任之，取其所长，常恐不及。比来由心好恶，以众贤举而用，以一人毁而弃，虽积年任而信，或一朝疑而斥。夫行有素履，事有成迹，一人之毁未必可信，积年之行不应顿亏。陛下不察其原，以为臧否，使谗佞得行，守道疏间。此不克终六渐也。在贞观初，高居深拱，无田猎毕弋之好。数年之后，志不克固，鹰犬之贡，远及四夷，晨出夕返，驰骋为乐，变起不测，其及救乎？此不克终七渐也。在贞观初，遇下有礼，群情上达。今外官奏事，颜色不接，间因所短，诘其细过，虽有忠款，而不得申。此不克终八渐也。在贞观初，孜孜治道，常若不足。比恃功业之大，负圣智之明，长傲纵欲，无事兴兵，问罪远裔。亲狎者阿旨不肯谏，疏远者畏威不敢言。积而不已，所损非细。此不克终九渐也。贞观初，频年霜旱，畿内户口并就关外，携老扶幼，来往数年，卒无一户亡去。此由陛下矜育抚宁，故死不携贰也。比者疲于徭役，关中之人，劳弊尤甚。杂匠当下，顾而不遣。正兵番上，复别驱任。市物襁属于麈，

递子背望于道。脱有一谷不收，百姓之心，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。此不克终十渐也。

夫祸福无门，惟人之召，人无衅焉，妖不妄作。今旱之灾，远被郡国，凶丑之孽，起于穀下，此上天示戒，乃陛下恐惧忧勤之日也。千载休期，时难再得，明主可为而不为，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！

疏奏，帝曰：“朕今闻过矣，愿改之，以终善道。有违此言，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！方以所上疏，列为屏障，庶朝夕见之，兼录付史官，使万世知君臣之义。”因赐黄金十斤，马二匹。

高昌平，帝宴两仪殿，叹曰：“高昌若不失德，岂至于亡然朕亦当自戒，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，庶几获安也。”徵曰：“昔齐桓公与管仲、鲍叔牙、宁戚四人者饮，桓公请叔牙曰：‘盍起为寡人寿？’叔牙奉觞而起曰：‘愿公无忘在莒时，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，使甯戚无忘饭牛车下时。’桓公避席而谢曰：‘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，则社稷不危矣。’”帝曰：“朕不敢忘布衣时，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。”

帝遣使者至西域立叶护可汗，未还，又遣使赍金帛诸国市马。徵曰：“今立可汗未定，即诣诸国市马，彼必以为意在马，不在立可汗。可汗得立，必不怀恩。诸蕃闻之，以中国薄义重利，未必得马而先失义矣。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，苏则以为惠及四海，则不求自至；求而得之，不足贵也。陛下可不畏苏则言乎！”帝遂止。

是后右仆射缺，欲用徵，徵让，得不拜。皇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交恶，帝曰：“当今忠饗贵重无逾徵，我遣傅皇太子，一天下之望，羽翼固矣。”即拜太子太师。徵以疾辞，诏答曰：“汉太子以四皓为助，我赖公，其义也。公虽卧，可拥全之。”

十七年，疾甚。徵家初无正寝，帝命辍小殿材为营构，五日毕，并赐素褥布被，以从其尚。令中郎将宿其第，动静辄以闻，药膳赐遗无算，中使者缀道。帝亲问疾，屏左右，语终日乃还。后复与太子臻至徵第，徵加朝服，拖带。帝悲懣，拊之流涕，问所欲。对曰：“嫠不恤纬，而忧宗周之亡！”帝将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。时主亦从，帝曰：“公强视新妇！”徵不能谢。是夕，帝梦徵若平生，及旦，薨。帝临哭，为之恸，罢朝五日。太子举哀西华堂。诏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丧，赠司空、相州都督，谥曰文贞，给羽葆、鼓吹、班剑四十人，陪葬昭陵。将葬，其妻裴辞曰：“徵素俭约，今假一品礼，仪物褻大，非徵志。”见许，乃用素车，白布幃帷，无涂车、皂灵。帝登苑西楼，望哭尽哀。晋王奉诏致祭。帝作文于碑，遂书之。又赐家封户九百。

帝后临朝叹曰：“以铜为鉴，可正衣冠；以古为鉴，可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明得失。朕尝保此三鉴，内防己过。今魏徵逝，一鉴亡矣。朕比使人至其家，得书一纸，始半稿，其可识者曰：‘天下之事，有善有恶，任善人则国安，用恶人则国弊。公卿之内，情有爱憎，憎者惟见其恶，爱者止见其善。爱憎之间，所宜详慎。若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，去邪勿疑，任贤勿猜，可以兴矣。’其大略如此。朕顾思之，恐不免斯过。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，知而必谏也。”

徵状貌不逾中人，有志胆，每犯颜进谏，虽逢帝甚怒，神色不徙，而天子亦为霁威。议者谓贲、育不能过。尝上冢还，奏曰：“向闻陛下有关南之行，既办而止，何也？”帝曰：“畏卿，遂停耳。”始，丧乱后，典章湮散，徵奏引诸儒校集秘书，国家图籍粲然完整。尝以《小戴礼》综汇不伦，更作《类礼》二十篇，数年而成。帝美其书，录真内府。帝本以兵定天

下，虽已治，不忘经略四夷也。故徵侍宴，奏《破阵武德舞》，则俯首不顾，至《庆善乐》，则谛玩无斲，举有所讽切如此。

徵亡，帝思不已，登凌烟阁观画像，赋诗悼痛，闻者媚之，毁短百为。徵尝荐杜正伦、侯君集才任宰相，及正伦以罪黜，君集坐逆诛，纤人遂指为阿党；又言徵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。帝滋不悦，乃停叔玉昏，而仆所为碑，顾其家衰矣。

辽东之役，高丽、靺鞨犯阵，李勣等力战破之。军还，怅然曰：“魏徵若在，吾有此行邪！”即召其家到行在，赐劳妻子，以少牢祠其墓，复立碑，恩礼加焉。

四子：叔玉、叔琬、叔璘、叔瑜。叔玉袭爵为光禄少卿。神龙初，以其子膺绍封。叔璘，礼部侍郎，武后时，为酷吏所杀。叔瑜，豫州刺史，善草隶，以笔意传其子华及甥薛稷。世称善书者“前有虞、褚，后有薛、魏”。华为检校太子左庶子、武阳县男。开元中，寝堂火，子孙哭三日，诏百官赴吊。徵五世孙谟。

谟，字申之，擢进士第，同州刺史杨汝士辟为长春宫巡官。文宗读《贞观政要》，思徵贤，诏访其后，汝士荐为右拾遗。谟姿宇魁秀，帝异之。

邕管经略使董昌龄诬杀参军衡方厚，贬溱州司户，俄徙峡州刺史。谟谏曰：“王者赦有罪，唯故无赦。比昌龄专杀不辜，事迹暴章，家人衔冤，万里投诉，狱穷罪得，特被矜贷，中外以为屈法。今又授刺史，复使治人，紊宪章，乖至治，不见其可。”有诏改洪州别驾。

御史中丞李孝本，宗室子，坐李训事诛死，其二女没入宫。谟上言：“陛下即位，不悦声色，于今十年，未始采择。数月以来，稍意声伎，教坊阅选，百十未已，庄宅收市，运运有闻。今又取孝本女内之后宫，宗姓不育，宠幸为累，伤治道之本，

速尘秽之嫌。谚曰：‘止寒莫若重裘，止谤莫若自修。’惟陛下崇千载之盛德，去一旦之玩好。”帝即出孝本女，诏曰：“乃祖在贞观时，指事直言，无所避，每览国史，朕与嘉之。谟为拾遗，屡有献纳。夫备洒埽于内，非曰声妓，恤宗女之幼，不为渔取，然疑似之间，不可户晓，谟辞深切，其惜我之失，不亦至乎？谟虽居位日浅，朕何爱一官，增直臣之气，其以谟为右补阙。”

先是，帝谓宰相曰：“太宗得徵，参裨阙失，朕今得谟，又能极谏，朕不敢仰希贞观，庶几处无过之地。”教坊有工善为新声者，诏授扬州司马，议者颇言司马品高，郎官、刺史迭处，不可以授贱工，帝意右之。宰相谕谏官勿复言，谟独固谏不可，工降润州司马。荆南监军吕令琛纵僭卒辱江陵令，观察使韦长避不发，移内枢密使言状。谟劾长任察廉，知监军侵屈官司，不以上闻，私白近臣，乱法度，请明其罚。不报。

俄为起居舍人，帝问：“卿家书诏颇有存者乎？”谟对：“惟故笏在。”诏令上送。郑覃曰：“在人不在笏。”帝曰：“覃不识朕意，此笏乃今甘棠。”帝因敕谟曰：“事有不当，毋嫌论奏。”谟对：“臣顷为谏臣，故得有所陈；今则记言动，不敢侵官。”帝曰：“两省属皆可议朝廷事，而毋辞也！”帝索起居注，谟奏：“古置左、右史，书得失，以存鉴戒。陛下所为善，无畏不书；不善，天下之人亦有以记之。”帝曰：“不然。我既尝观之。”谟曰：“向者取观，史氏为失职。陛下一见，则后来所书必有讳屈，善恶不实，不可以为史，且后代何信哉？”乃止。

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贺兰进兴及党与治军中，反状且，帝自临问，诏命斩囚以徇。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：“狱当与众共之。刑部、大理，法官也，决大狱不与知，律令谓何？请归有司。”

“未报。谟上言：“事系军，即推军中。如齐民，宜付府县。今狱不在有司，法有轻重，何从而知？”帝停决，诏神策军以官兵留仗内，余付御史台。台惮士良，不敢异，卒皆诛死。擢谏议大夫，兼起居舍人、弘文馆直学士，谟固让不见可，乃拜。

始谟之进，李珣、杨嗣复实推引之。武宗立，谟坐二人党，出为汾州刺史。俄贬信州长史。宣宗嗣位，移郢、商二州刺史。召授给事中，迁御史中丞，发驸马都尉杜中立奸赃，权威缩气。俄兼户部侍郎事，谟奏：“中丞，纪纲所寄，不宜杂领钱谷，乞专治户部。”诏可。顷之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建言：“今天下粗治，惟东宫未立，不早以正人傅导之，非所以存副贰之重。”且泣下，帝为感动。自敬宗后，恶言储嫡事，故公卿无敢开陈者。时帝春秋高，嫡嗣未辨，谟辅政，白发其端，朝议归重。

会詹昆国献象，谟以为非土性，不可畜，请还其献。诏可。河东节度使李业杀降虏，边部震扰，业内恃凭藉，人无敢言者，谟奏徙滑州。迁中书侍郎。大理卿马曙有犀铠数十首，惧而瘞之。奴王庆以怨告曙藏甲有异谋，按之无它状，投曙岭外，庆免。议者谓奴诉主，法不听。谟引律固争，卒论庆死。累迁门下侍郎，兼户部尚书。

大中十年，以平章事领剑南西川节度使。上疾求代，召拜吏部尚书，因久疾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太子少保。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司徒。

谟为宰相，议事天子前，它相或委抑规讽，惟谟说切无所回畏。宣宗尝曰：“谟名臣孙，有祖风，朕心惮之。”然卒以刚正为令狐綯所忌，谗罢之。

赞曰：君臣之际，顾不难哉！以徵之忠，而太宗之睿，身歿未几，猜譖遽行。始，徵之谏，累数十余万言，至君子小人，

未尝不反复为帝言之，以佞邪之乱忠也。久犹不免。故曰：“皓皓者易污，峣峣者难全”，自古所叹云。唐柳芳称“徵死，知不知莫不恨惜，以为三代遗直”。谅哉！谟之论议挺挺，有祖风烈，《诗》所谓“是以似之”者欤！

## 卷第八十九 列传第二十三

## 王珪马韦

王珪，字叔玠。祖僧辩，梁太尉、尚书令。父颢，北齐乐陵郡太守。世居郾。性沉澹，志量隐正，恬于所遇，交不苟合。隋开皇十三年，召入秘书内省，讎定群书，为太常治礼郎。季父颇，通儒有鉴裁，尤所器许。颇坐汉王谅反，诛，珪亡命南山十余年。高祖入关，李纲荐署世子府谏议参军事。建成为皇太子，授中舍人，迁中允，礼遇良厚。太子与秦王有隙，帝责珪不能辅导，流嵩州。太子已诛，太宗召为谏议大夫。帝尝曰：“正主御邪臣，不可以致治；正臣事邪主，亦不可以致治。唯君臣同德，则海内安。朕虽不明，幸诸公数相谏正，庶致天下于平。”珪进曰：“古者，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谏不用，则相继以死。今陛下开圣德，收采刍言，臣愿竭狂瞽，佐万分一。”帝可，乃诏谏官随中书、门下及三品官入阁。珪推诚纳善，每存规益，帝益任之。封永宁县男、黄门侍郎，迁侍中。

它日进见，有美人侍帝侧，本庐江王瑗姬也。帝指之曰：“庐江不道，贼其夫而纳其室，何有不亡乎？”珪避席曰：“陛下以庐江为是邪？非邪？”帝曰：“杀人而取妻，乃问朕是非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闻齐桓公之郭，问父老曰：‘郭何故亡？’曰：‘以其善善而恶恶也。’公曰：‘若子之言，乃贤君也，何至于亡？’父老曰：‘不然，郭君善善不能用，恶恶不能去，所

以亡。’今陛下知庐江之亡，其姬尚在，窃谓陛下以为是。审知其非，所谓知恶而不去也。”帝嗟美其言。

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乐律授宫中音家，伎不进，数被让。珪与温彦博同进曰：“孝孙，修谨士，陛下使教女乐，又责譙之，天下其以士为轻乎！”帝怒曰：“卿皆我腹心，乃附下罔上，为人游说邪？”彦博惧，谢罪，珪不谢，曰：“臣本事前宫，罪当死，陛下矜其性命，引置枢密，责以忠效。今疑臣以私，是陛下负臣，臣不负陛下。”帝默然惭，遂罢。明日，语房玄龄曰：“昔武王不用夷、齐，宣王杀杜伯，自古帝王纳谏固难矣。朕夙夜庶几于前圣，昨责珪等，痛自悔，公等勿怨是不进谏也！”

时珪与玄龄、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、魏征同辅政。帝以珪善人物，且知言，因谓曰：“卿标鉴通晤，为朕言玄龄等材，且自谓孰与诸子贤？”对曰：“孜孜奉国，知无不为，臣不如玄龄；兼资文武，出将入相，臣不如靖；敷奏详明，出纳惟允，臣不如彦博；济繁治剧，众务必举，臣不如胄；以谏诤为心，耻君不及尧、舜，臣不如征。至激浊扬清，疾恶好善，臣于数子有一日之长。”帝称善。而玄龄等亦以为尽己所长，谓之确论。

进封郡公。坐漏禁近语，左除同州刺史。帝念名臣，俄召拜礼部尚书兼魏王泰师。王见之，为先拜，珪亦以师自居。王问珪何为忠孝，珪曰：“陛下，王之君，事思尽忠；陛下，王之父，事思尽孝。忠孝可以立身，可以成名。”王曰：“忠孝既闻命矣，愿闻所习。”珪曰：“汉东平王苍称‘为善最乐’，愿王志之。”帝闻，喜曰：“儿可以无过矣！”

子敬直，尚南平公主。是时，诸主下嫁，以帝女贵，未尝行见舅姑礼。珪曰：“主上循法度，吾当受公主谒见。岂为身荣，将以成国家之美。”于是，与夫人坐堂上，主执盥馈乃

退。其后公主降，有舅姑者，备妇礼，本于珪。

十三年，病。帝遣公主就第省视，复遣民部尚书唐俭增损药膳。卒，年六十九。帝素服哭别次，诏魏王率百官临哭。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懿。

珪少孤且贫，人或馈遗，初无让。及贵，厚报之，虽已亡，必酬贍其家。性不苛察，临官务举纲维，去甚不可者，至仆妾亦不见喜愠。奉寡嫂，家事咨而后行。教抚孤侄，虽其子不过也。宗族匱乏，周恤之，薄于自奉。独不作家庙，四时祭于寝，为有司所劾，帝为立庙愧之，不罪也。世以珪俭不中礼，少之。始，隐居时，与房玄龄、杜如晦善，母李尝曰：“而必贵，然未知所与游者何如人，而试与偕来。”会玄龄等过其家，李窥大惊，敕具酒食，欢尽日，喜曰：“二客公辅才，汝贵不疑。”敬直封南城县男，后坐交皇太子承乾，徙岭外。

珪孙焘、旭。焘，性至孝，为徐州司马。母有疾，弥年不废带，视絮汤剂。数从高医游，遂穷其术，因以所学作书，号《外台秘要》，讨绎精明，世宝焉。历给事中、鄴郡太守，治闻于时。旭，见《酷吏传》。

薛收，字伯褒。蒲州汾阴人。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，出继从父孺。年十二，能属文。以父不得死于隋，不肯仕。郡举秀才，不应。闻高祖兴，遁入首阳山，将应义举。通守尧君素觉之，迎置其母城中，收不得去。及君素东连王世充，遂挺身归国。房玄龄亟言之秦王，王召见，问方略。所对合旨，授府主簿，判陕东大行台金部郎中。是时方讨世充，军事繁综，收为书檄露布，或马上占辞，该敏如素构，初不窜定。窦建德来援，诸将争言敛军以观贼形势，收独曰：“不然。世充据东都，府库盈衍，其兵皆江淮选卒，正苦乏食尔，是以求战不得，为我所持。今建德身总众以来，必飞穀转粮，更相资哺。两贼连固，

则伊、洛间胜负未可岁月定也。不若勒诸将严兵缔垒，浚其沟防，戒毋出兵。大王亲督精锐据成皋，厉兵按甲，邀建德路。彼以疲老，当吾堂堂之锋，一战必举。不旬日，二贼可缚致麾下矣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遂禽建德，降世充。

王入观隋宫室，且叹炀帝无道，殫人力以事夸侈。收进曰：“峻宇雕墙，殷辛以亡；土阶茅茨，唐尧以昌。始皇兴阿房而秦祸速，文帝罢露台而汉祚永。后主曾不是察，奢虐是矜，死一夫之手，为后世笑，何此之能保哉？”王重其言。俄授天策府记室参军。从平刘黑闥，封汾阴县男。尝上书谏王止畋猎，王答曰：“览所陈，知成我者，卿也。明珠兼乘，未若一言，今赐黄金四十铤。”

武德七年，寝疾。王遣使临问，相望于道。命舆疾至府，亲举袂抚之，论叙生平，感激涕泗。卒，年三十三。王哭之恸，与其从兄子元敬书曰：“吾与伯褒共军旅间，何尝不驱驰经略，款曲襟抱，岂期一朝成千古也。且家素贫而子幼，善抚安之，以慰吾怀。”因遣使吊祭，赠帛三百段。其后图学士像，叹其早死不得与。既即位，语房玄龄曰：“收若在，朕当以中书令处之。”又尝梦收如平生，赐其家粟、帛。贞观七年，赠定州刺史。永徽中，又赠太常卿，陪葬昭陵。

子元超，九岁袭爵。及长，好学，善属文。尚巢王女和静县主，累授太子舍人。高宗即位，迁给事中，数上书陈当世得失，帝嘉纳。转中书舍人、弘文馆学士。省中有盘石，道衡为侍郎时，常据以草制，元超每见，辄泫然流涕。以母丧解，夺服授黄门侍郎、检校太子左庶子。所荐豪俊士，若任希古、高智周、郭正一、王义方、孟利贞、郑祖玄、邓玄挺、崔融等，皆以才自名于时。累拜东台侍郎。李义府流雋州，旧制，流人不得乘马，元超为请，坐贬简州刺史。岁余，又坐与上官仪文

章款密，流嵩州。上元初，赦还，拜正谏大夫。三年，迁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

帝校猎温泉，诸蕃酋长得持弓矢从。元超奏：“夷狄野心，而使挟兵在围中，非所宜。”帝纳可。尝宴诸王，召元超与，从容谓曰：“任卿中书，宁藉多人哉！”俄拜中书令兼左庶子。帝幸东都，留辅太子监国，手敕曰：“朕留卿，若失一臂。顾太子未习庶务，关中事，卿悉专之。”时太子射猎，诏得入禁御，故太子稍怠政事。元超谏曰：“内苑之地，繚丛薄，冒翳荟，绝磴险途。殿下截轻禽，逐狡兔，衔橛之变，讵无可虞？又户奴多反逆余族，或夷狄遗丑，使凶谋窃发，将何以御哉？夫为人子者，不登高，不临深，谓其近危辱也。天皇所赐书戒丁宁，惟殿下罢驰射之劳，留情坟典，岂不美欤！”帝知之，遣使厚赐慰其意，召太子还东都。帝疾剧，政出武后。因阳暗，乞骸骨。加金紫光禄大夫。卒，年六十二，赠光禄大夫、秦州都督，陪葬乾陵。子曜，圣历中，附会张易之，官正谏大夫。

元敬，隋选部郎迈之子，与收及收族兄德音齐名，世称“河东三凤”。收为长离雏，德音为鸞鷟，元敬年最少，为鹓雏。武德中，为秘书郎、天策府参军，直记室、文学馆学士。是时，收与房、杜处心腹之寄，更相结附。元敬谨畏，未尝申款曲。如晦叹曰：“小记室不可得而亲，不可得而疏！”秦王为皇太子，除舍人。于是军国之务总于东宫，而元敬掌文翰，号称职。卒于官。

稷，字嗣通，道衡曾孙。擢进士第。累迁礼部郎中、中书舍人。与从祖兄曜更践两省，俱以辞章自名。景龙末，为谏议大夫、昭文馆学士。初，贞观、永徽间，虞世南、褚遂良以书颀家，后莫能继。稷外祖魏征家多藏虞、褚书，故锐精临仿，结体遒丽，遂以书名天下。画又绝品。睿宗在藩，喜之，以其

子伯阳尚仙源公主。及践阼，迁太常少卿，封晋国公，实封三百户。会钟绍京为中书令，稷讽使让，因入言于帝曰：“绍京本胥史，无素才望，今特以勋进，师长百僚，恐非朝廷具瞻之美。”帝然之，遂许绍京让，改户部尚书。翌日，迁稷黄门侍郎，参知机务。与崔日用数争事帝前，罢为左散骑常侍。历太子少保、礼部尚书。帝以翊赞功，每召入宫中与决事，恩绝群臣。窦怀贞诛，稷以知本谋，赐死万年狱，年六十五。

伯阳为驸马都尉、安邑郡公，别食实封四百户。稷死，坐贬晋州员外别驾，又流岭表，自杀。伯阳子谈，尚玄宗恒山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光禄员外卿。

马周，字宾王，博州茌平人。少孤，家窳狭。嗜学，善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。资旷迈，乡人以无细谨，薄之。武德中，补州助教，不治事。刺史达奚恕数咎让，周乃去，客密州。赵仁本高其才，厚以装，使入关。留客汴，为浚仪令崔贤所辱，遂感激而西，舍新丰，逆旅主人不之顾，周命酒一斗八升，悠然独酌，众异之。至长安，舍中郎将常何家。

贞观五年，诏百官言得失。何武人，不涉学，周为条二十余事，皆当世所切。太宗怪问何，何曰：“此非臣所能，家客马周教臣言之。客，忠孝人也。”帝即召之，间未至，遣使者四辈敦趣。及谒见，与语，帝大悦，诏直门下省。明年，拜监察御史，奉使称职。帝以何得人，赐帛三百段。周上疏曰：

臣每读前史，见贤者忠孝事，未尝不废卷长想，思履其迹。臣不幸早失父母，犬马之养，已无所施；顾来事可为者，惟忠义而已。是以徒步二千里，归于陛下。陛下不以臣愚，擢臣不次。窃自惟念无以论报，辄竭区区，惟陛下所择。

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右，墙宇门阙，方紫极为卑小。东宫，皇太子居之，而在内；大安，至尊居之，反在外。太上皇虽志

清俭，爱惜人力，陛下不敢违，而蕃夷朝见，四方观听，有不足焉。臣愿营雉堞门观，务从高显，以称万方之望，则大孝昭矣。

臣伏读明诏，以二月幸九成宫。窃惟太上皇春秋高，陛下宜朝夕视膳。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里而远，非能旦发暮至也。万有一太上皇思感，欲即见陛下，何以逮之？今兹本为避暑行也，太上皇留热处，而陛下走凉处，温清之道，臣所未安。然诏书既下，业不中止，愿示还期，以开众惑。

臣伏见诏宗室功臣悉就藩国，遂貽子孙，世守其政。窃惟陛下之意，诚爱之重之，欲其裔绪承守，与国无疆也。臣谓必如诏书者，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，富贵之，何必使世官也？且尧、舜之父，有硃、均之子。若令有不肖子袭封嗣职，兆庶被殃，国家蒙患。正欲绝之，则子文之治犹在也；正欲存之，则栾黶之恶已暴也。必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人，宁割恩于已亡之臣，则向所谓爱之重之者，适所以伤之也。臣谓宜赋以茅土，畴以户邑，必有材行，随器而授。虽干翻非强，亦可以免累。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，所以终全其世者，良得其术也。愿陛下深思其事，使得奉大恩，而子孙终其福禄也。

臣闻圣人之化天下，莫不以孝为本，故曰：“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”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孔子亦言“吾不与祭，如不祭”，是圣人之重祭祀也。自陛下践祚，宗庙之享，未尝亲事。窃惟圣情，以乘舆一出，所费无艺，故忍孝思，以便百姓。而一代史官，不书皇帝入庙，将何以貽厥孙谋、示来叶邪？臣知大孝诚不在俎豆之间，然圣人训人，必以己先之，示不忘本也。

臣闻致化之道，在求贤审官。孔子曰：“惟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。”是言慎举之为重也。臣伏见王长通、白明达本乐工

輿阜杂类；韦般提、斛斯正无他材，独解调马。虽术逾等夷，可厚赐金帛以富其家。今超授高爵，与外廷朝会，驸竖倡子，鸣玉曳履，臣窃耻之。若朝命不可追改，尚宜不使在列，与士大夫为伍。

帝善其言，除侍御中。又言：

臣历观夏、商、周、汉之有天下，传祚相继，多者八百余年，少者犹四五百年，皆积德累业，恩结于人，岂无僻王，赖先哲以免。自魏、晋逮周、隋，多者五六十年，少者三二十年而亡。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，当时仅能自守，后无遗德可思，故传嗣之主，其政少衰，一夫大呼，天下土崩矣。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，而积德日浅，固当隆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使恩有余地，为子孙立万世之基，岂特持当年而已。然自古明王圣主，虽因人设教，而大要节俭于身，恩加于人，故其下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畏之如雷霆，卜祚遐长，而祸乱不作也。今百姓承丧乱之后，比于隋时才十分一，而徭役相望，兄去弟还，往来远者五六千里，春秋冬夏，略无休时。陛下虽诏减省，而有司不得废作，徒行文书，役之如故。四五年来，百姓颇嗟怨，以为陛下不存养之。尧之茅茨土阶，禹之恶衣菲食，臣知不可复行于今。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而罢露台，集上书囊以为殿帷，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；景帝亦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，特诏除之，所以百姓安乐。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，承文、景遗德，故人心不摇。向使高祖之后即值武帝，天下必不能全。此时代差近，事迹可见。今京师及益州诸处，营造供奉器物，并诸王妃主服饰，皆过靡丽。臣闻昧旦丕显，后世犹怠，作法于治，其弊犹乱。陛下少处人间，知百姓辛苦，前代成败，目所亲见，尚犹如此，而皇太子生长深宫，不更外事，即万岁后，圣虑之所当忧也。

臣窃寻自古黎庶怨叛，聚为盗贼，其国无不即灭，人主虽悔，未有重能安全者。凡脩政教，当脩之于可脩之时。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，无益也。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，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，而不知其身之失。故纣笑桀之亡，而幽、厉笑纣之亡，隋炀帝又笑齐、魏之失国也。今之视炀帝，犹炀帝之视齐、魏也。

往贞观初，率土荒俭，一匹绢才易斗米，而天下帖然者，百姓知陛下忧怜之，故人人自安无谤讟也。五六年来，频岁丰稔，一匹绢易粟十余斛，而百姓咸怨，以为陛下不忧怜之。何则？今营为者，多不急之务故也。自古以来，国之兴亡，不由积蓄多少，在百姓苦乐也。且以近事验之，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，积布帛东都而王世充据之，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。向使洛口、东都无粟帛，王世充、李密未能必聚大众。但贮积者，固有国之常，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，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？

夫俭以息人，贞观初，陛下已躬为之，今行之不难也。为之一日，则天下知之，式歌且舞矣。若人既劳，而周之不息，万一中国水旱，而边方有风尘之警，狂狡窃发，非徒旰食晏寝而已。古语云：“动人以行不以言，应天以实不以文。”以陛下之明，诚欲厉精为政，不烦远采上古，但及贞观初，则天下幸甚。

昔贾谊谓汉文帝云“可痛哭及长叹息者”，言：当韩信王楚、彭越王梁、英布王淮南之时，使文帝即天子位，必不能安。又言：“赖诸王年少，傅相制之，长大之后，必生祸乱。”后世皆以谊言为是。臣窃观今诸将功臣，陛下所与定天下，无威略振主如韩、彭者；而诸王年并幼少，纵其长大，陛下之日，必无他心，然则万代之后，不可不虑。汉、晋以来，乱天下者，

何尝不在诸王。皆由树置失宜，不豫为节制，以至灭亡。人主岂不知其然，溺于私爱尔。故前车既覆，而后车不改辙也。今天下百姓尚少，而诸王已多，其宠遇过厚者，臣愚虑之，非特恃恩骄矜也。昔魏武帝宠陈思王，文帝即位，防守禁闭同狱囚焉。何则？先帝加恩太多，故嗣主疑而畏之也。此武帝宠陈思王，适所以苦之也。且帝子身食大国，何患不富，而岁别优赐，曾无限极。里语曰：“贫不学俭，富不学奢。”言自然也。今天圣创业，岂唯处置见子弟而已，当制长久之法，使万代奉行。

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。必也使百姓安乐，在刺史、县令尔。县令既众，不可皆贤，但州得良刺史可矣。天下刺史得人，陛下端拱岩廊之上，夫复何为？古者郡守、县令皆选贤德，欲有所用，必先试以临人，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。今独重内官，县令、刺史颇轻其选。又刺史多武夫勋人，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；折冲果毅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，其次乃补边州。而以德行才术擢者，十不能一。所以百姓未安，殆在于此。

疏奏，帝称善。擢拜给事中，转中书舍人。

周善敷奏，机辩明锐，动中事会，裁处周密，时誉归之。帝每曰：“我暂不见周即思之。”岑文本谓所亲曰：“马君论事，会文切理，无一言可损益，听之纉纉，令人忘倦。苏、张、终、贾正应此耳。然鸢肩火色，腾上必速，恐不能久。”俄迁治书侍御史，兼知谏议大夫，检校晋王府长史。王为皇太子，拜中书侍郎，兼太子右庶子。十八年，迁中书令，犹兼庶子。时置太子司议郎，帝高其除。周叹曰：“恨吾资品妄高，不得历此官。”帝征辽，留辅太子定州。及还，摄吏部尚书，进银青光禄大夫。帝尝以飞白书赐周曰：“鸾凤冲霄，必假羽翼；股肱之寄，要在忠力。”

周病消渴连年，帝幸翠微宫，求胜地为构第，每诏尚书食

具膳，上医使者视护，躬为调药，太子问疾。疾甚，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，曰：“管、晏暴君之过，取身后名，吾不为也！”

“二十二年卒，年四十八，赠幽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

初，帝遇周厚，周颇自负。为御史时，遣人以图购宅，众以其兴书生，素无货，皆窃笑。它日，白有佳宅，直二百万，周遽以闻，诏有司给直，并赐奴婢什物，由是人乃悟。周每行郡县，食必进鸡，小吏讼之。帝曰：“我禁御史食肉，恐州县广费，食鸡尚何与？”榜吏斥之。及领选，犹废浚仪令。先是，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，后置鼓代之，俗曰“冬冬鼓”；品官旧服止黄紫，于是三品服紫，四品五品硃，六品七品绿，八品九品青；城门入由左，出由右；飞驿以达警急；纳居人地租；宿卫大小番直；截驿马尾；城门、卫舍、守捉士，月散配诸县，各取一，以防其过；皆周建白。自周亡，帝思之甚，将假方士术求见其仪形。高宗即位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、高唐县公。垂拱中，配享高宗庙庭。

子载，咸亨中为司列少常伯，与裴行俭分掌选事，言吏部者称裴、马焉。终雍州长史。

赞曰：周之遇太宗，顾不异哉！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，若素宦于朝、明习宪章者，非王佐才，畴以及兹？其自视与筑岩、钓渭亦何以异！迹夫帝锐于立事，而周所建皆切一时，以明佐圣，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，恨相得晚，宜矣。然周才不逮傅说、吕望，使后世未有述焉，惜乎！

韦挺，京兆万年人。父冲，仕隋为民部尚书。挺少与隐太子善，高祖平京师，署陇西公府祭酒。累迁太子左卫骠骑，检校左卫率。太子遇之厚，宫臣无与比。武德七年，帝避暑仁智宫。或言太子与宫臣谋逆，又庆州刺史杨文干坐大逆诛，辞连东宫，帝专责宫臣，由是挺与杜淹、王珪等皆流越巂。未几，

召拜主爵郎中。贞观初，王珪数荐之，迁尚书右丞。历史部、黄门侍郎，拜御史大夫、扶阳县男。太宗谓挺曰：“卿之任大夫，独朕意，左右无为卿地者！”挺曰：“臣弩下，不足以辱高位，且非勋非旧，而在藩邸故僚上，愿后臣以劝立功者。”不听。是时承隋大乱，风俗薄恶，人不知教。挺上疏曰：“父母之恩，昊天罔极；创巨之痛，终身何已。今衣冠士族，辰日不哭，谓为重丧，亲宾来吊，辄不临举。又闾里细人，每有重丧，不即发问，先造邑社，待营办具，乃始发哀。至假车乘，雇棺郭，以荣送葬。既葬，邻伍会集，相与酣醉，名曰出孝。夫妇之道，王化所基，故有三日不息烛、不举乐之感。今昏嫁之初，杂奏丝竹，以穷宴欢。官司习俗，弗为条禁。望一切惩革，申明礼宪。”俄复为黄门侍郎，兼魏王泰府事。时泰有宠，太子多过失，帝密欲废立，语杜正伦，正伦以漏言贬。帝谓挺曰：“不忍复置卿于法。”改太常卿。

初，挺为大夫时，马周为监察御史，挺不甚礼。及周为中书令，帝欲湔拭用之，周言挺佞于自用，非宰相器，遂止。帝将讨辽东，择主饷运者。周言挺才任粗使，帝谓然。挺父故为营州总管，尝经略高丽，故札藏家，挺上之。帝悦曰：“自幽距辽二千里无州县，吾军靡所仰食，卿为朕图之。苟吾军用不乏，是公之功。其自择文武官四品十人为子使，取幽、易、平三州锐士若马各三百以从。”即诏河北列州皆取挺节度，许以便宜。帝亲解貂裘及中厩马赐之。挺遣燕州司马王安德行渠，作漕舫转粮，自桑乾水抵卢思台，行八百里，渠塞不可通。挺以方苦寒，未可进，遂下米台侧，廕之，待冻泮乃运以为解。即上言：“度王师至，食且足。”帝不悦曰：“兵宁拙速，无工迟。我明年师出，挺乃度它岁运，何哉？”即诏繁峙令韦怀质驰按。怀质还劾：“挺在幽州，日置酒，弗忧职，不前视渠

长利，即造船行粟，绵八百里，乃悟非是，欲进则不得，还且水涸。六师所须，恐不如陛下之素。”帝怒，遣将少监李道裕代之。敕治书侍御史唐临驰传，械挺赴洛阳，废为民，使白衣从。

帝破盖牟城，诏挺将兵镇守，示复用。城与贼新城接，日夜转斗无休时。挺以失职，内不平，作书谢所善公孙常。常，善数者也，以他事系，投缯死。索囊中得挺书，言所屯危蹙，意怨望，贬象州刺史。岁余卒，年五十八。

子待价、万石。

待价，初为左千牛备身，永徽中，江夏王道宗得罪，待价以媼贬卢龙府果毅。时将军辛文陵招慰高丽，次吐护真水，为虜所袭，待价与中郎将薛仁贵率所部兵杀之，文陵亦苦战，遂免。待价重创，矢著左足，隐不言，卒以疾免。起为兰州刺史。吐蕃盗边，高宗以沛王贤为凉州大都督，而待价为司马。俄迁肃州刺史，以功召拜右武卫将军。仪凤三年，吐蕃复入寇，以待价检校凉州都督，兼知镇守兵马事。召还，封扶阳侯。武后临朝，摄司空，护营乾陵，改天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待价起武力，典选无铨总才，故朝野共蚩薄之。俄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，御突厥。逾年还，拜文昌右相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不自安，累表辞职，不听。且请尽力行阵，许之，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，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，进爵公。军至寅识迦河，与吐蕃合战，胜负略相当。会其副阁温古逗留，又天大寒，待价不善抚御，师人多死，饷道乏，乃旋师顿高昌。后大怒，斩温古，流待价綉州，卒。

曾孙武。武少孤。年十一，廕补右千牛，累迁长安丞。德宗幸梁州，委妻子奔行在，除殿中侍御史。户部侍郎元琇为水陆转运使，表武以仓部员外郎充判官。谋不用，杜门数月而琇

败。转刑部员外郎。是时，帝以反正告郊庙，大兵后，典章苟完，执事者时时咨武。武酌宜约用，得礼之衷，群司奉焉。后为绛州刺史，凿汾水灌田万三千余顷，玺书劳勉。宪宗时，入为京兆尹，护治丰陵，未成，卒，赠吏部尚书。

万石，颇涉学，善音律。上元中，迁累太常少卿。当时郊庙燕会乐曲，皆万石与太史令姚元辩增损之，号任职。始，万石奏“太乐博士弟子遭丧者，先无它业，请以卒哭追集”。侍御史刘思立劾奏万石曰：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；睦亲化人，莫善于孝。所以三年之礼，天下通丧。今遣音声人释服为乐，带经治音，岂以小人不能执礼，遂欲约为非法？万石官太常，首紊风化，请付吏论罪。”高宗方委任万石，罢其奏。后知吏部选事，卒于官。

赞曰：王者用人非难，尽其才之为难。观太宗之责任也，谋斯从，言斯听，才斯奋，洞然不疑，故人臣未始遗力，天子高拱操成功，致太平矣。始皆奋亡命布衣，嫔然列置上衮。薛收虽早夭，帝本以中书令待之。御臣之方，顾不善哉！挺晚节流落，盖有致而然。

## 卷第九十 列传第二十四

## 二李戴刘崔

李纲，字文纪，观州蓨人。少慷慨，尚风节。始名瑗，慕张纲为人，改焉。仕周为齐王宪参军事。宣帝将杀宪，召僚属诬左其罪，纲矢死无桡辞。及宪诛，露车载尸，故吏奔匿，纲抚棺号恸，为瘞乞，乃去。

事隋为太子洗马。太子勇宴宫臣，左庶子唐令则奏琵琶，又歌《武媚娘曲》。纲曰：“令则官调护，乃自比倡优，进淫声，惑视听，诚使上闻之，岂不为殿下累乎？臣请正其罪。”勇曰：“置之，我欲为乐耳！”后勇废，文帝切让，官属无敢对，纲独曰：“陛下不素教，故太子至此。太子资中人，得贤者辅而善，得不肖导而恶，奈何歌舞鹰犬纤儿使日侍侧？何特太子罪邪？”帝曰：“以汝为洗马，何不择人？”纲曰：“臣非东宫得言者。”帝曰：“朕过矣！”擢尚书右丞。时杨素、苏威用事，纲据正不谄迎随，素等多憾。会大将军刘方讨林邑，素言林邑多珍货，非纲不可任，遂署行军司马。方揣素指，数危辱之，几殆。军还，不得调。稍除齐王府司马。复诏出南海，应接林邑。久不召，乃身入奏。威劾纲擅去所部，以属吏。会赦免，屏居鄆。大业末，贼帅何潘仁劫为长史。

高祖平京师，纲上谒，授丞相府司录参军，封新昌县公，领选举。受禅，拜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。齐王元吉为并州总管，

纵左右攘夺，民愁苦，宇文歆谏，不听，腾状显言，王坐免。俄而复留，下危惴。刘武周入太原，元吉惧，弃军奔京师，并州陷。帝怒，谓纲曰：“王年少，不习事，故以歆及窦诞佐之。太原，兴王地，兵十万，粟支十年，奈何一旦弃去？歆建此计，我当斩于军。”纲曰：“王过恶，诞养成之。歆事王浅，有阙必诤。今赖歆计，使陛下不失爱子，且有功，又可加罪乎？”翼日，帝悟，引纲升御榻，劳曰：“卿不言，我几滥罚。”于是释歆，然犹贷诞也。帝以舞工安叱奴为散骑常侍，纲谏曰：“周家均工乐胥不得预士伍，虽复妙如师襄，才如子野，皆继世不易业。故魏武使祢衡击鼓，衡先解朝衣，曰：‘不敢以先王法服为伶人衣。’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，以安马驹开府，有国家者，可为鉴戒。今新造天下，开太平之基，功臣赏未及遍，高才犹伏草茅，而先令舞胡鸣玉曳组，位五品，趋丹地，殆非创业垂统、贻子孙之道也。”帝不纳。

纲在东宫，太子建成尤加礼，尝游温汤，纲疾不从。有进鱼者，太子使脍之，唐俭、赵元楷自言其能。太子曰：“操刀脍鲤和鼎味，公等善之。若粥谐审谕，固属纲矣。”遣使赐绢二百匹。后太子浸狎亡赖，猜间朝廷，纲频谏不见听，遂乞骸骨。帝骂曰：“卿为潘仁长史，而羞朕尚书邪？”纲顿首曰：“潘仁，贼也，志残杀，然每谏辄止，为其长史，故无愧。陛下功成，厚自伐，臣言如持水内石，敢久为尚书乎？且臣事东宫，东宫又与臣忤，是以上印绶。”帝谢曰：“知公直士，幸卒辅吾儿。”乃拜太子少保，尚书、詹事如故。纲上书太子曰：“纲老矣，幸未就木，备位保傅，冀得效愚鄙。日殿下饮酒过量，非养生之道。凡为人子，务孝谨，以慰上心，不宜听受邪说，与朝廷生槩间。”太子览书不悻，所为益纵。纲悒悒不自赖，固请老，优诏解尚书。帝以纲隋名臣，手敕未尝名。

贞观四年，复为少师。以足疾赐步舆，听乘至阁，问以政事。诣东宫，太子承乾为拜，每听政，必诏纲与房玄龄、王珪侍坐。尝言曰：“托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，古人为难，纲以为易！”故发言陈事，毅然不可夺。及疾，帝遣玄龄至家存问。明年卒，年八十五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贞，太子为立碑。

初，齐王宪女嫠居，纲厚恤之。及卒，女被发号哭，如丧其亲然。纲在隋，宦不进，筮之得《鼎》。筮人曰：“君当为卿辅，然待易姓乃如志。仕不知退，折足为败。”故纲虽显于唐，数称疾辞位云。孙安仁、安静。

安仁，永徽中为太子左庶子，太子忠废还邸，寮属奔散，独安仁泣拜而去。终恒州刺史。安静，天授中为右卫将军。武氏革命，群臣皆劝进，安静独无所请。及收系狱，来俊臣问状，安静曰：“正以我唐旧臣，杀之可也。若诘其状，吾谁欺？”俊臣诬杀之。会昌中，录忠臣后，访子孙已绝，乃赠安静太子少师。自纲五世同居，安仁、安静复以义烈闻，世称李氏不衰。

李大亮，京兆泾阳人。祖琰，为魏度支尚书。大亮有文武才略，隋末，署庞玉行军兵曹。李密寇东都，玉战败，大亮被禽。贼将张弼异之，就执百余人皆死，独释大亮，引与语，遂定交。

高祖入关，大亮自归，授土门令。方岁饥，境多盗贼。大亮招亡散，抚贫瘠，卖所乘马，稍稍资业之，劝垦田，岁大熟。间出击盗，所至辄平。秦王行北境，下书奖劳，赐马五乘，帛五十段。顷之，胡贼大至，大亮度不能拒，乃单马诣营说豪帅，为分别祸福，贼众感服，遂相率降。大亮杀所乘马与之食，至步而返。帝闻之悦，擢金州总管府司马。王弘烈据襄阳，诏大亮安抚樊、邓，因图之，进击，下十余城。迁安州刺史。复使徇广州，至九江，会辅公祐反，以计禽其将张善安。公祐方围猷州，刺史左难当固守，大亮率兵击走之。迁越州都督。

贞观初，徙交州，封武阳县男。召授太府卿，复出凉州都督。尝有台使见名鹰，讽大亮献之。大亮密表曰：“陛下绝畋猎久矣，而使者求鹰。信陛下意邪，乃乖昔旨；如其擅求，是使非其才。”太宗报书曰：“有臣如此，朕何忧！古人以一言之重订千金，今赐胡瓶一，虽亡千镒，乃朕所自御。”又赐荀悦《汉纪》，曰：“悦论议深博，极为政之体，公宜绎味之。”时突厥亡，帝遂欲怀四夷，诸部降者，人赐袍一领、帛五匹，首领拜将军、中郎将，列五品者羸百员。又置降胡河南。诏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，使以绥大度设、拓设、泥熟特勒及七姓种落之未附者，峙粮赈口赈其饥。大亮上言：“臣闻欲绥远者必自近。中国，天下本根，四夷犹枝叶也。残本根，厚枝叶，而曰求安，未之有也。属者突厥倾国入朝，陛下不即俘江淮变其俗，而加赐物帛，悉官之，引处内地，岂久安计哉？今伊吾虽臣，远在荒鹵。臣以为诸称藩请附者，宜羁縻受之，使居塞外，畏威怀德，永为藩臣。谓之荒服者，故臣而不内，所谓行虚惠，收实福。河西积困夷狄，州县萧条，加因隋乱，残耗已甚。臣愚愿停招慰，省劳役，使边人得就农晦，此中国利也。”帝纳其计。

八年，为剑南道巡省大使。会讨吐谷浑，为河东道行军总管，与李靖俱出北道，涉青海，观河源，与虏遇蜀浑山，大战，破之，俘其名王，获杂畜数万，进爵为公。拜右卫大将军。晋王为皇太子，诏大亮兼右卫率，又兼工部尚书，身三职，宿卫两宫。每番直，常假寐。帝劳曰：“公在，我得酣卧。”

十八年，幸洛阳，诏副房玄龄居守。玄龄称“有王陵、周勃节，可倚大事”。俄寝疾，帝亲和药，驿赐之。临终，表请罢辽东役；又言京师宗庙所在，愿以关中为意。就稿，叹曰：“吾闻男子不死妇人手！”命屏左右，言终卒，年五十九。将

斂，家无珠玉为含，惟贮米五斛、布三十端。帝哭为恸。赠兵部尚书、秦州都督，谥曰懿，陪葬昭陵。

大亮性忠谨，外若不能言，而内刚烈，不可干非其义。对天子争是非，无回挠。至妻子未始见情容，事兄嫂以礼闻。位通显，居陋狭甚。在越州写书数百卷，及去，留都督署。初，破公祐，以功赐奴婢百口，谓曰：“而曹皆衣冠子女，不幸破亡，吾何忍录而为隶乎？”纵遣之。高祖闻，咨美，更赐奴婢二十。后破吐谷浑，复赐奴婢百五十口，悉以遗亲戚。葬宗族无后者三十余柩，赙襚加焉。尝以张弼脱其死，及贵，念有以报之。时弼为将作丞，匿不见，大亮求之不能得。一日，识诸涂，持弼泣，悉推家财与之，弼拒不受。乃言于帝曰：“臣及事陛下，张弼力也，愿悉臣官爵授之。”帝为迁弼中郎将、代州都督。世皆贤大亮能报，而多弼不自伐也。歿后，所育孤姓为大亮行服如所亲者十余人。

兄子道裕，贞观末为将作匠。有告张亮反者，诏百官议。皆言亮当诛，独道裕谓反形未具。帝怒不暇省，斩之。岁余，刑部侍郎缺，宰相屡进名，不可。帝曰：“朕得之矣。是尝议张亮者，朕时虽不从，今尚悔之。”遂命道裕。终大理卿。

大亮族孙迥秀。迥秀，字茂之。及进士第，又中英才杰出科。调相州参军事。累转考功员外郎。武后爱其材，迁凤阁舍人。大足初，检校夏官侍郎，仍领选，铨汰文武，号称职，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张易之兄弟贵骄，因桀意谐媚，士论顿减。俄坐赃贬庐州刺史。易之诛，贬衡州长史。中宗即位，召授将作少监。累迁鸿胪卿、脩文馆学士。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，还拜兵部尚书。卒，年五十，赠侍中。迥秀少聪悟，多通宾客。喜饮酒，虽多不乱，当时称其风流。母少贱，妻尝詈媵婢，母闻不乐，迥秀即出其妻。或问之，答曰：“娶妇要欲事姑，苟

违颜色，何可留？”武后尝遣内人候其母，或迎置宫中。后所居堂产芝草，犬乳邻猫，中宗以为孝感，旌大门闾。子齐损，开元中以谋逆诛。

戴胄，字玄胤，相州安阳人。性坚正，干局明强，善簿最。隋末，为门下录事，纳言苏威、黄门侍郎裴矩厚礼之。为越王侗给事郎。王世充谋篡，胄说曰：“君臣大分均父子，休戚同之。公当社稷之任，与存与亡，正在今日。愿尊辅王室，拟伊、周以幸天下。”世充诡曰：“善。”俄劾九锡，胄又切谏，不纳。出为郑州长史，使与王行本守武牢。秦王攻拔之，引为府士曹参军，封武昌县男。大理少卿缺，太宗曰：“大理，人命所系，胄清直，其人哉。”即日命胄。长孙无忌被召，不解佩刀入东上阁。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论监门校尉不觉，罪当死，无忌赎。胄曰：“校尉与无忌罪均，臣子于尊极不称误。法著：御汤剂、饮食、舟船，虽误皆死。陛下录无忌功，原之可也。若罚无忌，杀校尉，不可谓刑。”帝曰：“法为天下公，朕安得阿亲戚！”诏复议，德彝固执，帝将可。胄曰：“不然。校尉缘无忌以致罪，法当轻；若皆误，不得独死。”繇是与校尉皆免。

时选者盛集，有诡资廕冒牒取调者，诏许自首；不首，罪当死。俄有诈得者，狱具，胄以法当流。帝曰：“朕诏不首者死，而今当流，是示天下不以信，卿卖狱邪？”胄曰：“陛下登杀之，非臣所及。既属臣，敢亏法乎？”帝曰：“卿自守法，而使我失信，奈何？”胄曰：“法者，布大信于人；言乃一时喜怒所发。陛下以一朝忿，将杀之，既知不可而寘于法，此忍小忿、存大信也。若阿忿违信，臣为陛下惜之。”帝大感寤，从其言。胄犯颜据正，数查，参处法意，至析秋毫，随类指摘，言若泉涌，帝益重之。迁尚书左丞。矜其贫，特诏赐钱十万。

会仆射萧瑀免，封德彝卒，帝谓胄曰：“尚书总国纲维，失一事，天下有受其弊者。今以令、仆委卿，宜副朕举。”胄明敏，长于操决，无宿疑。议者美其振职，谓武德以来殆无其辈。复拜谏议大夫，与魏征更日供奉。进民部尚书。杜如晦遗言，请以选举委胄，由是检校吏部尚书。然好抑文雅，奖法吏，时以寡学为訾。

贞观四年，以本官参豫朝政，进爵郡公。帝将脩复洛阳宫，胄上疏谏曰：“比关中、河外置军围，强夫富室悉为兵，九成之役又兴，司农、将作见丁无几。大乱之后，户口单破，一人就役，举室捐业。籍军者督戎仗，课役者责粮赍，竭货经纪，犹不能济。七月以来，霖潦未止，滨河南北，田正洿下，年之有亡未可知。壮者尽行，赋调不给，则帑藏虚矣。今宫殿足庇风雨、容羽卫，数年后成，犹不谓晚，何惮而遽自生劳扰邪？”帝览奏，罢役。胄所敷内，缘政得失，咸有可观。奏已，即削稿，秘外莫知。帝尝谓左右曰：“胄于我非肺腑亲，然事之机切无不闻，惟其忠概所激耳。”

七年，卒，帝为举哀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追封道国公，谥曰忠；以第舍陋不容祭，诏有司为立庙。聘其女为道王妃。房玄龄、魏征与胄善，每至生平故处，辄流涕。

胄无子，以兄子至德为后。

至德，乾封中累迁西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。阅十数年，父子继为宰相，世诧其荣。高宗尝为飞白书赐侍臣，赐至德曰“泛洪源，俟舟楫”，郝处俊曰：“飞九霄，假六翮”，李敬玄曰“资启沃，罄丹诚”，崔知悌曰“竭忠节，赞皇猷”，皆见于辞云。迁尚书右仆射。时刘仁轨为左，人有所诉，率优容之；至德乃诘究本末，理直者密为奏，终不显私恩。由是，当时多称仁轨者，号仁轨为“解事仆射”。尝更日听讼，有姬诣省，

至德已收牒，姬乃复取，曰：“初以为解事仆射，今乃非是。”至德笑还之。人伏其长者。或以问，至德答曰：“庆赏刑罚，人主之柄，为臣岂得与人主争也！”帝知，叹美之。仪凤四年卒，诏百官哭其第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并州大都督，谥曰恭。

刘洎，字思道，荆州江陵人。初为萧铣黄门侍郎，南略地岭表，下五十城，未还而铣败，遂以城自归，授南康州都督府长史。

贞观七年，擢给事中，封清苑县男，转治书侍御史。于时，尚书省诏敕稽壅，按成复下，弥年不能决。洎言：“尚书，万机本，贞观初未有令、仆，职并务繁，左丞戴胄、右丞魏征，应事弹举，无所回挠，百司震肃不敢懈。比者勋亲在位，品非其任，功势相倾，虽欲自强，先惧器谤。故郎中嘿夺，惟事咨禀；尚书依违，不得专裁。管辖玩弛，纲纪不振。今宜精选左右丞、两司郎中，使皆得人，非惟救旷滞之弊，固当矫拂趋竞也。”未几，拜尚书右丞。洎健于职，于是尚书复治如征时。累加银青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，摄黄门侍郎。

太宗好持论，与公卿言古今事，必往复难诘、究臧否。洎谏曰：“帝王之与臣庶，圣哲之与庸愚，等级辽绝，势不伦拟。故课愚对圣，持卑抗尊，虽思自强，不可得已。陛下降慈旨，假柔颜，虚心听纳，犹恐群臣惴缩不敢进。况以神机天辩，饰辞援古而违其议哉！夫天以无言为尊，圣以不言为德，皆弗欲烦也。且多记损心，多语耗气，心气内损，形神外劳，初虽无觉，久且为弊。且今之雍平，陛下力行所至耳。欲其长久，匪由辩博，但当忘爱憎，慎取舍，若贞观初可矣！”手诏答曰：“非虑无以临下，非言无以述虑。虽然，骄人轻物，恐由权论致之。若形神心气，不为劳也。”

皇太子初立，洎谓宜尊贤重道，上书曰：“太子宗祧是系，

善恶之习，兴亡在焉。弗勤于始，将悔于末。故晁错上书，令通政术；贾谊奏计，务知礼教。今太子孝友仁爱，挺自天姿，然春秋鼎盛，学当有渐。以陛下多才多艺，尚垂精厉志，以博异闻，而太子优游，坐弃白日。陛下每退朝，引见群臣，访以今古，咨以得失；而太子处内，不接正人，不闻正论，臣所未谕。古者，问安而退，以广敬也；异宫而处，以远嫌也。间者，太子一入侍，逾旬不出，师傅寮采，具员而已，非所谓爱之也。臣愚以为授以良书，娱以嘉宾，使耳所未闻，睹所未见，储德愈光，群生之福也。”帝于是敕洎与岑文本、马周递日直东宫。帝尝怒苑西监穆裕，有诏斩朝堂，皇太子骤谏。帝喜曰：“朕始得魏征，朝夕进谏。征亡，刘洎、岑文本、马周、褚遂良继之。儿在吾膝前，见朕悦谏熟矣，故有今日言也。诚习以性成哉！”稍迁侍中。帝忽谓群臣曰：“朕今欲闻己过，卿等为朕言之。”长孙无忌、李勣、杨师道同辞对曰：“陛下以盛德致太平，臣等愚不见其过。”洎曰：“然顷上书有不称旨，或面穷诘，无不羞汗，恐非所以进言者路。”帝曰：“卿言善，朕能改之。”

及征辽东，诏兼太子左庶子、检校民部尚书，辅皇太子监国。帝曰：“以卿辅太子，社稷安危在焉，宜识朕意。”洎曰：“愿无忧！即大臣有罪，臣谨按法诛之。”帝怪其语谬，戒曰：“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。卿性疏而果，恐以此败。”洎与褚遂良不相中。帝还，不豫，洎与马周入候，出见遂良，泣曰：“上体患病，殊可惧！”遂良即诬奏“洎曰：国家不足虑，正当辅少主行伊、霍事，大臣有异者，诛之。”帝愈，召洎问状，洎引马周为左。遂良执不已，帝惑之，乃赐死。方死时，索笔牍，欲自言，有司不敢与。帝后知之，有司皆得罪。显庆中，其子弘业诣阙诉遂良谮死状，李义府右之。高宗问近臣，

给事中乐彦玮曰：“辨之，是暴先帝过刑。”事寢。文明初，诏复官爵。

彦玮，字德珪，长安人。麟德元年，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。数月，罢为大司宪。卒，赠齐州都督。

赞曰：“刘洎之才之烈，《易》所谓“王臣蹇蹇”者。然性刚疏，辅太子，欲身任安危，以言掩其众，为媚忌所乘，卒陷罪诛。呜呼！以太宗之明，蔽于所忿，洎之忠不能自申于上，况其下哉？古人以言为戒，可不慎欤！”

崔仁师，定州安喜人。武德初擢制举，调管州录事参军。陈叔达荐仁师才任史官，迁右卫录事参军，与脩梁、魏史。贞观初，改殿中侍御史。时青州有男子谋逆，有司捕支党，累系填狱，诏仁师按覆。始至，悉去囚械，为具食，饮汤渾，以情讯之，坐止魁恶十余人，它悉原纵。大理少卿孙伏伽谓曰：“原雪者众，谁肯让死？就决而事变，奈何？”仁师曰：“治狱主仁恕，故谚称‘杀人别足，亦皆有礼’。岂有知枉不申，为身谋哉？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，固吾愿也！”及敕使覆讯，诸囚咸叩头曰：“崔公仁恕，必无枉者。”举无异辞。由是知名。迁度支郎中。尝口陈移用费数千名，太宗怪之，诏黄门侍郎杜正伦持簿，使仁师对唱，无一谬。帝奇之。时校书郎王玄度注《尚书》《毛诗》，抵孔、郑旧学，请遂废。诏诸儒大议，博士以下不能诘。河间王孝恭请与孔、郑并行，仁师以玄度不经，条不合大义者奏之。玄度报罢。

迁给事中。时有司以律“反逆者缘坐兄弟没官”为轻，诏八坐议。咸言汉、魏、晋谋反夷三族，请改从死。仁师曰：“父子天属，足累其心，此而不恤，何爱兄弟？”房玄龄曰：“祖有廕孙义，则孙祖亲重，而兄弟属轻。今应重者流而轻者死，非用刑意。”遂不改。

后密请魏王为太子，失帝旨，左迁鸿胪少卿。稍进民部侍郎。及征辽东，副韦挺知海运，又别知河南漕事。仁师以漕路回远，恐所输不时至，以便宜发近海租赋饷军。坐运卒亡命不以闻，除名。帝还至中山，起为中书舍人、检校刑部侍郎。幸翠微宫，上《清暑赋》以讽。帝称善，赐帛五十段。二十二年，迁中书侍郎，参知机务，被遇尤渥。中书令褚遂良忌之，会有伏阁诉者，仁师不时上，帝大怒，流连州。永徽初，授简州刺史，卒。

子挹，挹子湜。湜字澄澜。少以文词称。第进士，擢累左补阙，稍迁考功员外郎。时桓彦范等当国，畏武三思掣构，引湜使阴为其奸。中宗稍疏功臣，三思日益宠，湜反以彦范等计告三思，骤迁中书舍人。彦范等被徙，又说三思速杀之以绝人望。三思问谁可使者，乃进其外兄周利贞。利贞往，彦范等皆死。擢利贞御史中丞。湜附托昭容上官氏，数与宣淫于外。景龙二年，迁兵部侍郎，而挹为礼部侍郎。武德以来，父子同为侍郎，惟挹、湜云。俄拜中书侍郎、检校吏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与郑愔同典选。纳赂遗，铨品无序，为御史李尚隐劾奏，贬江州司马。上官与安乐公主从中申护之，改襄州刺史。未几，入为尚书左丞。韦氏称制，复以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睿宗立，出为华州刺史。俄除太子詹事。

初，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，自商鞬山出石门，抵北蓝田，可通挽道。中宗以湜充使，开大昌关，役徒数万，死者十五。禁旧道不得行，而新道为夏潦奔逐，数摧压不通。至是论功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景云中，太平公主引为同中书门下三品。进拜中书公。时挹以户部尚书得谢，而性贪，数为人请托以干湜。湜多不从，由是父子相失。

玄宗在东宫，数至其第申款密。湜阴附主，时人危之，为

寒毛。门下客献《海鸥赋》以讽，湜称善而不自悛。帝将诛萧至忠等，召湜示腹心。弟澄谏曰：“上有所问，慎无隐。”湜不从。及见，对问失旨。至忠等诛，湜徙岭外。时雍州长史李晋亦坐诛，叹曰：“此本湜谋，今我死而湜生，何也？”又宫人元称尝与湜谋进酖于帝。追及荆州赐死，年四十三。

初，在襄州，与谯王数相问遗。王败，湜当死，赖刘幽求、张说护免。及为宰相，陷幽求岭表，密讽广州都督周利贞杀之，不克。又与太平公主逐张说。其猜毒诡险殆天性，虽蚤虺不若也。

与弟液、澄、从兄洺并以文翰居要官。每宴私，自比东晋王、谢。尝曰：“吾一门入仕，历官未尝不为第一。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，岂能默默受制于人哉！”故进趣不已，至于败。湜执政时，年三十八，尝暮出端门，缓辔讽诗。张说见之，叹曰：“文与位固可致，其年不可及也。”

液字润甫，尤工五言诗，湜叹，因字呼曰：“海子，我家龟龙也！”官至殿中侍御史。坐湜当流，亡命郢州，作《幽征赋》以见意，词甚典丽。遇赦还，卒。子论，有吏干，乾元中为州刺史，以治行称。大历末，迁同州刺史，为黜陟使庾何所按，议者不直何，故复用为衢州刺史。德宗以旧族耆年，擢大理卿，卒。

澄本名淦，玄宗改焉。帝在藩，与同里居。出潞州，宾友饯者止国门，而澄独从至华。及即位，宠昵甚。湜既诛，帝仍念之，用为秘书监。开元二年，欲赠其父挹吏部尚书，宰相持不可，遂用四品礼葬，赠和州刺史。澄侍左右，与诸王不让席坐，性滑稽善辩，帝恐漏禁中语，以“慎密”字亲署笏端。累迁金紫光禄大夫，封安喜县子。卒，赠兖州刺史。

## 卷第九十一 列传第二十五

## 陈杨封裴宇文郑权阎蒋姜张

陈叔达，字子聪，陈宣帝子也。少封义阳王，历丹杨尹、都官尚书。入隋，久不试。大业中，授内史舍人，出为绛郡通守。高祖西师，以郡听命，授丞相府主簿，封汉东郡公。与温大雅同管机秘，方禅代时，书册诰诏，皆其笔也。武德初，授黄门侍郎，判纳言，封江国公。

叔达明辩，善为容，每占奏，缙绅属目。江左士客长安，或汨滞，多荐诸朝。尝赐食，得蒲萄，不举，帝问之，对曰：“臣母病渴，求不能致，愿归奉之。”帝流涕曰：“卿有母遗乎？”因赐之，又赉物百段。贞观初，与萧瑀争殿中，坐忿谗不恭，免官。未几，居母丧，又有疾，太宗忧之，遣使禁却吊者。丧除，为遂州都督，病不拜。顷之，擢礼部尚书。始，太子建成等闯间太宗，帝惑之，叔达极意救辩，至是谓曰：“武德内难，卿有说言，故以此报。”叔达谢曰：“岂独为陛下，乃社稷计耳。”后闰薄汗漫，为有司露劾，帝以名臣为护掩，授散秩归第。卒，谥曰繆。久之，赠户部尚书，更谥曰忠。

杨恭仁，隋观王雄子也。仁寿中，累迁甘州刺史，临事不苛细，徼人安之。文帝谓雄曰：“匪特朕得人，乃卿善教子矣。”大业初，转吏部侍郎。杨玄感叛，诏率兵经略，与玄感战破陵，败之。遂与屈突通追获贼。炀帝召见曰：“比闻与贼战尤

力，向但知卿奉法，而乃勇决如此，朕用自愧。”苏威曰：“仁者必有勇，殆谓此邪。”时威及宇文述、裴蕴、裴矩参掌选事，皆受赇不法，恭仁素廉正，故恶之，出为河南道大使，使捕寇贼。至谯郡，为硃粲所败，奔江都。宇文文化及弑逆，署吏部尚书，为化及守魏县。元宝藏执送京师，高祖素知之，授黄门侍郎，封观国公。寻为凉州总管。

恭仁久乘边，习种落情伪，悉心绥慰，由葱岭以东，皆奉贡贄。就加纳言。突厥颉利率众数万猎其境，恭仁应机设拒，张疑屯虚帜示之，颉利惧而走。瓜州刺史贺拔行威叛，朝廷未即讨。恭仁募馘荡，倍道进，贼不虞其来，遂克二城。纵所俘还之，众感悦，遂相与缚行威降。召拜吏部尚书，兼中书令，检校凉州诸军事。迁左卫大将军。武德末，拜雍州牧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迁洛州都督。太宗劳谓曰：“洛阳要重，朕子弟不为少，恐非所任，故以委公。”

恭仁性冲厚，以礼自闲卫，未尝与物忤，时人方汉石庆。既贵，不以势尚人，故誉望益重。病，乞骸骨，诏以特进归第。卒，赠潭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曰孝。

子思训袭爵。显庆中，历右屯卫将军。从高宗幸并州。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夜邀思训与谋乱，思训不敢对。宝节惧，毒酒以进，思训死。妻诉之，流宝节岭表，至龙门，追斩之。乃诏以真毒人者重其法。

思训孙睿交，尚长宁公主，豫诛张易之，赐实封五百户。神龙中为秘书监，贬絳州别驾。

师道字景猷，恭仁弟。清警有才思。客洛阳，为王世充所拘，间归高祖，授上仪同，为备身左右。尚桂阳公主，除吏部侍郎。改太常卿，封安德郡公。贞观十年，拜侍中，参豫朝政，亲遇隆渥。性周谨，未尝语禁省事。尝曰：“吾读《孔光传》，

想其余风，或庶几云。”太宗数访群臣才行，师道虽有所推进，而乏甄品。久之，迁中书令。太子承乾得罪，诏与长孙无忌等杂治其狱。师道妻异姓子赵节与承乾通谋，乃微讽帝，欲活之。帝怒，罢为吏部尚书。师道起贵胄，四海人物，非所练悉，至铨署，专抑势贵亲党以远嫌，用人多违其才，不为时所称。帝亦曰：“师道资性纯淑，自应无过，而实怯懦，罕更事，缓急不得其力。”从征高丽，摄中书令。军还，颇不职，改工部尚书，复为太常卿。

师道善草隶，工诗，每与有名士燕集，歌咏自适。帝见其诗，为撻讽嗟赏。后赐宴，帝曰：“闻公每酣赏，捉笔赋诗，如宿构者，试为朕为之。”师道再拜，少选辄成，无所窜定，一坐嗟伏。卒，赠吏部尚书、并州都督，谥曰懿，陪葬昭陵，诏为立碑。

子豫之，尚巢王元吉女寿春县主。居母丧，与永嘉公主乱，为主媾窦奉节所杀。

执柔，恭仁从孙，历地官尚书。武后母，即恭仁叔父达之女。及临朝，武承嗣、攸宁相继用事。后曰：“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为宰相。”乃以执柔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未几，卒。

弟执一，亦以诛张易之功封河东郡公，累官右金吾卫大将军。

始，雄在隋，以同姓贵；自武德后，恭仁兄弟名位益盛；又以武后外家尊宠，凡尚主者三人，女为王妃五人，赠皇后一人，三品以上者二十余人。

封伦，字德彝，以字显，观州蓨人。祖隆，北齐太子太保。伦年方少，舅卢思道曰：“是儿识略过人，当自致卿相。”隋开皇末，江南乱，内史令杨素讨之，署伦行军记室。泊海上，素召计事，伦坠水，免，易衣以见，讫不言。久乃素知，问故，谢曰：“私事也，所不敢白。”素异其为，以从妹妻之。素营

仁寿宫，表为土工监，规构鸿侈。宫成，文帝怒曰：“素殫百姓力，为吾陪怨天下。”素大惧。伦曰：“毋恐，皇后至，自当免。”明日，帝果劳素曰：“公知吾夫妇老，无以自娱乐，而盛饰此宫邪？”因大悦。素退问：“何料而知？”伦曰：“上节俭，故始见必怒。然雅听后言。后，妇人，惟侈丽是好。后悦，则帝安矣。”素曰：“吾不及也。”素负才势，多所凌藉，惟于伦降礼赏接，或与论天下事，衮衮不倦，每抚其床曰：“封郎终当据此。”荐之帝，擢内史舍人。

虞世基得幸炀帝，然不悉吏事，处可失宜。伦阴为裁画，内以谄承主意，百官章奏若忤旨，则寝不闻；外以峻文绳天下，有功当赏，辄抑不行。由是世基之宠日隆，而隋政日坏矣。宇文化及乱，持帝出宫，使伦数帝罪，帝曰：“卿，士人，何至是！”伦羞缩去。化及署为内史令，从至聊城，知化及败，及结士及，得出护饷道。化及死，遂与士及来降。高祖知其谐附逆党，方切让，使就舍。伦以秘策干帝，帝悦，更拜内史舍人。迁侍郎兼内史令。

秦王讨王世充，命伦参谋军事。时兵久不决，帝欲班师，王遣伦西见帝曰：“贼地虽多，羸縻不相使，所用命者洛阳尔，计穷力屈，死在旦暮。今解而西，则贼势磐结，后难以图。”帝纳之。贼平，帝谓侍臣曰：“始议东讨，时多沮解者，唯秦王谓必克，伦赞其行，虽张华叶策晋武，亦何以加于是！”封平原县公，判天策府司马。初，窦建德援洛，王将趣虎牢，伦与萧瑀谏不可，至是入贺。王笑曰：“不用公言，今日幸而捷，岂智者千虑或有失乎？”伦谢素不及。顷之，突厥寇太原，且遣使和亲。帝问计，群臣咸请许之可纾战。伦曰：“不然。彼有轻中国心，谓我不能战，若乘其怠击之，势必胜，胜而后和，威德两全。今虽不战，后必复来。臣以为击之便。”诏可。寻

检校吏部尚书，进封赵国公，徙密国。

太宗立，拜尚书右仆射，实封六百户。始，伦之归，萧瑀数荐之。及是，瑀为左仆射，每议事，伦初坚定，至帝前辄变易，由是有隙。贞观元年，遘疾，卧尚书省，帝亲临视，命尚辇送还第。卒，年六十，赠司空，谥曰明。

伦资险佞内狭，数刺人主意，阴导而阳合之。外谨顺，居处衣服陋素，而交宫府，贿赠狼藉。然善矫饰，居之自如，人莫能探其膺肺。隐、刺之乱，数进忠策，太宗以为诚，横赐累万。又密言于高祖曰：“秦王恃功，颉颃太子下，若不早立，则亟图之。”情白太子曰：“为四海不顾其亲，乞羹者谓何？”及高祖议废立，伦固谏止。当时语秘无知者，卒后，事浸闻。十七年，治书侍御史唐临追劾奸状，帝下其议百官。民部尚书唐俭等议：“伦宠极生前，而罪暴身后，所历官不可尽夺，请还赠改谥，以惩儆壬。”有诏夺司空，削食封，改谥为缪。

子言道，尚淮南长公主，官至宋州刺史。

裴矩，字弘大，绛州闻喜人。父讷之，为齐太子舍人。矩在乳而孤，及长好学，有文藻智数。再补高平王文学。齐亡，不得调。隋高祖为定州总管，召补记室，以母忧去职。高祖已受禅，迁给事郎，奏舍人事。帝伐陈，为元帅记室。江左平，诏矩巡抚岭南，未行，而高智慧等乱，道不通，帝难其遣，矩请速进，许之。次南康，得兵数千人。是时，俚帅王仲宣逼广州，遣别将围东衡州，矩与将军鹿愿赴之。贼立九壁，屯大庾岭，矩进击，破之。贼惧，释东衡州之围，据愿长岭，又击破之，斩其帅。自南海趣广州，仲宣惧，溃去。绥集二十余州，承制署渠帅为刺史、县令。还报，帝大悦，诏升殿劳苦之。拜开府，爵闻喜县公，赐赉异等。迁累内史侍郎。时突厥强盛，都蓝与突利构难，屡犯塞，诏太平公史万岁为行军总管，出定

襄道，以矩为长史。破达头可汗而万岁诛，矩功不见录。还为尚书左丞，迁吏部侍郎，名称职。

炀帝时，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，帝令矩护视。矩知帝勤远略，乃访诸商胡国俗、山川险易，撰《西域图记》三篇，合四十四国，凡裂三道：北道起伊吾，径蒲类、铁勒、突厥可汗廷，乱北流河至拂菻；中道起高昌、焉耆、龟兹、疏勒，逾葱岭，钹汗、苏对沙那、康、曹、何、大小安、穆诸国，至波斯；南道起鄯善、于阗、硃俱波、喝般陀，亦度葱岭，涉护密、吐火罗、挹怛、帆延、漕国，至北婆罗门。皆竟西海。诸国亦自有空道交通。既还，奏之。帝引内矩，问西方事，矩盛言：“胡多瑰怪名宝，俗土著，易并吞。”帝由是甘心四夷，委矩经略。再迁黄门侍郎，参豫朝政。

大业三年，帝有事恒山，西方来助祭者十余国。矩遣人说高昌、伊吾等，啗以厚利，使入朝。帝西巡燕支山，高昌等二十七国谒道左，皆使佩金玉，服锦罽，奏乐歌舞，令士女盛饰纵观，亘数十里，示中国强富。后遂破吐谷浑，拓地数千里，遣兵出戍，岁委输巨亿万计。帝谓矩有绥怀略，擢银青光禄大夫。帝在东都，矩以蛮夷朝贡踵至，讽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，大陈端门前，曳锦纛、珥金琲者十余万，百官都人列繒楼幔阁夹道，被服光丽。廛邸皆供帐，池酒林爨。译长纵蛮夷与民贸易，所在令邀饮食，相娱乐。蛮夷嗟咨，谓中国为“仙晨帝所”。天子以为诚，谓宇文述、牛弘曰：“矩所建白，皆朕之志，要未发，矩辄先闻，非悉心奉国，畴能是邪？”又助城伊吾，胁处罗入朝。帝益喜，赐貂裘、西胡珍器。从帝巡塞北，幸启民帐。时高丽遣使先在突厥，启民引见帝。矩因奏言：“高丽本孤竹国，周以封箕子，汉分三郡，今乃不臣，先帝疾之，欲讨久矣。方陛下时，安得不事？今其使朝突厥，及见启民，举国

臣服，胁令入朝，可致也。请面诏其使，令归语王，有如旅拒，方率突厥诛之。”帝纳焉。高丽不听命，征辽自此始。王师再临辽，皆从，以劳加右光禄大夫。时纲纪汨振，宇文述、虞世基用事，官以贿迁，唯矩挺节无秽声，世颇称之。

矩以始毕可汗众渐盛，建请以宗女嫁叱吉设，建为南面可汗，分其势。叱吉不敢受。始毕闻之，稍怨望。矩又言：“突厥淳陋，易离间，但内多群胡教导之。臣闻史蜀胡悉尤有谋，幸于始毕，请杀之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矩因诡计召胡悉受赐，斩马邑下，报始毕曰：“史蜀胡悉背可汗，我所共恶，今既诛之。”始毕知状，由是不朝。后帝北巡，始毕率骑十万围帝雁门，诏矩与虞世基宿朝堂待顾问。围解，从幸江都宫。时盗贼蜂结，郡县上奏不可计，矩言于帝。帝怒，遣诣京师，以疾解。俄而高祖入关，帝令虞世基问方略，矩曰：“唯愿陛下亟西，天下定矣。”

矩性勤谨，未尝忤物，见天下方乱，其待遇士尤厚，虽厮役皆得其欢。是时，卫兵数逃去，帝忧之，以问矩。矩曰：“今乘舆淹狩已二年，诸骁果皆无家，人无匹合，则不久安，臣请皆听纳室。”帝笑曰：“公定多智。”因诏矩尽召江都女子、孀家，恣将士所欲，即配之，人情翕然相悦，曰：“裴公惠也！”宇文化及乱，众劫矩。贼皆曰：“裴黄门无豫也。”既而众以秦王子浩为帝，诏矩为侍内，随而北。化及僭位，署矩尚书右仆射，为河北道安抚大使。又为窦建德所获，建德以矩隋旧臣，遇之厚。建德起群盗，非有君臣制度，矩为略制朝仪，不阅月，宪章拟王者，建德尊礼之。建德败，来朝，擢殿中侍御史，爵安邑县公。累迁太子詹事、检校侍中。时突厥数盗边，高祖遣使约西突厥连和，突厥因请婚。帝曰：“彼势与我绝，缓急不为用，奈何？”矩曰：“然北虏方炽，岁苦边，若权顺许，以

示外援，须我完实更议之。”帝然其计。隐太子败，余党保宫城不解。秦王遣矩谕之，乃听命。迁民部尚书。

太宗即位，疾贪吏，欲严惩之，乃间遣人遗诸曹，一史受馈缣，帝怒，诏杀之。矩曰：“吏受赇，死固宜。然陛下以计给之，因即行法，所谓罔人以罪，非道之以德之谊。”帝悦，为群臣言之，曰：“矩遂能廷争，不面从，物物若此，天下有不治哉？”年八十，精明不忘，多识故事，见重于时。贞观元年卒，赠绛州刺史，谥曰敬。

宇文士及，字仁人，京兆长安人。父述，为隋右卫大将军。开皇末，以述勋封新城县公。文帝引入卧内，与语，奇之。诏尚炀帝女南阳公主，为尚辇奉御，从幸江都，以父丧免，起为鸿胪少卿。其兄化及谋弑逆，以主婿忌之，弗告。已弑帝，乃封蜀王。

初，士及为奉御，而高祖任殿中少监，雅自款结。及从化及至黎阳，帝手书召之。士及亦遣家童问道走长安，通諄勤，且献金钁。帝悦曰：“我尝与士及共事，今以此献，是将来矣。”化及兵日蹙，士及劝归命，不从，乃与封伦诡求督饷。俄而化及败，于是济北豪杰谋起齐兵击窦建德以收河北，观形势，士及不纳，与伦等自归。帝让之曰：“汝兄弟率思归之人入关计，尔得时，我父子，尚肯相假乎？今欲何地自处？”士及谢曰：“臣罪当死，但臣往在涿郡，尝与陛下夜论世事，顷又奉所献，冀以此赎罪。”帝笑谓裴寂曰：“彼与我论天下事，逮今六七年，公等皆在其后。”时士及女弟为昭仪，有宠，由是见亲礼，授上仪同。从秦王平宋金刚，录功，复隋旧封，以宗室女妻之，迁王府骠骑将军。从讨王世充等，进爵郢国公。武德八年，权检校侍中，兼太子詹事。王即位，拜中书令，真食益州七万户，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。时突厥数入寇，士及欲

立威以镇耀边鄙，每出入，盛陈兵卫，又痛折节下士。或告其反，讯无状，召为殿中监，以疾改蒲州刺史。政尚宽简，人皆宜之。擢右卫大将军。太宗延入阁语，或至夜分出，遇休沐，往往驰召。士及益自谨，其妻尝问遽召何所事，士及卒不对。帝尝玩禁中树曰：“此嘉木也！”士及从旁美叹。帝正色曰：“魏征常劝我远佞人，不识佞人为谁，乃今信然。”谢曰：“南衙群臣面折廷争，陛下不得举手。今臣幸在左右，不少有将顺，虽贵为天子，亦何聊？”帝意解。又尝割肉，以饼拭手，帝屡目，阳若不省，徐啗之。其机悟率类此。后以雅旧，别封一子新城县公。久之，复为殿中监。卒，赠左卫大将军、凉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士及抚幼弟、孤兄子，以友睦称。好周恤亲戚故人，然过自奉养，服玩食饮必极丰侈。有司谥曰恭，黄门侍郎刘洎曰：“士及居家侈肆，不可谓恭。”乃改曰纵。

赞曰：封伦、裴矩，其奸足以亡隋，其知反以佐唐，何哉？惟奸人多才能，与时而成败也。妖禽孽狐，当昼则伏自如，得夜乃为之祥。若伦伪行匿情，死乃暴闻，免两观之诛，幸矣。太宗知士及之佞，为游言自解，亦不能斥。彼中材之主，求不惑于佞，难哉！

郑善果，郑州荥泽人。祖在魏为显家。父诚，周大将军、开封县公，讨尉迟迥，战死。善果方九岁，以死事子袭爵，家人为其幼，弗告也；及受诏，号哭不自胜。隋开皇初，进封武德郡公。年十四，为沂州刺史。累转鲁郡太守。

善果母崔，贤明晓政治，尝坐阁内听善果处决，或当理则悦，有不可，则引至床下，责愧之。故善果所至有绩，号清吏。尝与武威太守樊子盖考为天下第一，炀帝赐物千段、黄金百两。再迁大理卿。突厥围帝雁门，以守御功拜右光禄大夫。从幸江都。宇文化及弑逆，署民部尚书，从至聊城。淮安王神通攻之，

善果督战，中流矢。神通解。俄为窦建德所获，王琮让之曰：“公，隋大臣，自尊夫人亡，名称衰。今以忠臣子为逆贼徇命至伤夷，谓何？”善果惭，欲自杀，或止之，得不死。建德不之礼，乃归神通。送京师，擢太子左庶子，更封荥阳郡公。数为太子陈得失。未几，检校大理卿，兼民部尚书。奉法持正，风绩显公卿间。诏与裴寂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，而从父兄元亦与，时以为荣。坐事免。会山东平，持节为招抚大使。以选举失实除名。后历刑部尚书。贞观初，出为岐州刺史，以累去。复拜江州刺史，卒。

元，字德芳，隋沛国公译之子。性察慧，爱尚文艺。以父功拜仪同，袭爵。累迁右卫将军，更封莘国公。大业末，出为文城郡守。高祖兵兴，遣将张纶西略地，攻拔其城，系致军门，释之，授太常卿。与襄武王琛使突厥，还为参旗将军。元习军旅事，帝令教诸屯军法。刘武周将宋金刚与突厥处罗可汗犄角寇汾、晋，元谕罢可汗兵，不听，乃进为武周援。会暴疾，其下意元置毒，囚之。处罗死，颉利立，留帐中数年。帝既许可汗婚，元始得还。帝劳曰：“卿不辱于虏，可辈苏武、张骞矣。”拜鸿胪卿，母丧免。

会突厥提精骑数十万，身自将攻太原，诏即苦次起元持节往劳。既至，虏以不信咎中国，元随语折让，无所屈，徐乃数其背约，突厥愧服。因好谓颉利曰：“突厥得唐地无所用，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，两不为用而相攻伐，何哉？今掠财资，劫人口，皆入所部，可汗一不得，岂若仆旗接好，则金玉重币一归可汗。且唐有天下，约可汗为兄弟，使驿衔箠于道，今坐受其利不肯，乃蔑德貽怨，自取劳苦，若何？”颉利当其言，引还。太宗赐书曰：“知公口伐，可汗如约，遂使边火息燧，朕何惜金石赐于公哉！”贞观三年，复使突厥，还言：“夷狄

以马羊准盛衰，今突厥六畜不蕃，人色若菜，牙内饭粟化为血，不三年必亡。”无几，突厥果败。后转左武侯大将军，坐事免。起为宜州刺史，以老致仕。卒，赠幽州刺史，谥曰简。

元 干敏，所至常有誉。五聘绝域，危不脱，终不自为解。然译事后母不谨，隋文帝尝赐《孝经》愧勸之；至元 亦不以孝闻，士丑其行。从孙杲，知名武后世，终天官侍郎。

权万纪，其先出天水，后徙京兆，为万年人。父琢玠，隋匡州刺史，以愬愿闻。万纪悻直廉约，自潮州刺史擢治书侍御史。尚书右仆射房玄龄、侍中王珪掌内外官考，万纪劾其不平，太宗按状，珪不伏。魏征奏言：“房玄龄等皆大臣，所考有私，万纪在考堂无订正，今而弹发，非诚心为国者。”帝乃置之，然以为不阿贵近，繇是奖礼。万纪又建言：“宇文智及受隋恩，贼杀其君，万世共弃，今其子乃任千牛，请斥屏以惩不轨。”帝从之。万纪与侍御史李仁发既以言得进，颇掉罄自肆，众情惶惶。征奏：“万纪等暗大体，诋讦弹射皆不实，陛下收其一切，遂敢附下罔上，钓强直名，迷夺圣明，以小谋大，群下离心。如玄龄等且不得申，况疏贱之臣哉？”帝寤，徙万纪散骑常侍，而免仁发。数年，复召万纪为持书御史，即奏言：“宣、饶部中可凿山冶银，岁取数百万。”帝让曰：“天子所乏，嘉谋善政有益于下者。公不推贤进善，乃以利规我，欲方我汉桓、灵邪？”斥使还第。

久之，由御史中丞进尚书左丞，出为西韩州刺史。徙吴王长史。王畏其直，善遇之。齐王祐不奉法，帝素奇万纪能左右吴王者，乃徙为祐长史。祐暱比群小，万纪骤谏不入，即条过失以闻。帝遣刘德威按问，因召祐入朝。祐恐，与所嬖燕弘亮谋杀之，而万纪先引道。祐遣弘亮驰彀骑追击，斩首，殊支体，投置中。又杀典军韦文振。文振本以校尉从帝征伐，以质谨自

将，帝使事祐，典厩马，切谏不纳，辄见万纪道之，故祐内尝忿疾。万纪死，文振惧，驰去，追骑获之。祐平，赠万纪齐州都督、武都郡公，食二千户，谥曰敢，文振左卫将军、襄阳县公，食千户。

万纪子玄初，高宗时兵部侍郎。

怀恩，万纪族孙。祖弘寿，为隋临汾司仓书佐，高祖平京师，擢太仆卿、卢国公，卒，谥曰恭。故怀恩以廕累迁尚乘奉御，袭爵。驭人安毕罗为高宗所宠，见帝，戏慢不恭，怀恩奏事，适见之，退杖四十。帝嗟赏曰：“良吏也！”擢万年令。赏罚明，见恶辄取。时语曰：“宁饮三斗尘，无逢权怀恩。”其姿状沈毅，每盛服，妻子不敢仰视。更庆、莱、卫、邢、宋五州刺史，洛州长史。所居威名赫然，吏重足立。尝过汴州，时刺史杨德干亦以严称，与怀恩名相埒。汴桥新成，立木中途，止过车者。怀恩适过之，示德干曰：“民不可止邪，焉用此？”德干惭服。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卒。

从子楚璧，为左领军卫兵曹参军。玄宗在东都，楚璧乃与李迥秀子齐损、陈仓尉卢玠、左屯营长上折冲周履济等谋反，以兄子梁山诈为襄王子，号光帝，拥营兵百余夜入官城，欲劫留守王志愔，不克。迟明，兵斩楚璧等，传首东都，籍其家。

阎让，字立德，以字行，京兆万年人。父毘，为隋殿内少监，本以工艺进，故立德与弟立本皆机巧有思。武德初，为秦王府士曹参军，从平东都。迁尚衣奉御，制袞冕六服、腰舆、伞扇，咸有典法。贞观初，历将作少匠、大安县男。护治献陵，拜大匠。文德皇后崩，摄司空，营昭陵，坐弛职免。起为博州刺史。太宗幸洛阳，诏立德按爽塏建离宫消暑，乃度地汝州西山，控汝水，睨广成泽，号襄城宫，役凡百余万。宫成，烦燠不可居，帝废之，以赐百姓，坐免官。

未几，复为大匠，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，遂从征辽，摄殿中监，规筑土山，破安市城。师还，至辽泽，亘二百里，淖不可通，立德筑道为桥梁，无留行。帝悦，赐予良厚。又营翠微、玉华二宫，擢工部尚书。帝崩，复摄司空，典陵事，以劳进爵大安县公。永征五年，高宗幸万年宫，留守京师，领徒四万治京城。卒，赠吏部尚书、并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曰康。

立本，显庆中以将作大匠代立德为工部尚书。总章元年，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、博陵县男。初，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，见异鸟容与波上，悦之，诏坐者赋诗，而召立本侔状。閤外传呼画师阎立本，是时已为主爵郎中，俯伏池左，研吮丹粉，望坐者羞怅流汗。归戒其子曰：“吾少读书，文辞不减侪辈，今独以画见名，与厮役等，若曹慎毋习！”然性所好，虽被訾屈，亦不能罢也。既辅政，但以应务俗材，无宰相器。时姜恪以战功擢左相，故时人有“左相宣威沙漠，右相驰誉丹青”之嘲。咸亨元年，官复旧名，改中书令。卒，谥曰文贞。立德孙知微，曾孙用之。

知微，圣历初为豹韬卫将军。武后时，突厥默啜请和亲，后遣知微摄春官尚书，持金帛护送武延秀聘其女。默啜怒非天子子，囚延秀，挟知微入寇赵、定，尊之如可汗，以示华人，自河以北萧然。朝廷以知微卖国，夷其族。知微不知，逃还。武后业已然，乃曰：“恶臣疾子，赐百官甘心焉。”于是骨断裔分，非要职者不能得。子则先，以武三思婿免死。玄宗在藩时，以善割蒙宠。开元中，有司奏拟供奉，姚元崇以为则先刑戮家，又逆人姻属，不可留京师。诏曰：“朕在外日，尝驱使，宜令供奉。”

用之，初为彭州参军，尝摄录事，一日纠愆谬不法数十事，太守以为材。后举通事舍人，累迁右卫郎将，知引驾仗。金吾

将军李质升殿不解刀，呵却之，请按以法，左右震悚。始，有司以三卫执扇登殿，用之奏三卫皆趋悍，不宜升陛迓御坐，请以宦者代，遂为故事。天宝中，女为义王玼妃。终左金吾将军。

蒋俨，常州义兴人。擢明经第，为左屯卫兵曹参军。太宗将伐高丽，募为使者，人皆惮行，俨奋曰：“以天子雄武，四夷畏威，曩尔国敢图王人？有如不幸，固吾死所也。”遂请行。为莫离支所囚，以兵胁之，不屈，内窟室中。高丽平，乃得归。帝奇其节，授朝散大夫。为幽州司马，刘祥道以巡察使到部，表最状，擢会州刺史。再迁殿中少监，数陈时政病利，高宗辄优纳。进蒲州刺史，户产充夥，诉狂积年不平，前刺史踵以罪去，俨至，发隐禁奸，号良二千石。永隆二年，以老致仕。未几，复召为太仆卿，以父讳辞官，徙太子右卫副率。

中宗在东宫，俨数争过失，不见用。自以总调护，不应谏。于是田游岩兴处士为洗马，太子所尊礼，俨诒书责之曰：“太子年鼎盛，圣道有所未尽，足下受调护之寄，居责言之地，唯唯悠悠，不出一谈。向使不餐王粟，仆何敢议？今禄及亲矣，尚何酬塞？”游岩愧不能答。俨寻徙右卫大将军，封义兴县子，以太子詹事致仕。卒，年七十八。中宗立，以旧恩赠礼部尚书。

韦弘机，京兆万年人。祖元礼，隋浙州刺史。弘机仕贞观时为左千牛胄曹参军，使西突厥，册拜同俄设为可汗。会石国叛，道梗，三年不得归。裂裾录所过诸国风俗、物产，为《西征记》。比还，太宗问外国事，即上其书。帝大悦，擢朝散大夫。累迁殿中监。显庆中，为檀州刺史，以边人陋僻，不知文儒贵，乃脩学官，画孔子、七十二子、汉晋名儒象，自为赞，敦劝生徒，繇是大化。契苾何力讨高丽。次滦水，会暴涨，师留三日。弘机输给资粮，军无饥，高宗善之，擢司农少卿，主东都营田苑。宦者犯法，杖乃奏，帝嗟赏，赐绢五十匹，曰：“后有犯，

治之，毋奏。”迁司农卿。

太子弘薨，诏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，成而玄堂 厄，不容终具，将更为之。役者过期不遣，众怨，夜烧营去。帝诏弘机嗣作，弘机令开隧左右为四便房，撙制礼物，裁工程，不多改作，如期而办。帝尝言：“两都，我东西宅，然因隋宫室日仆不完，朕将更作，奈财用何？”弘机即言：“臣任司农十年，省惜常费，积三十万缗，以治宫室，可不劳而成。”帝大悦，诏兼将作、少府二官，督营缮。初作宿羽、高山等宫，徙洛中桥于长夏门，废利涉桥，人便之。天子乃登洛北绝岸，延眺良久，叹其美，诏即其地营宫，所谓上阳者。尚书左仆射刘仁轨谓侍御史狄仁杰曰：“古天子陂池台榭皆深宫复禁，不欲百姓见之，恐伤其心。而今列岸谿廊亘王城外，岂爱君哉？”弘机猥曰：“天下有道，百官奉职，任辅弼者，则思献替事。我乃府藏臣，守官而已。”仁杰非之。俄坐家人犯盗，劾免官。

初，东都方士硃钦遂为武后所，奸赃狼藉。弘机白：“钦遂假中宫驱策，依倚形势，亏紊皇明，为祸乱之渐。”帝遣中使慰谕，敕毋漏言，逐钦遂于边，后恨之。永淳中，帝幸东都，至芳桂宫，召弘机使白衣检校园苑，将复任之，为后辇而止。终检校司农少卿事。

孙岳子、景骏。景骏别传。

岳子，武后时为汝州司马，以辨治称。召授尚舍奉御，入见，后赏其能，曰：“卿家事，朕悉知之。”因问旧故，至家人皆不忘。出为太原令，以不习武固辞，忤旨，下迁宋州长史。历庐、海等州刺史，皆著风迹，恩严两施。睿宗立，召为殿中少监，恩遇尤异。窦怀贞等诛，而岳子旧与经过，为姜皎所劾，贬渠州别驾。起授陕州刺史，卒。孙皋，别有传。

姜师度，魏州魏人。擢明经，调丹陵尉、龙岗令，有清白

称。神龙初，试为易州刺史、河北道巡察，兼支度营田使。好兴作，始廝沟于蓟门，以限奚、契丹，循魏武帝古迹，并海凿平虏渠，以通饷路，罢海运，省功多。迁司农卿。出为陕州刺史。太原仓水陆运所凑，转属诸河，师度使依高为廩，而注米于舟，以故人不劳。拜太子詹事。

玄宗徙营州治柳城，拜营田支度脩筑使。进为河中尹。安邑盐池涸废，师度大发卒，洫引其流，置盐屯，公私收利不贖。徙同州刺史。又派洛灌朝邑、河西二县，阡河以灌通灵陂，收弃地二千顷为上田，置十余屯。帝幸长春宫，嘉其功，下诏褒美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赐帛三百匹。进将作大匠。左拾遗刘彤建榷天下盐铁利内之官，免贫民赋，诏户部侍郎强循与师度并假御史中丞，会诸道按察使议所以榷之之法，俄为议者沮，阁不行。卒，年七十余。

师度喜渠漕，所至繇役纷纭，不能皆便，然所就必为后世利。是时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显，时为语曰：“孝忠知仰天，师度知相地。”嘲所嗜也。

强循字季先，凤州人。仕累雍州司士参军。华原无泉，人畜多渴死。循教人渠水以浸田，一方利之，号强公渠。诏书褒予甚厚。历大理少卿、太子右庶子。为政办给，不为威严，遇人尽信不疑，然当时恨其少文云。

张知謩，字匪躬，幽州方城人，徙家岐。兄弟五人，知玄、知晦、知泰、知默，皆明经高第，晓吏治，清介有守，公卿争为引重。调露时，知謩监察御史里行，知默左台侍御史。知謩历十一州刺史，所莅有威严，武后降玺书存问。万岁通天中，自德州刺史入计，后奇其貌，诏工图之，称其兄弟容而才，谓之两绝。又门皆列戟，白雀巢其廷，后数宠赐。知泰历益州长史、中台左丞、兵部侍郎，封陈留县公。

中宗在房州，禁察苛严。知謩与董玄质、崔敬嗣继为刺史，供凝保戴不少弛。帝复位，拜知謩左卫将军，加云麾将军，封范阳郡公；知泰御史台大夫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封渔阳郡公。伯仲华首同贵，时以为荣。知泰忤武三思，故出为并州刺史、天兵军使。终魏州刺史，谥曰定。知謩历东都副留守、左右羽林大将军、同华州刺史，大理卿致仕。年八十，开元时卒。

知謩敏且亮，恶请谒求进，士或不才冒位，视之若仇。每敕子孙“经不明不得举”，家法可称云。

武后革命，知泰奏置东都诸关十七所，讥敛出入。百姓惊骇，樵米踊贵，卒罢不用，议者羞薄之。

知默与监察御史王守慎、来俊臣、周兴掌诏狱，数陷大臣。守慎虽其甥，恶鞫引之暴，不得去，请度为浮屠，后许之。而知默卒陷酷吏，子孙禁锢，为张氏羞。

知玄子景升，知泰子景佚，开元中皆显官。

## 卷第九十二 列传第二十六

## 萧瑀

萧瑀，字时文，后梁明帝子也。九岁，封新安王。国除，以女兄为隋晋王妃，故入长安。瑀爱经术，善属文。性鲠急，鄙远浮华。尝以刘孝标《辩命论》诡悖不经，乃著论非之，以为：“人禀天地而生而谓之命，至吉凶祸福则系诸人。今一于命，非先王所以教人者。”通儒柳顾言、诸葛颖叹曰：“是足针孝标膏肓矣！”

晋王为太子，授右千牛。即帝位，妃为后，而瑀浸亲宠，频迁尚衣奉御、检校左翊卫鹰扬郎将。感未疾，不呼医，曰：“天若假吾余年，因得为遁阶矣！”后闻，责谓曰：“尔亡国后不安小官，而高为怪语，罪不测。”瑀复治疾，良已。拜内史侍郎，数言事忤旨，稍见忌。

帝至雁门，为突厥所围，瑀谋曰：“夷俗，可贺敦与兵马事，况义成公主以帝女为之。若走一介使镌喻，宜不战而解。又众商陛下已平突厥，方复事辽东，故怠不肯战。愿下诏赦高丽，专讨突厥，则人自奋矣。”帝从之。既而主诡辞谓突厥，果解围去。然帝素意伐辽，又衔瑀以谋搆其机，谓群臣曰：“突厥何能为，瑀乘未解时乃给恐我！”遂出瑀为河池郡守。部有钞贼万人，吏不制，瑀募勇敢士击降之，悉捐货畜赐有功。又击走薛举众数万。

高祖入京师，招之，挈郡自归，授光禄大夫，封宋国公，拜民部尚书。秦王领右元帅，攻洛阳，署瑒府司马。武德元年迁内史令，帝委以枢管，内外百务悉关决。或引升御榻，呼曰萧郎。瑒自力孜孜，抑过绳违无所惮。上便宜，每见纳用。手诏曰：“得公言，社稷所赖，朕既宝之，故赐黄金一函，公其勿辞。”

是岁，州置七职，秦王为雍州牧，以瑒为州都督。诏尝下中书，未即行，帝让其稽，瑒曰：“隋季内史诏敕多违舛，百司不知所承。今朝廷初基，所以安危者系号令。比承一诏，必覆审，使先后不谬，始得下，此所以稽留也。”帝曰：“若尔，朕何忧乎？”初，瑒关内田宅悉赐勋家，至是，还给之。瑒尽以分宗族，独留庙室奉祠。王世充平，进尚书右仆射。七年，以荧惑犯右执法，避位，不许。久之，迁左仆射。

贞观初，房玄龄、杜如晦新得君，事任稍分，瑒不能无少望，乘罅切诋，辞旨疏躁。太宗怒，废于家。俄拜特进、太子少师，复为左仆射，实封六百户。帝问瑒：“朕欲长保社稷，奈何？”瑒曰：“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长久者，类封建诸侯以为藩屏。秦置守令，二世而绝。汉分王子弟，享国四百年。魏、晋废之，亡不旋踵。此封建之有明效也。”帝纳之，始议封建。坐与陈叔达忿争御前不恭，免。岁余，起为晋州都督。入拜太常卿，迁御史大夫，参预朝政。瑒谕议明辩，然不能容人短，意或偏驳不通，而向法深，房玄龄、魏征、温彦博颇裁正之，其言多黜，瑒亦不平。会玄龄等小过失，瑒即痛劾，不报，由是自失，罢为太子少傅，加特进，复为太常卿。拜河南道巡省大使。九年，复参预政事。

帝尝曰：“武德季，太上皇有废立议，顾朕挟不赏之功，于昆弟弗见容，瑒于尔时不可以利怵死惧，社稷臣也。”因赐诗曰：“疾风知劲草，版荡识诚臣。”又曰：“公守道耿介，

古无以过，然善恶太明，或有时而失。”瑀顿首谢曰：“既蒙教，又许以忠亮，虽死日，犹生年也。”魏征曰：“臣有逆众持法，主恕之以公；孤特守节，主恕之以介。昔闻其言，乃今见之。使瑀不遇陛下，庸能自保邪？”晋王为皇太子，拜太子太保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帝曰：“三师，以德导太子者也，礼不尊，则无所取法。”乃诏：“师入谒，太子出门迎拜，师答拜；每门，让乃入；师坐，然后坐；书前后著名，称惶恐。”瑀素贵，但中狭。每燕见，辄言：“玄龄辈朋党盗权，若胶固然，特未反耳。帝曰：“知臣莫若君。朕虽不明，宁顿懵臧否？”因为瑀晓解，瑀以帝有所偏信，帝积久亦不平。瑀好浮屠法，间请舍家为桑门，帝许之矣，复奏自度不能为，又足疾不入谒，帝曰：“瑀岂不得其所邪？”乃诏夺爵，下除商州刺史。未几，复其封，加特进。卒，年七十四。遗命敛以单衣，无卜日。诏赠司空、荆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太常谥曰肃，帝以其性忌，改谥贞褊。

子锐，尚襄城公主，为太常少卿。

钧，瑀从子，有才誉。永徽中，累迁谏议大夫、弘文馆学士。左武侯属卢文操跳堞盗库财，高宗以其职主干，当自盗罪死。钧曰：“囚罪诚死，然恐天下闻，谓陛下重贷轻法，任喜怒杀人。”帝曰：“真谏议也。”诏原死。太常工为宫人通讯遗，诏杀之，且附律。钧言：“禁当有渐，虽附律，工不应死。”帝曰：“如姬窃符，朕以为戒，今不滥工死，然喜得忠言。”即宥工，徙远裔。终太子率更令。

子瓘，为渝州长史，居母丧，以毁卒。

钧兄子嗣业，少从炀帝后入突厥，贞观九年归，以其知虜曲折，诏领突厥众。擢累鸿胪卿，兼单于都护府长史。调露中，突厥叛，嗣业与战，败绩。高宗责曰：“我不杀薛仁贵、郭待

封，故使尔至此。然尔门与我家有雅旧，故贷死。”乃流桂州。

嵩，瓘子，貌伟秀，美须髯。始，娶会稽贺晦女，僚婿陆象先，宰相子，时为洛阳尉，已有名，士争往交，而嵩汨汨未仕，人不之异。夏荣者善相，谓象先曰：“君后十年，贵冠人臣，然不若萧郎位高年艾，举门蕃炽。”时人不许。

神龙元年，始调洛州参军事。桓彦范为刺史，待以异礼。河北黜陟使姜师度表为判官。开元初，擢中书舍人。时崔琳、正丘、齐澣皆有名，以嵩少术学，不以辈行许也，独姚崇称其远到。历宋州刺史，迁尚书左丞。

十四年，以兵部尚书领朔方节度使。既赴军，有诏供帐饩定鼎门外，玄宗赋诗劳行。会吐蕃大将悉诸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陷瓜州，执刺史田元献；回纥又杀凉州守将王君，河、陇大震。帝择堪任边者，徙嵩河西节度使，判凉州事，封兰陵县子。嵩表裴宽、郭虚己、牛仙客置幕府，以建康军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，完树陴坞，怀保边人。于时悉诸逻恭禄威詹诸部，吐蕃倚其健噬边，嵩乃纵反间，示疑端，赞普果诛之。使悉末明攻瓜州，守珪拒甚力，虏引却。会鄯州都督张志亮破贼青海西，嵩又遣副将杜宾客率强弩四千与吐蕃战祁连城下，自晨斗迄晡，乃大溃，斩一将，虏哭震山谷。露布至，帝大悦，授嵩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又官一子，恩顾第一。

十七年，进兼中书令。自张说罢宰相，令缺四年，嵩得之，然常遥领河西节度。在公慎密，人莫见其际。子衡，尚新昌公主。嵩妻入谒，帝呼为亲家，仪物贵甚。俄封徐国公。

初，裴光庭与嵩数不协，光庭卒，帝委嵩择相，嵩推韩休。及休同位，峭正不相假，至校曲直帝前。嵩惭，乞骸骨。帝慰之曰：“朕未厌卿，何庸去乎？”嵩伏曰：“臣待罪宰相，爵位既极，幸陛下未厌，得以乞身。有如厌臣，首领且不保，又

安得自遂？”因流涕。帝为改容曰：“卿言切矣，朕未能决。弟归，夕当有诏。”俄遣高力士诏嵩曰：“朕将尔留，而君臣谊当有始有卒者。”乃授尚书右丞相，与休皆罢。是日，荆州进黄甘，帝以紫帔包赐之。擢子华给事中。

久之，进太子太师。而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坐赂中人牛仙童得罪，李林甫素忌嵩，因言嵩尝以城南墅遗仙童，贬青州刺史。寻复拜太子太师。固请老，见许。嵩退，脩葺园宅，优游自怡。家饶财，而华为工部侍郎，衡以尚主位三品，就养，年逾八十，士艳其荣。天宝八载卒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

华，谨重方雅，有家法，嗣爵。天宝末，为兵部侍郎。禄山乱，陷贼，逼守魏州。郭子仪攻安庆绪于相州，华间道奉表，欲举魏以应，为贼所执。会崔光远得魏州，破械出之。魏人德华庇免，争来诣光远乞留，有诏即授刺史。思明反，子仪惧复失华，乃表崔光远代之，而召置军中。相州兵溃，华还朝，犹以污贼降试秘书少监。稍迁尚书右丞，擢河中晋、绛节度使。上元初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李辅国用事，求宰相，华拒之，辅国怨。会肃宗大渐，矫诏罢华为礼部尚书，引元载以代。方代宗谅暗，载助辅国，贬华为峡州司马，卒。二子：恒、悟。

复，字履初，衡子。生戚里，姻从豪汰，以服御舆马相夸，复常衣垢弊，居一室，学自力，非名士夙儒不与游，以清操显。华每叹曰：“此子当兴吾宗！”推主廕为宫门郎。广德中，岁大饥，家百口，不自振，议鬻昭应墅。宰相王缙欲得之，使弟紘说曰：“以君才宜在左右，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职？”复曰：“鬻先人墅以济孀单，吾何用美官，使门内馁且寒乎？”缙憾之，由是废。数岁，乃历歙、池二州刺史，治状应条。迁湖南观察使。改同州刺史，岁歉，州有京畿观察使储粟，复辄发以

贷人，有司劾治，诏削阶，停刺史。或吊之，复曰：“苟利于人，胡责之辞！”久乃拜兵部侍郎。

普王为襄汉元帅，进复户部尚书、统军长史。旧制谓“行军长史”，德宗以复父讳更之。未行，扈狩奉天。帝恶庾隘，欲西如凤翔依张镒。复曰：“凤翔乃泚旧兵，今泚悖乱，当有同恶者。虽镒，臣畏不免。”帝曰：“朕业行，留一日以验尔言！”俄而镒为李楚琳所害，于是拜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复尝言：“艰难以来，始用宦者监军，权望太重，是曹正可委宫掖事，兵要政机，叵使参领。”帝不听。又言：“陛下厥初清明，自杨炎、卢杞妨命稷盛德，播越及兹。今阽于危，当惩义前败。”因述君臣大端，即自言：“若使臣依阿偷免，不敢当宰相。”杞对上或谄谀阿匱，复厉言：“杞词不正！”帝色眙，谓左右曰：“复慢我。”因诏复充山南、江淮、湖南、岭南等道宣抚、安慰使。

兴元初，进门下侍郎。初，淮南陈少游左附李希烈，而张镒判官韦皋杀邠、陇叛卒，不应楚琳。复还执政，建言：“陛下反正，功臣已贵矣，唯甄善汰恶为未明。少游位将相，首臣贼，皋名浅官下，独挺挺抗忠。如以皋代少游，则天下瞭然知逆顺之理。”帝许之。复出，中官马钦绪揖宰相刘从一，附耳语，既而从一密谏复曰：“有诏与公议向所奏，不欲李勉、卢翰闻知。”复曰：“尧、舜有‘金曰’之言，朝廷大事尚当谋及公卿。如勉等非其人，当罢去。既曰宰相，而谋议可独避之乎？今与公行此或可，第恐浸以生常，政由是敝。”从一以闻，帝不悦。复辞疾上政事，许之。

弟升，尚郃国大长公主，肃宗女也。升早卒，主以奸蛊事再得罪废，诸子悉逐丑地，女为皇太子妃，太子请离婚，帝衔

曩伎，故复坐是检校太子左庶子，废居饶州。贞元四年卒，年五十七。

复望阙高华，厉名节，不通狎流俗。及为相，临事严方，数拂帝意，故居位亟解。然性孝友，既贬晏然，口未尝言所累。

复子湛。湛子置，咸通中位宰相，无显功，史逸其传。

俯，字思谦，恒子。贞元中，及进士第，又以贤良方正对策异等，拜右拾遗。元和六年，召为翰林学士，凡三年，进知制诰。会张仲方以李吉甫数调发疲天下，訾其谥，宪宗怒，逐仲方，而俯坐与善，夺学士，下除太仆少卿。皇甫镈荐为御史中丞。镈与令狐楚皆善俯，两人同辅政，数称其善，故帝待俯厚。袭徐国公。穆宗立，逐镈，议所以代者，楚荐之，授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进门下侍郎。

吐蕃寇泾州，调兵护边，帝因问：“兵法有必胜乎？”俯曰：“兵凶器，圣人不得已用之，故武不可玩，玩则无震。夫以仁讨不仁，以义讨不义，先招怀，后掩袭，故有不杀厉，不禽二毛，不犯田稼，其救人如免水火，此必胜术也。若乃以小不忍轻任干戈，师曲而敌怨，非徒不胜，又将自危，是以圣王慎于兵。”帝重其言。尝诏俯撰王承宗先铭，俯奏：“承宗比不臣，迷而后复，臣不忍称道其先。又辞成当有饷谢，拒之，则非朝廷抚纳意；受之，臣谊不当取。”帝善而止。

令狐楚罢执政，西川节度使王播赂权幸求宰相，俯劾播纤佞不可污台宰，帝不许。自请罢，冀有感寤，帝亦不省。俄罢为尚书左仆射，用播为盐铁使，后卒相，俯自谓辅政浅，固辞仆射，换吏部尚书。又避选事，徙兵部，移病求分司，不许。授太子少保，为同州刺史。复以少保分司东都。

性简洁，以声利为污，疾邪太甚，孤特一概，故轻去位无所藉。文宗即位，召授少师，称疾力不拜，乃还左仆射，许致

仕。庄恪太子时，议选旧德，保辅东宫，复以少师召，辄上还制书，坚辞。即迁太子太傅，优诏褒尚。开成初，弟俶为楚州刺史，召见。帝曰：“俯先帝贤宰相，筋力未衰，可一来，尔善道朕意。”乃以诏书并绢三百因俶致之。俯终不起，以寿卒。

母韦，贤明，治家严，俯虽宰相，侍左右如褐衣时。居丧哀毁。既老，家于洛，岁时宾客请谢，以为烦，乃舍济源墅，自放山野，优游穷年。然其居位颇介谨持法，重名器，狭于用人，每除吏，常忧不称，鲜有简拔。

穆宗初，两河底定，俯与段文昌当国，谓四方无虞，遂议大平事，以为武不可黷，劝帝偃革尚文，乃密诏天下镇兵，十之，岁限一为逃、死，不补，谓之销兵。既而籍卒逋亡，无生业，曹聚山林间为盗贼。会硃克融、王廷凑乱燕、赵，一日悉收用之。朝廷调兵不克，乃召募市人乌合，战辄北，遂复失河朔矣。

赞曰：俯议销兵，宁不野哉！当此时，河朔虽挈地还天子，而悍卒顽夫开口仰食者故在，彼皆不能自返于本业者也。又硃克融等客长安，饿且死，不得一官，而俯未有以措置，便欲去兵，使群臣失职，一日叫呼，其从如市，幽、魏相挺，复为贼渊，可谓见豪末而不察舆薪矣。宰相非其人，祸可既乎！

仿，字思道，悟子。大和中，擢进士第。除累给事中。宣宗力治，喜直言，尝以李璡为岭南节度使，使者已赐节，而仿封还诏书。帝方作乐，不暇命使，遣优工趋出追之，未及璡所而还。后以封敕脱误，法当罚，侍讲学士孔温裕曰：“给事中驳奏，为朝廷论得失，与有司奏事不类，不应罚。”诏可。

令狐綯用李琢经略安南，琢以暴沓免，俄起为寿州团练使，仿劾奏琢无所回，时推其直。自集贤学士拜岭南节度使。南方珍贿丛夥，不以入门。家人病，取槁梅于厨以和剂，仿知，趣

市还之。

咸通初，为左散骑常侍。懿宗怠政事，喜佛道，引桑门入禁中为祷祠事，数幸佛庐，广施予。仿谏，以为：“天竺法割爱取灭，非帝王所尚慕。今笔梵言，口佛音，不若惩谬赏滥罚，振殃祈福。况佛者可以悟取，不可以相求。”帝虽昏纵，犹嘉叹其言。后官数迁，拜义成军节度使。滑州濒河，累岁水坏西北防，仿徙其流远去，树堤自固，人得以安。以兵部尚书再判度支，进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再迁司空、兰陵县侯。时天下盗起，宦人持兵柄，仿以鯁正为权近所忌。卒，年八十。

子廩，字富侯。第进士，迁尚书郎。仿领南海，解官往侍。为人退约少合。南海多谷纸，仿敕诸子缮补残书。廩谏曰：“州距京师且万里，书成不可露赍，必贮以囊笥，贪者伺望，得无惹苒嫌乎？”仿曰：“善，吾思不及此。”乃止。广明初，以谏议大夫知制诰，请厉止夜行以备贼谍，出太仓粟贱估以济贫民。俄迁京兆尹。田令孜养子有罪亡，击捕吏，系狱，请救踵门，廩不纳，杖杀之，内外畏誓。令孜拒黄巢，以廩为粮料使，辞疾，贬贺州司户参军事。会襄王窃据，挈族逃河朔，镇冀节度使王镕厚礼之。光化中，以给事中召，不至，卒。

邁，字得圣，置子。咸通中，擢进士第，辟节度府。入朝，拜右拾遗。与韦保衡联第，而邁姿宇秀伟，气孤峻，尝慕李德裕为人。保衡才下，诸儒靳薄之，不甚齿，独呼邁太尉，保衡憾焉。于是保衡已为相，摭邁罪，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马。道三峡，方迫畏不瞑，若有人谓曰：“公无恐，予为公呵御。”邁悦悟。俄谒白帝祠，见帝貌类向所睹，异之。未几，保衡死，召为礼部员外郎。乾符中，累擢户部侍郎、翰林学士承旨。

僖宗入蜀，以兵部判度支，次绵州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始，王鐸主贡举而得邁，及是，与鐸并位。鐸年老，尝入对陪

殿中，邁掖起之。帝喜曰：“邁善事长，大臣和，予之幸也！”

邁曰：“不止以长，乃鐸门生。”帝笑曰：“鐸选士，朕选宰相，卿无负我！”邁顿首谢。从还京师，累拜司空，封楚国公。

邁负大节，以王佐自任。既当国，风采峭整，天子器之。时藩镇多兴于盗贼，横放莫能制，权纲淮弛。支详在徐州，引散骑常侍李损子凝吉为佐，会牙将时溥逐详而取节度，溥为饗干所毒，不死，或谗凝吉为详报仇者，溥怒杀之。损时在朝，溥即上言损连谋，请并诛。田令孜受溥金，劾损，付御史狱，中丞卢渥傅成其罪。御史王华嫉恶甚，表损不知状。令孜请移神策狱，华不奉诏，奏言：“损近臣，法当死即死，独不宜取辱于宦人手。”邁即时叩延英争曰：“凝吉以冤就屠，已不可言。损与子音问不接且数期，安得谓同谋哉？溥恃功坏天子法，请案近臣，卑侮王室，有无将之萌。今损可无罪诛，祸且及臣辈。”帝寤，止免官。当此时，令孜持禁军，权宠可炙，公卿无不附顺，唯邁未尝少下。

后令孜取安邑池盐给卫军，王重荣固争，乃徙重荣它镇，不受诏。令孜以兵讨之，重荣引沙陀拒王师。王师败，逐而西，帝惊，幸凤翔。诸节度共劾令孜生事，离间大臣。邁素恶之，与裴澈计，共召硃玫于邠。玫起邠兵五千奉迎，与沙陀等连和。令孜迫帝幸陈仓，夜出，百官不及从。玫怒令孜，并望帝不谅其心，谓邁曰：“上奔播六年，中原之人，与贼肝髓流野，得复宗庙，遗老残民间舆马音，流涕相欢。上曾不念，以诸侯勤王功为敕使之宠。今奸臣为国产怨，我奉命而来，返以为胁君。群臣报国极矣，战力殫矣，尚能垂头塌翅求生于黄门哉！丧君有君，公其图之。”邁曰：“上无负天下，顾为令孜掣制，每言必涕数行下。陈仓之行，又劫于兵。公诚有忧王室意，宜还藩奉表，请天子复国，策无宜此。”玫曰：“诸王才可任天下

者不乏。” 邁曰：“人非伊、霍，欲为祸首，未或利也。” 玫退曰：“我择一王为帝，违者斩，尚何事？” 乃立嗣襄王煜，而召邁作册，邁苦辞，玫更委郑昌图，滋恨邁。及还长安，使昌图相煜，罢邁为太子太保。移疾不出。方其弟蘧为永乐令，往从之。帝还宫，宰相孔纬与邁雅隙，乃劾尝为伪臣，即赐死其所，实光启三年。

邁见柄任凡五期，行完而材，逢世多故，召復臣以济乱，身污伪署，不得其死，人为哀之。

定，字梅臣，瑀曾孙。以廕起家陕州参军事、金城丞。莅事清挺。选补黜陟使裴遵庆表为判官，还调万年主簿。历左右司郎中。为元载所恶，外迁袁、润等六州刺史。大历中，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，定与常州萧复、豪州张镒为第一，而劭桑稼，均赋税，业徠游口，在镒、复右。迁户部侍郎、太常卿。硃泚反，诡姓名为张诞，匿里中，与蒋沆不浼于贼。事平，擢太子少师。卒，年七十七，赠太子太师。

赞曰：梁萧氏兴江左，实有功在民，厥终无大恶，以浸微而亡，故余祉及其后裔。自瑀逮邁，凡八叶宰相，名德相望，与唐盛衰。世家之盛，古未有也。

## 卷第九十三 列传第二十七

## 岑虞李褚姚令狐

岑文本，字景仁，邓州棘阳人。祖善方，后梁吏部尚书，更家江陵。父之象，仕隋为邯鄲令，坐为人讼，不得申。文本年十四，诣司隶理冤，辨对哀畅无所诎。众属目，命作《莲华赋》，文成，合台嗟赏，遂得直。

性沈敏，有姿仪，善文辞，多所贯综。郡举秀才，不应。萧铣僭号，召为中书侍郎，主文记。河间王孝恭平荆州，其下欲掠夺，文本说孝恭曰：“自隋无道，四海救死，延颈以望真主。萧氏君臣决策归命者，意欲去危就安。大王诚纵兵剽系，恐江、岭以南，向化心沮，狼顾麕惊。不如厚抚荆州，劝未附，陈天子厚惠，谁非王人？”孝恭善之，遽下令止侵略，署文本别驾。从击辅公祏，典檄符。进署行台考功郎中。

贞观元年，除秘书郎，兼直中书省。太宗既藉田，又元日朝群臣，文本奏《藉田》、《三元颂》二篇，文致华赡。李靖复荐于帝，擢中书舍人。时颜师古为侍郎，自武德以来，诏诰或大事皆所草定。及得文本，号善职，而敏速过之。或策令丛遽，敕吏六七人泚笔待，分口占授，成无遗意。师古以譴罢，温彦博为请帝曰：“师古练时事，长于文诰，人少逮者，幸得复用。”帝曰：“朕自举一人，公毋忧。”乃授文本侍郎，专典机要。封江陵县子。是时，魏王泰有宠，侈第舍，冠诸王。文本上疏，

劝崇节俭，陈嫡庶分，宜有抑损。帝善之，赐帛三百段。

逾年为令，从伐辽东，事一委倚，至粮漕最目、甲兵凡要、料配差序，筹不废手，由是神用顿耗，容止不常。帝忧曰：“文本今与我同行，恐不与同返矣！”至幽州暴病，帝临视流涕。卒，年五十一。是夕，帝闻夜严，曰：“文本死，所不忍闻。”命罢之。赠侍中、广州都督，谥曰宪，陪葬昭陵。

始，文本贵，常自以兴孤生，居处卑，室无茵褥帟帘。事母以孝显，抚弟侄笃恩义。生平故人，虽羁贱必钧礼。帝每称其忠谨：“吾亲之信之”。晋王为皇太子，大臣多兼宫官，帝欲文本兼摄，辞曰：“臣守一职，犹惧其盈，不愿希恩东宫，请一心以事陛下。”帝乃止，但诏五日一参东宫。每进见，太子答拜。始为中书令，有忧色，母问之，答曰：“非勋非旧，责重位高，所以忧也。”有来庆者，辄曰：“今日受吊不受贺。”或劝其营产业，文本叹曰：“吾汉南一布衣，徒步入关，所望不过秘书郎、县令耳。今无汗马劳，以文墨位宰相，奉稍已重，尚何殖产业邪？”故口未尝言家事。既任职久，赉锡丰饶，皆令弟文昭主之。文昭任校书郎，多交轻薄，帝不悦，谓文本曰：“卿弟多过，朕将出之。”文本曰：“臣少孤，母所钟念者弟也，不欲离左右。今若外出，母必忧，无此弟，是无老母也！”泣下呜咽。帝愍其意，召文昭让敕，卒无过。孙羲。从子长倩。羲，字伯华，第进士，累迁太常博士。坐伯父长倩贬郴州司法参军。迁金坛令。时弟仲翔为长洲令，仲休为溧水令，皆有治绩。宰相宗楚客语本道巡察御史：“毋遗江东三岑。”乃荐羲为汜水令。武后令宰相举为员外郎者，韦嗣立荐羲，且言惟长倩为累，久不进。后曰：“羲诚材，何诿之拘？”即拜天官员外郎。于是，坐亲废者皆得援而进矣。俄为中书舍人。中宗时，武三思用事，敬晖欲上表削诸武封王者，众畏三思，

不敢为草，独羲为之，词谊劲切，由是下迁秘书少监。进吏部侍郎。时崔湜、郑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选，皆以贿闻，独羲劲廉，为时议嘉仰。帝崩，诏擢右散骑常侍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睿宗立，罢为陕州刺史，再迁户部尚书。景云初，复召同三品，进侍中，封南阳郡公。初，节愍太子之难，冉祖雍诬帝及太平公主连谋，赖羲与萧至忠保护得免，羲监脩《中宗实录》，自著其事。帝见之，赏叹，赐物三百段、良马一匹，下诏褒美。

时羲兄献为国子司业，仲翔陕州刺史，仲休商州刺史，兄弟子侄在清要者数十人。羲叹曰：“物极则反，可以惧矣！”然不能抑退。坐豫太平公主谋诛，籍其家。

长倩，少孤，为文本鞠爱。永淳中，累官至兵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垂拱初，自夏官尚书迁内史，知夏官事。俄拜文昌右相，封邓国公。武后擅位，喜符瑞事，群臣争言之。长倩惧，间亦开陈，请改皇嗣为武氏，且为周家储贰。后顺许，赐实封户五百，加特进、辅国大将军。凤阁舍人张嘉福、洛州民王庆之建请以武承嗣为皇太子，长倩谓皇嗣在东宫，不宜更立，与格辅元不署，奏请切责嘉福等。和州浮屠上《大云经》，著革命事，后喜，始诏天下立大云寺。长倩争不可，繇是与诸武忤，罢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，征吐蕃。未至，召还，下狱。来俊臣胁诬长倩与辅元、欧阳通数十族谋反，斩于市，五子同赐死，发暴先墓。睿宗立，追复官爵，备礼改葬。

辅元者，汴州俊仪人。父处仁，仕隋为剡丞，与同郡王孝逸、繁师玄、靖君亮、郑祖咸、郑师善、李行简、卢协皆有名，号“陈留八俊”。辅元擢明经，累迁殿中侍御史，历御史中丞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既持承嗣不可，遂及诛。子遵，亦举明经第，为太常寺太祝，亡命匿中牟十余年。神龙初，诉父冤，擢累赞善大夫。

辅无兄希元，洛州司法参军，同章怀太子注范曄《后汉书》者。

虞世南，越州余姚人。出继叔陈中书侍郎寄之后，故字伯施。性沉静寡欲，与兄世基同受学于吴顾野王余十年，精思不懈，至累旬不盥栉。文章婉缙，慕仆射徐陵，陵自以类己，由是有名。陈天嘉中，父荔卒，世南毁不胜丧。文帝高荔行，知二子皆博学，遣使至其家护视，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。时寄陷于陈宝应，世南虽服除，仍衣布饭蔬；寄还，乃释布啖肉。至德初，除西阳王友。陈灭，与世基入隋。世基辞章清劲过世南，而赡博不及也，俱名重当时，故议者方晋二陆。炀帝为晋王，与秦王俊交辟之。大业中，累至秘书郎。炀帝虽爱其才，然疾峭正，弗甚用，为七品十年不徙。世基佞敏得君，日贵盛，妻妾被服拟王者，而世南躬贫约，一不改。宇文化及已弑帝，间杀世基，而世南抱持号诉请代，不能得，自是哀毁骨立。从至聊城，为窦建德所获，署黄门侍郎。秦王灭建德，引为府参军，转记室，迁太子中舍人。王践祚，拜员外散骑侍郎、弘文馆学士。时世南已衰老，屡乞骸骨，不听，迁太子右庶子，固辞改秘书监，封永兴县子。世南貌儒谨，外若不胜衣，而中抗烈，论议持正。太宗尝曰：“朕与世南商略古今，有一言失，未尝不怅恨，其恳诚乃如此！”

贞观八年，进封县公。会陇右山崩，大蛇屡见，山东及江淮大水，帝忧之，以问世南，对曰：“春秋时，梁山崩，晋侯召伯宗问焉。伯宗曰：‘国主山川，故山崩川竭，君为之不举，降服，乘纁，彻乐，出次，祝币以礼焉。’梁山，晋所主也，晋侯从之，故得无害。汉文帝元年，齐、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，水大出，诏郡国无来贡，施惠天下，远近洽穆，亦不为灾。后汉灵帝时，青蛇见御坐。晋惠帝时，大蛇长三百步，见齐地，

经市入庙。蛇宜在草野，而入市，此所以为怪耳。今蛇见山泽，适其所居。又山东淫雨，江、淮大水，恐有冤狱枉系，宜省录累囚，庶几或当天意。”帝然之，于是遣使赈饥民，申挺狱讼，多所原赦。后星孛虚、危，历氏，余百日，帝访群臣。世南曰：“昔齐景公时，彗见，公问晏婴，婴曰：‘公穿池沼畏不深，起台榭畏不高，行刑罚畏不重，是以天见彗为戒耳。’景公惧而修德，后十六日而灭。臣愿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，勿以太平久而自骄，慎终于初，彗虽见，犹未足忧。”帝曰：“诚然，吾良无景公之过，但年十八举义兵，二十四平天下，未三十即大位，自谓三王以来，拨乱之主莫吾若，故负而矜之，轻天下士。上天见变，其为是乎？秦始皇划除六国，隋炀帝有四海之富，卒以骄败，吾何得不戒邪？”

高祖崩，诏山陵一准汉长陵故事，厚送终礼，于是程役峻暴，人力告弊。世南谏曰：

古帝王所以薄葬者，非不欲崇大光显以荣其亲，然高坟厚陇，宝具珍物，适所以累之也。圣人深思远虑，安于菲薄，为长久计。昔汉成帝造延、昌二陵，刘向上书曰：“孝文居霸陵，凄怆悲怀，顾谓群臣曰：‘嗟乎！以北山石为椁，用纆宁絮斲陈漆其间，岂可动哉？’张释之曰：‘使其中有可欲，虽锢南山犹有隙；使无可欲，虽无石椁，又何戚焉？’夫死者无终极，而国家有废兴。孝文寤焉，遂以薄葬。”

又汉法，人君在位，三分天下贡赋之一以入山陵。武帝历年长久，比葬，方中不复容物。霍光暗于大体，奢侈过度，其后赤眉入长安，破茂陵取物，犹不能尽。无故聚敛，为盗之用，甚无谓也。

魏文帝为寿陵，作终制曰：“尧葬寿陵，因山为体，无封树、寝殿、园邑，棺郭足以藏骨，衣衾足以朽肉。吾营此不食之地，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。无藏金银铜铁，一以瓦器。

丧乱以来，汉氏诸陵无不发者，至乃烧取玉匣金缕，骸骨并尽，乃不重痛哉！若违诏妄有变改，吾为戮尸地下，死而重死，不忠不孝，使魂而有知，将不福汝。以为永制，藏之宗庙。”魏文此制，可谓达于事矣。

陛下之德，尧、舜所不逮，而俯与秦、汉君同为奢泰，此臣所以尤戚也。今为丘陇如此，其中虽不藏珍宝，后世岂及信乎？臣愚以为霸陵因山不起坟，自然高显。今所卜地势即平，宜依周制为三仞之坟，明器一不得用金银铜铁，事讫刻石陵左，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，一藏宗庙，为子孙万世法，岂不美乎！

书奏，未报。又上疏曰：“汉家即位之初，便营陵墓，近者十余岁，远者五十年。今以数月之程，课数十年之事，其于人力不亦劳矣。汉家大郡，户至五十万，今人众不逮往时，而功役一之，此臣所以致疑也。”时议者颇言宜奉遗诏，于是稍稍裁抑。

帝尝作宫体诗，使赓和。世南曰：“圣作诚工，然体非雅正。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者，臣恐此诗一传，天下风靡。不敢奉诏。”帝曰：“朕试卿耳！”赐帛五十匹。帝数出畋猎，世南以为言，皆蒙嘉纳。尝命写《列女传》于屏风，于时无本，世南暗疏之，无一字谬。帝每称其五绝：一曰德行，二曰忠直，三曰博学，四曰文词，五曰书翰。世南始学书于浮屠智永，究其法，为世秘爱。

十二年，致仕，授银青光禄大夫，弘文馆学士如故，禄赐防閤视京官职事者。卒，年八十一，诏陪葬昭陵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文懿。帝手诏魏王泰曰：“世南于我犹一体，拾遗补阙，无日忘之，盖当代名臣，人伦准的。今其云亡，石渠、东观中无复人矣！”后帝为诗一篇，述古兴亡，既而叹曰：“钟子期死，伯牙不复鼓琴。朕此诗将何所示邪？”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灵

坐焚之。后数岁，梦进说言若平生，翌日，下制厚恤其家。

子昶，终工部侍郎。

李百药，字重规，定州安平人。隋内史令德林子也。幼多病，祖母赵以“百药”名之。七岁能属文，父友陆义等共读徐陵文，有“刈琅邪之稻”之语，叹不得其事。百药进曰：“《春秋》‘邠子藉稻’，杜预谓在琅邪。”客大惊，号奇童。引廕补三卫长。乃性疏佚，喜剧饮。开皇初，授太子通事舍人，兼学士。被谗，辄谢病去。十九年，召见仁寿宫，袭父爵安平公。仆射杨素、吏部尚书牛弘爱其才，署礼部员外郎。奉诏定五礼、律令、阴阳书。

初，以疾去舍人也，炀帝在扬州，召不赴，衔之。及即位，夺爵，为桂州司马。官废，还乡里。大业九年，戍会稽，管崇乱，城守有功，帝顾其名谓虞世基曰：“是子故在，宜斥丑处。”乃授建安郡丞。至乌程，江都难作，沈法兴、李子通、杜伏威更相灭，百药转侧寇乱中，数被伪署，危得不死。会高祖遣使招伏威，百药劝朝京师，既至历阳，中悔，欲杀之，饮以石灰酒，因大利，濒死，既而宿病皆愈。伏威诒书辅公祐使杀之，为王雄诞保护得免。公祐反，授吏部侍郎。或谓帝：“百药与同反。”帝大怒。及平，得伏威所与公祐书，乃解，犹贬泾州司户。

太宗至泾州，召与语，悦之。贞观元年，拜中书舍人，封安平县男。明年，除礼部侍郎。时议裂土与子弟功臣，百药上《封建论》，理据详切，帝纳其言而止。四年，授太子右庶子。太子数戏嫖无度，乃作《赞道赋》以讽。它日，帝曰：“朕见卿赋，述古储贰事，劝励甚详，向任卿，固所望耳！”赐彩三百段。迁散骑常侍，进左庶子、宗正卿，爵为子。久之，固乞致仕。帝尝与偕赋《帝京篇》，叹其工，手诏曰：“卿何身老而

才之壮，齿宿而意之新乎？”卒，年八十四，谥曰康。

百药，名臣子，才行世显，为天下推重。侍父母丧还乡，徒跣数千里。服虽除，容貌癯瘠者累年。好奖荐后进，得俸禄与亲党共之。翰藻沈郁，诗尤其所长，樵厮皆能讽之。所撰《齐史》行于时。

子安期。安期亦七岁属文。父贬桂州，遇盗，将加以刃，安期跪泣请代，盗哀释之。贞观初，为符玺郎。累除主客员外郎。高宗即位，迁中书舍人、司列少常伯，数豫决国事。帝屡责侍臣以不能进贤，众不敢对。安期进曰：“邑十室且有忠信，天下至广，不为无贤。比见公卿有所荐进，皆劾为朋党，滞抑者未申，而主荐者已訾，所以人人争噤默以避器谤。若陛下忘其亲仇，旷然受之，惟才是用，塞谗毁路，其谁敢不竭忠以闻上乎？”帝纳之。寻检校东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，出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卒，谥曰烈。

自德林至安期，三世掌制诰，孙羲仲，又为中书舍人。

褚亮，字希明，杭州钱塘人。曾祖湮，父玠，皆有名梁、陈间。亮少警敏，博见图史，一经目辄志于心。年十八，诣陈仆射徐陵，陵与语，异之。后主召见，使赋诗，江总诸词人在席，皆服其工。累迁为尚书殿中侍郎。入隋，为东宫学士，迁太常博士。炀帝议改宗庙之制，亮请依古七庙，而太祖、高祖各一殿，法周文、武二祧，与始祖而三，余则分室而祭，始祖二祧，不从迭毁。未及行，坐与杨玄感善，炀帝矜己嫉才，因是亦贬西海司户。时博士潘徽贬威定主簿，亮与俱至陇山。徽死，为敛瘞，人皆义之。

后为薛举黄门侍郎。举灭，秦王谓曰：“寡人受命而来，嘉于得贤。公久事无道君，得无劳乎？”亮顿首曰：“举不知天命，抗王师，今十万众兵加其颈，大王释不诛，岂独亮蒙更

生邪？”王悦，赐乘马、帛二百段，即授王府文学。高祖猎，亲格虎，亮恳愍致谏，帝礼纳其言。王每征伐，亮在军中，尝预秘谋，有裨辅之益。贞观中累迁散骑常侍，封阳翟县侯，老于家。

太宗征辽，子遂良从，诏亮曰：“畴日师旅，卿未尝不在中，今朕薄伐，君已老。俯仰岁月，且三十载，眷言及此，我劳如何！今以遂良行，想君不惜一子于朕耳。善居加食。”帝顿首谢。及寝疾，帝遣医、中使候问踵相逮。卒，年八十八，赠太常卿，陪葬昭陵，谥曰康。遂良自有传。

初，武德四年，太宗为天策上将军，寇乱稍平，乃乡儒，宫城西作文学馆，收聘贤才，于是下教，以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、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、军谘祭酒苏世长、天策府记室薛收、文学褚亮姚思廉、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、主簿李玄道、天策仓曹参军事李守素、王府记室参军事虞世南、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、著作郎摄记室许敬宗薛元敬、太学助教盖文达、军谘典签苏勳，并以本官为学士。七年，收卒，复召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补之。凡分三番递宿于阁下，悉给珍膳。每暇日，访以政事，讨论坟籍，榷略前载，无常礼之间。命阎立本图象，使亮为之赞，题名字爵里，号“十八学士”，藏之书府，以章礼贤之重。方是时，在选中者，天下所慕问，谓之“登瀛洲”。

刘孝孙者，荊州人。祖贞，周石台太守。孝孙少知名。大业末，为王世充弟杞王辩行台郎中。辩降，众引去，独孝孙攀援号恸，送于郊。贞观六年，迁著作佐郎、吴王友。历谏议参军。迁太子洗马，未拜，卒。

李玄道者，本陇西人。世居郑州。仕隋为齐王府属。李密据洛口，署记室。密败，为王世充所执，众惧不能寐，独玄道

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忧能了乎？”寝甚安。及见世充，辞色不挠，释缚，为著作佐郎。东都平，为秦王府主簿。贞观初，累迁给事中，姑臧县男。出为幽州长史，佐都督王君廓，专持府事。君廓不法，每以义裁纠之。尝遗玄道婢，乃良家子为所掠，遣去不纳，由是始隙。君廓入朝，玄道寓书房玄龄，玄龄本甥也。君廓发其书，不识草字，疑以谋己，遂反。坐是流嵩州，未几，擢常州刺史，风绩清简，下诏褒美，赐缁帛。久之，致仕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以禄归第，卒。

李守素者，赵州人。王世充平，召署天策府仓曹参军，通氏姓学，世号“肉谱”。虞世南与论人物，始言江左、山东，尚相酬对；至北地，则笑而不答，叹曰：“肉谱定可畏。”许敬宗曰：“仓曹此名，岂雅目邪？宜有以更之。”世南曰：“昔任彦升通经，时称‘五经笥’，今以仓曹为‘人物志’，可乎？”时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谱学，守素所论，惟淹能抗之。

姚思廉，本名简，以字行，陈吏部尚书察之子。陈亡，察自吴兴迁京兆，遂为万年人。思廉少受《汉书》于察，尽传其业。寡嗜欲，惟一于学，未尝问家人生货。

仕陈会稽王主簿。入隋，为汉王府参军事，以父丧免。服除，补河间郡司法书佐。初，察在陈，尝脩梁、陈二史，未就，死，以属思廉，故思廉表父遗言，有诏听续。炀帝又诏与起居舍人崔祖浚脩《区宇图志》。迁代王侍读。高祖定京师，府僚皆奔亡，独思廉侍王，兵将升殿，思廉厉声曰：“唐公起义，本安王室，若等不宜无礼于王。”众眙却，布列阶下。帝义之，听扶王至顺阳阁，泣辞去。观者叹曰：“仁者有勇，谓此人乎！”俄授秦王府文学。王讨徐圆朗，尝语隋事，慨然叹曰：“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节，古所难者。”时思廉在洛阳，遣使遗物三百段，致书曰：“景想节义，故有是赠。”

王为皇太子，迁洗马。即位，改著作郎、弘文馆学士。诏与魏征共撰《梁》、《陈书》，思廉采谢灵、顾野王等诸家言，推究综括，为梁、陈二家史，以卒父业。赐杂彩五百段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以籓邸恩，凡政事得失，许密以闻，思廉亦展尽无所讳。帝幸九成宫，思廉以为“离宫游幸是秦皇、汉武事，非尧、舜、禹、汤所为”。帝谕曰：“朕尝苦气疾，热即顿剧，岂为游赏者乎？”赐帛五十匹，拜散骑常侍、丰城县男。卒，赠太常卿，谥曰康，陪葬昭陵。

孙。

赞曰：隋炀帝失德，高祖总豪英，兴北方，鼓行入关，举京师，轰若雷霆。思廉以诸生侍孱王，奋然陈大义，挫虓虎而夺之气，勇夫悍心，褫骇自却，不敢加无礼于其君。诚使有国家者举不失义，天下其何以抗之哉？宜太宗之尊表云。

字令璋，少孤，抚昆媚友爱。力学，才辩谈迈。永徽中，举明经第，补太子宫门郎。以论撰劳，进秘书郎。稍迁中书舍人，封吴兴县男。武后时，擢夏官侍郎。坐从弟敬节叛，贬桂州长史。后方以符瑞自神，取山川草树名有“武”字者，以为上应国姓，哀类以闻。后大悦，拜检校天官侍郎，擢文昌左丞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永徽后，左右史唯对仗承旨，仗下谋议不得闻。以帝王谏训不可阙纪，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，责宰相自撰，号《时政记》，以授史官。从之。时政有记自始。坐事，降司宾少卿。延载初，拜纳言，有司以族犯法，不可为侍臣者，曰：“王敦犯顺，导典枢机；嵇康被戮，绍以忠死。是能为累乎？”后曰：“此朕意，卿无恤浮言。”

证圣初，加秋官尚书。明堂火，后欲避正殿，应天变。奏：“此人火，非天灾也。昔宣榭火，周世延；建章焚，汉业昌。且弥勒成佛，七宝台须臾散坏。圣人之道，随物示化，况

明堂布政之宫，非宗庙，不宜避正殿，贬常礼。”左拾遗刘承庆曰：“明堂所以宗祀，为天所焚，当侧身思过，振除前犯。”挟前语以倾后意。后乃更御端门，大酺，燕群臣，与相娱乐，遂造天枢著己功德，命 为使，董督之。功费浩广，见金不足，乃敛天下农器并铸。以功赐爵一级。后封嵩山，诏总知仪注，为封禅副使。更造明堂，又以使护作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大食使者献师子，曰：“是兽非肉不食，自碎叶至都，所费广矣。陛下鹰犬且不蓄，而厚资养猛兽哉！”有诏大食停献。时九鼎成，后欲用黄金涂之。 奏：“鼎者，神器，贵质朴，不待外饰。臣观其上先有五采杂珣，岂待涂金为符曜耶？”后乃止。

契丹李尽忠盗塞，副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使。坐累，下迁益州长史。始，蜀吏贪暴， 擿发之，无所容贷。后闻，降玺诏慰劳，因谓左右曰：“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，使吏尽清者难，唯 为兼之。”新都丞硃待辟坐赃应死，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谋杀 ，据剑南。有密告后者，诏 穷按。 深探其狱，迹疑似皆捕逮，株党牵联数千人。狱具，后遣洛州长史宋玄爽、御史中丞霍献可覆视，无所翻，坐没入五十余族，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，道路冤噪。监察御史袁恕己劾奏 狱不平，有诏勿治。召拜地官、冬官二尚书。久之，致仕。卒，年七十四，遗令薄葬。赠越州都督，谥曰成。

弟班。班笃学有立志，擢明经。历六州刺史，政皆有绩，数被褒赐，累封宣城郡公。迁太子詹事，兼左庶子。时节愍太子稍失道，班凡四上书谏。

其一曰：“臣闻贾谊称‘选天下端士，使与太子居处出入，故太子见正事，闻正言，行正道，左右前后皆正人也。夫习与正人居，不能无正；习与不正人居，不能无不正。教得而左右正，则太子正；太子正，天下定矣’。伏见内置作坊，诸工伎

得入宫闱之内、禁卫之所，或言语内出，或事状外通，小人无知，因为诈伪，有玷盛德。臣望悉出宫内造作付所司。”

其二曰：“汉文帝身弋绋，足草屩。齐高帝阑槛用铜者，皆易以铁。经侯带玉具剑、环佩以过魏太子，太子不视。经侯曰：‘魏国亦有宝乎？’太子曰：‘主信臣忠，魏之宝也。’经侯委剑佩去，杜门不出。夫圣贤以简素为贵，皇王以菲薄为德，惟殿下留心恭俭，损省玩好，以训天下。”

其三曰：“前世东宫门閤，往来皆有簿籍。殿下时有所须，唯门司宣令，奸伪乘之，因缘增损。近吕升之乃代署宣敕，赖殿下纠发其奸。以后墨令及覆事，并请内印画署，冀免诈缪。”

其四曰：“圣人不专其德，贤智必有所师。今司经无学士，俱奉无侍读。宜视膳时奏请其人，俾奉讲劝。夫经所以立行修身，史所以谕识成败，斯急务也。”太子虽称善，不能用其言。及败，索宫中，得班谏书，中宗嘉叹。时宫臣皆得罪，独班擢右散骑常侍，迁秘书监。睿宗立，拜户部尚书。所历定州刺史、尚书官，皆与相继云。卒，年七十四。

始，曾祖察尝撰《汉书训纂》，而后之注《汉书》者，多窃取其义为己说，班著《绍训》以发明旧义云。

令狐德棻，宜州华原人。父熙，隋鸿胪卿。其先乃炖煌右姓。德棻博贯文史。大业末，为药城长，属乱，不就官。淮安王神通据太平宫起兵，立总管府，署德棻府记室。高祖入关，引直大丞相府记室。武德初，为起居舍人，迁秘书丞。帝尝问：“丈夫冠，妇人髻，比高大，何邪？”德棻对曰：“冠髻在首，君之象也。晋之将亡，君弱臣强，故江左士女，衣小而裳大。宋武帝受命，君德尊严，衣裳随亦变改。此近事验也。”帝然之。

方是时，大乱后，经籍亡散，秘书湮缺，德棻始请帝重购求天下遗书，置吏称录。不数年，图典略备。又建言：“近代

无正史，梁、陈、齐文籍犹可据，至周、隋事多脱损。今耳目尚相及，史有所冯；一易世，事皆汨暗，无所掇拾。陛下受禅于隋，隋承周，二祖功业多在周，今不论次，各为一王史，则先烈世庸不光明，后无传焉。”帝谓然。于是诏中书令萧瑀、给事中王敬业、著作郎殷闻礼主魏，中书令封德彝、舍人颜师古主隋，大理卿崔善为、中书舍人孔绍安、太子洗马萧德言主梁，太子詹事裴矩、吏部郎中祖孝孙，秘书丞魏征主齐，秘书监窦璡、给事欧阳询、文学姚思廉主陈，侍中陈叔达、大史令庾信及德棻主周。整振论议，多历年不能就，罢之。

贞观三年，复诏撰定。议者以魏有魏收、魏澹二家，书为已详，惟五家史当立。德棻更与秘书郎岑文本、殿中侍御史崔仁师次周史，中书舍人李百药次齐史，著作郎姚思廉次梁、陈二史，秘书监魏征次隋史，左仆射房玄龄总监。脩撰之原，自德棻发之，书成，赐绢四百匹。迁礼部侍郎，兼修国史。累进爵彭城县子。转太子右庶子。太子承乾废，坐除名为民。召拜雅州刺史，又坐事免。会修晋家史，房玄龄奏起之。预柬凡十有八人，德棻为先进，故类例多所讫定。除秘书少监。

永徽初，复为礼部侍郎、弘文馆学士，监修国史，迁太常卿。高宗尝召宰相及弘文学士坐中华殿，问：“何脩而王？若而霸？又当孰先？”德棻曰：“王任德，霸任刑。夏、殷、周纯用德而王，秦专刑而霸，至汉杂用之，魏、晋以降，王霸两失。若用之，王为先，而莫难焉。”帝曰：“今兹何为而要？”对曰：“古者为政，清心简事为本。今天下无虞，年谷丰衍，惟薄赋敛、省征役为要。”又问禹、汤、桀、纣所以兴亡，对曰：“《传》称：‘禹、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；桀、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’然二主惑嬖色，戮谏者，造砲烙之刑，此所以亡也。”帝悦，厚赐以答其言。迁国子祭酒、崇贤馆学士，爵为

公。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。卒，年八十四，谥曰宪。

时又有邓世隆、顾胤、李延寿、李仁实皆以史学称当世。

邓世隆者，相州人。隋大业末，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阳，引为宾客。秦王攻洛阳，遗书谕太，世隆报书夸慢。洛阳平，亡命，变姓名，号隐玄先生，栖白鹿山。贞观初，召授国子主簿，与崔仁师、慕容善行、刘颀、庾安礼、敬播俱为修史学士。世隆内负罪，居不聊。太宗遣房玄龄谕曰：“尔为太作书，各忠其主耳。我为天子，尚甘心匹夫邪？毋有后疑！”改著作佐郎，历卫尉丞。初，帝以武功定天下，晚始向学，多属文赋诗，天格赡丽，意悟冲迈。十三年，世隆上疏，请加集录，帝谦不许。终著作郎。

顾胤，苏州吴人。父览，仕隋秘书学士。胤，永徽中累迁起居郎，兼脩国史，以撰《太宗实录》劳，加朝散大夫、弘文馆学士。论次国史，加朝请大夫，封余杭县男。终司文郎中。子琮，武后时为天官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卒，后曰：“琮不幸，令虽不举哀，然朕以股肱，特废视事一日。”

李延寿者，世居相州。贞观中，累补太子典膳丞、崇贤馆学士。以脩撰劳，转御史台主簿，兼直国史。初，延寿父太师，多识前世旧事，常以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天下参隔，南方谓北为“索虏”，北方指南为“岛夷”。其史于本国详，佗国略，往往訾美失传，思所以改正，拟《春秋》编年，刊究南北事，未成而歿。

延寿既数与论譔，所见益广，乃追终先志。本魏登国元年，尽隋义宁二年，作本纪十二、列传八十八，谓之《北史》；本宋永初元年，尽陈祯明三年，作本纪十、列传七十，谓之《南史》。凡八代，合二书百八十篇，上之。其书颇有条理，删落酿辞，过本书远甚。时人见年少位下，不甚称其书。迁符玺郎，兼脩

国史，卒。

尝撰《太宗政典》，调露中，高宗观之，咨美直笔，赐其家帛五十段，藏副秘阁，仍别录以赐皇太子云。

李仁实，魏州顿丘人。官至左史。著《格论》、《通历》等书，行于时。

峒，德蔡五世孙。天宝末，及进士第。遇禄山乱，去隐南山豹林谷。杨绾微时，数从之游，而峒博学有口辩。绾为礼部侍郎，脩国史，荐峒，自华原尉拜右拾遗，兼史职。累迁起居舍人。撰《玄宗实录》，属《起居注》亡散，峒哀掇诏策，备一朝之遗。自开元、天宝间名臣事多漏略，拙于取舍，不称良史。大历中，以刑部员外郎判南曹。迁司封郎中，知制诰，兼史馆脩撰。德宗立，诏元陵制度务极优厚，当竭帑藏奉用度。峒谏曰：“臣伏读汉刘向论山陵之诫，良史咨歎。何者？圣贤勤俭，不作无益。昔舜葬苍梧，弗变其肆；禹葬会稽，不改其列；周武葬毕陌，无丘垅处；汉文葬霸陵，不起山坟。禹非不忠，启非不顺，周公非不悌，景帝非不孝，其奉君亲，皆以俭约为无穷计。宋文公厚葬，《春秋》书华元为不臣；桓魋为石郭，夫子以为不如速朽。由是观之，有德者葬薄，无德者葬厚，章章可见。陛下仁孝切于圣心，然尊亲之义贵合于礼。先帝遗诏，送终之制，一用俭约，不得以金银缘饰。陛下奉先志，无违物，若务优厚，是拂顾命，整经谊，臣窃惧之。今赦令甫下，诸条未出，望速诏有司从遗制便。”诏答曰：“朕顷议山陵，荒哀迷谬，以违先旨。卿引据典礼，非唯中朕之失，亦使朕不遗君亲于患。敢不闻义而从，奉以终始？虽古遗直，何以加焉！”

峒在吏部，因尚书刘晏力。时杨炎为侍郎，故峒内德晏，至分阙，以善阙奉晏，恶阙与炎，炎心不平。建中初，峒为礼部侍郎，炎执政，不为憾。炎出故宰相杜鸿渐门下，其子封求

弘文生，以托峒，峒谢使者曰：“得公手署，峒得以识。”炎不疑，署送之。峒即日奏言：“宰相迫臣以私，从之负陛下，不从则害臣。”帝以诘炎，炎具道所以然。帝怒曰：“此奸人，无可奈何！”欲杀之，炎苦救解，乃贬衡州别驾。迁刺史。李泌执政，召拜太子右庶子，复为脩撰。

性悻且介，人人以为怨。孔述睿同脩史，峒忿细故，数侵之，述睿长者，无所校。贞元五年，坐守衡州冒前刺史户口为己最，窦参素恶之，贬吉州别驾，稍迁刺史。齐映为江西观察使，按部及州。峒轻映后出先至宰相，今虽属刺史，自挟所以过映者，至迎谒，颇怏怏。以语其妻，妻曰：“君自视何如人，以白头走小生前。君不以比见映，虽黜死，我无憾。”映至，峒入谒，从容步进，不袜首属戎器，映以为恨。去至府，擿峒举奏前刺史过失无状，不宜按部，贬衡州别驾。刺史田敦，峒门生也，与峒昧生平，至是迎拜，分俸半以贖给之。在衢十年，顺宗立，以秘书少监召，未至，卒。

初，受诏撰《代宗实录》，未就，会贬，诏听在外成书。元和中，其子太仆丞丕献之。以劳赠工部尚书。

赞曰：“文本才猷，世南鯁谔，百药之持论，亮、思廉之邃雅，德棻之辞章，皆治世华采，而洎于隋，光明于唐，何哉？盖天下未尝无贤，以不用亡；不必多贤，以见用兴。夫典章图史，有国者尤急，所以考存亡成败，陈诸前而为之戒。方天下初定，德棻首发其议，而后唐之文物粲然，诚知治之本欤！”

## 卷第九十四 列传第二十八

苏世长（良嗣 弁） 韦云起 孙伏伽 张玄素

苏世长，京兆武功人。祖彤，仕后魏通直散骑常侍。父振，周宕州刺史，建威县侯。世长十余岁，上书周武帝，帝异其幼，问读何书，对“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”。帝曰：“何言可道？”答曰：“为国者不敢侮于鳏寡。为政以德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使卒学虎门馆。父死王事，有诏袭爵，世长号踊不自胜，帝爽然改容。

入隋，为长安令，数条上便宜。大业末，为都水少监，督漕上江。会炀帝被弑，发丧，恸闻行路。更为王世充太子太保、行台右仆射，与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将豆卢行褒戍襄阳，高祖与之旧，数遣使者谕降，辄杀之。

洛阳平，始与弘烈归，帝诛褒而诮世长，顿首谢曰：“古帝王受命，以此逐鹿，一人得禽，万夫敛手。岂有获鹿后忿同猎者，问争肉罪邪？今陛下应天顺民，安可忘管仲、雍齿事？且武功旧人，乱离以来，死亡略尽，唯臣得见太平。若杀之，是绝其类。”帝笑释之。授玉山屯监。引见玄武门，与语平生，调之曰：“卿自谓佞邪，直邪？”对曰：“愚且直。”帝曰：“若直者，何为背贼归我？”对曰：“洛阳平，天下为一，臣智穷力屈，乃归陛下。使世充不死，臣据汉南，尚为勍敌。”帝大笑，嘲曰：“何名长而意之短，口正而心之邪？”世长曰：

“名长意短，诚如圣旨。口正心邪，不敢奉诏。昔窦融以河西降汉，十世侯之；臣举山南以归，唯蒙屯监。”帝悦，拜谏议大夫。

从猎泾阳，大获。帝入旌门，诤左右曰：“今日畋，乐乎？”世长曰：“陛下废万机，事游猎，不满十旬，未为乐也。”帝色变，既而笑曰：“狂态发邪？”曰：“为臣计则狂，为陛下计忠矣。”时武功、郿新经突厥寇掠，乡聚凋虚，帝将遂猎武功，世长谏曰：“突厥向盗劫人，陛下救恤之言未出口，又猎其地，殆百姓不堪所求。”帝不听。侍宴披香殿，酒酣，进曰：“此炀帝作邪？何雕丽底此！”帝曰：“卿好谏似直，然诈也。岂不知此殿我所营，乃诡云炀帝邪？”对曰：“臣但见倾宫、鹿台，非受命圣人所为者。陛下武功旧第，才蔽风雨，时以为足。今天下厌隋之侈，以归有道，陛下宜刈奢淫，复朴素。今乃即其宫加雕饰焉，欲易其乱，得乎？”帝咨重其言。历陕州长史、天策府军谘祭酒，引为学士。贞观初，使突厥，与颉利争礼，不屈，拒却赂遗，朝廷壮之。出为巴州刺史，舟败，溺死。

世长有机辩，浅于学，嗜酒，简率无威仪。初在陕，邑里犯法不能禁，乃引咎自挝于廛，五伯疾其诡，鞭之流血，世长不胜痛，呼而走，人笑其不情。

子良嗣，高宗时为周王府司马，王年少不法，良嗣数谏王，以法绳府官不职者，甚见尊惮。帝异之，选荆州长史。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，将蒔上苑，宦者所过纵暴，至荆，良嗣囚之，上书言状。帝下诏慰奖，取竹弃之。徙雍州。时关内饥，人相食，良嗣政上严，每盗发，三日内必擒，号称神明。

垂拱初，迁冬官尚书，拜纳言，封温国公，留守西京，赏遇尤渥。尚方监裴匪躬案诸苑，建言鬻果蔬，储利佐公上。良嗣曰：“公仪休一诸侯相，拔葵去织，未闻天子卖果蔬与人争利。”遂止。迁文昌左相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遇薛怀义于朝，

怀义偃蹇，良嗣怒，叱左右批其颊，曳去。武后闻之，戒曰：“第出入北门，彼南衙宰相行来，毋犯之。”载初元年，罢左相，加特进，仍知政事。与韦方质素不平，方质坐事诛，引逮之。后辨其非，良嗣悸，谢不能兴，舆还第，卒，年八十五。诏百官往吊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益州都督。

始，良嗣为洛州长史，坐僚婿累，下徙冀州刺史。其人往谢，良嗣色泰定，曰：“初不闻有累。”在荆州时，州有河东寺，本萧詧为兄河东王所建，良嗣曰：“江、汉间何与河东乎？”奏易之，而当世恨其少学云。

子践言，官太常丞，为酷吏所陷，死岭南，削父爵，没其家。神龙元年，复赠司空，以践言子务元袭爵，终邠王府长史。

从孙弁，字元容，擢进士，调奉天主簿。德宗出狩，而县令计事在府，官属皆惶恐，欲遁走。弁曰：“昔肃宗幸灵武，至新平、安定，二太守坐伏匿，斩以徇。诸君知之乎？”众乃定。车驾至，储侍毕给，帝嘉之，试大理司直。硃泚平，进监察御史，擢累仓部郎中，判度支案。裴延龄死，帝召弁见延英，赐紫衣金鱼，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，位郎中上。知度支有副自弁始。弁通学术，吏事精明，承延龄后，平赋缓役，略烦苛，人赖其宽。

久之，迁户部侍郎，判度支，改太子詹事。旧制，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，御史中丞窦参卑之，徙班河南、太原尹下。弁造朝，辄就旧著，有司疑诘，给曰：“我已白宰相，复旧班。”殿中侍御史邹儒立劾奏，待罪金吾，有诏原罪。坐前以腐粟给边，贬汀州司户参军。是时，兄袞为赞善大夫，冕京兆士曹参军，以弁故，贬袞永州，冕信州司户参军。袞年老，瞑不能视，帝闵之，听还。又有称冕才者，帝悔不用，而袞以老先还，重追冕。更问大臣昆弟可任者，左右以王绍之兄纾、韩皋之兄

群对。帝乃擢纾右补阙，群考功员外郎，冕遂不复用。数年，起并爲滁州刺史，卒。

并聚书至二万卷，手自雘定，当时称与秘府将。并之判度支，方大旱，州县有逋米，断贞元八年以前，凡三百八十万斛，人亡数在，并奏请出以贷贫民，至秋而偿，诏可。当时讥其罔君云。

韦云起，京兆万年人。隋开皇中，以明经补符玺直长。尝奏事文帝前，帝曰：“外事不便，可言之。”时兵部侍郎柳述侍，云起即奏：“述性豪侈，未尝更事，特缘主婿私，握兵要，议者谓陛下官不择贤，此不便者。”帝顾述曰：“云起言，而药石也，可师之。”仁寿初，诏百官举所知，述举云起通事舍人。大业初，改谒者。建言：“今朝廷多山东人，自作门户，附下罔上，为朋党。不抑其端，必乱政。”因条陈奸状。炀帝属大理推究，于是左丞郎蔚之、司隶别驾郎楚之等皆坐免。

会契丹寇营州，诏云起护突厥兵讨之，启民可汗以二万骑受节度。云起使离为二十屯，屯相联络，四道并引，令曰：“鼓而行，角而止，非公使，毋走马。”三喻五复之。既而纆斤一人犯令，即斩以徇。于是突厥酋长入谒者，皆膝而进，莫敢仰视。始，契丹事突厥无间，且不虞云起至。既入境，使突厥给云诣柳城与高丽市易，敢言有隋使在者斩。契丹不疑。因引而南，过贼营百里，夜还阵，以迟明掩击之，获契丹男女四万，以女子及畜产半赐突厥，男子悉杀之，以余众还。帝大喜，会百官于廷，曰：“云起将突厥兵平契丹，以奇用师，有文武才，朕自举之。”拜治书御史。因劾奏：“内史侍郎虞世基、御史大夫裴蕴怙宠妨命，四方有变不以闻，闻不以实。朝议少贼，不多发兵，官兵少，贼众，数见败北，贼气日张。请付有司案罪。”大理卿郑善果奏：“云起訾大臣，毁朝政，所言不情。

“贬大理司直。帝幸江都，请告归。

高祖入关，上谒长乐宫，授司农卿、阳城县公。武德初，进上开府仪同三司，农圃监。时议讨王世充，云起上言：“京师初平，人未坚附，百姓流离，仍岁无年。罄屋]司竹、蓝田谷口，盗贼群屯。京都椎剽，乘夜窃发。重以梁师都嫁情北胡，阴计内钞，为腹心患。释此不图，而窥兵函、洛，奸人乘虚，一旦有变，祸且不细。臣愚以为不若戢兵务农，须关中妥安，士气余饱，然议讨伐，一举可定。”从之。

会突厥入寇，诏总鹵、宁以北九州兵御之，得一切便宜。改遂州都督、益州行台兵部尚书。时仆射窦轨数奏生獠反，冀得集兵以威众，云起数持掣，轨宣言云起通贼营私，由是始隙。云起弟庆俭、庆嗣事隐太子。太子死，诏轨息驰驿报。轨疑云起有变，阴设备，乃告之。云起不信，曰：“诏安在？”轨曰：“公建成党，今不奉诏，反明矣。”遂杀之。初，云起师太学博士王颇，每叹曰：“韦生识悟，富贵可自致；然疾恶甚，恐不得死。”讫如言。

孙方质，光宅初为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迁地官尚书。尝属疾，武承嗣兄弟往候，方质据床自若。或曰：“倨见权贵，且速祸。”答曰：“吉凶命也，丈夫岂能折节近戚以苟免邪？”俄为酷吏所陷，流死儋州，没其家。神龙初，复官爵。

孙伏伽，贝州武城人。仕隋，以小史累劳补万年县法曹。高祖武德初，上言三事。

其一：臣闻“天子有争臣，虽无道不失其天下”。隋失天下者何？不闻其过也。方自谓功德盛五帝、迈三王，穷侈极欲，使天下士肝脑涂地，户口殫耗、盗贼日滋。当时非无直言之臣，卒不闻悟者，君不受谏，而臣不敢告之也。向使开不讳之路，

官贤授能，赏罚时当，人人乐业，谁能摇乱者乎？陛下举晋阳，天下响应，计不旋跬，大业以成。勿以得天下之易，而忘隋失之不难也。天子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。凡搜狩当顺四时，不可妄动。且陛下即位之明日，有献鹞者，不却而受，此前世弊事，奈何行之？相国参军事卢牟子献琵琶，长安丞张安道献弓矢，并被赉赏。以率土之富，何索不致，岂少此物哉？

其二：百戏散乐，本非正声，隋末始见崇用，此谓淫风，不得不变。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称，以衣妓工，待玄武门游戏。臣以为非诒子孙之谋。传曰：“放郑声，远佞人。”今散妓者，匪《韶》匪《夏》，请并废之，以复雅正。

其三：臣闻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。今皇太子诸王左右执事，不可不择。大抵不义无赖及驰骋射猎歌舞声色慢游之人，止可悦耳目，备驱驰，至拾遗补阙，决不能也。泛观前世，子姓不克孝，兄弟不克友，莫不由左右乱之。愿选贤才，澄僚友之选。

帝大悦，即诏：“周、隋之晚，忠臣结舌，是谓一言丧邦者。朕惟寡德，不能性与天道，然冀弼谐以辅不逮，而群公卿士罕进直言。伏伽至诚慷慨，据义恳切，指朕失无所讳。其以伏伽为治书侍御史，赐帛三百匹。”初，帝受禅，伏伽最先谏，帝欲尽下情，故不次见拔，以示群臣。

是时，军兴赋敛重，伏伽数请厘损。帝语裴寂曰：“隋为无道，主骄于上，臣谄于下，下上蔽蒙，至身死匹夫手，宁不痛哉！我今不然，平乱责武臣，守成责儒臣，程能付事，以佐不逮；虚心尽下，冀闻嘉言。若李纲、孙伏伽，可谓谊臣矣。俯首噤默，岂朕所望哉？”

东都平，大赦天下，又欲责贼支党，悉流徙恶地。伏伽谏曰：“臣闻王者无戏言，《书》称‘尔无不信，朕不食言’，言之不可不慎也。陛下制诏曰：‘常赦不免，皆原之。’此非直

赦有罪，是亦与天下更新辞也。世充、建德所部，赦后乃欲流徙。《书》曰：‘殄厥渠魁，丕办从罔治。’渠魁尚免，丕办从何辜？且蹠狗吠尧，吠非其主。今与陛下结发雅故，往为贼臣，彼岂忘陛下哉，壅隔故也。至疏者安得而罪之？由古以来，何始无君，然止称尧、舜者，何也？直由善名难得也。昔天下未平，容应机制变。今四方已定，设法须与人共之。法者陛下自作，须自守之，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。自为无信，欲人之信，岂可得哉？赏罚之行，无贵贱亲疏，惟义所在。臣愚以为贼党于赦当免者，虽甚无状，宜一切加原，则天下幸甚。”又表置谏官。帝皆钦纳。

太宗即位，封乐安县男，迁大理少卿。帝数出驰射，伏伽谏曰：“臣闻天子之居，禁卫九重，出也警，入也蹕，非直尊其居处，为社稷生人计也。比闻陛下走马射帖，娱悦群臣，殆非所以导养圣躬、垂宪后代，此直少年诸王务耳，安得既为天子，尚行之乎？窃为陛下不取。”帝悦曰：“卿能言朕失，朕能改之，天下庶有瘳乎！”后坐奏囚失，免官。起为刑部郎中。累迁大理卿。时司农市木槿，倍直与民，右丞韦惊劾吏隐没，事下大理讯鞫。伏伽曰：“缘官市贵，故民直贱。臣见司农识大体，不见其罪。”帝悟，顾惊曰：“卿不逮伏伽远矣。”久之，出为陕州刺史，致仕。显庆三年卒。

始，伏伽拜御史时，先被内旨，而制未出，归卧于家，无喜色。顷之，御史造门，子弟惊白，伏伽徐起见之。时人称其有量，以比顾雍云。

张玄素，蒲州虞乡人。仕隋，为景城县户曹。窦建德陷景城，执将杀之，邑人千余号泣请代，曰：“此清吏，杀之是无天也。大王即定天下，无使善人解体。”建德命释缚，署治书侍御史，不拜。闻江都已弑，始为建德黄门侍郎。贼平，授景

州录事参军。

太宗即位，问以政，对曰：“自古未有如隋乱者，得非君自专、法日乱乎？且万乘之尊，身决庶务，日断十事，五不中，中者信善，有如不中者何？一日万机，积其失，不亡何待？若上贤右能，使百司善职，则高居深拱，畴敢犯之？隋末盗起，争天下者不十数，余皆保城邑以须有道听命，是欲背上怙乱者果鲜，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乱也。以陛下圣神，迹所以危，鉴所以亡，日慎一日，虽尧、舜何以加！”帝曰：“善。”拜侍御史，迁给事中。

贞观四年，诏发卒治洛阳宫乾阳殿，且东幸。玄素上书曰：

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余，夷六国，统壹尊，将贻之万世，及子而亡者，殫嗜奔欲，以逆天害人也。天下不可以力胜，唯当务俭约，薄赋敛，以身先之，乃能大安。

今东都未有幸期，前事土木，戚王出藩，又当营构，科调繁仍，失疲人望，一不可也。陛下向平东都，曾观广殿，皆撤毁之，天下翕然，一口颂歌。岂有初恶侈靡而后好雕丽哉？二不可也。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务，徒焉虚费。今国储无兼年，又兴别都之役，以产怨讟，三不可也。百姓承乱离之后，财赋殫空，虽蒙更生，意未完定，奈何营未幸之都，重耗其力，四不可也。汉祖将都洛阳，娄敬一言，即日西驾。非不知地土中，道里所均，但形胜不及关内，弗敢康也。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，为日尚浅，讵可东巡以摇人心？五不可也。

臣尝见隋家造殿，伐木于豫章，二千人挽一材，以铁为轂，行不数里，轂辄坏，别数百人赍轂自随，终日行不三十里。一材之费，已数十万工，揆其余可知已。昔阿房成，秦人散；章华就，楚众离；乾阳毕功，隋人解体。今民力未及隋日，而役残创之人，袭亡国弊，臣恐陛下之过，甚于炀帝。

帝曰：“卿谓我不如炀帝，何如桀、纣？”对曰：“若此殿卒兴，同归于乱。臣闻东都始平，太上皇诏宫室过度者焚之，陛下谓瓦木可用，请赐贫人，事虽不从，天下称为盛德，今复度而宫之，是隋役又兴。不五六年间，一舍一取，天下谓何？”帝顾房玄龄曰：“洛阳朝贡天下中，朕营之，意欲便四方百姓。今玄素言如此，使后必往，虽露坐，庸何苦？”即诏罢役，赐彩二百匹。魏征名梗挺，闻玄素言，叹曰：“张公论事，有回天之力，可谓仁人之言哉。”历太子少詹事，迁右庶子。时太子承乾事游畋，不悦学。玄素上书曰：

天道无亲，惟德是辅。苟违天道，人神弃之。古者田三驱，非以教杀，除民害也。今反以猎为娱，行之无常，不损盛德哉？《传》曰：“事不师古，匪说攸闻。”然则探道在学古，学古在师训。孔颖达奉诏讲劝，宜数逮问，裨万分。博选贤杰，朝夕侍左右，与相规摩。日知所亡，月无忘所能，此则善美矣。

夫在人上者常求为善也，然性不胜情，耽惑成乱，下有谀言，君道乃亏。古人有云：“勿以恶小不去，善小不为。”祸福之来，皆根于初，护终若始，犹惧其替，始不护焉，终将安归？

太子不纳。又上书曰：

周公资圣人，而握沐吐飧，下白屋，况下周公之人哉？殿下睿质天就，尚须学以表饰之。孔颖达、赵弘智皆宿德钜髦，兼识政机，望数召见，述古今，增懿明德。雕虫小技，正可间召，代博弈，不宜屡也。骑射畋游，褻戏酣歌，悦耳目，移情灵，不可以御。夫心为万事主，动而无节则乱，败德之原，实在于此。

帝知数财正太子，频擢至银青光禄大夫，行左庶子。

太子久不见宾友，玄素曰：“宫中所见止妇人，不知如樊姬等可与益圣德者几何？若无之，即便谗艳嬖，何足顾哉！上惟东宫之重，高署贤才为寮佐，今乃不得进见，将何以朝纳海、夕补遗哉？太子讳其切，夜遣户奴以骑楸狙击，危脱死。尝闻宫中击鼓，叩閤正言，太子出鼓，对玄素破之。既不悛，丑德日闻。玄素不能已，上书曰：

孔子曰：“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。”书传所载或过，臣请以近事喻之。周武帝平山东，庠宫陋食以安海内，而太子赧有秽德，乌丸轨以闻，帝慈仁不忍废。及践祚，狂暴日炽，宗祀以亡，隋文帝所代是也。文帝因周衰，藉女资，虽无大功于人，然布德行惠，上下安赖。勇为太子，骄肆败度，今宫中山池，殿下所亲见者也。当是时，自谓有太山之安，讵知壬臣敢进其说哉？向使动静有常，进止有度，亲君子，疏小人，黜浮华，守恭俭，虽有离间，乌能致慈父之隙哉？盖积德弗纯，令问不著，一遭谗，遂成其祸。

今上以殿下父子亲，故所资用不为限节，然诏未六旬，而用逾七万，骄奢亡艺，孰有过此？龙楼、望苑，为工匠之肆，既阙视膳问安之宜，又无悦学好道之实。上违君父慈训之方，下有因缘戮辱之罪。所施与者，不游手杂色，则图画雕镂之人。外所瞻仰，此失已暴，内隐密者，尚可胜计哉？右庶子赵弘智经明行脩，臣谓宜数进召，以广徽美；今反猜嫌，谓妄相推引。从善若流，尚恐不逮，饰非拒谏，祸可既乎？

书入，太子怒，遣刺客伺之。会宫废，玄素坐除名为民。顷之，召授潮州刺史，徙邓州，讫不复亲近。高宗时，以老致仕。麟德初卒。

始，玄素与孙伏伽在隋皆为令史，太宗尝问玄素宦立所来，深自羞汗。褚遂良见帝曰：“君子不失言于人，明主不失言于戏。故言则史书之，礼成之，乐歌之。居上能礼其臣，乃尽力

以奉其上。近世宋武帝侮靳朝臣，攻其门户，至耻惧狼狈，前史以为非。陛下昨问玄素在隋任何官，对曰：‘县尉。’又问未为尉时，曰：‘流外。’又问何曹司，玄素出不能徒步，颜若此灰，精爽顿尽，见者咸共惊怪。唐家创业，任官以才，卜祝庸保，量能并用。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，佐皇储，岂宜复对群臣使辞穷负耻，欲责其伏节死义，安可得乎？”帝曰：“朕亦悔之。”伏伽虽广坐，陈说往事，无少隐焉。

赞曰：始唐有天下，惩刈隋敝，敷内讷言，而世长等仇然献忠，时主方褻听，藉以劝天下，虽触禁忌，而无忤情。及祸乱已平，君位尊安，后者视前人之为，犹以鲠论期荣，故时时遭斥让，为所厌苦。非言有巧拙，所遭之时异也。夫性有不可移，虽尧、舜弗能训。承乾之恶，根著于心，而归责玄素，其何救哉？此士亶辞不能傅太子，谅矣。

## 卷第九十五 列传第二十九

## 于高张

于志宁，字仲谧，京兆高陵人。曾祖谨，有功于周，为太师、燕国公。父宣道，仕隋至内史舍人。大业末，志宁调冠氏县长，山东盗起，弃官归。

高祖入关，率群从迎谒长春宫，诏授渭北道行军元帅府记室，与殷开山参谋议。薛仁果平，识褚亮于囚虏中，迁天策府中郎、文学馆学士，引亮与同列。贞观三年，为中书侍郎。太宗尝宴近臣，问：“志宁安在？”有司奏：“敕召三品，志宁品第四。”帝悟，特诏预宴，因加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庶子、黎阳县公。是时议立七庙，君臣请以凉武昭王为始祖，志宁以凉非王业所因，独建议违之。帝诏功臣世袭刺史，志宁奏：“古今异时，慕虚名，遗实患，非久安计。”帝皆从之。尝谓志宁曰：“古者太子既生，士负之，即置辅弼。昔成王以周、召为师傅，日闻正道，习以成性。今太子幼，卿当辅以正道，无使邪僻启其心。勉之，官赏可不次得也。”太子承乾数有过恶，志宁欲救止之，上《谏苑》以讽。帝见大悦，赐黄金十斤、绢三百匹。俄兼詹事，以母丧免，有诏起复本官，固请终丧，帝遣中书侍郎岑文本敦譬曰：“忠孝不两立，今太子须人教约，卿强起，为我卒辅道之。”志宁乃就职。

时太子以农时造曲室，累月不止，又好音乐过度。志宁谏，以为“今东宫乃隋所营，当时号为侈丽，岂容复事磨砻彩饰于

其间？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，钳凿槌杵，往来出入，监门、宿卫、直长、千牛不得苛问。爪牙在外，厮役在内，其可无忧乎？又宫中数闻鼓声，太乐伎儿辄留不出，往年口敕丁宁，殿下可不思之？”太子不纳。而左右多任宦官，志宁复谏曰：“奄官者，体非全气，专柔便佞，托亲近为威权，假出纳为祸福。故伊戾败宋，易牙乱齐，赵高亡秦，张让倾汉。近高齐任邓长颙为侍中，陈德信为开府，内预宴私，外干朝政，齐卒颠覆。今殿下左右前后皆用寺人，轻忽高班，陵轹贵仕，品命失序，经纪不立，行路之人咸以为怪。”太子益不悦。东宫仆御旧得番休，而太子不听，又私引突厥，与相狎比。志宁怀不能言，上疏极言曰：“窃见仆寺司驭，爰及兽医，自春迄夏，不得番息。或家有慈亲，以阙温清，或室有幼弱，以亏抚养，殆非怨爱之意。又突厥达哥支等，人状野心，不可以礼教期，不可以仁信待。狎而近之，无益令望，有损盛德。况引内閤中，使常亲近，人皆震骇，而殿下独安此乎？”太子大怒，遣张师政、纥干承基往刺之。二人者入其第，见志宁憔悴在苦塊中，不忍杀，乃去。太子败，帝知状，谓曰：“闻公数谏，承乾不听公，故至此。”是时宫臣皆罪废，独志宁蒙劳勉。

晋王为皇太子，复拜左庶子，迁侍中，加光禄大夫，进封燕国公，监脩国史。永徽二年，洛阳人李弘泰诬告太尉长孙无忌反，有诏不待时斩之。志宁以为：“方春少阳用事，不宜行刑，且诬谋非本恶逆，请依律待秋分乃决。”从之。衡山公主既公除，将下嫁长孙氏。志宁以为：“《礼》，女十五而笄，二十而嫁，有故，二十三而嫁，固知遇丧须终三年。《春秋》，鲁庄公如齐纳币，母丧未再期而图婚，二家不讥，以其失礼明也。今议者云‘公除从吉’，此汉文创制，为天下百姓耳。公主身服斩衰，服可以例除，情不可以例改。心丧成婚，非人情所忍。

“于是诏公主待服除乃婚。拜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顷之，兼太子少师。四年，陨石十八于冯翊，高宗问曰：“此何祥也？朕欲悔往脩来以自戒，若何？”志宁对：“《春秋》：‘陨石于宋五。’内史过曰：‘是阴阳之事，非吉凶所生。’物固有自然，非一系人事。虽然，陛下无灾而戒，不害为福也。”俄迁太傅。尝与右仆射张行成、中书令高季辅俱赐田，志宁奏：“臣家自周、魏来，世居关中，货业不坠。今行成、季辅始营产土，愿以臣有余赐不足者。”帝嘉之，分其田以与二人。

显庆四年，以老乞骸骨，诏解仆射，更拜太子太师，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王皇后之废，长孙无忌、褚遂良固争不见从，志宁不敢言。武后以其不右己，衔之，后因杀无忌，坐免官，出为荥州刺史，改华州，听致仕。卒，年七十八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定。后追复左光禄大夫、太子太师。

志宁爱宾客，乐引后进，然多嫌畏，不能有所荐达也，为士议所少。凡格式、律令、礼典，皆与论撰，赏赐以巨万。

初，志宁与司空李勣修定《本草》并图，合五十四篇。帝曰：“《本草》尚矣，今复修之，何所异邪？”对曰：“昔陶弘景以《神农经》合杂家《别录》注铭之，江南偏方，不周晓药石，往往纰缪，四百余物，今考正之，又增后世所用百余物，此以为异。”帝曰：“《本草》、《别录》何为而二？”对曰：“班固唯记《黄帝内外经》，不载《本草》，至齐《七录》乃称之。世谓神农氏尝药以拯含气，而黄帝以前文字不传，以识相付，至桐、雷乃载篇册，然所载郡县，多在汉时，疑张仲景、华佗窜记其语。《别录》者，魏、晋以来吴普、李当之所记，其言华叶形色，佐使相须，附经为说，故弘景合而录之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其书遂大行。

曾孙休烈。休烈机鉴融敏，善文章，与会稽贺朝万齐融、

延陵包融齐名。开元初，第进士，又擢制科，历秘书省正字。吐蕃金城公主请文籍四种，玄宗诏秘书写赐。休烈上疏曰：“戎狄，国之寇；经籍，国之典也。戎之生心，不可以无备。昔东平王求《史记》、诸子，汉不与之，以《史记》多兵谋，诸子杂诡术也。东平，汉之懿戚，尚不示征战之书，今西戎，国之寇仇，安可贻以经典？且吐蕃之性慁悍果决，善学不回。若达于《书》，则知战；深于《诗》，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；深于《礼》，则知《月令》有废兴之兵；深于《春秋》，则知用师诡之计；深于文，则知往来书檄之制：此何异假寇兵资盗粮也！臣闻鲁秉周礼，齐不加兵；吴获乘车，楚屡奔命。丧法危邦，可取鉴也。公主下嫁异国，当用夷礼，而反求良书，恐非本意，殆有奸人劝导其中。若陛下虑失其情，示不得已，请去《春秋》。夫《春秋》，当周德既衰，诸侯盛强，征伐竞兴，情伪于是乎生，变诈于是乎起，有以臣召君、取威定霸之事。诚与之，国之患也。狄固贪婪，贵货易土，正可锡以锦彩，厚以金玉，无足所求以资其智。”疏入，诏中书门下议。侍中裴光庭曰：“吐蕃不识礼经，孤背国恩，今求哀启籙，许其降附，渐以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陶一声教，斯可致也。休烈但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，不知忠信节义亦于是乎在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遂与之。累迁起居郎、直集贤殿学士、比部郎中。杨国忠为宰相，斥不附己者，出为中部郡太守。

肃宗立，休烈奔行在，擢给事中，迁太常少卿，知礼仪事，兼修国史。帝尝谓曰：“良史者，君举必书。朕有过失，顾卿何如？”对曰：“禹、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。有德之君不忘规过。”于时经大盗后，史籍燔缺，休烈奏：“《国史》、《开元实录》、《起居注》及余书三千八百余篇藏兴庆宫，兵兴焚炆皆尽，请下御史核史馆所由，购府县有得者，许上送官。一书进

官一资，一篇绢十匹。”凡数月，止获一二篇，唯韦述以其家藏《国史》百三十篇上献。中兴文物未完，休烈献《五代论》，讨著旧章，天子嘉之。转工部侍郎，仍脩史。宰相李揆矜己护前，羞与同史任为等列，奏徙休烈为国子祭酒，权留史馆脩撰，以卑下之，休烈安然无屑意。乾元初，始诏百官元日、冬至于光顺门贺皇后。休烈奏：“周礼有命夫朝人君，命妇朝女君。自显庆以来，则天皇后甫行此礼，而命妇与百官杂处，在礼不经。”帝罢之。

代宗嗣位，甄别名品，元载称其清谅。拜右散骑常侍，兼修国史，加礼仪使，迁太常卿。累进工部尚书，封东海郡公。虽历清要，不治产。性恭俭仁爱，无喜愠之容。乐贤下善，推毂士甚众。年老，笃意经籍，嗜学不厌。妻韦卒，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，诏赠韦国夫人，葬给卤簿、鼓吹。岁中，休烈亦卒，年八十一。帝为叹息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元，遣谒者就第宣慰，为儒者荣。

二子：益、肃，及休烈时，相继为翰林学士。益，天宝初及进士第。肃，终给事中，赠吏部侍郎。

肃子敖，字蹈中，擢进士，为秘书省校书郎。杨凭、李鄲、吕元膺相继辟幕府。元和初，拜监察御史，五迁至右司郎中。进给事中、左拾遗。庞严为元稹、李绅所厚，与蒋防俱荐为翰林学士。李逢吉诬绅罪逐之，而出严为信州刺史，防汀州刺史。敖封还诏书，缙绅意申严枉，及驳奏下，乃论贬严太轻，众皆嗤噪。逢吉乃厚敖，三迁至户部侍郎，出为宣歙观察使。敖修谨，家世用文学进，初为时所称，及居官，无所建明，不违物以自容，名益减。卒，赠礼部尚书。四子；球、珪、瑰、琮，皆清显。琮知名。

庞严者，字子肃，寿州寿春人。第进士，举贤良方正，策

第一，拜拾遗。辞章峭丽，累迁驾部郎中，知制诰。坐累出。复入，稍迁太常少卿。太和五年，权京兆尹，强干不阿贵势，然贪利，溺声色。卒于官。

琮字礼用，落魄不事事，以门资为吏，久不调，驸马都尉郑颢独器之。宣宗诏选士人尚公主者，颢语琮曰：“子有美才，不饰细行，为众毁所抑，能为之乎？”琮许诺。中书舍人李潘知贡举，颢以琮托之，擢第，授左拾遗。初尚永福公主，主未降，食帝前，以事折匕箸，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，更诏尚广德公主。咸通中，以水部郎中为翰林学士，迁中书舍人。阅五月，转兵部侍郎、判户部。八年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进中书侍郎，兼户部尚书。为韦保衡所构，检校司空、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三贬韶州刺史。保衡败，僖宗以太子少傅召，未几，复为山南节度使，入拜尚书右仆射。黄巢陷京师，以病卧家，巢欲起为相，琮辞疾，贼迫胁不止，乃曰：“吾死在旦夕，位宰相，义不受污。”贼遂害之。

高冯，字季辅，以字行，德州蓨人。居母丧，以孝闻。兄元道，仕隋为汲令，县人反城应贼，杀元道。季辅率其党与县人战，擒之，斩首以祭，贼众畏伏，更归附之，至数千人。俄与武陟李厚德将其众降，授陟州总管府户曹参军。

贞观初，拜监察御史，弹治不避权要。累转中书舍人，列上五事，以为：

今天下大定，而刑未措，何哉？盖谋猷之臣、台阁之吏不崇简易，而昧经远，故执宪者以深刻为奉公，当官者以侵下为益国。如尚书八坐，人主所责成者也，宜择温厚脩絜者任之。敦朴素，革浮伪，使家识慈孝，人知廉耻，过行者被嗤于乡，不昵者蒙摈于亲，自然礼节兴矣。

陛下身帅节俭，而营缮未息，丁匠不能给驱使，又和雇以

重劳费。人主所欲，何求而不得。愿爱其财，毋使殫；惜其力，毋使弊。畿内数州，京师之本，土狭人庶，储蓄少而科役多，宜蒙优贷，令得休息，强本弱支之义也。至江南、河北，人颇舒闲，宜为差等，均量劳逸。

公侯勋戚之家邑，入俸稍足以奉养，而贷息出举，争求什一，下民化之，竟为锥刀，宜加惩革。

今外官卑品，皆未得禄，故饥寒之切，夷、惠不能全其行。为政之道，期于易从，不恤其匮，而须其廉正，恐巡察岁出，輶轩继轨，而侵渔不息也。宜及户口之繁，仓庾且实，稍加禀赐，使得事父母、养妻子，然后督责其效，则官人毕力矣。

密王元晓等俱陛下懿亲，当正其礼。比见帝子拜诸叔，诸叔答拜。爵封既同，当明昭穆，愿垂训正，以为彝法。

书奏，太宗称善，进授太子右庶子。数上书言得失，辞诚切至。帝赐钟乳一剂，曰：“而进药石之言，朕以药石相报。”

“后为吏部侍郎，善铨叙人物，帝赐金背镜一，况其清鉴焉。”

久之，迁中书令、兼检校吏部尚书，监脩国史，进爵彦县公。永徽初，加光禄大夫、侍中、兼太子少保。感疾归第，有诏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为宗正少卿，视疾，遣中使日候增损。卒，年五十八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都督，谥曰宪。官给轎车，归葬于乡。

子正业，仕至中书舍人。坐善上官仪，贬岭表。

张行成，字德立，定州义丰人。少师事刘炫，炫谓门人曰：“行成体局方正，廊庙才也。”隋大业末，察孝廉，为谒者台散从员外郎。后为王世充度支尚书。世充平，以隋资补谷熟尉。家贫，代计吏集京师，擢制举乙科，改陈仓尉。高祖谓吏部侍郎张锐曰：“今选吏岂无才用特达者？朕将用之。”锐言行成，调富平主簿，有能名。召补殿中侍御史，纠劾严正。太宗以为

能，谓房玄龄曰：“古今用人未尝不因介绍，若行成者，朕自举之，无先容也。”

尝侍宴，帝语山东及关中人，意有同异。行成曰：“天子四海为家，不容以东西为限，是示人以隘矣。”帝称善，赐名马一、钱十万、衣一称。自是有大政事，令与议焉。累迁给事中。帝尝谓群臣：“朕为人主，兼行将相事，岂不是夺公等名？舜、禹、汤、武得稷、蒐、伊、吕而四海安，汉高祖有萧、曹、韩、彭而天下宁，兹事朕皆兼之。”行成退，上疏曰：“有隋失道，天下沸腾，陛下拨乱反正，拯人涂炭，何周、汉君臣所能比数。虽然，盛德含光，规模宏远。左右文武诚无将相材，奚用大庭广众与之量校，损万乘之尊，与臣下争功哉？”帝嘉纳之。转刑部侍郎、太子少詹事。

太子驻定州监国，谓曰：“吾乃送公衣锦过乡邪！”令有司祠其先墓。行成荐里人魏唐卿、崔宝权、马龙驹、张君劼皆以学行闻，太子召见，以其老不可任以事，厚赐遣之。太子使行成诣行在，帝见悦甚，赐劳尤渥。还为河南巡察大使，称旨，检校尚书左丞。是岁，帝幸灵州，诏皇太子从。行成谏曰：“皇太子宜留监国，对百寮日决庶务，既为京师重，且示四方盛德。”帝以为忠。迁侍中、兼刑部尚书。

高宗即位，封北平县公，监脩国史。时晋州地震不息，帝问之，对曰：“天，阳也，君象；地，阴也，臣象。君宜动，臣宜静。今静者顾动，恐女谒用事，人臣阴谋。又诸王、公主参承起居，或伺间隙，宜明设防闲。且晋，陛下本封，应不虚发，伏愿深思以杜未萌。”帝然之，诏五品以上极言得失。俄拜尚书左仆射、太子少傅。永徽四年，自三月不雨至五月，行成惧，以老乞身，制答曰：“古者策免，乖罪己之义。此在朕寡德，非宰相咎。”乃赐宫女、黄金器，敕勿复辞。行成固请，

帝曰：“公，朕之旧，奈何舍朕去邪？”泫然流涕。行成惶恐，不得已复视事。未几，卒于尚书省舍，年六十七。诏九品以上就第哭。比敛，三遣使赐内衣服，尚宫宿其家护视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并州都督，祭以少牢，谥曰定。弘道元年，诏配享高宗庙庭。

族子易之、昌宗。

易之幼以门廕仕，累迁尚乘奉御。既冠，颀皙美姿制，音技多所晓通。武后时，太平公主荐其弟昌宗，得侍。昌宗白进易之材用过臣，善冶炼药石。即召见，悦之。兄弟皆幸，出入禁中，傅硃粉，衣纨锦，盛饰自喜。即日拜昌宗云麾将军、行左千牛中郎将，易之司卫少卿，赐甲第，帛五百段，给奴婢、橐它、马牛充入之。不数日，进拜昌宗银青光禄大夫，赐防阁，同京官朝朔望；追赠父希臧为襄州刺史，母韦、母臧并封太夫人，尚宫问省起居。诏尚书李迥秀私侍臧。昌宗兴不旬日，贵震天下。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争造门，伺望颜色，亲执警蹻，号易之为“五郎”，昌宗“六郎”。又加昌宗右散骑常侍。圣历二年，始置控鹤府，拜易之为监。久之，更号奉宸府，以易之为令。乃引知名士阎朝隐、薛稷、员半千为供奉。

后每燕集，则二张诸武杂侍，搏博争道为笑乐，或嘲诋公卿，淫蛊显行，无复羞畏。时无检轻薄者又谄言昌宗乃王子晋后身，后使被羽裳、吹箫、乘寓鹤，裴回庭中，如仙去状，词臣争为赋诗以媚后。后知丑声甚，思有以掩覆之，乃诏昌宗即禁中论著，引李峤、张说、宋之问、富嘉谟、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撰《三教珠英》。加昌宗司仆卿、易之麟台监，权势震赫。皇太子、相王请封昌宗为王，后不听，迁春官侍郎，封鄴国公，易之恒国公，实封各三百户。

后既春秋高，易之兄弟专政，邵王重润与永泰郡主窃议，

皆得罪縊死。御史大夫魏元忠尝劾奏易之等罪，易之诉于后，反诬元忠与司礼丞高戡约曰：“天子老，当挟太子为耐久朋。”后问：“孰为证左？”易之曰：“凤阁舍人张说。”翌日庭辩，皆不讎，然元忠、说犹皆被逐。其后易之等益自肆，奸赃狼藉，御史台劾奏之，乃诏宗晋卿、李承嘉、桓彦范、袁恕己参鞫，而司刑正贾敬言窥望后旨，奏昌宗强市，罪当赎，诏曰可。承嘉、彦范进曰：“昌宗赃四百万，尚当免官。”昌宗大言曰：“臣有功于国，不应免官。”后问宰相，内史令杨再思曰：“昌宗主炼丹剂，陛下饵之而验，功最大者也。”即诏释之，归罪其兄昌仪、同休，皆贬官。已而后久疾，居长生院，宰相不得进见，惟昌宗等待侧。昌宗恐后不讳，祸且及，乃引支党日夜与谋为不轨事。然小人疏险，道路皆知之，至有榜其事于衢左者。左台御史中丞宋璟亟请按摄，后阳许璟，俄诏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，更敕司刑卿崔神庆问状。神庆妄奏云：“昌宗应原。”璟执奏“昌宗法当斩”。后不答，左拾遗李邕进曰：“璟之言，社稷计也，愿可之。”后终不许。

神龙元年，张柬之、崔玄 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，诛易之、昌宗于迎仙院，及其兄昌期、同休、从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桥，士庶欢踊，鬻取之，一夕尽。坐流贬者数十人。天宝九载，昌期女上表自言，杨国忠助之，诏复易之兄弟官爵，赐同休一子官。

赞曰：于志宁谏太子承乾，几遭贼杀，然未尝惧，知太宗之明，虽匕首搯胸不愧也。及武后立，不敢出一言，知高宗之昧，虽死无益也。季辅，行成数进谏，然雍容有礼，皆长厚君子哉！

## 卷第九十六 列传第三十

## 长孙褚韩来李上官

长孙无忌，字辅机。性通悟，博涉书史。始，高祖兵度河，进谒长春宫，授渭北道行军典签。从秦王征讨有功，累擢比部郎中、上党县公。

皇太子建成毒王，王病，举府危骇。房玄龄谓无忌曰：“祸隙已芽，败不旋踵矣。夫就大计者遗细行，周公所以绌管、蔡也。”遂俱入白王，请先事诛之，王未许。无忌曰：“大王以舜何如人？”王曰：“浚哲文明，为子孝，为君仁，又何议哉？”对曰：“向使浚井弗出，得为孝乎？涂廩弗下，得为仁乎？大杖避，小杖受，良有以也。”王未决。事益急，乃遣无忌阴召房玄龄、杜如晦定计。无忌与尉迟敬德、侯君集、张公谨、刘师立、公孙武达、独孤彦云、杜君绰、郑仁恭、李孟尝讨难，平之。王为皇太子，授左庶子。即位，迁吏部尚书，以功第一，进封齐国公。帝以无忌皇后兄，又少相友，眷倚日厚，常出入卧内。进尚书右仆射。突厥颉利可汗已盟而政乱，诸将请遂讨之。帝顾新歃血，不取为失机，取之失信，计犹豫，以问大臣。萧瑀曰：“兼弱攻昧，讨之便。”无忌曰：“今我务戢兵，待夷狄至，乃可击。使遂弱，且不能来，我又何求？臣谓按甲存信便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然卒取突厥。

或有言无忌权太盛者，帝持表示无忌曰：“我与公君臣间

无少疑，使各怀所闻不言，斯则蔽矣。”因普示君臣曰：“朕子幼，无忌于我有大功，视之犹子也。疏间亲、新闻旧之谓不顺，朕无取焉。”无忌亦自惧贵且亢，后又数言之，遂解仆射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。与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皆以元勋封一子郡公。进册司空，知门下、尚书省事，无忌辞，又因高士廉口陈“以外戚位三公，嫌议者谓天子以私后家”。帝曰：“朕任官必以才，不者，虽亲若襄邑王神符，不妄授；若才，虽仇如魏征，不弃也。夫缘后兄爱昵，厚以子女玉帛，岂不得？以其兼文武两器，朕故相之，公等孰不曰然？”无忌固让，诏答曰：“黄帝得力牧，为五帝先；夏禹得咎繇，为三王祖；齐桓得管仲，为五伯长；朕得公，遂定天下。公其无让！”帝又思所与共艰难，赖无忌以免，作《威风赋》以赐，且况其功。

帝欲功臣并世袭刺史，贞观十一年，乃诏有司：“朕凭明灵之祐，贤佐之力，克翦多难，清宇内。盖时屯共资其力，世安专享其利，朕所不取。刺史，古诸侯，虽名不同，而监统一也。无忌等义贯休戚，效挺夷险，嘉庸懿绩，简在朕心。其改锡土宇，用世及之制。”乃以无忌为赵州刺史，以赵为公国；房玄龄宋州刺史，国于梁；杜如晦赠密州刺史，国于莱；李靖濮州刺史，国于卫；高士廉申州刺史，国于申；侯君集陈州刺史，国于陈；道宗鄂州刺史，王江夏；孝恭观州刺史，王河间；尉迟敬德宣州刺史，国于鄂；李勣蕲州刺史，国于英；段志玄金州刺史，国于褒；程知节普州刺史，国于卢；刘弘基朗州刺史，国于夔；张亮澧州刺史，国于郟。凡十有四人。余官食邑尚不在。无忌等辞曰：“群臣披荆棘，事陛下。今四海混一，诚不愿违远左右，而使世牧外州，与迁徙等。”帝曰：“割地封功臣，欲公等后嗣长为藩翰，而薄山河之誓，反为怨望，朕亦安可强公土宇邪？”遂止。后帝幸其第，自家人姻娅劳赐皆

有差。久之，进位司徒。

太子承乾废，帝欲立晋王，未决，坐两仪殿，群臣已罢，独留无忌、玄龄、勳言东宫事，因曰：“我三子一弟，未知所立，吾心亡聊。”即投床，取佩刀自向，无忌等惊，争抱持，夺刀授晋王，而请帝所欲立。帝曰：“我欲立晋王。”无忌曰：“谨奉诏，异议者斩！”帝顾王曰：“舅许汝矣，宜即谢。”王乃拜。帝复曰：“公等与我意合，天下其谓何？”答曰：“王以仁孝闻天下久矣，固无异辞；有如不同，臣负陛下百死。”于是遂定。以无忌为太子太师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“同三品”自此始。帝又欲立吴王恪，无忌密争止之。帝征高丽，诏摄侍中。还，辞师傅官，听罢太子太师，遥领扬州都督。

帝尝从容问曰：“朕闻君圣臣直，人常苦不自知，公宜面攻朕得失。”无忌曰：“陛下神武圣文，冠卓千古，性与天道，非臣等愚所及，诚不见有所失。”帝曰：“朕冀闻过，公等乃相谏悦。朕当评公等可否以相规。”谓：“高士廉心术警悟，临难不易节，所乏者骨鲠耳。唐俭有辞，善和解人，酒杯流行，发言可意，事朕二十年，未尝一言国家事。杨师道性谨审，自能无过，而懦不更事，缓急非可倚。岑文本敦厚，文章、论议其所长也，谋常经远，自当不负于物。刘洎坚正，其言有益，不轻然诺于人，能自补阙。马周敏锐而正，评裁人物，直道而行，所任皆称朕意。褚遂良鲠亮，有学术，竭诚亲于朕，若飞鸟依人，自加怜爱。无忌应对机敏，善避嫌，求于古人，未有其比；总兵攻战，非所善也。”

二十三年，帝疾甚，召入卧内，帝引手扞无忌颐，无忌哭，帝感塞，不得有所言。翌日，与遂良入受诏，顾遂良曰：“我有天下，无忌力也。尔辅政，勿令谗毁者害之。”有顷，崩。方在离宫，皇太子悲恸，无忌曰：“大行以宗庙、社稷属殿下，

宜速即位。”因秘不发表，请还宫。

太子即位，是为高宗。进无忌太尉，检校中书令，犹知门下、尚书二省。固辞尚书省，许之。帝欲立武昭仪为后，无忌固言不可。帝密以宝器锦帛十余车赐之，又幸其第，擢三子皆朝散大夫，昭仪母复诣其家申请。许敬宗数劝之，无忌厉色折拒。帝后召无忌、遂良及于志宁言后无息，昭仪有子，必欲立之者。无忌已数谏，即曰：“先帝付托遂良，愿陛下访之。”遂良极道不可，帝不听。

后既立，以无忌受赐而不助己，衔之。敬宗揣后指，阴使洛阳人李奉节上无忌变事，与侍中辛茂将临按，傅致反状。帝惊曰：“将妄人构间，殆不其然。”敬宗具言：“反迹已露，陛下不忍，非社稷之福。”帝泣曰：“我家不幸，高阳公主与我同气，往谋反，今舅复尔，使我重愧天下，奈何？”对曰：“房遗爱口乳臭，与女子反，安能就事？无忌奸雄，天下所畏惧，一旦窃发，陛下谁使御之？今即急，恐攘袂一呼，以啸同恶，且为宗庙忧。陛下不见隋室乎？宇文化及父宰相，弟尚主，而身掌禁兵，炀帝处之不疑，然而起为戎首，遂亡隋。愿陛下决之。”帝犹疑，更诏审核。明日，敬宗言无忌反明甚，请逮捕。帝泣曰：“舅果尔，我决不忍杀，后世其谓我何？”敬宗曰：“汉文帝舅薄昭，从代来有功，后坐杀人，帝惜挠法，令朝臣丧服就哭之，昭自杀，良史不以为失。今无忌忘先帝之德，舍陛下至亲，乃欲移社稷、败宗庙，岂特昭比邪？在法夷五族。臣闻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乘机亟行，缓必生变。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，天下伏其智，王莽、司马懿之流。今逆徒自承，何疑而不决？”帝终不质问。遂下诏削官爵封户，以扬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，所在发兵护送；流其子秘书监冲等于岭外；从弟渝州刺史知仁贬翼州司马。后数月，又诏司空勣、中书令敬

宗、侍中茂将等覆按反狱。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、御史宋之顺等即黔州暴讯。无忌投缳卒，冲免死，杀族子祥，流族弟思于檀口，大抵期亲皆谪徙。

初，无忌与遂良悉心奉国，以天下安危自任，故永徽之政有贞观风。帝亦宾礼老臣，拱己以听。纲纪设张，此两人维持之也。既二后废立计不合，奸臣阴谋，帝暗于听受，卒，以屠覆，自是政归武氏，几至亡国。

上元元年，追复官爵，以孙元翼袭封。初，无忌自作墓昭陵茔中，至是许还葬。文宗开成三年，诏曰：“每览国史至太尉无忌事，未尝不废卷而叹。其以裔孙钧为猗氏令。”

无忌从父敞，字休明。隋炀帝为晋王，敞以库直从畋骊山，王凌危逐鹿，谏曰：“大王冒垂堂，淫原兽，可乎？”王遂止。即位，颇见识擢。及幸江都，留守禁御。高祖入关，率子弟谒新丰，授将作少监，出为杞州刺史。贞观初，坐受赅免。太宗以后属，岁私给禀，偿其费。累封平原郡公。卒赠幽州都督，谥曰良，陪葬昭陵。

从父弟操，字元节。父览，为周大司徒、薛国公。操有学术。初，高祖辟署相国府金曹参军。未几，检校虞州刺史。从秦王征讨，常侍旁，与闻秘谋。徙陕州，城中无井，人勤于汲，操为酳河溜入城，百姓利安。以母丧解，长老守阙颂遗爱。服除，封乐寿县男。为齐、扬、益三州刺史，课皆最，下诏褒扬。永徽初，以陕州刺史卒，赠吏部尚书，谥曰安，葬给鼓吹，至虞罢。

子诠，尚新城公主。诠女兄为韩瑗妻。无忌得罪，诠流嵩州，有司希旨杀之。诠有甥赵持满者，工书，善骑射，力搏虎，走逐马，而仁厚下士，京师无贵贱爱慕之。为凉州长史，尝逐野马，射之，矢洞于前，边人畏伏。诠之贬，许敬宗惧持满才能仇己，追至京，属吏讯拷，色不变，曰：“身可杀，辞不可

枉！”吏代为占，死狱中。

无忌族叔顺德。顺德仕隋为右勋卫，征辽当行，亡命太原，素为高祖亲厚。太宗将起兵，令与刘弘基募士于外，声备贼，至数万人，乃结队按屯。大将军府建，授统军，从平霍邑、临汾、绛郡有功。与刘文静击屈突通于潼关，通将奔洛阳，顺德跳追桃林，执通以献，遂定陕县。以多进左骁卫大将军，封薛国公。讨建成余党，食千二百户，赐宫女，诏宿内省。俄以受赇为有司劾发，帝曰：“顺德元勋外戚，爵隆位厚至矣。若令观古今自鉴，有以益国家者，朕当与共府库，何至以贪冒闻乎？”因赐帛数十愧切之。大理少卿胡演曰：“顺德以赂破法，不可赦，奈何又赐之？”帝曰：“使有耻者，得赐甚于戮；如不能，乃禽兽也，杀之何益？”

李孝常谋反，坐与交，削籍为民。岁余，帝阅功臣图，见其像，怜之，遣宇文士及视顺德，顺德方颓然醉，遂召为泽州刺史，复爵邑。顺德素少检，侈放自如，至是折节为政，以严明称。先时守长多通饷问，顺德绳撻无所容，遂为良吏。前刺史张长贵、赵士达占部中腴田数十顷，夺之以给贫单。寻坐累还第。丧息女，感疾甚，帝薄之，谓房玄龄曰：“顺德无刚气，以儿女牵爱至大病，胡足恤？”未几，卒，遣使吊之，赠荊州都督，谥曰襄。贞观十三年，封邳国公。永徽中，加赠开府仪同三司。

褚遂良，字登善，通直散骑常侍亮子。隋大业末，为薛举通事舍人。仁杲平，授秦王府铠曹参军。贞观中，累迁起居郎。博涉文史，工隶楷。太宗尝叹曰：“虞世南死，无与论书者！”魏征白见遂良，帝令侍书。帝方博购王羲之故帖，天下争献，然莫能质真伪。遂良独论所出，无舛冒者。

十五年，帝将有事太山，至洛阳，星孛太微，犯郎位。遂

良谏曰：“陛下拨乱反正，功超古初，方告成岱宗，而彗辄见，此天意有所未合。昔汉武帝行岱礼，优柔者数年，臣愚愿加详虑。”帝寤，诏罢封禅。

迁谏议大夫，兼知起居事。帝曰：“卿记起居，大抵人君得观之否？”对曰：“今之起居，古左右史也，善恶必记，戒人主不为非法，未闻天子自观史也。”帝曰：“朕有不善，卿必记邪？”对曰：“守道不如守官，臣职载笔，君举必书。”刘洎曰：“使遂良不记，天下之人亦记之矣。”帝曰：“朕行有三：一，监前代成败，以为元龟，二，进善人，共成政道；三，斥远群小，有受谗言。朕能守而勿失，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。”

是时，魏王泰礼秩如嫡，群臣未敢谏。帝从容访左右曰：“方今何事尤急？”岑文本泛言礼义为急，帝以不切，未领可。遂良曰：“今四方仰德，谁弗率者？唯太子、诸王宜有定分。”帝曰：“有是哉！朕年五十，日以衰怠，虽长子守器，而弟、支子尚五十人，心常念焉。自古宗姓无良，则倾败相仍，公等为我简贤者保傅之。夫事人久，情媚熟，则非意自生，其令王府官不得过四考，著为令。”帝尝怪：“舜造漆器，禹雕其俎，谏者十余不止，小物何必尔邪？”遂良曰：“雕琢害力农，纂绣伤女工，奢靡之始，危亡之渐也。漆器不止，必金为之，金又不止，必玉为之，故谏者救其源，不使得开。及夫横流，则无复事矣。”帝咨美之。

于时皇子虽幼，皆外任都督、刺史，遂良谏曰：“昔二汉以郡国参治，杂用周制。今州县率仿秦法，而皇子孺年并任刺史，陛下诚以至亲扞四方。虽然，刺史，民之师帅也，得人则下安措，失人则家劳劬。故汉宣帝曰：‘与我共治，惟良二千石乎。’臣谓皇子未冠者，可且留京师，教以经学，畏仰天威，

不敢犯禁，养成德器，审堪临州，然后敦遣。昔东汉明、章诸帝，友爱子弟，虽各有国，幼者率留京师，训饬以礼。讫其世，诸王数十百，惟二人以恶败，自余餐和染教，皆为善良。此前事已验，惟陛下省察。”帝嘉纳。

太子承乾废，魏王泰间侍，帝许立为嗣，因谓大臣曰：“泰昨自投我怀中云：‘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，更生之日也。臣惟有一子，百年后，当杀之，传国晋王。’朕甚怜之。”遂良曰：“陛下失言。安有为天下主而杀其爱子，授国晋王乎？陛下昔以承乾为嗣，复宠爱泰，嫡庶不明，纷纷至今。若必立泰，非别置晋王不可。”帝泣曰：“我不能。”即诏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勣与遂良等定策立晋王为皇太子。

时飞雉数集宫中，帝问：“是何祥也？”遂良曰：“昔秦文公时，有侏子化为雉，雌鸣陈仓，雄鸣南阳。侏子曰：‘得雄者王，得雌者霸。’文公遂雄诸侯，始为宝鸡祠。汉光武得其雄，起南阳，有四海。陛下本封秦，故雄雌并见，以告明德。”帝悦，曰：“人之立身，不可以无学。遂良所谓多识君子哉！”俄授太子宾客。

薛延陀请婚，帝已纳其聘，复绝之。遂良曰：“信为万事本，百姓所归。故文王许枯骨而不违，仲尼去食存信，贵之也。延陀，曩一俟斤耳。因天兵北讨，荡平沙塞，威加诸外，而恩结于内，以为余寇不可以无酋长，故玺书鼓纛，立为可汗。负抱之恩，与天无极。数遣使请婚于朝，陛下既开许，为御北门受献食。今一朝自为进退，所惜少，所失多，亏信夷狄，方生嫌恨，殆不可以训戎兵、励军事也。且龙沙以北，部落牛毛，中国击之不能尽，亦犹可北败，芮芮兴，突厥亡，延陀盛。是以古人虚外实内，怀之以德。使为恶，在夷不在华；失信，在彼不在此也。惟陛下裁幸。”不纳。

帝欲自讨辽东，遂良固劝无行：“一不胜，师必再兴；再兴，为忿兵。兵忿者，胜负不可必。”帝然可。会李勣诋其计，帝意遂决东。遂良惧，上言：“臣请譬诸身。两京，腹心也；四境，手足也；殊裔绝域，殆非支体所属。高丽王陛下所立，莫离支杀之。讨其逆，夷其地，固不可失，但遣一二慎将，付锐兵十万，翔旛云辒，唾手可取。昔侯君集、李靖皆庸人尔，犹能擐高昌，纓突厥，陛下止发踪指示，得归功圣明。前日从陛下平天下，墟土爪臣，气力未衰，可驱策，惟陛下所使。臣闻涉辽而左，或水潦，平地淖三尺，带方、玄菟，海壤荒漫，决非万乘六师所宜行。”是时，帝锐意荡平，不见省。进黄门侍郎，参综朝政。莫离支遣使贡金，遂良曰：“古者讨杀君之罪，不受其赂。鲁纳郟鼎太庙，《春秋》讥之。今莫离支所贡不臣之筐，不容受。”诏可，以其使属吏。

帝既平高昌，岁调兵千人往屯，遂良诵诤不可，帝志取西域，寘其言不用。西突厥寇西州，帝曰：“往魏征、褚遂良劝我立鞠文泰子弟，不用其计，乃今悔之。”帝于寝宫侧别置院居太子，遂良谏，以为“朋友深交者易怨，父子滞爱者多愆。宜许太子间还东宫，近师傅，专学艺，以广懿德。”帝从其言。会父丧免，起复，拜中书令。

帝寝疾，召遂良、长孙无忌曰：“叹武帝寄霍光，刘备托诸葛亮，朕今委卿矣。太子仁孝，其尽诚辅之。”谓太子曰：“无忌、遂良在，而毋忧。”因命遂良草诏。高宗即位，封河南县公，进郡公。坐事出为同州刺史。再岁，召拜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修国史，兼太子宾客。进拜尚书右仆射。

帝将立武昭仪，召长孙无忌、李勣、于志宁及遂良人。或谓无忌当先谏，遂良曰：“太尉，国元舅，有不如意，使上有弃亲之讥。”又谓勣上所重，当进，曰：“不可。司空，国元

勋，有不如意，使上有斥功臣之嫌。”曰：“吾奉遗诏，若不尽愚，无以下见先帝。”既入，帝曰：“罪莫大于绝嗣，皇后无子，今欲立昭仪，谓何？”遂良曰：“皇后本名家，奉事先帝。先帝疾，执陛下手语臣曰：‘我儿与妇今付卿！’且德音在陛下耳，可遽忘之？皇后无它过，不可废。”帝不悦。翌日，复言，对曰：“陛下必欲改立后者，请更择贵姓。昭仪昔事先帝，身接帷第，今立之，奈天下耳目何？”帝羞默。遂良因致笏殿阶，叩头流血，曰：“还陛下此笏，丐归田里。”帝大怒，命引出。武氏从幄后呼曰：“何不扑杀此獠？”无忌曰：“遂良受顾命，有罪不加刑。”会李勣议异，武氏立，乃左迁遂良潭州都督。

显庆二年，徙桂州，未几，贬爱州刺史。遂良内忧祸，恐死不能自明，乃上表曰：“往者承乾废，岑文本、刘洎奏东宫不可少旷，宜遣濮王居之，臣引义固争。明日仗入，先帝留无忌、玄龄、勣及臣定策立陛下。当受遗诏。独臣与无忌二人在，陛下方草土号恸，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枢前。当时陛下手抱臣颈，臣及无忌请即还京，发哀大告，内外宁谧。臣力小任重，动貽伊戚，蝼螳余齿，乞陛下哀怜。”帝昏懦，牵于武后，讫不省。岁余，卒，年六十三。

后二岁，许敬宗、李义府奏长孙无忌逆谋皆遂良驱煽，乃削官爵。二子彦甫、彦冲流爱州，杀之。帝遣诏听其家北还。神龙中，复官爵。德宗追赠太尉。文宗时，诏以遂良五世孙虔为临汝尉。安南观察使高骈表遂良客窆爱州，二男一孙祔。咸通九年，诏访其后护丧归葬阳翟云。

遂良曾孙璆，字伯玉，擢进士第，累拜监察御史里行。先天中，突厥围北庭，诏璆持节监总督诸将，破之。迁侍御史，拜礼部员外郎。而气象凝挺，不减在台时。

韩瑗，字伯玉，京兆三原人。父仲良，武德初，与定律令，建言：“周律，其属三千，秦、汉后约为五百。依古则繁，请崇宽简，以示惟新。”于是采《开皇律》宜于时者定之。终刑部尚书、秦州都督府长史、颍川县公。

瑗少负节行。博学，晓史事。贞观中，以兵部侍郎袭爵。永徽三年，迁黄门侍郎。俄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修国史。进侍中，兼太子宾客。王后之废，瑗雪泣言曰：“皇后乃陛下在藩时先帝所娶，今无罪辄废，非社稷计。”不纳。明日复谏曰：“王者立后，配天地，象日月。匹夫匹妇尚知相择，况天子乎？《诗》云：‘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’臣读至此，常辍卷太息，不图本朝亲见此祸。宗庙其不血食乎！”帝大怒，诏引出。褚遂良贬潭州都督，明年瑗上言：“遂良受先帝顾托，一德无二，向日论事，至诚恳切，讵肯令陛下后尧、舜而尘史册哉？遭厚谤丑言，损陛下之明，折志士之锐。况被迁以来，再离寒暑，其责塞矣。愿宽无辜，以顺众心。”帝曰：“遂良之情，朕知之矣。其孛戾好犯上，朕责之，讵有过邪？”瑗曰：“遂良，社稷臣。苍蝇点白，傅致有罪。昔微子既去，殷以亡；张华不死，晋不及乱。陛下富有四海，安于清泰，忽驱逐旧臣，遂不省察乎？”帝愈不听。瑗忧愤，自表归田里，不报。

显庆二年，许敬宗、李义府奏“瑗以桂州授遂良，桂用武地，倚之谋不轨。”于是贬振州刺史，逾年，卒，年五十四。长孙无忌死，义府等复奏瑗与通谋，遣使即杀之；既至，瑗已死，发棺验视乃还。追削官爵，籍其家，子孙谪广州官奴。神龙初，武后遗诏复官爵。自瑗与遂良相继死，内外以言为读将二十年。帝造奉天宫，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极言，时人喜之，谓为“凤鸣朝阳”。

来济，扬州江都人。父护儿，隋左翊卫大将军。宇文化及

难，阖门死之，济幼得免。转侧流离，而笃志为文章，善议论，晓畅时务，擢进士。贞观中，累迁通事舍人。太子承乾败，太宗问侍臣何以处之，莫敢对。济曰：“陛下上不失为慈父，太子得尽天年，则善。”帝纳之。除考功员外郎。十八年，初置太子司议郎，高其选，而以济为之，兼崇贤馆直学士。迁中书舍人。永徽二年，拜中书侍郎，兼弘文馆学士，监脩国史。俄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南阳县男。迁中书令，检校吏部尚书。

帝将以武氏为后，济谏曰：“王者立后，以承宗庙、母天下，宜择礼义名家、幽闲令淑者，副四海之望，称神祇之意。故文王兴妣，《关雎》之化，蒙被百姓，其福如彼；成帝纵欲，以婢为后，皇统中微，其祸如此。惟陛下详察。”初，武氏被宠，帝特号“宸妃”。济与韩瑗谏：“妃有常员，今别立号，不可。”武氏已立，不自安。后更谩言济等忠鲠，恐前经执奏，辄怀反仄，请加赏慰，而实衔之。帝示济及瑗，济等益惧。

显庆初，兼太子宾客，进爵为侯。帝尝从容问馭下所宜，济曰：“昔齐桓公出游，见老人，命之食，曰：‘请遗天下食。’遗之衣，曰：‘请遗天下衣。’公曰：‘吾府库有限，安得而给？’老人曰：‘春不夺农时，即有食；夏不夺蚕工，即有衣。’由是言之，省徭役，馭下之宜也。”于时山东役丁，岁别数万人，又议取庸以偿雇，纷然烦扰，故济对及之。二年，兼詹事。寻坐褚遂良事，贬台州刺史。久之，徙庭州。龙朔二年，突厥入寇，济总兵拒之，谓其众曰：“吾尝絷刑罔，蒙赦死，今当以身塞责。”遂不介胄而驰贼，没焉，年五十三。赠楚州刺史，给灵輶还乡。

初，济与高智周、郝处俊、孙处约客宣城石仲览家，仲览衍于财，有器识，待四人甚厚。私相与言志，处俊曰：“愿宰天下。”济及智周亦然。处约曰：“宰相或不可冀，愿为通事

舍人足矣。”后济领吏部，处约始以瀛州书佐入调，济遽注曰“如志”，遂以处约为通事舍人。后皆至公辅云。

济异母兄恒，上元中，为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父本骁将，而恒、济俱以学行称，相次知政事。时虞世南子昶无才术，历将作少匠、工部侍郎，主工作。许敬宗曰：“护儿儿作相，世南男作匠，文武岂有种邪？”

李义琰，魏州昌乐人，其先出陇西望姓。及进士第，补太原尉。李勣为都督，僚吏惮其威，义琰独敢廷辨曲直，勣甚礼之。徙白水令，有能名，擢司刑员外郎。义琰姿体魁秀，博学，有智识。累迁中书侍郎。上元中，进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兼太子右庶子。高宗欲使武后摄国政，义琰与郝处俊固争，事得寝。章怀太子之废，尽赦宫臣罪，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，义琰独引咎涕泣，搢绅义之。帝每顾问，必夔切不回。宅无正寝，弟义璡为市堂材送之。义琰曰：“以吾为国相，且自愧，尚营美宇，是速吾祸，岂爱我者邪？”义璡曰：“凡仕为丞尉，且崇第舍，兄位高，安可逼下哉？”答曰：“不然。事难全遂，物不两兴。既处贵仕，又广居宇，非有令德，必受其殃。”卒不许。后其木久腐，乃弃之。

义琰改葬其先，使舅家移莹而兆其所。帝闻，怒曰：“是人不可使秉政。”义琰惧，以疾乞骸骨，迁银青光禄大夫，听致仕，乃归田里。公卿以下悉祖饯通化门外，时人比汉疏广。垂拱初，起为怀州刺史，自以失武后意，辞不拜，卒。

子巢，幼豪俊，善骑射，而不治细行。义琰尝拘之，绝其交游。后亡走阙下，献书陈利害。拜监察御史，与李义府同按柳奭、韩瑗狱，迁殿中。上书忤旨，贬龙编主簿。

义琰从祖弟义琛。义琛擢进士第，历监察御史。贞观中，文成公主贡金，遇盗于岐州，主名不立。太宗召群御史至，目

义琛曰：“是人神情爽拔，可使推捕。”义琛往，数日获贼。帝喜，为加七阶。初，义琰使高丽，其王据榻召见，义琰不拜，曰：“吾，天子使，可当小国之君，奈何倨见我？”王祠屈，为加礼。及义琛再使，亦坐召之，义琛匍匐拜伏。时人由是见兄弟优劣。

累迁刑部侍郎。为雍州长史，时关辅大饥，诏贫人就食商、邓，义琛恐流徙不还，上疏固争。左迁黎州都督，终岐州刺史。

子绾，为柏人令，有仁政，县为立祠。

上官仪，字游韶，陕州陕人。父弘，为隋江都宫副监，大业末，为陈棱所杀。时仪幼，左右匿免，冒为沙门服。浸工文词，涉贯坟典。贞观初，擢进士第，召授弘文馆直学士。迁秘书郎。太宗每属文，遣仪视藁，宴私未尝不预。转起居郎。高宗即位，为秘书少监，进西台同东西台三品，时以雍州司士参军韦绚为殿中侍御史，或疑非迁。仪曰：“此野人语耳。御史供奉赤墀下，接武夔龙，箠羽鹓鹭，岂雍州判佐比乎？”时以为清言。仪工诗，其词绮错婉媚。及贵显，人多效之，谓为“上官体”。

麟德元年，坐梁王忠事下狱死，籍其家。初，武后得志，遂牵制帝，专威福，帝不能堪；又引道士行厌胜，中人王伏胜发之。帝因大怒，将废为庶人，召仪与议。仪曰：“皇后专恣，海内失望，宜废之以顺人心。”帝使草诏。左右奔告后，后自申诉，帝乃悔；又恐后怨恚，乃曰：“上官仪教我。”后由是深恶仪。始，忠为陈王时，仪为谏议，与王伏胜同府。至是，许敬宗构仪与忠谋大逆，后志也。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履，公卿莫敢正义，独仪纳忠，祸又不旋踵，由是天下之政归于后，而帝拱手矣。

子庭芝，历周王府属，亦被杀。庭芝女，中宗时为昭容，

追赠仪为中书令、秦州都督、楚国公；庭芝黄门侍郎、岐州刺史、天水郡公，以礼改葬。

赞曰：高宗之不君，可与为治邪？内牵嬖阴，外劫谗言，以无忌之亲，遂良之忠，皆顾命大臣，一旦诛斥，忍而不省。反天之刚，挠阳之明，卒使牝 硃鸣辰，祚移后家，可不哀哉！天以女戎间唐而兴，虽义士仁人抗之以死，决不可支。然瑗、济、义琰、仪四子可谓知所守矣。噫，使长孙不逐江夏、害吴王，褚不谮死刘洎，其盛德可少訾乎！

## 卷第九十七 列传第三十一

## 杜二崔高郭赵崔杨卢二刘李刘孙邢

杜正伦，相州洹水人。隋世重举秀才，天下不十人，而正伦一门三秀才，皆高第，为世歆美。调武骑尉。太宗素知名，表直秦王府文学馆。贞观元年，魏征荐其才，擢兵部员外郎。帝劳曰：“朕举贤者，非朕独私，以能益百姓也。我于宗娅故人，苟无能，终不得任。卿宜思有以称吾举者。”俄迁给事中，知起居注。帝尝曰：“朕坐朝，不敢多言，必待有利于民，乃出诸口。”正伦曰：“臣职左史，陛下一言失，非止损百姓，且笔之书，千载累德。”帝悦，赐彩段二百。进累中书侍郎。与韦挺、虞世南、姚思廉论事称旨，帝为设宴具，召四人者，谓曰：“我闻神龙可扰以驯，然颌有逆鳞，婴者死，人君亦有之。卿属遂犯吾鳞，裨阙失，朕其虑危亡哉！思卿至意，故举酒以相乐也。”各赐帛有差。

太子监国，诏正伦行左庶子，兼崇贤馆学士。帝谓正伦：“吾儿幼，未有就德，我常物物戒之。今当监国，不得朝夕见，故辍卿于朝以佐太子。慎之勗之。”它日又言：“朕年十八，犹在人间，情伪无不尝；及即位，处置有失，必待谏，乃释然悟，况太子生深宫不及知邪？且人主不可自骄，今若诏天下，敢谏者死，将无复发言矣。故朕孜孜延进直言。卿其以是晓太子，冀裨益之。”擢中书侍郎，封南阳县侯，仍兼太子左庶子。

出入两宫，典机密，以办治称。后太子稍失道，帝语正伦：“太子数私小人，卿可审喻之，教而不徙，其语我来。”故正伦显谏无所避。”太子不从，辄道帝语督切，太子即表闻。帝责曰：“何漏泄我语？”对曰：“开示不入，故以陛下语怖之，冀当反善。”帝怒，出为谷州刺史，再贬交州都督。太子废，坐受金带，流馱州。久之，授郢、石二州刺史。

显庆元年，擢黄门侍郎，兼崇贤馆学士，进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又兼度支尚书，仍知政事。迁中书令，封襄阳县公。初，正伦已通贵，李义府官尚微，及同执政，不能下。中书侍郎李友益，义府族也，晚附正伦，同摭义府衅缺。义府使人告正伦、友益交通罔上，有异计。高宗恶之，出正伦为横州刺史，流友益峰州。正伦卒于贬。

正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，求同谱，不许，衔之。诸杜所居号杜固，世传其地有壮气，故世衣冠。正伦既执政，建言凿杜固通水以利人。既凿，川流如血，阅十日止，自是南杜稍不振。正伦工属文，尝与中书舍人董思恭夜直，论文章。思恭归，谓人曰：“与杜公评文，今日觉吾文顿进。”无子，以兄子志静为嗣。

从子求仁、从孙咸皆显名。

求仁有雅才。永淳中，授监察御史，坐事为黔令。与徐敬业举兵，为兴复府左长史，死于难。

咸擢进士第。累迁右台监察御史。牂柯反，咸监军出讨。贼保垒自固，道荒漫，师不能进。咸乃息士，示不欲战，阴伺之。时旱暑风炽，咸纵火，噪而前，贼眩怖相失，自腾践死，擒其酋，遂平之。迁侍御史，出为汾州长史。开元中，为河北按察使。坐用法深，贬睦州司马。

崔知温，字礼仁，许州鄆陵人。仕为左千牛，稍迁灵州司马。境有浑、斛萨万帐，数扰齐民，农皆释耒习骑射以扞贼。

知温表徙河北，虏不乐迁，将军契苾何力为言，乃止。知温固请，疏十五报，卒徙河北，自是人得就耕。浑、斛萨至徙地，顾善水草，亦忘迁。后入朝，过州，谢曰：“初徙且怨公，今地膏腴，众孳夥，更荷公恩。”皆再拜。

四迁兰州刺史。党项羌三万入寇，州兵寡，众惧，莫知所出。知温披阖不设备，羌怪之，不敢进。俄会将军权善才率兵至，大破其众。善才欲遂穷追取之，知温曰：“古善战弗逆奔，且溪谷复深，草木荒延，万分一有变，不可悔。”善才曰：“善。”分降口五百赠知温，辞曰：“我议公事，图私利邪？”

累迁尚书左丞，转黄门侍郎，脩国史。永隆初，以秩卑，特诏同门下三品，兼脩国史。迁中书令。卒，年五十七，赠幽州大都督，谥曰忠。子泰之，开元时，为工部尚书；谩之，为将作少匠，与诛二张功，封博陵县侯，实封户二百，终少府监。

兄知悌，亦至中书侍郎。与戴至德、郝处俊、李敬玄等同赐飞白书赞，而知悌、敬玄以忠勤见表。迁尚书左丞。裴行俭之破突厥，斩泥孰匐，残落保狼山，诏知悌驰往定襄慰将士，佐行俭平遗寇，有功。终户部尚书。

高智周，常州晋陵人。第进士，补越王府参军。迁费令，与丞、尉均取俸，民安其化，刻石颂美。入擢秘书郎、弘文馆直学士。尝覆弈、诵碑，无谬者。三迁兰台大夫。孝敬在东宫，与司文郎中贺散、司经大夫王真儒并为侍读，得告还乡里叹曰：“进不知退，取祸之道也。”即移病去。

俄拜寿州刺史，其治尚文雅，行部，先见诸生，质经义及政得失，既乃录狱讼，考耕饷勤堕，以为常。迁正谏大夫、黄门侍郎。仪凤初，进同中书门下三品。迁太子左庶子。是时崔知温、刘景先脩国史，故智周与郝处俊监莅。久之，罢为御史大夫，与薛元超、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，无所同异，固表去位。

高宗美其概，授右散骑常侍。请致仕，听之。卒，年八十二，赠越州都督，谥曰定。

智周始与郝处俊、来济、孙处约共依江都石仲览。仲览倾产结四人驩，因请各语所期。处俊曰：“丈夫惟无仕，仕至宰相乃可。”智周、济如之。处约曰：“得为舍人，在殿中周旋吐纳可也。”仲览使相工视之，工语仲览曰：“高之贵，君不及见之。来早显而未蹶，高晚显而寿。吾闻速登者易颠，徐进者少患，天道也。”后济居吏部，处约以瀛州参军入调，济曰：“如志。”拟通事舍人。毕，降阶劳问平生。既仲览卒，而济等益显。

智周所善义兴蒋子慎，有客尝视两人，曰：“高公位极人臣，而嗣少弱；蒋侯宦不达，后且兴。”子慎终达安尉。其子缙往见智周，智周方贵，以女妻之。生子挺，历湖、延二州刺史。生子洌、涣，皆擢进士。洌为尚书左丞。涣，永泰初历鸿胪卿，日本使尝遗金帛，不纳，唯取笈一番，为书以贻其副云。挺之卒，洌兄弟庐墓侧，植松柏千余。涣终礼部尚书，封汝南公。洌子炼，涣子铕，又有清白名。而高氏后无闻。

郭正一，定州鼓城人。贞观时，由进士署第，历中书舍人、弘文馆学士。永隆中，迁秘书少监，检校中书侍郎，诏与郭待举、岑长倩、魏玄同并同中书门下承受进止平章事。平章事自正一等始。永淳中，真迁中书侍郎。执政久，明习故事，文辞诏敕多出其手。

刘审礼与吐蕃战青海，大败。高宗召群臣问所以制戎，正一曰：“吐蕃旷年梗寇，师数出，坐费粮帑。近讨则丧威，深入则不能得其巢穴。今上策莫如少募兵，且明烽候，勿事侵扰，须数年之迟，力有余，人思战，一举可破矣。”刘齐贤、皇甫文亮等议，亦与正一合，帝纳之。

武后专国，罢为国子祭酒，出检校陕州刺史。与张楚金、元万顷皆为周兴所诬构，杀之，籍入其家，妻息流放。文章无存者。

赵弘智，河南新安人，元魏车骑大将军肃之孙。早丧母，事父笃孝。通书传，仕隋为司隶从事。武德初，大理卿郎楚之白为詹事府主簿。太宗时，豫论譔，录勤，繇太子舍人进黄门侍郎，兼弘文馆学士。移病出为莱州刺史，稍迁太子右庶子。父事兄弘安，俸禄归之，不敢私。弘安卒，哀恸过期，奉嫂谨甚，抚兄子慈均所生。会太子废，免官。俄拜光州刺史。记微初，入为陈王师。讲《孝经》百福殿，于是宰相、弘文馆学士、太学生皆在，弘智举五孝，诸儒更诘辨，随问酬悉，舌无留语。高宗喜曰：“试为我陈经之要，以辅不逮。”对曰：“‘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天下。’愿以此献。”帝悦，赐绢二百、名马一。四年，进国子祭酒，仍为学士。卒，年八十二，谥曰宣。弘安亦终国子祭酒。

曾孙矜，举明经，调舞阳主簿，吴少诚反，以县归，徙襄城主簿，赐牙绯。历襄阳丞。客死柳州，官为敛葬。后十七年，子来章始壮，自襄阳往求其丧，不得，野哭。再阅旬，卜人秦諲为筮曰：“金食其墨，而火以贵，其墓直丑，在道之右，南有贵神，冢土是守。宜遇西人，深目而髯，乃其得实。”明日，有老人过其所，问之，得矜墓，直社北，遂归葬弘安墓次。时人哀来章孝，皆为出涕云。

崔敦礼，字安上。祖仲方，在隋为礼部尚书。其先，博陵著姓，魏末，徙为雍州咸阳人。敦礼涉书传，以节义自将。武德中，官通事舍人。善辞令进止，观者皆竦。尝持节幽州召庐江王瑗，瑗已举兵，执之，胁问朝廷事，敦礼不为言，太宗壮之。还，除左卫郎将，赐金币良马。擢中书舍人，四迁兵部侍

郎。出为灵州都督。召还，拜兵部尚书。诏抚辑回纥、铁勒部姓，会薛延陀寇边，与李勣合兵破之，置祁连州处其余众。瀚海都督回纥吐迷度为下所杀，诏往绥定，立其嗣而还。敦礼通知四夷情伪，其少，慕苏武为人，故屡使突厥，前后建明，允会事机。

永徽四年，拜侍中，监脩国史。累封固安县公。进中书令兼检校太子詹事。以久疾，自言不任事奉两宫。更拜太子少师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弟余庆，时为定襄都督府司马，召使侍疾。卒，年六十一。高宗为举哀东云龙门，赐布、秘器尤厚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并州大都督，谥曰昭，陪葬昭陵。余庆位亦至兵部尚书。

杨弘礼，字履庄，隋尚书令素弟之子。雅与玄感不叶，尝表其必乱。玄感诛，父岳系长安狱，炀帝使赦之，比至，岳已死。高祖即位，以素有功于隋，诏弘礼袭清河郡公，除太子通事舍人。贞观中，累迁中书舍人。

太宗征辽东，拜兵部侍郎。驻蹕之役，领步骑二十四军跳出贼背，所向摧靡。帝自山下望其众，袍仗精整，人人尽力，壮之，谓许敬宗曰：“越公儿郎，故有家风。”时宰相悉留定州辅皇太子，唯褚遂良、敬宗、弘礼掌行在机务。还，拜中书侍郎。迁司农卿。为昆丘道副大总管，破处密，杀焉耆王，降馱支部，获龟兹、于阗王，凯旋。会帝崩，大臣疾之，下迁泾州刺史。永徽初，追论其功，迁胜州都督，改太府卿。卒，赠兰州都督，谥曰质。

弟弘武。弘武少修谨。永徽中，累为吏部郎中、太子中舍人。高宗东封泰山，自荆州司马擢司戎少常伯，从帝。还，诏补授吏部五品官，迁西台侍郎。帝尝让曰：“尔在戎司，授官

多非其才，何邪？”弘武曰：“臣妻刚悍，此其所属，不敢违。以讽帝用后言也。帝笑不罪。乾封二年，同东西台三品。弘武无它才，特谨慎自守，然居职以清简称。卒，赠汴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三子：元亨、元禧、元祚。

元禧为尚舍奉御，善医，武后所信爱。尝忤张易之，易之奏“素在隋有逆节，子孙不可供奉”。后乃诏“素及兄弟有子若孙不得任京官及侍卫。”贬元亨睦州刺史，元禧资州刺史，元祚梓州司马。易之诛，复任京官，并至刺史。

纂，字续卿，弘礼族父。大业时，第进士，为朔方郡司法书佐。坐玄感近属，废居蒲城。高祖度河，上谒长春宫。迁累侍御史。数上书言事，称旨，除考功郎中。贞观初，为长安令，赐爵长安县男。有告女子袁妖逆者，纂按之，情不得。袁败，太宗恶其不忠，将杀之，中书令温彦博以过误当宥，乃免。后为吏部侍郎，有俗才，抑文雅，进黠吏，度时舞数以自进。终户部尚书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恭。

纂从子昉，武后时为肃机。宇文化及子诉治先廕，昉方食，未即判，遽曰：“肃机，而未食，庸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？”昉怒，取牒署曰：“父弑隋主，子诉隋资，可乎？”人服其敏。终工部尚书。

卢承庆，字子余，幽州涿人，隋散骑侍郎思道之孙。父赤松，为河东令，与高祖雅故，闻兵兴，迎见霍邑，拜行台兵部郎中，终率更令、范阳郡公。承庆美仪矩，博学而才。少袭爵。贞观初，为秦州参军，入奏军事，太宗伟其辩，擢考功员外郎。累迁民部侍郎。帝问历代户版，承庆叙夏、商至周、隋增损曲折，引据该详，帝嗟赏。俄兼检校兵部侍郎，知五品选，辞曰：“选事在尚书，臣掌之为出位。”帝不许，曰：“朕信卿，卿何不自信？”历雍州别驾、尚书左丞。

高宗永徽时，坐事贬简州司马。阅岁，改洪州长史。帝将幸汝汤泉，故拜汝州刺史。显庆四年，以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坐调非法，免。俄拜润州刺史。拜刑部尚书。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，卒。临终，诫其子曰：“死生至理，犹朝有暮。吾死，敛以常服，晦朔无荐牲，葬勿卜日，器用陶漆，棺而不槨，坟高可识，碑志著官号年月，无用虚文。”赠幽州都督，谥曰定。

初，承庆典选，校百官考，有坐漕舟溺者，承庆以“失所载，考中下”。以示其人，无愠也。更曰“非力所及，考中中”。亦不喜。承庆嘉之曰：“宠辱不惊，考中上。”其能著人善类此。

弟承业、承泰。承业继为雍州长史、尚书左丞，有能名。

承泰，字齐卿，长安初，为雍州参军。武后诏长史薛季昶择僚吏堪御史者，季昶访于齐卿。齐卿白长安尉卢怀慎、李休光，万年尉李义、崔湜，咸阳丞倪若水，整屋尉田崇璧，新丰尉崔日用。季昶用其言，后皆为通显巨人。及拜幽州刺史，而张守珪隶果毅，齐卿厚遇，曰：“君十年至节度使。”已而果然。喜饮酒，逾斗不乱。宽厚乐易，士友以此亲之。终太子詹事、广阳县公。承庆从孙藏用别有传。

刘祥道，字同寿，魏州观城人。父林甫，武德时为内史舍人，典机密，以才称。与萧瑀等撰定律令，著《律议》万余言。历中书、吏部二侍郎，赐爵乐平县男。唐沿隋制，十一月选集，至春停，日薄事丛，有司不及研谛。林甫建请四时听选，随到辄拟，于是官无滞人。始，天下初定，州府及诏使以赤牒授官，至是罢，悉集吏部调，至万员，林甫随才铨录，咸以为宜，论者方隋高孝基。

祥道少袭爵，历御史中丞。显庆中，迁吏部黄门侍郎，知选事。既世职，乃厘补敝阙，上疏陈六事：

一曰：今取士多且滥。入流岁千四百，多也；杂色入流，未始铨汰，滥也。故共务者，善人少，恶人多。臣谓应杂色进者，切责有司试判为四等，第一付吏部，二付兵部，三付主爵，四付司勋。若坐负当责，虽经赦，仍配三司，不者还本贯，则官不杂矣。

二曰：内外官，一品至九品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。大抵三十而仕，六十而退，取其中数，不三十年，存者略尽。若岁入流五百人，则三十年自相充补。况三十年外，在官犹多，不虑其少。今入流岁千四百，其倍两之，又停选六七千人，复年别新加，其类浸广，殆非经久之制。古者为官择人，不闻取人多而官少也。

三曰：永徽以来，在官者或以善政擢，论事者或以单言进，而庠序诸生未闻甄异，是奖劝之道未周也。

四曰：唐有天下四十年，未有举秀才者，请自六品以下至草野，审加搜访，无令赫赫之辰，斯学遂绝。

五曰：唐、虞三载考绩，黜陟幽明。二汉用人，亦久其职。今任官率四考罢，官知秩满，则怀去就；民知迁徙，则苟且。以去就之官，临苟且之民，欲移风振俗，乌可得乎？请四考进阶，八考听选，以息迎新送故之弊。

六曰：三省都事、主事、主书，比选补，皆取流外有刀笔者，虽欲参用士流，率以侏类为耻。前后相沿，遂成故事。且掖省崇峻，王言秘密，尚书政本，人物所归，专责曹史，理有未尽，宜稍革之，以清其选。

会中书令杜正伦亦言入流者众，为官人敝，乃诏与祥道参议，而执政惮改作，又以勋戚子进取无他门，遂格。

稍迁司刑太常伯。每覆大狱，必歔歔累叹。奏决日，为再不食。诏巡察关内道，多振冤滞。兼沛王府长史。麟德元年，

拜右相。祥道性审慎，居宰相，忧畏不自堪，数陈老病丐解。坐与上官仪善，罢为司礼太常伯。高宗封泰山，有司请太常卿亚献，光禄卿终献。祥道建言：“三代六卿重，故得佐祠。汉、魏以来，权归台省，九卿为常伯属官。今封岱大礼不以八坐，用九卿，无乃徇古名忘实事乎？”帝可其议，以司徒徐王元礼亚献，祥道终献。礼成，进爵广平郡公。乾封元年，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一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宣。

子齐贤，袭爵，由侍御史出为晋州司马。帝以其方直，尊惮之。时将军史兴宗从猎苑中，言晋州出佳鹞，可捕取。帝曰：“齐贤岂捕鹞人邪？卿安得以此待之？”累迁黄门侍郎，脩国史。永淳元年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武后时，代裴炎为侍中，辨炎不反，后怒，左迁普州刺史，道贬吉州长史。永昌中，为酷吏所陷，系州狱，自经死，没其家。建中三年，赠太子太保。

齐贤三世至两省侍郎，典选。从父应道吏部郎中，从父弟令植礼部侍郎，凡八人前后历史部郎中、员外，世以为罕。

令植孙从一，擢进士宏词第，调渭南尉。雅为常袞、卢杞所厚，荐授监察御史。普王讨李希烈，表为元帅判官。德宗居奉天，超拜刑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从幸梁州，改中书侍郎，帝遇之善。然无它材能，容身远罪而已。贞元初，以疾自乞，罢为户部尚书。卒，赠太子太傅。

李敬玄，亳州谯人。该览群籍，尤善于礼。高宗在东宫，马周荐其材，召入崇贤馆侍读，假中秘书读之。为人峻整，然造请不惮寒暑。许敬宗颇荐延之。历西台舍人，弘文馆学士。迁右肃机，检校太子右中护。拜西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，兼检校司列少常伯。时员外郎张仁祚有敏才，敬玄委以曹事，仁祚为造姓历、状式、铨簿，钳键周密，病心太劳死。敬玄因其法，衡综有序。自永徽后，选员浸多，惟敬玄居职有能称。性

强记，虽官万员，遇诸道，未尝忘姓氏。有来诉者，口谕书判参舛及殿累本末无少缪，天下伏其明。杭州参军徐太玄哀其僚张惠以赃抵死，而惠母老，乃诣狱自言与惠偕受，薄其罪，惠得不死，太玄坐免官十年。敬玄廉知之，擢为郑州司功参军，后至秘书少监、申王师，以德行闻。其鉴拔率若此。

咸亨二年，转中书侍郎。又改吏部，兼太子右庶子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修国史。进吏部尚书。居选部久，人多附向。凡三娶皆山东旧族，又与赵李氏合谱，故台省要职多族属姻家。高宗知之，不能善也。仪凤元年，拜中书令，封赵国公。

刘仁轨西讨吐蕃，有所建请，敬玄数持异，由是有隙，因奏河西镇守非敬玄不可。敬玄辞以非将帅才，且仁轨逞憾，故强臣以不能。帝厌之，因曰：“仁轨若须朕，朕且行，卿安得辞？”乃拜洮河道大总管，兼镇抚大使，检校鄯州都督，统兵十八万，代仁轨。与吐蕃将论钦陵战青海，使刘审礼为先锋，麈虏，敬玄按军自如，审礼战歿，尚首鼠不进，乃顿承风岭，又阴沟淖，莫能前，贼屯高压其营。偏将黑齿常之率死士夜击贼，敬玄始得至鄯州。又战湟川，遂大败。数称疾求罢归，许之。既入见，不引谢，即还府视事。帝察实不病，贬衡州刺史。久之，迁扬州长史。卒官，赠兖州都督，谥曰文宪。撰次《礼论》及它书数十百篇。二子：思冲、守一。

思冲，神龙初，历工部侍郎、左羽林军将军，从节愍太子诛武三思，见杀，籍其家。守一郾令。孙绅别传。

敬玄弟元素，为武德令。刺史李文暕横调民黄金造常满尊以献，官属无敢谏，元素固争，文暕为少损，更以私财助之。延载初，繇文昌左丞迁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为武懿宗所构，与綦连耀等同诛。神龙中，追洗其辜。

刘德威，徐州彭城人。姿貌魁秀，有干略。隋大业末，从

裴仁基讨淮贼，手剑贼酋，传行在。后归李密，密分麾下兵使守怀州。密降，俱入朝，授左武侯将军，封滕县公。诏将兵击刘武周，因判并州总管府司马。裴寂失律，齐王元吉弃州遁，德威总留府事。贼薄城，民皆叛附贼，遂为武周所获，使率本部徇地浩州，得自拔归，尽上贼中虚实，高祖嘉纳，改彭城县公。未几，检校大理少卿，从平洛阳，有功，转刑部侍郎，加散骑常侍，妻以平寿县主。

贞观初，历大理卿、绵州刺史。政号廉平，百姓立石颂德。寻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入为大理卿。太宗问曰：“比刑网浸密，咎安在？”德威曰：“在君不在臣。下之宽猛，视主之好。律：失入者减三，失出者减五。今坐入者无辜，坐出者有罪，所以吏务深文，为自营计，非有教使然也。”帝然其言。后迁刑部尚书，检校雍州别驾。诏至齐州按齐王祐狱，还，半道闻祐反，入据济州。诏德威就发河南兵经略之，会母丧免。既除，为同州刺史。永徽三年，卒官，年七十一，赠礼部尚书、幽州都督，谥曰襄，陪葬献陵。

德威于闺门友睦，为人宽平，生平所得奉禄，以分宗亲，无留藏。子审礼。

审礼少丧母，为祖母元所养。隋末大乱，道不通，审礼尚少，自乡里负祖母度江，转侧避地。及天下平，西入长安。元每疾病，必亲煮药，尝而进。元曰：“儿孝通幽显，吾一顾念，疾辄间。”贞观中，历左骁卫郎将。父丧免。比葬，徙跣血流，行路咨叹。服除，当袭爵，让其弟，不听。见父执必感泗滂沱。事继母尤谨，与弟延景为闻友，得禄多资之，而妻子执寒苦，晏如也。再从皆同居，合二百口，内外无间言。迁工部尚书，检校左卫大将军。

仪凤三年，吐番寇凉州，副中书令李敬玄讨之。遇虜青海

上，与战，敬玄逗挠不前，审礼败，为虏执。其子尚乘直长殆庶及延景诣阙待罪，请入贼以赎。有诏审礼徇忠以没，非有罪，宜各还职。特诏殆庶弟易从省之。既至，而审礼卒，易从昼夜哭不止，吐番哀其志，乃还父尸，徙跣万里，扶护以归，见者流涕。审礼赠工部尚书，谥曰僖。

延景，字冬日，终陕州刺史。睿宗初，以后父追赠尚书右仆射，陪葬乾陵。

易从累迁彭州长史、任城县男。永昌中，为酷吏周兴诬构，坐死。将刑，百姓奔走，争解衣投地，曰：“为长史祈福。”有司平直，乃十余万。当时号“孝义刘家”。及易从以非祸死，天下冤之。

子升，年十余岁流岭表，六道使诛流人，升以信爱为首领所庇免。后易姓温，北归洛。景云中，特授右武卫骑曹参军。开元中，累迁中书舍人、太子右庶子。升能文，善草隶。

审礼从弟延嗣，为润州司马。徐敬业攻润州，延嗣与刺史固守。俄而城陷，敬业邀以降，延嗣曰：“吾世蒙恩，今城不守，所负多矣，讵能苟生为宗族羞？”敬业怒，将斩之，其党魏思温救止，系江都狱。敬业败，录忠当叙，以裴炎近亲，裁迁梓州长史。转汾州刺史。宗族至刺史者二十余人。

孙处约，始名道茂，汝州郟城人。贞观中，为齐王祐记室。祐多过失，数上书切谏。王诛，帝得其书，咨叹之，擢中书舍人。高宗即位，令杜正伦请增舍人员。帝曰：“处约一人，足办我事。”止不除。以论譔劳，数赐段物。再迁司礼少常伯。麟德元年，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。为少司成，以老致仕，卒。

子佺，延和初，为羽林将军、幽州都督，率兵十二万讨奚李大酺，分三屯，以副将李楷洛、周以悌领之。次冷砮，楷洛

与大酺战，不胜，壮校多没。佺气褫，乃给言：“天子诏我招慰奚，楷洛违诏妄战，当斩。”遣人谢大酺。大酺曰：“审尔，愿出天子赐，明不欺。”佺揪聚军中帑万余匹，悉袍、带并与之。大酺知佺诈，好语劝引还，而佺部伍离沮，奚逼之，大败，死者数万。佺、以悌同见获，送默啜所杀之。

邢文伟，滁州全椒人。与历阳高子贡、寿春裴怀贵俱以博学闻。咸亨中，历太子典膳丞。时孝敬罕见宫臣，文伟即减膳，上书曰：“古者太子既冠，则有司过之史、亏膳之宰。史不书过，死之；宰不彻膳，死之。皇帝简料英俊，自庶子至司议、舍人、学士、侍读，使佐殿下，成就圣德。比者不甚廷议，谒对稀简，三朝之后，与内人独居，何繇发挥天资，使浚哲文明哉？今史既阙官，宰得奉职，谨守礼经以闻。”太子答曰：“幼嗜坟典，欲研精极意，而未闲将卫，耽诵致劳。比苦风虚，奉陛下恩旨，不许强勉，加以趋侍朝夕，无自专之道，屡阙坐朝，乖废学绪。观寻来请，良符宿志。自非义均弼谐，渠能进此药石？”文伟由是益知名。后右史缺，高宗谓侍臣曰：“文伟切谏吾儿，此直臣也。”遂授之。

武后时，累迁凤阁侍郎，兼弘文馆学士。载初元年，为内史。后御明堂，诏文伟发《孝经》。后问：“天与帝异称云何？”文伟曰：“天、帝一也。”制曰：“郊后稷以配天，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，奈何而一？”对曰：“先儒执论不同，昊天及五方总六天帝。”后曰：“帝有六，则天不同称，固矣。”文伟不得对。后曰：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伯牙鼓琴，钟期听之，知意在山水，是人能移风易俗矣。何取乐邪？”文伟曰：“圣人作乐，平人心，变风俗。末世乐坏，则为人所移。”后喜，赐帛。宗秦客以奸赃抵罪，文伟坐所善，贬珍州刺史。会它使者至，文伟内悸，自经死。

高子贡，善《太史书》，与硃敬则善，擢明经。历秘书省正字、弘文馆直学士。不得志，因弃官去。徐敬业起兵，弟敬猷统兵五千逼和州，子贡率乡人数百拒之，贼引去。以功擢朝散大夫，为成均助教。东莞公融尝为和州刺史，从子贡受业。及融谋举兵，令黄公譔见子贡，推为谋主，书疏往返，因结诸王内应。谋泄，坐死。

## 卷第九十八 列传第三十二

## 傅吕陈

傅弈，相州鄴人。隋开皇中，以仪曹事汉王谅。谅反，问弈：“今兹荧惑入井，果若何？”对曰：“东井，黄道所由，荧惑之舍，乌足怪邪？若入地上井，乃为灾。”谅怒。俄及败，弈以对免，徙扶风。

高祖为扶风太守，礼之。及即位，拜太史丞。会令庾俭以父质占候忤炀帝死，惩其事，耻以术宦，荐弈自代。弈迁令，与俭同列，数排毁之，俭不为恨。于是人多俭仁，罪弈遽且忿。

时国制草具，多仍隋旧，弈谓承乱世之后，当有变更，乃上言：“龙纪、火官，黄帝废之，《咸池》、《六英》，尧不相沿，禹弗行舜政，周弗袭汤礼。《易》称‘巳日乃孚，革而信也’，故曰‘革之时大矣哉’。有隋之季，违天害民，专峻刑法，杀戮贤俊，天下兆庶同心叛之。陛下拨乱反正，而官名、律令一用隋旧。且惩沸羹者吹冷齏，伤弓之鸟惊曲木，况天下久苦隋暴，安得不新其耳目哉？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变律令，革官名，功极作乐，治终制礼，使民知盛德之隆，此其时也。然官贵简约，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，周三百不如商之百。”又曰：“夏有乱政而作《禹刑》，商有乱政而作《汤刑》，周有乱政而作《九刑》。卫鞅为秦制法，增凿颠、抽胁、镬烹等六篇，始皇为挟书律，此失于烦，不可不监。”

是时，太仆卿张道源建言：“官曹文簿繁总易欺，请减之以鈐吏奸。”公卿举不为然，弈独是之，为众沮訾，不得行。

武德七年，上疏极诋浮图法曰：

西域之法，无君臣父子，以三涂六道吓愚期庸。追既往之罪，窥将来之福，至有身陷恶逆，狱中礼佛，口诵梵言，以图偷免。且生死寿夭，本诸自然；刑德威福，系之人主。今其徒矫托，皆云由佛，攘天理，窃主权。《书》曰：“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惟辟玉食。”臣有作福作威玉食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。

五帝三王，未有佛法，君明臣忠，年祚长久。至汉明帝始立胡祠，然惟西域桑门自传其教。西晋以上，不许中国髡发事胡。至石、苻乱华，乃弛厥禁，主庸臣佞，政虐祚短，事佛致然。梁武、齐襄尤足为戒。昔褒姒一女，营惑幽王，能亡其国，况今僧尼十万，刻绘泥像，以惑天下，有不亡乎？陛下以十万之众，自相夫妇，十年滋产，十年教训，兵农两足，利可胜既邪？昔高齐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庙，外见毁宰臣，内见疾妃嬙，阳谗阴谤，卒死都市，周武帝入齐，封宠其墓，臣窃贤之。

又上十二论，言益痛切。帝下弈议有司，唯道源佐其请。中书令萧瑀曰：“佛，圣人也，非圣人者无法，请诛之。”弈曰：“礼，始事亲，终事君。而佛逃父出家，以匹夫抗天子，以继体悖所亲。瑀非出空桑，乃尊其言，盖所谓非孝者无亲。”瑀不答，但合爪曰：“地狱正为是人设矣。”帝善弈对，未及行，会传位止。

初，九年，太白躔秦分，弈奏秦王当有天下，帝以奏付王。及太宗即位，召赐食，谓曰：“向所奏，几败我！虽然，自今毋有所讳而不尽言。”又尝问：“卿拒佛法，奈何？”弈曰：“佛，西胡黠人尔，欺誅夷狄以自神。至入中国，而鍼儿幻夫摸象庄、老以文饰之，有害国家，而无补百姓也。”帝异之。

贞观十三年，卒，年八十五。弈病，未尝问医，忽酣卧，蹶然悟曰：“吾死矣乎！”即自志曰：“傅弈，青山白云人也。以醉死，呜乎！”遗言戒子：“《六经》名教言，若可习也；妖胡之法，慎勿为。吾死当僦葬。”弈虽善数，然尝自言其学不可以传。又注《老子》，并集晋、魏以来与佛议驳者为《高识篇》。武德时，所改漏刻，定十二军号，皆诏弈云。

吕才，博州清平人。贞观时，祖孝孙增损乐律，与音家王长通、白明达更质难，不能决。太宗诏侍臣举善音者，中书令温彦博白才天悟绝人，闻见一接，辄穷其妙；侍中王珪、魏征盛称才制尺八凡十二枚，长短不同，与律谐契。即召才直弘文馆，参论乐事。

帝尝览周武帝《三局象经》，不能通，或言太子洗马蔡允恭能之，召问允恭，少通其略，老乃忘。试问才，退一昔即解，具图以闻。允恭记其旧，与才正同，由是知名。擢累太常博士。

帝病阴阳家所传书多谬伪浅恶，世益拘畏，命才与宿学老师删落烦讹，掇可用者为五十三篇，合旧书四十七，凡百篇，诏颁天下。才于持议儒而不俚，以经谊推处其验术，诸家共诃短之，又举世相惑以祸福，终莫悟云。

才之言不甚文，要欲救俗失，切时事，俾易晓也。故彖卍其三篇。

《卜宅篇》曰：

《易》称“上古穴居而野处，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。盖取诸《大壮》”。殷、周时有卜择之文，《诗》称“相其阴阳”，《书》卜洛食。近世乃有五姓，谓宫也，商也，角也，徵也，羽也，以为天下万物悉配属之，以处吉凶，然言皆不类。如张、王为商，武、庾为羽，是以音相谐附；至柳为宫，赵为角，则又不然。其间一姓而两属，复姓数字不得所归。是直野人巫师

说尔。按《堪舆经》，黄帝对天老，始言五姓。且黄帝时独姬、姜数姓耳，后世赐族者浸多，然管、蔡、郟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聃、郟、雍、曹、滕、毕、原、酆、郇本之姬姓，孔、殷、宋、华、向、萧、亳、皇甫本之子姓，至因官命氏，因邑赐族，本同未异，叵为配宫商哉？春秋以陈、卫、秦为水姓，齐、郑、宋为火姓，或所出之祖，所分之星，所居之地，以著由来，非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相管摄也。

《禄命篇》曰：

汉宋忠、贾谊讥司马季主曰：“卜筮者高人禄命，以悦人心；矫言祸福，以规人财。”王充曰：“见骨体，知命禄；见命禄，知骨体。”此则言禄命尚矣。推索本原，固不其然。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，岂建禄而后吉乎？“积恶之家，必有余殃”，岂劫杀而后灾乎？“皇天无亲，常与善人”，天人之交如影响。“有夏多罪，天命剿绝”；宋景脩德，妖星退舍。“学也禄在某中”，不生当建学。文王忧勤损寿，非初值空亡；长平坑降卒，非俱犯三刑；南阳多近亲，非俱当六合；历阳成湖，不共河魁；蜀郡炎火，不尽灾厄。世有同建与禄，而贵贱殊域；共命若胎，而夭寿异科。鲁桓公六年七月，子同生，是为庄公。按历，岁在乙亥，月建申，然则值禄空亡，据法应穷贱。又触句绞六害，偕驿马，身克驿马三刑，法无官。命火也，生当病乡，法曰“为人尪弱矬陋”，而《诗》言庄公曰：“猗嗟昌兮，颀而长兮。美目扬兮，巧趋跄兮。”唯向命一物，法当寿，而公薨止四十五。一不验。秦昭襄王四十八年，始皇帝生以正月，故名政。是岁壬寅正月，命偕禄，于法无官，假得禄，奴婢应少。又破驿马三刑，身克驿马，法望官不到。命金也，正月为绝，无始有终，老而吉。又建命生，法当寿，帝崩时不过五十。二不验。汉武帝以乙酉岁七月七日平旦生，当禄空亡，于法无官。

虽向驿马，乃隔四辰，法少无官，老而吉；武帝即位，年十六，末年户口减耗。三不验。后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兴元年八月，是岁丁未，为僧禄命与驿马三刑，身克驿马，于法无官。又生父死中，法不见父，而孝文受其父显祖之禅。礼，君未逾年，不得正位，故天子无父，事三老也。孝文率天下生子墓中，法宜嫡子，虽有次子，当早卒，而高祖长子先被弑，次子义隆享国。又生祖禄下，法得嫡孙财若禄；其孙劼、浚皆篡逆，几失宗祧。五不验。

《葬篇》曰：

《易》称：“古之葬者，衣之以薪，不封不树，丧期无数，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。盖取诸《大过》。”《经》曰：“葬者，藏也，欲人之弗得见也。”又曰：“卜其宅兆，而安厝之。”以是为感慕之所也，魂神之宅也。朝市贸迁不可知，石泉颓啮不可常，是其谋及卜筮，庶无后艰，斯则备于慎终之礼也。后代葬说出于巫史，一物有失，便谓灾及死生，多为妨禁，以售其术，附妄凭妖，至其书乃有百二十家。《春秋》：“王者七日而殡，七月而葬；诸侯五日而殡，五月而葬；大夫三月，士庶人逾月而已。”贵贱不同，礼亦异数。此直为赴吊远近之期，量事制法。故先期而葬，谓之不怀也；后期不葬，谓之殆礼也。此则葬有定期，不择年与月，一也。又曰：“丁巳，葬定公，雨，不克葬，至于戊午襄事。”君子善之。《礼》“卜先远日”者，自未而进，避不怀也。今法己亥日用葬最凶，春秋是日葬者二十余族。此葬不择日，二也。《礼》：“周尚赤，大事用旦；殷尚白，大事用日中；夏尚黑，大事用昏。”大事者何？丧礼也。此直取当代所尚，而不择时早晚也。郑卿子产及子太叔葬简公。于是，司墓大夫室当枢路，若坏其室，即平旦而棚；不坏其室，即日中而棚。子产不欲坏室，欲待日中。子太叔曰：

“若日中而棚，恐久劳诸侯大夫来会葬者。”然子产、太叔不问时之得失，惟论人事可否而已。曾子曰：“葬逢日蚀，舍于路左，待明而行。”所以备非常也。按法，葬家多取乾、艮二时，乃近夜半，文与礼乖。此葬不择时，三也。《经》曰：“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。”《易》谓：“圣人之大宝曰位，何以守位曰仁。”而法曰：“官爵富贵，葬可致也；年寿修促，子姓蕃衍，葬可招也。”夫日慎一日，泽及无疆；德则不建，而祚乃无永。臧孙有后于鲁，不闻葬得吉也；若敖绝祀于荆，不闻葬得凶也。此葬有吉凶不可信，四也。今法皆据五姓为之。古之葬，并在国都之北，赵氏之葬，在九原，汉家山陵，或散处诸域，又何上利下利、大墓小墓为哉？然刘之子孙，本支不绝，赵后与六国等王。此则葬用五姓不可信，五也。且人有初贱而后贵、始泰而终否者。子文为令尹，三仕三已，展禽三黜于士师。彼冢墓已定而不改，此名位不常，何也？故知荣辱升降，事关诸人，而不由于葬，六也。世之人为葬巫所欺，忘擗踊荼毒，以期徼幸。由是相莹陇，希官爵；择日时，规财利。谓辰日不哭，欣然而受吊；谓同属不得临圻，吉服避送其亲。诡斃礼俗，不可以法，七也。

帝又诏造《方域图》及教飞骑战阵图，屡称旨。擢太常丞。麟德中，以太子司更大夫卒。生平豫修书及著述甚多。

子方毅，七岁能诵经。太宗闻其敏，召见，奇之，赐束帛。长为右卫铠曹参军。母丧，以毁卒。布车从母葬，通人郎余令以白粥、玄酒、生刍祭路隅，世共哀之。

陈子昂，字伯玉，梓州射洪人。其先居新城，六世祖太乐，当齐时。兄弟竞豪，桀，梁武帝命为郡司马。父元敬，世高贵，岁饥，出粟万石赈乡里。举明经，调文林郎。

子昂十八未知书，以富家子，尚气决，弋博自如。它日入

乡校，感悔，即痛修缮。文明初，举进士。时高宗崩，将迁梓宫长安，于是，关中无岁，子昂盛言东都胜垓，可营山陵。上书曰：

“臣闻秦据咸阳，汉都长安，山河为固，而天下服者，以北假胡、宛之利，南资巴、蜀之饶，转关东之粟，而收山西之宝，长羁利策，横制宇宙。今则不然，燕、代迫匈奴，巴、陇婴吐蕃，西老千里赢粮，北丁十五乘塞，岁月奔命，秦之首尾不完，所余独三辅间耳。顷遭荒馑，百姓荐饥，薄河而右，惟有赤地；循陇以北，不逢青草。父兄转徙，妻子流离。赖天悔祸，去年薄稔，赢耗之余，几不沉命。然流亡未还，白骨纵横，阡陌无主，至于蓄积，犹可哀伤。陛下以先帝遗意，方大驾长驱，按节西京，千乘万骑，何从仰给？山陵穿复，必资徒役，率羸弊之众，兴数万之军，调发近畿，督扶稚老，铲山攀石，驱以就功，春作无时，何望有秋？雕氓遗噍，再罹艰苦，有不堪其困，则逸为盗贼，揭挺叫呼，可不深图哉！

且天子以四海为家，舜葬苍梧，禹葬会稽，岂爱夷裔而鄙中国耶？示无外也。周平王、汉光武都洛，而山陵寝庙并在西土者，实以时有不可，故遗小存大，去祸取福也。今景山崇秀，北对嵩、邙，右眇汝、海，祝融、太昊之故墟在焉。园陵之美，复何以加？且太原廩巨万之仓，洛口储天下之粟，乃欲舍而不顾，俛鼠窃狗盗，西入陕郊，东犯虎牢。取敖仓一抔粟，陛下何与遏之？

武后奇其才，召见金华殿。子昂貌柔野，少威仪，而占对慷慨，擢麟台正字。

垂拱初，诏问群臣“调元气当以何道？”子昂因是劝后兴明堂、大学，即上言：

臣闻之于师曰：“元气，天地之始，万物之祖，王政之大端也。天地莫大于阴阳，万物莫灵于人，王政莫先于安人。故人安则阴阳和，阴阳和则天地平，天地平则元气正。先王以人之通于天也，于是养成群生，顺天德，使人乐其业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然后天瑞降，地符升，风雨时，草木茂遂。故颡顛、唐、虞不敢荒宁，其《书》曰：“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，黎人于变时雍。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。“和之得也。夏、商之衰，桀、纣昏暴，阴阳乖行，天地震怒，山川神鬼，发妖见灾，疾疫大兴，终以灭亡，和之失也。迨周文、武创业，诚信忠厚加于百姓，故成、康刑措四十余年，天人方和。而幽、厉乱常，苛虐暴虐，诟黷天地，川豕沸崩，人用愁怨。其《诗》曰：“昊天不惠，降此大戾”，不先不后，为虐为瘵，顾不哀哉！近隋炀帝恃四海之富，凿渠决河，自伊、洛属之扬州，疲生人之力，泄天地之藏，中国之难起，故身死人手，宗庙为墟。逆元气之理也。臣观祸乱之动，天人之际，先师之说，昭然著明，不可欺也。

陛下含天地之德，日月之明，眇然远思，欲求太和，此伏羲氏所以为三皇首也。昔者，天皇大帝揽元符，东封太山，然未建明堂，享上帝，使万世鸿业阙而不昭，殆留此盛德，以发挥陛下哉！臣谓和元气，睦人伦，舍此则无以为也。昔黄帝合宫，有虞总期，尧衢室，夏世室，皆所以调元气，治阴阳也。臣闻明堂有天地之制，阴阳之统，二十四气、八风、十二月、四时、五行、二十八宿，莫不率备。王者政失则灾，政顺则祥。臣愿陛下为唐恢万世之业，相国南郊，建明堂，与天下更始，按《周礼》、《月令》而成之。乃月孟春，乘鸾辂，驾苍龙，朝在三公、九卿、大夫于青阳左个，负斧扆，冯玉几，听天下之政。躬籍田、亲蚕以劝农桑，养三老、五更以教孝悌，明讼恤狱以息淫刑，脩文德以止干戈，察孝廉以除贪吏。后宫非妃嫔

御女者，出之；珠玉锦绣、雕琢伎巧无益者，弃之；巫鬼淫祀营惑于人者，禁之。臣谓不数期且见太平云。

又言：

陛下方兴大化，而太学久废，堂皇埃芜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不闻，明诏尚未及之，愚臣所以私恨也。太学者，政教之地也，君臣上下之取则也，俎豆揖让之所兴也，天子于此得贤臣焉。今委而不论，虽欲睦人伦，兴治纲，失之本而求之末，不可得也。“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，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”，奈何为天下而轻礼乐哉？愿引胄子使归太学，国家之大务不可废已。

后召见，赐笔札中书省，令条上利害。子昂对三事。其一言：

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，申黜陟，求人瘼，臣谓计有未尽也。且陛下发使，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忧勤之也，群臣知考绩而任之也，奸暴不逞知将除之也，则莫如择仁可以恤孤、明可以振滞、刚不避强御、智足以照奸者，然后以为使，故轺轩未动，而天下翘然待之矣。今使且未出，道路之人皆已指笑，欲望进贤下不肖，岂可得邪？宰相奉诏书，有遣使之名，无任使之实。使愈出，天下愈弊，徒令百姓治道路，送往迎来，不见其益也。臣愿陛下更选有威重风概为众推者，因御前殿，以使者之礼礼之，谆谆戒敕所以出使之意，乃授以节。自京师及州县，登拔才良，求人瘼，宣布上意，令若家见而户晓。昔尧、舜不下席而化天下，盖黜陟幽明能折衷者。陛下知难得人，则不如少出使。彼烦数而无益于化，是烹小鲜而数挠之矣。

其二言：

刺史、县令，政教之首。陛下布德泽，下诏书，必待刺史、县令谨宣而奉行之。不得其人，则委弃有司，挂墙屋耳，百姓安得知之？一州得才刺史，十万户赖其福；得不才刺史，十万

户受其困。国家兴衰，在此职也。今吏部调县令如补一尉，但计资考，不求贤良。有如不次用人，则天下嚣然相谤矣，狃于常而不变也。故庸人皆任县令，教化之陵迟，顾不甚哉！

其三言：

天下有危机，祸福因之而生。机静则有福，动则有祸，百姓安则乐生，不安则轻生者是也。今军旅之弊，夫妻不得安，父子不相养，五六年矣。自剑南尽河、陇，山东由青、徐、曹、汴，河北举沧、瀛、赵、郑，或困水旱，或顿兵疫，死亡流离略尽，尚赖陛下悯其失职，凡兵戎调发，一切罢之，使人得妻子相见，父兄相保，可谓能静其机也。然臣恐将相有贪夷狄利，以广地强武说陛下者，欲动其机，机动则祸构。宜脩文德，去刑罚，劝农桑，以息疲民。蛮夷知中国有圣王，必累译至矣。

于时，吐蕃、九姓叛，诏田扬名发金山道十姓兵讨之。十姓君长以三万骑战，有功，遂请入朝。后责其尝不奉命擅破回纥，不听。子昂上疏曰：

国家能制十姓者，繇九姓强大，臣服中国，故势微弱，委命下吏。今九姓叛亡，北蕃丧乱，君长无主，回纥残破，碛北诸姓已非国有，欲犄角亡叛，唯金山诸蕃共为形势。有司乃以扬名擅破回纥，归十姓之罪，拒而遣还，不使入朝，恐非羁戎之长策也。夫戎有鸟兽心，亲之则顺，疑之则乱，今阻其善意，则十姓内无国家亲信之恩，外有回纥报仇之患，怀不自安，鸟骇狼顾，则河西诸蕃自此拒命矣。且夷狄相攻，中国之福。今回纥已破，既无可言；十姓非罪，又不当绝。罪止扬名，足以慰其酋领矣。

近诏同城权置安北府，其地当碛南口，制匈奴之冲，常为剧镇。臣顷闻碛北突厥之归者已千余帐，来者未止，甘州降户四千帐，亦置同城。今碛北丧乱、荒馑之余，无所存仰，陛下

开府招纳，诚覆全戎狄之仁也。然同城本无储峙，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饥，更相劫掠。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，粟麦万斛，城孤兵少，降者日众，不加救恤，盗劫日多。夫人情以求生为急，今有粟麦牛羊为之饵，而不救其死，安得不为盗乎？盗兴则安北不全，甘、凉以往，蹶以待陷，后为边患，祸未可量。是则诱使乱，诲之盗也。且夷狄代有雄才桀，与中国抗，有如勃起，招合遗散，众将系兴，此国家大机，不可失也。

又谓：

河西诸州，军兴以来，公私储蓄，尤可嗟痛。凉州岁食六万斛，屯田所收不能偿垦。陛下欲制河西，定乱戎，此州空虚，未可动也。甘州所积四十万斛，观其山川，诚河西咽喉地，北当九姓，南逼吐蕃，奸回不测，伺我边罅。故甘州地广粟多，左右受敌，但户止三千，胜兵者少，屯田广夷，仓庾丰衍，瓜、肃以西，皆仰其饘，一旬不往，士已枵饥。是河西之命系于甘州矣。且其四十余屯，水泉良沃，不待天时，岁取二十万斛，但人力寡乏，未尽垦发。异时吐蕃不敢东侵者，繇甘、凉士马强盛，以振其入。今甘州积粟万计，兵少不足以制贼，若吐蕃敢大入，燔蓄谷，蹂诸屯，则河西诸州，我何以守？宜益屯兵，外得以防盗，内得以营农，取数年之收，可饱士百万，则天兵所临，何求不得哉？

其后吐蕃果入寇，终后世为边患最甚。

后方谋开蜀山，由雅州道翦生羌，因以袭吐蕃。子昂上书以七验谏止之，曰：

臣闻乱生必由于怨。雅州羌未尝一日为盗，今无罪蒙戮，怨必甚，怨甚则蜂骇且亡，而边邑连兵，守备不解，蜀之祸构矣。东汉丧败，乱始诸羌，一验也。吐蕃黠狫，抗天诛者二十余年。前日薛仁贵、郭待封以十万众败大非川，一甲不返；李

敬玄、刘审礼举十八万众困青海，身执贼廷，关、陇为空。今乃欲建李处一为上将，驱疲兵袭不可幸之吐蕃，举为贼笑，二验也。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。昔蜀与中国不通，秦以金牛、美女啖蜀侯，侯使五丁力士栈褒斜，凿通谷，迎秦之馈。秦随以兵，而地入中州，三验也。吐蕃爱蜀富，思盗之矣，徒以障队隘绝，顿饿喙不得噬。今撤山羌，开阨险，使贼得收奔亡以攻边，是除道待贼，举蜀以遗之，四验也。蜀为西南一都会，国之宝府，又人富粟多，浮江而下，可济中国。今图侥幸之利，以事西羌，得羌地不足耕，得羌财不足富。是过杀无辜之众，以伤陛下之仁，五验也。蜀所恃，有险也；蜀所安，无役也。今开蜀险，役蜀人，险开则便寇，人役则伤财。臣恐未及见羌，而奸盗在其中矣。异时益州长史李崇真托言吐蕃寇松州，天子为盛军师，趣转饷以备之。不三年，巴、蜀大困，不见一贼，而崇真奸赃已钜万。今得非有奸臣图利，复以生羌为资？六验也。蜀士尪孱不知兵，一虎持矛，百人不敌。若西戎不即破灭，臣见蜀之边垂且不守，而为羌夷所暴，七验也。国家近废安北，拔单于，弃龟兹、疏勒，天下以为务仁不务广，务养不务杀，行太古三皇事。今徇贪夫之议，诛无罪之羌，遗全蜀患，此臣所未谕。方山东饥，关陇弊，生人流亡，诚陛下宁静思和天人之时，安可动甲兵、兴大役，以自生乱？又西军失守，北屯不利，边人骇情，今复举舆师投不测，小人徒知议夷狄之利，非帝王至德也。善为天下者，计大而不计小，务德而不务刑，据安念危，值利思害。愿陛下审计之。

后复召见，使论为政之要，适时不便者，毋援上古，角空言。子昂乃奏八科：一措刑，二官人，三知贤，四去疑，五招谏，六劝赏，七息兵，八安宗子。其大权谓：

今百度已备，但刑急罔密，非为政之要。凡大人初制天下，

必有凶乱叛逆之人为我驱除，以明天诛。凶叛已灭，则顺人情，赦过宥罪。盖刑以禁乱，乱静而刑息，不为承平设也。太平之人，乐德而恶刑，刑之所加，人必惨怛，故圣人贵措刑也。比大赦，澡荡群罪，天下蒙庆，咸得自新。近日诏狱稍滋，钩捕支党，株蔓推穷，盖狱吏不识天意，以抵惨刻。诚宜广恺悌之道，敕法慎罚，省白诬冤，此太平安人之务也。

官人惟贤，政所以治也。然君子小人各尚其类。若陛下好贤而不任，任而不能信，信而不能终，终而不赏，虽有贤人，终不肯至，又不肯劝。反是，则天下之贤集矣。

议者乃云“贤不可知，人不易识”。臣以为固易知，固易识。夫尚德行者无凶险，务公正者无邪朋，廉者憎贪，信者疾伪，智不为愚者谋，勇不为怯者死，犹鸾隼不接翼，薰蕕不共气，其理自然。何者？以德并凶，势不相入；以正攻佞，势不相利；以廉劝贪，势不相售；以信质伪，势不相和。智者尚谋，愚者所不听；勇者徇死，怯者所不从。此趣向之反也。贤人未尝不思效用，顾无其类则难进，是以湮汨于时。诚能信任俊良，知左右有灼然贤行者，赐之尊爵厚禄，使以类相举，则天下之理得矣。

陛下知得贤须任，今未能者，盖以常信任者不效。如裴炎、刘祎之、周思茂、蹇味道固蒙用矣，皆孤恩前死，以是陛下疑于信贤。臣固不然。昔人有以噎得病，乃欲绝食，不知食绝而身殒。贤人于国，犹食在人，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，国不可以谬一贤而远正士，此神鉴所知也。

圣人大德，在能纳谏，太宗德参三王，而能容魏徵之直。今诚有敢谏骨鯁之臣，陛下广延顺纳，以新盛德，则万世有述。

臣闻劳臣不赏，不可劝功；死士不赏，不可劝勇。今或勤劳死难，名爵不及；偷荣尸禄，宠秩妄加，非所以表庸励行者

也。愿表显徇节，励勉百僚。古之赏一人，千万人悦者，盖云当也。

今事之最大者，患兵甲岁兴，赋役不省，兴师十万，则百万之家不得安业。自有事北狄，于今十年，不闻中国之胜。以庸将御冗兵，徭役日广，兵甲日敝。愿审量损益，计利害，势有不可，毋虚出兵，则人安矣。

虺贼干纪，自取屠灭，罪止魁逆，无复缘坐，宗室子弟，皆得更生。然臣愿陛下重晓慰之，使明知天子慈仁，下得自安。臣闻人情不能自明则疑，疑则惧，惧则罪生。惟赐恺悌之德，使居无过之地。

俄迁右卫胄曹参军。

后既称皇帝，改号周，子昂上《周受命颂》以媚悦后。虽数召见问政事，论亦详切，故奏闻辄罢。以母丧去官，服终，擢右拾遗。

子昂多病，居职不乐。会武攸宜讨契丹，高置幕府，表子昂参谋。次渔阳，前军败，举军震恐，攸宜轻易无将略，子昂谏曰：“陛下发天下兵以属大王，安危成败在此举，安可忽哉？”今大王法制不立，如小儿戏。愿审智愚，量勇怯，度众寡，以长攻短，此刷耻之道也。夫按军尚威严，择亲信以虞不测。大王提重兵精甲，屯之境上，殊亥窃发之变，良可惧也。王能听愚计，分麾下万人为前驱，契丹小丑，指日可擒。”攸宜以其儒者，谢不纳。居数日，复进计，攸宜怒，徙署军曹。子昂知不合，不复言。

圣历初，以父老，表解官归侍，诏以官供养。会父丧，庐冢次，每哀恸，闻者为涕。县令段简贪暴，闻其富，欲害子昂，家人纳钱二十万缗，简薄其赂，捕送狱中。子昂之见捕，自筮卦成，惊曰：“天命不祐，吾殆死乎！”果死狱中，年四十三。

子昂资褊躁，然轻财好施，笃朋友，与陆余庆、王无竞、房融、崔泰之、卢藏用、赵元最厚。

唐兴，文章承徐、庾余风，天下祖尚，子昂始变雅正。初，为《感遇诗》三十八章，王适曰：“是必为海内文宗。”乃请交。子昂所论著，当世以为法。大历中，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为立旌德碑于梓州，而学堂至今犹存。

子光，复与赵元子少微相善，俱以文称。光终商州刺史。子易甫、简甫，皆位御史。

王无竞者，字仲烈，世徙东莱，宋太尉弘之远裔。家足于财，颇负气豪纵。擢下笔成章科，调栳城尉，三迁监察御史，改殿中。会朝，宰相宗楚客、杨再思离立偶语，无竞扬笏曰：“朝礼上敬，公等大臣，不宜慢常典。”楚客怒，徙无竞太子舍人。

神龙初，诋权幸，出为苏州司马。张易之等诛，坐尝交往，贬广州，仇家矫制掳杀之。

赵元省，字贞固，河间人。祖揆，号通儒，在隋，与同郡刘焯俱召至京师，补黎阳长，徙居汲。

元少负志略，好论辩。来游雒阳，士争慕向，所以造谢皆缙绅选。武后方称制，惧不容其高，调宜禄尉。到职，非公事不言，弹琴蒔药，如隐者之操。自伤位不配才，卒年四十九。其友魏元忠、孟诜、宋之问、崔璩等共谥昭夷先生。

赞曰：“子昂说武后兴明堂太学，其言甚高，殊可怪笑。后窃威柄，诛大臣、宗室，胁逼长君而夺之权。子昂乃以王者之术勉之，卒为妇人讪侮不用，可谓荐圭璧于房闼，以脂泽污漫之也。瞽者不见泰山，聋者不闻雷霆，子昂之于言，其聋瞽欤。”

## 卷第九十九 列传第三十三

## 刘裴娄

刘仁轨，字正则，汴州尉氏人。少贫贱，好学。值乱，不能安业，每动止，画地书空，寓所习，卒以通博闻。武德初，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瑰上疏有所论奏，仁轨见其稿，为窜定数言。瑰惊异，赤牒补息州参军。转陈仓尉。部人折冲都尉鲁宁者，豪纵犯法，县莫敢屈。仁轨约不再犯，而宁暴横自如，仁轨榜杀之。州以闻，太宗曰：“尉而杀吾折冲，可乎？”召诘让。仁轨对曰：“宁辱臣，臣故杀之。”帝以为刚正，更擢咸阳丞。

贞观十四年，校猎同州。时秋敛未讫，仁轨谏曰：“今兹澍泽沾足，百谷炽茂，收才十二。常日赘调，已有所妨。又供猎事，缮桥治道，役虽简省，犹不损数万。少延一旬，使场圃毕劳，陛下六飞徐驱，公私交泰。”玺书褒纳。拜新安令。累迁给事中。为李义府所恶，出为青州刺史。显庆五年，伐辽，义府欲斥以罪，使督漕，而船果覆没。坐免官，白衣随军。

初，苏定方既平百济，留郎将刘仁愿守其城，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，抚纳残党。文度死，百济故将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余丰立之，引兵围仁愿。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，统文度之众，并发新罗兵为援，仁轨将兵严整，转斗陷阵，所向无前。信等释仁愿围，退保任存城。既而福信杀道琛，并其众，招还叛亡，势张甚。仁轨与仁愿合，则解甲休士。时定

方伐高丽，围平壤不克。高宗诏仁轨拔军就新罗与金法敏议去留计。将士咸欲还，仁轨曰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大夫出强，有可以安社稷、便国家者，得专之。今天子欲灭高丽，先诛百济，留兵镇守，制其心腹。虽孽竖跳梁，士力未完，宜厉兵粟马，乘无备，击不意，百不百全。战胜之日，开张形势，腾檄济师，声援接，虜亡矣。今平壤不胜，熊津又拔，则百济之烬复炎，高丽之灭无期。吾等虽入新罗，正似坐客，有不如志，悔可得邪？扶余丰猜贰，表合内携，热不支久。宜坚守伺变以图之，不可轻动。”众从其议，乃请益兵。

时贼守真岷城，仁轨夜督新罗兵薄城拔堞，比明，入之，遂通新罗饗道。而丰果袭杀福信，遣使至高丽、倭丐援。会诏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军浮海而至，士气振。于是，诸将议所向，或曰：“加林城水陆之冲，盍先击之？”仁轨曰：“兵法避实击虚。加林险而固，攻则伤士，守则旷日。周留城，贼巢穴，群凶聚焉。若克之，诸城自下。”于是仁师、仁愿及法敏帅陆军以进，仁轨与杜爽、扶余隆、熊津白江会之。遇倭人白江口，四战皆克，焚四百艘，海水为丹。扶余丰脱身走，获其宝剑。伪王子扶余忠胜、忠志等率其众与倭人降，独酋帅迟受信据任存城未下。始，定方破百济，酋领沙吒相如、黑齿常之啸亡散，据险以应福信，至是皆降。仁轨以赤心示之，畀取任存自效，即给铠仗粮糒。仁师曰：“夷狄野心难信，若受甲济粟，资寇便也。”仁轨曰：“吾观相如、常之忠而谋，因机立功，尚何疑？”二人讫拔其城。迟受信委妻子奔高丽，百济余党悉平。仁师等振旅还，诏留仁轨统兵镇守。

百济再被乱，僵尸如莽，仁轨始命瘞埋吊祭焉。葺复户版，署官吏，开道路，营聚落，复防堰，赈贫贷乏，劝课耕种，为立官社，民皆安其所。遂营屯田，以经略高丽。仁愿至京师，

帝劳曰：“若本武将，军中奏请，皆有文理，何道而然？”对曰：“仁轨之辞，非臣所能。”帝叹赏之，超进仁轨六阶，真拜带方州刺史，赐第一区，厚赉妻子，玺书褒勉。

先是，贞观、永徽中，士战歿者皆诏使吊祭，或以赠官推授子弟。显庆后，讨伐恩赏殆绝；及破百济、平壤，有功者皆不甄叙。州县购募，不愿行，身壮家富者，以财参逐，率得避免。所募皆伧劣寒惫，无斗志。仁轨具论其弊，请加慰赉，以鼓士心。又表用扶余隆，使绥定余众。帝乃以隆为熊津都督。

时刘仁愿为卑列道总管，诏率兵度海，使代旧屯，与仁轨俱还。仁轨曰：“上巡狩方岳，又经略高丽。方农时，而吏与兵悉被代，新至者未习，万一蛮夷生变，谁与捍之？不如留旧兵毕获，等级遣还。仁轨当留，未可去。”仁愿不可，曰：“吾但知准诏耳。”仁轨曰：“不然。苟利国家，知无不为，臣之节也。”因陈便宜，愿留屯。诏可。由是以仁愿为不忠。

始，仁轨任带方州，谓人曰：“天将富贵此翁邪！”乃请所颁历及宗庙讳，或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当削平辽海，颁示本朝正朔。”卒皆如言。及封泰山，仁轨乃率新罗、百济、儋罗、倭四国酋长赴会。天子大悦，擢为大司宪。迁右相，兼检校太子左中护。累功封乐城县男。

总章元年，为熊津道安抚大使，兼涇江道总管，副李勣讨高丽，平之。以疾辞位，进金紫光禄大夫，听致仕。俄召为陇州刺史，拜太子左庶子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脩国史。咸亨五年，为鸡林道大总管，东伐新罗。仁轨率兵绝瓠芦河，攻大镇七重城，破之。进爵为公，子及兄子授上柱国者三人，州党荣之，号所居为“乐城乡三柱里”。俄拜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宾客，仍知政事。

吐蕃入寇，命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。永隆二年，加太子少傅。数乞骸骨，听解左仆射。帝幸东都，太子监国，诏仁轨

与裴炎、薛元超留辅。及太子赴东都，又诏太孙重照留守，仁轨副之。武后临朝，复拜左仆射。太孙废，仁轨专知留守事。上疏辞疾，因陈吕后、禄、产祸败事以规后，后遣武承嗣赉玺书慰勉。改文昌左相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卒年八十五。诏百官赴哭，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并州大都督，陪葬乾陵。赐其家实封三百户。

仁轨虽贵显，不自矜踞，接旧故如布衣时。尝为御史袁异式所劾，慢辱之，助使引决。及拜大司宪，异式尚在台，不自安，因醉以情自解。仁轨持觞曰：“所不与公者，有如此觞。”后既执政，荐为司元大夫。然宦由州县至宰辅，善致声誉，得吏下欢心。及镇洮河，奏请机急，多为中书令李敬玄抑却，仁轨乃表敬玄为帅以代己，果覆其众。裴炎下狱，仁轨方留守京师，郎将姜嗣宗以使来，因语炎事，且曰：“炎异于常久矣。”仁轨曰：“使人知邪？”曰：“知。”及还，表嗣宗知炎反状不告。武后怒，拉杀之。

子浚，官太子舍人。垂拱中，为酷吏所杀。中宗即位，以仁轨有东宫旧，再赠司空。浚子晃，开元中，为给事中，表请立碑，追谥曰文献。

裴行俭，字守约，绛州闻喜人。父仁基，隋光禄大夫，自王世充所谋归国，被害。赠原州都督，谥曰忠。行俭幼引廕补弘文生。贞观中，举明经，调左屯卫仓曹参军。时苏定方为大将军，谓曰：“吾用兵，世无可教者，今子也贤。”乃尽畀以术。迁长安令。高宗将立武昭仪，行俭以为国家忧从此始，与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秘议，大理袁公瑜撻语昭仪母，左除西州都督府长史。麟德二年，擢累安西都护，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附。召为司文少卿。迁吏部侍郎，与李敬玄、马载同典选，有能名，时号“裴马”。行俭始设长名榜、铨注等法，又定州县升降、资

拟高下为故事。

上元三年，吐蕃叛，出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，改秦州右军，并受周王节度。仪凤二年，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诱蕃落以动安西，与吐蕃连和，朝廷欲讨之。行俭议曰：“吐蕃叛，曷方炽，敬玄失律，审礼丧元，安可更为西方生事？今波斯王死，其子泥涅师质京师，有如遣使立之，即路出二蕃，若权以制事，可不劳而功也。”帝因诏行俭册送波斯王，且为安抚大食使。径莫贺延碛，风砾昼冥，导者迷，将士饥乏。行俭止营致祭，令曰：“水泉非远。”众少安。俄而云彻风恬，行数百步，水草丰美，后来者莫识其处。众皆惊，以方汉贰师将军。至西州，诸蕃郊迎，行俭召豪酋千余人自随。扬言“大热，未可以进，宜驻军须秋”。都支觇知之，不设备。行俭徐召四镇酋长，伪约畋，谓曰：“吾念此乐未始忘，孰能从吾猎者？”于是子弟愿从者万人，乃阴勒部伍。数日，倍道而进，去都支帐十余里，先遣其所亲问安否，外若闲暇，非讨袭者。又使人趣召都支。都支本与遮旬计，及秋拒使者，已而闻军至，仓卒不知所出，率子弟五百余人诣营谒，遂擒之。是日，传契箭，召诸部酋长悉来请命，并执送碎叶城。简精骑，约赉，袭遮旬。道获遮旬使者，释之，俾前往谕其主，并言都支已擒状，遮旬乃降，悉俘至京师。将吏为刻石碎叶城以纪功。帝亲劳宴，曰：“行俭提孤军，深入万里，兵不血刃而叛党擒夷，可谓文武兼备矣，其兼授二职。”即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。

诏露元年，突厥阿史德温傅反，单于管二十四州叛应之，众数十万。都护萧嗣业讨贼不克，死败系踵。诏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讨之。率太仆少卿李思文、营州都督周道务部兵十八万，合西军程务挺、东军李文暉等，总三十余万，旗帜亘千里，行俭咸节制之。

先是，嗣业馈粮，数为虏钞，军馁死。行俭曰：“以谋制敌可也。”因诈为粮车三百乘，车伏壮士五辈，赍齧陌刀、劲弩，以羸兵挽进，又伏精兵踵其后。虏果掠车，羸兵走险。贼驱就水草，解鞍牧马。方取粮车中，而壮士突出，伏兵至，杀获几尽。自是粮车无敢近者。

大军次单于北，暮，已立营，堑壕既周，行俭更命徙营高冈。吏白：“土安堵，不可挠。”不听，促徙之。比夜，风雨暴至，前占营所，水深丈余，众莫不骇叹，问何以知之，行俭曰：“自今第如我节制，毋问我所以知也。”

贼拒黑山，数战皆败，行俭纵兵，前后杀虏不胜计。伪可汗泥熟匐为其下所杀，持首来降；又擒大首领奉职而还，余党走狼山。行俭既还，阿史那伏念伪称可汗，复与温傅合。明年，行俭还总诸军，屯代州之陁口，纵反间，说伏念，令与温傅相贰。伏念惧，密送款，且请缚傅自效。行俭秘不布，密以闻。后数日，烟尘涨天而南，斥候惶骇，行俭曰：“此伏念执温傅来降，非他也。且受降如受敌。”乃敕严备，遣单使往劳。既而果然。于是，突厥余党悉平。帝悦，遣户部尚书崔知悌劳军。

初，行俭许伏念以不死，侍中裴炎害其功，建言：“伏念为程务挺、张虔勳助逐，又磔北回纥逼之，计穷而降。”卒斩伏念及温傅于都市。行俭之功不录。封闻喜县公。行俭叹曰：“浑、浚之事，古今耻之。但恐杀降则后无复来矣！”遂称疾不出。永淳元年，十姓突厥车薄叛，复为金牙道大总管，未行卒，年六十四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献。诏皇太子遣官护视家事，子孙能自立乃停。中宗即位，再赠扬州大都督。

行俭工草隶，名家。帝尝以绢素诏写《文选》，览之，秘爱其法，赀物良厚。行俭每曰：“褚遂良非精笔佳墨，未尝辄书，不择笔墨而妍捷者，余与虞世南耳。”所撰《选谱》、《草

字杂体》数万言。又为营阵、部伍、料胜负、别器能等四十六诀，武后诏武承嗣就第取去，不复传。

行俭通阴阳、历术，每战，豫道胜日。善知人，在吏部时，见苏味道、王抃，谓曰：“二君后皆掌铨衡。”李敬玄盛称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之才，引示行俭，行俭曰：“士之致远，先器识，后文艺。如勃等，虽有才，而浮躁衒露，岂享爵禄者哉？炯颇沉嘿，可至令长，余皆不得其死。”所引偏裨，若程务挺、张虔勖、崔智晬、王方翼、党金昆、刘敬同、郭待封、李多祚、黑齿常之，类为世名将，僭奏至刺史将军者数十人。

尝赐马及珍鞍，令史私驰马，马蹶鞍坏，惧而逃。行俭招还之，不加罪。初，平都支、遮匐，获瑰宝不贖，蕃酋将士愿观焉，行俭因宴，遍出示坐者。有玛瑙盘广二尺，文彩粲然，军吏趋跌盘，碎，惶怖，叩头流血。行俭笑曰：“尔非故也，何至是？”色不少吝。帝赐都支资产皿金三千余物，橐驼马牛称是，行俭分给亲故洎麾下，数日辄尽。

子光庭。光庭字连城，早孤。母庠狄氏，有妇德，武后召入宫，为御正，甚见亲宠，光庭由是累迁太常丞。以武三思婿，坐贬郢州司马。开元中，擢兵部郎中、鸿胪少卿。性静默，寡交游，虽骤历台省，人未之许，既而以职业称，议者更推之。

玄宗有事岱宗，中书令张说以天子东巡，京师空虚，恐夷狄乘间窃发，议欲加兵守边，召光庭与谋，对曰：“封禅者，所以告成功也。夫成功者，德无不被，人无不安，万国无不怀。今将告成而惧夷狄，非昭德也；大兴力役，用备不虞，非安人也；方谋会同，而阻戎心，非怀远也。此三者，名实乖矣。且诸蕃，突厥为大，贖币往来，愿修和好有年矣，若遣一使，召其大臣使赴行在，必欣然应命。突厥受诏，则诸蕃君长必相率

而来，我偃旗息鼓，不复事矣。”说曰：“善，吾所不及。”因奏用其策，突厥果遣使来朝。

东封还，迁兵部侍郎。久之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御史大夫。迁黄门侍郎，拜侍中，兼吏部尚书、弘文馆学士。撰《摇山往则》、《维城前轨》二篇献之。手制褒美，诏皇太子、诸王于光顺门见光庭，谢所以规讽意。光庭又引寿安丞李融、拾遗张琪、著作佐郎司马利宾直弘文馆，撰《续春秋经传》，自战国讫隋，表请天子修经，光庭等作传。书久不就。时有建言唐应为金德者，中书令萧嵩请百官普议。光庭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，不可改，亟奏罢之。二十年，封正平县男。初，知星者言，上象变，不利大臣，请禳之。光庭曰：“使祸可禳而去，则福可祝而来也！”论者以为知命。卒，年五十八，赠太师。

初，吏部求人不以资考为限，所奖拔惟其才，往往得俊又任之，士亦自奋。其后士人猥众，专务趋竞，铨品枉桡。光庭惩之，因行俭长名榜，乃为循资格，无贤不肖，一据资考配拟；又促选限尽正月。任门下省主事阎麟之专主过官，凡麟之裁定，光庭辄然可，时语曰：“麟之口，光庭手。”素与萧嵩轻重不平，及卒，嵩奏一切罢之，光庭所引，尽斥外官。博士孙琬以其用循资格，非奖劝之谊，谥曰克平，时以为希嵩意。帝闻，特赐谥曰忠宪，诏中书令张九龄文其碑。

子稹，以廕仕，累迁起居郎。开元末，寿王瑁以母宠，欲立为太子，稹陈申生、戾园祸以谏，玄宗改容谢之，诏授给事中。稹曰：“陛下绝招谏之路，为日滋久，今臣一言而荷殊宠，则言者将众，何以锡之？”帝善其让，止不拜。俄授祠部员外郎，卒。子倩，字容卿，历信刺史。劝民垦田二万亩，以治行赐金紫服，代第五琦为度支郎中。卒，谥曰节。子均。

均字君齐，以明经为诸暨尉。数从使府辟，硜硜以才显。张建封镇濠、寿，表团练判官。时李希烈以淮、蔡叛，建封扞贼，均参赞之。以劳加上柱国，袭正平县男。迁累膳部郎中，擢荆南节度行军司马，就拜荆南节度使。刘辟叛，先骚黔、巫，胁荆、楚，以固首尾，均发精甲三千，逆击之，贼望风奔却。加检校吏部尚书。

初，均与崔太素俱事中人窦文场，太素尝晨省文场，入卧内，自谓待己至厚，徐观后榻有频伸者，乃均也。德宗以均任方镇，欲遂相之，谏官李约上疏斥均为文场养子，不可污台辅，乃止。

元和三年，入为尚书右仆射，判度支。旨唱、授按、送印，皆尚书郎为之，文武四品五品、郎官、御史拜廷下，御史中丞、左右丞升阶答拜，时以为礼太重。俄检校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累封郇国公。以财交权幸，任将相凡十余年，荒纵无法度。卒，年六十二，赠司空。

娄师德，字宗仁，郑州原武人。第进士，调江都尉。扬州长史卢承业异之，曰：“子，台辅器也，当以子孙相谗，诘论僚吏哉？”

上元初，为监察御史。会吐蕃盗边，刘审礼战没，师德奉使收败亡于洮河，因使吐蕃。其首领论赞婆等自赤岭操牛酒迎劳，师德喻国威信，开陈利害，虏为畏悦。后募猛士讨吐蕃，乃自奋，戴红抹额来应诏，高宗假朝散大夫，使从军。有功，迁殿中侍御史，兼河源军司马，并知营田事。与虏战白水润，八遇八克。

天授初，为左金吾将军，检校丰州都督。衣皮袴，率士屯田，积谷数百万，兵以饶给，无转饷和余之费。武后降书劳之。长寿元年，召授夏官侍郎，判尚书事，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

后尝谓师德：“师在边，必待营田，公不可以劬劳惮也。”乃复以为河源、积石、怀远军及河、兰、鄯、廓州检校营田大使。入迁秋官尚书、原武县男，改左肃政御史大夫，并知政事。证圣中，与王孝杰拒吐蕃于洮州，战素罗汗山，败绩，贬原州员外司马。万岁通天二年，入为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后与武懿宗、狄仁杰分道抚定河北，进纳言，更封谯县子、陇右诸军大使，复领营田。

圣历三年，突厥入寇，诏检校并州长史、天兵军大总管。九月，卒于会州，年七十。赠幽州都督，谥曰贞，葬给往还仪仗。

师德长八尺，方口博脣。深沉有度量，人有忤己，辄逊以自免，不见容色。尝与李昭德偕行，师德素丰硕，不能遽步，昭德迟之，恚曰：“为田舍子所留。”师德笑曰：“吾不田舍，复在何人？”其弟守代州，辞之官，教之耐事。弟曰：“人有唾面，洁之乃已。”师德曰：“未也。洁之，是违其怒，正使自干耳。”在夏官注选，选者就按阅簿。师德曰：“容我择之可乎？”选者不去，乃洒笔曰：“墨污尔！”

狄仁杰未辅政，师德荐之，及同列，数挤令外使。武后觉，问仁杰曰：“师德贤乎？”对曰：“为将谨守，贤则不知也。”又问：“知人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尝同僚，未闻其知人也。”后曰：“朕用卿，师德荐也，诚知人矣。”出其奏，仁杰惭，已而叹曰：“娄公盛德，我为所容乃不知，吾不逮远矣！”总边要、为将相者三十年，恭勤朴忠，心无适莫，方酷吏残鸷，人多不免，独能以功名始终，与郝处俊相亚，世之言长者，称娄、郝。

赞曰：“仁轨等以兵开定四夷，其勇无前，至奉上则瞿瞿若不及，行俭临下以恕，师德宽厚，其能以功名始终者，盖近

乎勇于敢则杀，勇于不敢则活者邪！

## 卷第一百 列传第三十四

## 崔杨襄宗祝王

崔义玄，贝州武城人。隋大业乱，往见李密，密不用。河内贼黄君汉为密守柏崖，义玄见群鼠度河，槊刃有华文，曰：“此王敦亡兆也。”因说君汉以城归，乃拜君汉怀州刺史、行军总管，以义玄为司马。王世充将高毘寇河内，义玄击走之，多下屯堡。君汉以所掠子女金帛分之，拒不受。以功封清丘县公。太宗讨世充，数用其谋。东都平，转隰州都督府长史。贞观初，历左司郎中，兼韩王府长史，与王友孟神庆志趣不同，而俱以介直任。

永徽中，累迁婺州刺史。时睦州女子陈硕真举兵反。始，硕真自言仙去，与乡邻辞诀，或告其诈，已而捕得，诏释不问。于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硕真自天还，化为男子，能役使鬼物，转相荧惑，用是能幻众。自称文佳皇帝，以叔胤为仆射，破睦州，攻歙，残之，分遣其党围婺州。义玄发兵拒之，其徒争言硕真有神灵，犯其兵辄灭宗，众凶惧不肯用。司功参军崔玄籍曰：“仗顺起兵，犹无成；此乃妖人，势不持久。”义玄乃署玄籍先锋，而自统众继之。至下淮戍，擒其谋数十人。有星坠贼营，义玄曰：“贼必亡。”诘朝奋击，左右有以盾鄣者，义玄曰：“刺史而有避邪，谁肯死？”敕去之。由是众为用，斩首数百级，降其众万余。贼平，拜御史大夫。

义玄有章句学，先儒疑繆，或音故不通者，辄采诸家，条分节解，能是正之。高宗诏与博士讨论《五经》义。

武氏为皇后，义玄赞帝决，又以后旨按长孙无忌等诛之。终蒲州刺史，年七十一。赠幽州都督，谥曰贞。后持政，赠扬州大都督，赐其家实封户二百。

子神基袭爵。神基，长寿中，为司宾卿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为酷吏所构，流岭南。中宗初，稍用为大理卿。

弟神庆，举明经，武后时，累迁莱州刺史。入朝，待制亿岁殿，奏事称旨。后以历官有佳政，且其父于己有功，擢拜并州长史，谓曰：“并州，朕乡里，宿兵多，前长史皆尚书为之，今授卿，宜知所以委重者。”乃亲为按行图，谋日而遣。神庆始至，有诏改钱币法，州县布下，俄而物价踊昂，百贾惊扰，神庆质其非于朝，果豪猾妄为之。后喜，下制褒美。初，州隔汾为东、西二城，神庆跨水联堞，合而一之，省防御兵岁数千。神基既下狱，驰赴都告变，得召见，后出具狱示之，神庆为申理，得减死，然用是贬歙州司马。

长安中，累转礼部侍郎，数上疏陈时政。转太子右庶子，封魏县子。是时，突厥使者入见，皇太子应朝，有司移文东宫召太子。神庆谏曰：“五品以上佩龟者，盖防征召之诈，内出龟以合之，况太子乎？古者召太子用玉契，此诚重慎防萌之意，不可不察。凡虑事于未萌之前，故长无悔吝之咎。今太子与陛下异宫，非朝朔望而别唤者，请降墨敕玉契。”诏可。寻诏与詹事祝钦明更日侍读东宫。历司刑卿，劾张昌宗狱，颇阔略不尽。神龙初，昌宗伏诛，坐流钦州，卒。五王得罪，缘昌宗被流者皆诏原雪，赠神庆幽州都督。

神庆子琳，明政事，开元中，与高仲舒同为中书舍人。侍中宋璟亲礼之，每所访逮，尝曰：“古事问仲舒，今事问琳，

尚何疑？”累迁太子少保。天宝二年卒，秘书监潘肃闻之，泫然曰：“古遗爱也！”琳长子俨，谏议大夫。

其群从数十人，自兴宁里谒大明宫，冠盖骈哄相望。每岁时宴于家，以一榻置笏，犹重积其上。琳与弟太子詹事珪、光禄卿瑶俱列棨戟，世号“三戟崔家”。开元、天宝间，中外宗属无缙麻丧。初，玄宗每命相，皆先书其名，一日书琳等名，覆以金瓿，会太子入，帝谓曰：“此宰相名，若自意之，谁乎？即中，且赐酒。”太子曰：“非崔琳、卢从愿乎？”帝曰：“然。”赐太子酒。时两人有宰相望，帝欲相之数矣，以族大，恐附离者众，卒不用。

杨再思，郑州原武人，第明经，为人佞而智。初，调玄武尉，使至京师，舍逆旅，有盗窃其衣囊，再思遇之，盗窘谢。再思曰：“而苦贫，故至此。囊中檄无所事，幸留，它物可持去。”初不为人言，但假贷以还。累迁天官员外郎，历左肃政御史中丞。延载初，擢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加兼左肃政御史大夫，封郑县侯，迁内史。

居宰相十余年，阿匱取容，无所荐达。人主所不喜，毁之；所善，誉之。畏慎足恭，未尝忤物。或曰：“公位尊，何自屈折？”答曰：“世路孔艰，直者先祸。不尔，岂全吾躯？”于时水沴，闭坊门以禳。再思入朝，有车陷于泞，叱牛不前，恚曰：“痴宰相不能和阴阳，而闭坊门，遣我艰于行！”再思遣吏谓曰：“汝牛自弱，不得独责宰相。”

张昌宗坐事，司刑少卿桓彦范劾免其官，昌宗诉诸朝，武后意申释之，问宰相：“昌宗于国有功乎？”再思曰：“昌宗为陛下治丹，饵而愈，此为有功。”后悦，昌宗还官。自是天下贵彦范，贱再思。左补阙戴令言赋“两脚狐”以讥之，再思怒，谪令言为长社令，士愈蚩噪。

易之兄司礼少卿同休，请公卿宴其寺，酒酣，戏曰：“公面似高丽。”再思欣然，翦谷缀巾上，反披紫袍，为高丽舞，举动合节，满坐鄙笑。昌宗以姿貌亾幸，再思每曰：“人言六郎似莲华，非也；正谓莲华似六郎耳。”其巧谀无耻类如此。俄检校右庶子。

中宗立，拜户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、京师留守，封弘农郡公，加兼扬州长史，检校中书令。改侍中，郑国公，赐实封户三百，为顺天皇后奉册使。武三思诬陷王同皎，再思与李峤、韦巨源按狱，希意抵同皎死，众以为冤。复拜中书令，监修国史。迁尚书右仆射，仍同三品。卒，赠特进、并州大都督，陪葬乾陵，谥曰恭。

弟季昭，中茂才第，为殿中侍御史。武后诛驸马都尉薛绍，绍兄顓为齐州刺史，命季昭按之，不得反状，后怒，放于沙州。赦还，为怀州司马。

窦怀贞，字从一，左相德玄子。少诡激，衣服羸俭，不为舆马奢侈事。仕累清河令，有治状。后迁越州都督、扬州长史。

神龙中，进左御史大夫兼检校雍州长史。会岁除，中宗夜宴近臣，谓曰：“闻卿丧妻，今欲继室可乎？”怀贞唯唯。俄而禁中宝扇鄣卫，有衣翟衣出者，已乃韦后乳媪王，所谓莒国夫人者，故蛮婢也。怀贞纳之不辞。又避后先讳，而以字称。世谓媪媪为阿艳，怀贞每谒见奏请，辄自署“皇后阿艳”，而人或谓为“国艳”，轩然不诉，以自媚于后。时政令多门，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众，或戏曰：“尉入台多，而县办否？”对曰：“办于异日。”问其故，答曰：“佳吏在，侥幸去，故办。”闻者皆笑。又附宗楚客、安乐公主等以取贵位，为素议所斥，名称尽矣。韦后败，斩妻献其首，贬濠州司马，再徙益州长史，乃复故名。

景云初，以殿中监召，阅月迁左御史大夫、同中书门下平

章事，封中山县公。再迁侍中。方太平公主干政，怀贞倾己附离，日视事退，辄诣主第，刺取所欲。睿宗为金仙、玉真二公主营观，费钜万，谏者交疏不止，唯怀贞劝成之，躬护役作。族弟维鋈谏曰：“公位上衮，当思献可替否辅天子，而计校瓦木，杂厕工匠间，使海内何所瞻仰乎？”不答，督缮益急。时语曰：“前作后国桀，后为主邑丞。”言事公主如邑官属也。在位半岁，无所事，帝引见承天门，切责之。俄与李日知、郭元振、张说皆罢。为左御史大夫。于时，岁犯左执法，术家又言怀贞且有祸，大惧，表请为安国寺奴，不许。逾年，复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兼太子詹事，监修国史。又以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，军国重事宜共平章。玄宗受内禅，进左仆射，封魏国公。与太平公主谋逆，既败，投水死，追戮其尸，改姓毒氏。然生平所得俸禄，悉散亲族无留蓄，败时，家惟粗米数石而已。

性谄诈，善谐结权贵，宦者用事，尤所畏奉，或见无须者，误为之礼。监察御史魏传弓嫉中人辅信义，欲劾奏其奸，怀贞曰：“是安乐所信任者，奈何绳之？”传弓曰：“王纲坏矣，正坐此属。今日杀之，明日诛，无所悔！”怀贞犹固止之。传弓者，钜鹿人，忠饬士也，终司农丞。

怀贞从子兢，字思慎，举明经，为英王府参军、尚乘直长。调鄆令，修邮舍道路，设冠婚丧纪法，百姓德之。

宗楚客，字叔敖，其先南阳人。曾祖丕，后梁南弘农太守，梁亡入隋，居河东之汾阴，故为蒲州人。父岌，仕魏王泰府，与谢偃等撰《括地志》。

楚客，武后从姊子，长六尺八寸，明皙美须髯。及进士第，累迁户部侍郎。兄秦客，垂拱中，劝武后革命，进为内史，而弟晋卿典羽林兵。后兄弟并坐奸赃流岭外。岁余，秦客死，而楚客等还。俄检校夏官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与武懿宗不

协，会赐将作材营第，僭侈过度，为懿宗所劾，自文昌左丞贬播州司马，晋卿流峰州。稍为豫州长史，迁少府少监、岐陕二州刺史。久之，复以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坐聘邵王妓，贬原州都督。

神龙初，为太仆卿、郢国公。武三思引为兵部尚书，以晋卿为将作大匠。节愍太子败，逃于鄆，被杀，殊其首祭三思等柩，楚客请之也。俄同中书门下三品。韦后、安乐公主亲赖之，与纪处讷为党，世号“宗纪”。

景龙二年，诏突厥娑葛为金河郡王，而其部阙啜忠节赂楚客等罢之，娑葛怨，将兵患边。监察御史崔琬廷奏：“楚客、处讷专威福，有无君心，纳境外交，为国取怨；晋卿专徇赃私，骄恣跋扈。并请收付狱，三司推鞠。”故事，大臣为御史对仗弹劾，必趋出，立朝堂待罪。楚客乃厉色大言：“性忠鲠，为琬诬诋。”中宗不能穷也，诏琬与楚客、处讷约兄弟两解之，故世谓帝为“和事天子”。寻迁中书令。韦氏败，与晋卿同诛。

楚客性明达。武后时，降突厥沓实力吐敦者，部落在平夏。会边书至，言吐敦反，楚客为兵部员外郎，后召问方略，对曰：“吐敦者，臣昔与之言，其为人忠义和厚，且国家与有恩必不反。其兄之子默子者，狡悍，与吐敦不和，今言叛，疑默子为之，然无能为。”俄而夏州表默子劫部落北奔，为州兵及吐敦所擒。后张仁亶请筑三城，议者或不同，独楚客言：“万世利也。”然冒于权利，尝讽右补阙赵廷禧陈符命以媚帝，曰：“唐有天下，当百世继周，陛下承母禅，周、唐一统，其符兆有八：天皇再以陛下为周王，是在唐兴周，则天立陛下为皇太子，是在周兴唐，一也；天后立文王庙，二也；唐同泰《洛水图》云：‘永昌帝业’，三也；讖曰：‘百代不移宗’，四也；孔子曰：‘百世继周’，五也；《桑条韦歌》，应二圣在位九十八年，而

子孙相承九十八世，六也；乃二月庆云五色，天应以和，七也；去六月九日，内出瑞蒜，八也。起则天为一世，圣朝为二世，后子孙相承九十八，其数正满百世，唐之历乃三千余年。”帝大喜，擢延禧谏议大夫。识者以楚客等欺神诬君，且有大咎。又尝密语其党曰：“始，吾在卑位，尤爱宰相；及居之，又思天子，南面一日足矣。”虽外附韦氏，而内畜逆谋，故卒以败。

晋卿髭貌雄伟，声如钟。虽不学，然性倜傥。垂拱后，武后任之，宫苑、闲廐、内外众作无不总。开中岳，造明堂，铸九鼎，有力焉。

纪处讷者，秦州上邽人。为人魁岸，髭长数尺。其妻武三思妇之姊，纵使通三思，繇是款昵，进为太府卿。神龙元年夏，大旱，谷价腾踊，中宗召问所以救人者。三思知之，阴讽太史迦叶志忠奏“是夜摄提入太微，近帝坐，此天子与大臣接，有纳忠之符”。帝信之，下诏褒美，赐处讷衣一副、彩六十段。与楚客并同三品，进侍中。后伏诛。

祝钦明字文思，京兆始平人。父緜，字叔良，少通经，颇著书质诸家疑异；门人张后胤既显宦，荐于朝，诏对策高第，终无极尉。

钦明擢明经，为东台典仪。永淳、天授间，又中英才杰出，业奥《六经》等科，拜著作郎，为太子率更令。中宗在东宫，钦明兼侍读，授太子经，兼弘文馆学士。中宗复位，擢国子祭酒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进礼部尚书，封鲁国公，食实封户三百。桓彦范、崔玄、袁恕已，敬暉等皆从受《周官》大义，朝廷尊之。以匿亲忌日，为御史中丞萧至忠所劾，贬申州刺史。入为国子祭酒。

景龙三年，天子将郊，钦明与国子司业郭山恽阴迎韦后意，谬立议曰：

《周官》天神曰祀，地祇曰祭，宗庙曰享。《大宗伯》曰：“祀大神，祭大祗，享大鬼，王有故不预，则摄而荐。追师掌后首服，以待祭祀。内司服掌后六服，祭祀则供。又九嫔，凡大祭祀，后裸献则赞瑶爵。然则后当助天子祀天神、祭地只。郑玄称：闕狄，后助王祭群小祀服。小祀尚助，况天地哉？闕狄之上，祫、禘、兪、狄，三服皆以助祭，知祫衣助大祀也。王之祭服二：曰先王兪冕，先公冕。故后助祭，亦以祫衣祭先王，禘兪狄祭先公。不言助祭天地，举此以明彼，反三隅也。《春秋外传》：禘郊，天子亲射其牛，王后亲舂其粢。”世妇诏后之礼事，不专主宗庙。《祭统》曰：“祭也者，必夫妇亲之，所以备内外之官。”哀公问孔子曰：“冕而亲迎，不已重乎？”答曰：“合二姓之好，以继先圣之后，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主，君何谓已重焉？”则知后宜助祭。臣请因经谊，制仪典。

帝虽不睿，犹疑之，召礼官质问。于是太常博士唐绍、蒋钦绪对：“钦明所引，皆宗庙礼，非祭天地者。周、隋而上，无皇后助祭事。”帝令宰相参订，绍、钦绪又引博士彭景直共议曰：

《周官》所云祀、祭、享，皆互言。《典瑞》：“两圭以祀地。”《司几筵》：“设祀先王昨席。”《内宗》：“掌宗庙祭祀。传曰：“圣人为能飨帝。”“春秋祭祀，以时思之。”此祀天称享，享庙称祭也。礼家凡称大祭祀，不独主天。《爵人》：“大祭祀，与量人受举斝之卒爵。”祭天不裸，则九嫔赞瑶爵，容庙称大祭祀也。钦明据《大宗伯》之职，以谓后有祭天地之礼。按经：“凡祀大神、祭大祗、享大鬼，帅执事而卜宿，视涤濯，涖玉鬯，省牲饗，奉玉盥，制大号。若王不与祭祀，则摄位。”自凡而推，兼言王祭天地宗庙也。下言：“凡大祭祀，王后不与，则摄而荐。”直王后祭庙一凡耳。若当助祭天

地，应不列重凡。且内宗、外宗所掌，皆佐王后庙荐，无佐祭天地语。有如助祭天地，谁当赞佐者？是则摄荐为宗庙明甚。内司服掌后祭服，无祭天服。礼家说曰：“后不助祭天地五岳，故无具服。”又言：“后有五辂，以重翟从祭先王先公，以厌翟从飨诸侯，以安车朝夕见王，以翟车采桑，以辇车游宴。”按此，后无祭天车明甚。然后助王祭天地，古无闻焉。

时左仆射韦巨源助后掎掣帝，夺政事，即传钦明议，帝果用其言，以皇后为亚献。取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，奉豆筵。礼成，诏斋娘有夫者悉进官。

初，后属婚，上食禁中，帝与群臣宴，钦明自言能《八风舞》，帝许之。钦明体肥丑，据地摇头眈目，左右顾眄，帝大笑。吏部侍郎卢藏用叹曰：“是举《五经》扫地矣！”景云初，侍御史倪若水劾奏：“钦明、山恽等腐儒无行，以谄佞乱常改作，百王所传，一朝情放。今圣德中兴，不宜使小人在朝，请斥远之，以肃具臣。”乃贬钦明饶州刺史，山恽括州刺史。钦明于《五经》为该淹，自见坐不孝免，无以澡祓，乃阿附韦氏，图再用，又坐是见逐，诸儒共羞之。后徙洪州都督，入为崇文馆学士，卒。

赞曰：“钦明以经授中宗，为朝大儒，乃诡圣僻说，引艳妻郊见上帝，腥德播闻，享祚不终。盖与少正卯顺非而泽，庄周以诗书破冢者同科。独保腰领死家箠，宁不幸邪！后之托儒为奸者，可少戒云。”

山恽者，河东人。善治《礼》。景龙中，累迁国子司业。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学士，诏遍为伎。工部尚书张锡为《谈容娘舞》，将作大匠宗晋卿为《浑脱舞》，左卫将军张洽为《黄麋舞》，给事中李行言歌《贺车西河曲》，余臣各有所陈，皆鄙黷；而出恽奏：“我所习，惟知诵诗。”乃诵《鹿鸣》、《蟋蟀》二篇，未

毕，中书令李峤以其近规讽，止之。帝嘉其直，下诏褒咨，赐服一称。其后与钦明僻论阿世，不能终其守。久之，复拜国子司业。

王筠者，方庆六世孙，少为礼家学。玄宗在位久，推崇老子道，好神仙事，广修祠祭，靡神不祈。筠上言，请筑坛东郊祀青帝，天子入其言，擢太常博士、侍御史，为祠祭使。筠专以祠解中帝意，有所襁袂，大抵类巫覡。汉以来葬丧皆有瘞钱，后世里俗稍以纸离钱为鬼事，至是筠乃用之。

肃宗立，累迁太常卿，又以祠祷见宠。乾元三年，拜蒲同绛等州节度使，俄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时大兵后，天下愿治，筠望轻，无它才，不为士议谐可，既骤得政，中外恟骇。乃奏置太一坛，劝帝身见九宫祠。帝由是专意，它议不能夺。帝尝不豫，太卜建言崇在山川。筠遣女巫乘传分祷天下名山大川，巫皆盛服，中人护领，所至干托州县，赂遗狼藉。时有一巫美而蛊，以恶少年数十自随，尤愎狡不法。驰入黄州，刺史左震晨至馆请事，门鏐不启。震怒，破鏐入，取巫斩廷下，悉诛所从少年，籍其赃得十余万，因遣还中人。既以闻，筠不能诘，帝亦不加罪。明年，罢筠为刑部尚书，又出为淮南节度使，犹兼祠祭使，徙浙东。召入，再迁太子少师。卒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简怀。

始，筠托鬼神致位将相，当时以左道进者纷纷出焉。李国祯者，以术士显，广德初，建言“唐家仙系，宜崇表福区，招致神灵，请度昭应南山作天华上宫、露台、大地婆父祠，并三皇、道君、太古天皇、中古伏羲、女娲等各为堂皇，给百户扫除”。又即义扶谷故湫祠龙，置房宇。有诏从之，乃除地课工，方岁饥，人不堪命。昭应令梁镇上疏切谏，以为有七不可：“天地之神，推之尊极者，扫地可祭，精意可享。今废先王之典，

为人祈福，福未至而人已困。又违神虐人，何从而致福邪？宗庙月无三祭，此不宜然。婆父之鄙语，不经见，若为地建祖庙，上天必贻向背之责。夫湫者，龙所托耳，今湫竭已久，龙安所存？不宜崇去龙之穴，破生人之产。若三皇、五帝、道君等，两京及所都各有宫庙，春秋彝飨，此复营造，是谓渎神。夫休咎丰凶本于五事，不在山川百神明矣。”即劾国祯等“动众则得人，兴工则获利，祭祀则受胙，主执则市权，营罔天听，负抱粢精，道路相望，无时而息，人神胥怨，灾孽并至。臣昨受命，有所安辑，陛下许以权宜，今所兴造臣谨以便宜悉停”。帝从之。镇忼慨有名士也，仕至司门郎中。珣曾孙抃，别传。

## 卷第一百一 列传第三十五

## 诸夷蕃将

史大柰，本西突厥特勤也，与处罗可汗入隋，事炀帝。从伐辽，积劳为金紫光禄大夫。后分其部于楼烦。

高祖兴太原，大柰提其众隶麾下。桑显和战饮马泉，诸军却，大柰以劲骑数百背击显和，破之，军遂振。授光禄大夫。从平长安，以多，赏帛五千匹，赐姓史。从秦王平薛举、王世充、窦建德、刘黑闥，功殊等，积前后赐侍女三、杂彩万段。贞观初，擢累右武卫大将军，检校丰州都督，封窦国公，食封户三百。卒，赠辅国大将军。

冯盎，字明达，高州良德人，本北燕冯弘裔孙。弘不能以国下魏，亡奔高丽，遣子业以三百人浮海归晋。弘已灭，业留番禺，至孙融，事梁为罗州刺史。子宝，聘越大姓冼氏女为妻，遂为首领，授本郡太守，至盎三世矣。

隋仁寿初，盎为宋康令，潮、成等五州獠叛，盎驰至京师，请讨之。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论贼形势，素奇之，曰：“不意蛮夷中乃生是人！”即诏盎发江、岭兵击贼，平之，拜汉阳太守。从炀帝伐辽东，迁左武卫大将军。隋亡，奔还岭表，啸署酋领，有众五万。番禺、新兴名贼高法澄、冼宝彻等受林士弘节度，杀官吏，盎率兵破之。宝彻兄子曰智臣，复聚兵拒战，盎进讨，兵始合，辄释胄大呼曰：“若等识我耶？”众委戈，

袒而拜，贼遂溃，擒宝彻、智臣等，遂有番禺、苍梧、硃崖地，自号总管。或说盎曰：“隋季崩荡，海内震骚，唐虽应运，而风教未孚，岭越无所系属。公克平二十州，地数千里，名位未正，请南越王号。”盎曰：吾居越五世矣，牧伯惟我一姓，子女玉帛吾有也，人生富贵，如我希矣。常恐忝先业，尚自王哉？”

武德五年，始以地降，高祖析为高、罗、春、白、崖、儋、林、振八州，授盎上柱国、高州总管，封越国公。拜其子智戴为春州刺史，智彧为东合州刺史。盎徙封耿。贞观初，或告盎叛，盎举兵拒境。太宗诏右卫将军蔺暮发江淮甲卒将讨之，魏征谏曰：“天下初定，创夷未复，大兵之余，疫疠方作，且王者兵不宜为蛮夷动，胜之不武，不胜为辱。且盎不及未定时略州县，摇远夷，今四海已平，尚何事？反未状，当怀之以德，盎惧，必自来。”帝乃遣散骑常侍韦叔谐喻盎，盎遣智戴入侍。帝曰：“征一言，贤于十万众。”时暮兵已出，欲遂有功，遣副将上盎可击状，帝不许，罢之。

五年，盎来朝，宴赐甚厚。俄而罗、窦诸洞獠叛，诏盎率众二万为诸军先锋。贼据险不可攻，盎持弩语左右曰：“矢尽，胜负可知矣。”发七矢毙七人，贼退走，盎纵兵乘之，斩首千余级。帝诏智戴还慰省，赏予不可计，奴婢至万人。盎善为治，阅簿最，撻奸伏，得民欢心。卒，赠左骁卫大将军、荆州都督。

子三十人，智戴知名，勇而有谋，能抚众，得士死力，酋师皆乐属之。尝随父至洛阳，统本部锐兵宿卫。炀帝弑，引其下逃归。时盗贼多，岭峽路绝，智戴转战而前。至高源，俚帅胁为谋主，会盎至，智戴得与盎俱去。后入朝，帝劳赐加等，授卫尉少卿。闻其善兵，指云问曰：“下有贼，今可击乎？”对曰：“云状如树，方辰在金，金利木柔，击之胜。”帝奇其对。累迁左卫将军。卒，赠洪州都督。

盗族人子猷，以豪侠闻。贞观中，入朝，载金一舸自随。高宗时，遣御史许瓘视其货。瓘至洞，子猷不出迎，后率子弟数十人，击铜鼓、蒙排，执瓘而奏其罪。帝驰遣御史杨璟验讯。璟至，卑辞以结之，委罪于瓘。子猷喜，遗金二百两、银五百两。璟不受。子猷曰：“君不取此，且留不得归。”璟受之，还奏其状，帝命纳焉。

阿史那社尔，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。年十一，以智勇闻。拜拓设，建牙碛北，与颉利子欲谷设分统铁勒、回纥、仆骨、同罗诸部。处罗卒，哀毁如礼。治众十年，无课敛。或劝厚赋以自奉，答曰：“部落丰余，于我足矣。”故首领咸爱之。颉利数用兵，社尔谏，弗纳。

贞观元年，铁勒、回纥、薛延陀等叛，败欲谷设于马猎山，社尔助击之，弗胜。明年，将余众西保可汗浮图城。会颉利灭，西突厥统叶护又死，奚利必咄陆可汗与泥孰争国，社尔引兵袭之，得其半国，有众十余万，乃自号都布可汗。谓诸部曰：“始为乱破吾国者，延陀也，今我据西方，而不平延陀，是忘先可汗，非孝也。事脱不胜，死无恨。”酋长皆曰：“我新得西方，须留抚定。今直弃之，远击延陀，延陀未擒，叶护子孙将复吾国。”社尔不从，选骑五万，讨延陀碛北，连兵十旬，士苦其久，稍溃去。延陀纵击，大败之，乃走保高昌，众才万人，又与西突厥不平，由是率众内属。

十年入朝，授左骁卫大将军，处其部于灵州。诏尚衡阳长公主，为驸马都尉，典卫屯兵。十四年，以交河道行军总管平高昌，诸将咸受赏，社尔以未奉诏，秋毫不敢取，见别诏，然后受，又所取皆老弱陈弊。太宗美其廉，赐高昌宝钲刀、杂彩千段，诏检校北门左屯营，封毕国公。从征辽东，中流矢，擐去复战，所部奋厉，皆有功。还，擢兼鸿胪卿。

二十一年，以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尔何力、郭孝恪、杨弘礼、李海岸等五将军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十万讨龟兹。师次西突厥，击处蜜、处月，败之。入自焉耆西，兵出不意，龟兹震恐。进屯碛石，伊州刺史韩威以千骑先进，右骁卫将军曹继叔次之。至多褐城，其王率众五万拒战。威阳却，王悉兵逐北，威与继叔合，殊死战，大破之。社尔因拔都城，王轻骑遁。社尔留孝恪守，自率精骑追蹙，行六百里。王据大拔换城，婴险自固。社尔攻凡四十日，入之，擒其王，并下五大城。遣左卫郎将权祗甫徇诸酋长，示祸福，降者七十余城，宣谕威信，莫不欢服。刻石纪功而还。因说于阗王入朝，王献马畜三百饷军，西突厥、焉耆、安国皆争犒师。孝恪之在军，床帷器用多饰金玉，以遗社尔，社尔不受。帝闻，曰：“二将优劣，不复问人矣。”帝崩，请以身殉，卫陵寝，高宗不许。迁右卫大将军。永徽六年卒，赠辅国大将军、并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治冢象葱山，谥曰元。

子道真，历左屯卫大将军。咸亨初，为逻娑道副大总管，与薛仁贵讨吐蕃以援吐谷浑，为论钦陵所败，尽失其兵。诏有司问状，免死为民。

阿史那忠者，字义节，苏尼失子也。资清谨。以功擢左屯卫将军，尚宗室女定襄县主，始诏姓独著史。居父丧，哀慕过人。会立阿史那思摩为突厥可汗，以忠为左贤王。及出塞，不乐，见使者必泣，请入侍，许焉。封薛国公，擢右骁卫大将军。宿卫四十八年，无纤隙，人比之金日磾卒，赠镇军大将军，谥曰贞，陪葬昭陵。

执失思力，突厥酋长也。贞观中，护送隋萧后入朝，授左领军将军。会颉利败，太宗令思力谕降浑、斛萨部落，稍亲近。帝逐兔苑中，思力谏曰：“陛下为四海父母，乃自轻，臣窃殆

之。”帝异其言。后复逐鹿，思力脱巾带固谏，帝为止。

及讨辽东，诏思力屯金山道，领突厥扞薛延陀。延陀兵十万寇河南，思力示羸，不与确，贼深入至夏州，乃整阵击败之，追躡六百里。会毘伽可汗死，耀兵碛北而归。复从江夏王道宗破延陀余众。与平吐谷浑。

诏尚九江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封安国公。坐交房遗爱，高宗以其战多，赦不诛，流巂州。主请削封邑偕往。主前卒。龙朔中，以思力为归州刺史，卒。麟德元年，复公主封邑，赠思力胜州都督，谥曰景。

契苾何力，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。父葛，隋末为莫贺咄特勒，以地近吐谷浑，隘翮多疠曷，徙去热海上。何力九岁而孤，号大俟利发。

贞观六年，与母率众千余诣沙州内属，太宗处其部于甘、凉二州，擢何力左领军将军。九年，与李大亮、薛万彻、万均讨吐谷浑于赤水川。万均率骑先进，为贼所包，兄弟皆中创堕马，步斗，士死十七八。何力驰壮骑，冒围奋击，虏披靡去。是时吐谷浑王伏允在突沦川，何力欲袭之，万均愆前败，以为不可。何力曰：“贼无城郭，逐荐草美水以为生，不乘其不虞，正恐鸟惊鱼骇，后无以窥其巢穴。”乃阅精骑千余，直捣其牙，斩首数千级，获橐驼、马、牛、羊二十余万，俘其妻子，伏允挺身免。有诏劳军于大斗拔谷。万均耻名出其下，乃排何力，引功自名。何力不胜愤，挺刀起，将杀之，诸将劝止。

及还，帝责谓其故，何力具言万均败状。帝怒，将解其官授何力。何力顿首曰：“以臣而解万均官，恐四夷闻者，谓陛下重夷轻汉，则诬告益多。又夷狄无知，谓汉将皆然，非示远之义。”帝重其言，乃止。有诏宿卫北门，检校屯营事，尚临洮县主。十四年，为葱山道副大总管，与讨高昌，平之。

始，何力母姑臧夫人与弟沙门在凉州，沙门为贺兰都督。十六年，诏何力往视母。于是薛延陀毘伽可汗方强，契苾诸酋争附之，乃胁其母、弟使从。何力惊谓其下曰：“上于尔有大恩，且遇我厚，何遽反？”皆曰：“可敦、都督去矣，尚何顾？”何力曰：“弟往侍足矣，我义许国，不可行。”众执之，至毘伽牙下。何力箕踞，拔佩刀东向呼曰：“有唐烈士受辱延邪？天地日月，临鉴吾志。”即割左耳，誓不屈。毘伽怒，欲杀之，其妻谏而止。何力被执也，或谗之帝曰：“何力入延陀如涸鱼得水，其脱必遽。”帝曰：“不然。若人心如铁石，殆不背我。”会使至言状，帝泣下。即诏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许延陀尚主，因求何力，乃得还。授右骁卫大将军。公主行有日，何力陈不可。帝曰：“天子无戏言，既许之，叵奈何？”何力曰：“礼有亲迎，宣诏毘伽身到京师，或诣灵武。彼畏我，必不来，则姻不成，而忧愤不知所出，下必携贰，不及一年，交相疑沮。毘伽素狼戾，必死，死则二子争国。内判外携，不战而擒矣。”帝然之。毘伽果不敢迎，郁邑不得志，恚而死，少子拔酌杀其庶兄突利自立，国中乱，如其策云。

帝征高丽，诏何力为前军总管。次白崖城，中贼槊，创甚，帝自为傅药。城拔，得刺何力者高突勃，骑使自杀之，辞曰：“彼为其主，冒白刃以刺臣，此义士也。犬马犹报其养，况于人乎？”卒舍之。俄以昆丘道总管平龟兹。帝崩，欲以身殉，高宗谕止。

永徽中，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以处月、处蜜、姑苏、歌逻禄、卑失五姓叛，寇延州，陷金岭略蒲类，诏何力为弓月道大总管，率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，统秦、成、岐、雍及燕然都护回纥兵人万讨之。处月酋硃邪孤注遂杀招慰使果毅都尉单道惠，据牢山以守。何力等分兵数道，攀羸脉而上，急攻之，贼大溃，孤注液遁。轻骑穷蹙，行五百里，孤注战死。虜渠帅六十，俘斩

万余，牛马杂畜七万，取处蜜时健俟斤、合支贺等以归。迁左骁卫大将军，封郟国公。

显庆中，为沮江军行军大总管，与苏定方及右骁卫大将军刘伯英代高丽，不克。龙朔初，复拜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率诸蕃三十五军进讨，帝欲自率师继之。次鸭绿水，盖苏文遣男生以精兵数万拒险，众莫敢济。会冰合，何力引兵噪而济，贼惊，遂溃。斩首三万级，余众降，男生脱身走。有诏班师。

时铁勒九姓叛，诏何力为安抚大使。何力以轻骑五百驰入其部，虏大惊。何力喻曰：“朝家知而诘误，遂及翻动，使我贯尔过，得自新。罪在凶渠，取之则已。”九姓大喜，共擒伪叶护及特勒等二百人以归，何力数其罪，诛之，余众遂安。士卒道死者，令所在收瘞，鬻护其家。

未几，盖苏文死，男生为弟所逐，使子诣阙请降，乃拜何力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、安抚大使经略之，副李勣同趋高丽勣已拔新城，留何力守。时高丽兵十五万屯辽水，引靺鞨数万众据南苏城，何力奋击，破之，斩首万级，乘胜进拔八城。引兵还，与勣会合，攻辱夷、大行二城，克之。进拔扶余。勣勒兵未进，何力率兵五十万先趋平壤，勣继进，攻凡七月，拔之，虏其王以献。进镇军大将军，行左卫大将军，徙封凉。

总章、仪凤间，吐蕃灭吐谷浑，势益张，入寇鄯、廓、河、坊等州，诏周王为洮州道、相王为凉州道行军元帅，率何力等讨之。二王不行，亦会何力卒。赠辅国大将军、并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曰毅。

始，龙朔中，司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宫，植白杨于庭，示何力曰：“此木易成，不数年可庇。”何力不答，但诵“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杀人”之句，脩仁惊悟，更植以桐。

子明，字若水，孺裸授上柱国，封渔阳县公。年十二，迁

奉犖大夫。李敬玄征吐蕃，明为柏海道经略使，以战多，进左威卫大将军，袭封，赐锦袍、宝带，它物蕃夥。擢嫡子三品官。再迁鸡田道大总管，至乌德鞑山，诱附二万帐。武后时，明妻及母临洮县主皆赐姓武。以左鹰扬卫大将军卒，年四十六，赠凉州刺史，谥曰靖。

明性淹厚，喜学，长辩论。子耸，袭爵。

黑齿常之，百济西部人。长七尺余，骁毅有谋略。为百济达率兼风达郡将，犹唐刺史云。苏定方平百济，常之以所部降。而定方囚老王，纵兵大掠，常之惧，与左右酋长十余人遁去，啸合逋亡，依任存山自固，不旬日，归者三万。定方勒兵攻之，不克，常之遂复二百余城。龙朔中，高宗遣使招谕，乃诣刘仁轨降。累迁左领军员外将军、洋州刺史。

仪凤三年，从李敬玄、刘审礼击吐蕃。审礼败，敬玄欲引还，阻泥沟，兵不得出，贼屯高压官军。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人掩其营，杀掠数百人，贼酋跋地设弃军走。帝叹其才，擢左武卫将军，检校左羽林军，赐金帛殊等。进为河源军副使。调露中，吐蕃使赞婆等入寇，屯良非川。李敬玄之败，常之引精骑三千夜袭其军，斩首二千级，获羊马数万，赞婆等单骑去。即拜河源道经略大使。因建言河源当贼冲，宜增兵镇守，而运饷须广。乃斥地置烽七十所，垦田五千顷，岁收粟斛百余万。由是食衍士精，戍逻有备。永隆二年，赞婆营青海，常之驰掩其屯，破之，悉烧粮廩，获羊、马、甲首不赀。诏书劳赐。凡莅军七年，吐蕃檐畏，不敢盗边。封燕国公。

垂拱中，突厥复犯塞，常之率兵追击，至两井，忽与贼遇，贼骑三千方擐甲，常之见其器，以二百骑突之，贼皆弃甲去。其暮，贼大至，常之潜使人伐木，列炬营中，若烽燧然。会风起，贼疑救至，遂夜遁。久之，为燕然道大总管，与李多祚王

九言等击突厥骨咄禄、元珍于黄花堆，破之，追奔四十里，贼溃归碛北。会左监门卫中郎将纛宝璧欲穷追要功，诏与常之共计，宝璧独进，为虏所覆，举军没，宝璧下吏诛，常之坐无功。会周兴等诬其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反，捕系诏狱，投缯死。

常之御下有恩，所乘马为士所覬，或请罪之。答曰：“何遽以私马鞭官兵乎？”前后赏赐分麾下，无留赏。及死，人皆哀其枉。

李谨行，靺鞨人。父突地稽，部酋长也。隋末，率其属千余内附，居营州，授金紫光禄大夫、辽西太守。武德初，奉朝贡，以其部为燕州，授总管。刘黑闼叛，突地稽身到定州，上书秦王，请节度。以战功封耆国公，徙部居昌平。高开道以突厥兵攻幽州，突地稽邀击，败之。贞观初，进右卫将军，赐氏李，卒。

谨行伟容貌，勇盖军中，累迁营州都督，家童至数千，以财自雄，夷人畏之。为积石道经略大使，论钦陵众十万寇湟中，候逻不知，土樵采半散。谨行闻虏至，即植旗伐鼓，开门以伺。钦陵疑有伏，不敢进。上元三年，破吐蕃于青海，玺书劳勉，封燕国公。卒，赠幽州都督，陪葬乾陵。

泉男生，字元德，高丽盖苏文子也。九岁，以父任为先人。迁中里小兄，犹唐谒者也。又为中里大兄，知国政，凡辞令，皆男生主之。进中里位头大兄。久之，为莫离支，兼三军大将军，加大莫离支，出按诸部。而弟男建、男产知国事，或曰：“男生恶君等逼己，将除之。”建、产未之信。又有谓男生：“将不纳君。”男生遣谍往，男建捕得，即矫高藏命召，男生惧，不敢入。男建杀其子献忠。男生走保国内城，率其众与契丹、靺鞨兵内附，遣子献诚诉诸朝。高宗拜献诚右卫将军，赐乘舆、马、瑞锦、宝刀，使还报。诏契苾何力率兵援之，男

生乃免。授平壤道行军大总管，兼持节安抚大使，举哥勿、南苏、旨岩等城以降。帝又命西台舍人李虔绎就军慰劳，赐袍带、金扣七事。

明年，召入朝，诏所过州县传舍作鼓吹，右羽林将军李同以飞骑仗廷宠。迁辽东大都督、玄菟郡公，赐第京师。因诏还军，与李勣攻平壤，使浮屠信诚内间，引高丽锐兵潜入，擒高藏。诏遣子赍手制、金皿，即辽水劳赐。还，进右卫大将军、卞国公，赐宝器、宫侍女二、马八十。仪凤二年，诏安抚辽东，并置州县，招流冗，平敛赋，罢力役，民悦其宽。卒，年四十六，帝为举哀，赠并州大都督。丧至都，诏五品以上官哭之，谥曰襄，勒碑著功。

男生纯厚有礼，奏对敏辩，善射艺。其初至，伏斧钺待罪，帝宥之，世以此称焉。

献诚，天授中以右卫大将军兼羽林卫。武后尝出金币，命宰相、南北牙群臣举善射五辈，中者以赐。内史张光辅举献诚，献诚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吐摩支，摩支固辞。献成曰：“陛下择善射者，然皆非华人。臣恐唐官以射为耻，不如罢之。”后嘉纳。来俊臣尝求货，献诚不答，乃诬其谋反，缢杀之。后知其冤，赠右羽林卫大将军，以礼改葬。

李多祚，其先靺鞨酋长，号“黄头都督”，后入中国，世系湮远。至多祚，骁勇善射，以军功累迁右鹰扬大将军。讨黑水靺鞨，诱其渠长，置酒高会，因醉斩之，击破其众。室韦及孙万荣之叛，多祚与诸将进讨，以劳改右羽林大将军，遂领北门卫兵。

张柬之将诛二张，以多祚素感概，可动以义，乃从容谓曰：“将军居北门几何？”曰：“三十年矣。”“将军击钟鼎食，贵重当世，非大帝恩乎？”多祚泣数行下，曰：“死且不忘！”

“ 柬之曰：“将军知感恩，则知所以报，今在东宫乃大帝子，而嬖竖擅朝，危逼宗社。国家废兴在将军，将军诚有意乎？舍今日尚何在？”答曰：“苟缘王室，惟公所使。乃引天地以自誓，辞气毅然，柬之遂定谋。以敬晖、李湛为右羽林将军，命总禁兵，与多祚、王同皎请太子至玄武门，斩关入。及长生殿，白武后曰：“诸将诛逆臣易之、昌宗，恐漏大谋，不敢豫奏，顿首请归死。”后病卧，顾湛曰：“我于而父子不薄，亦豫是邪？”

中宗复位，封多祚辽阳郡王，食实户八百，子承训为卫尉少卿。湛迁大将军，封赵国公，食实户五百。帝祠太庙，特诏多祚与相王登舆夹侍。监察御史王勣谓多祚夷人，虽有功，不宜共舆辇。帝曰：“朕推以心腹，卿勿复言。”

崔玄 等得罪，多祚畏祸及，故阳厚韦氏。节愍太子诛武三思，多祚与成王千里率兵先至玄武楼下，具言所以诛三思状，按兵不战。宫闱令杨思勳方侍帝，即挺刀斩其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，兵因沮溃，多祚为其下所杀，二子亦见害，籍没其家。景云初，追复官爵，并宥家属。

湛者，义府最幼子，字兴宗，沉厚有度。六岁，授周王府文学，累迁右散骑常侍，袭河间郡公。武后徙上阳宫，留湛宿卫。顷之，复为右散骑常侍，赐铁券。三思恶之，贬果州刺史。历洛、绛二州，累迁左领军大将军。开元十年卒，赠幽州都督。初，义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，而湛为中兴功臣，世不以其父恶为贬云。

论弓仁，本吐蕃族也。父钦陵，世相其国。圣历二年，弓仁以所统吐浑七千帐自归，授左玉钤卫将军，封酒泉郡公。神龙三年，为朔方军前锋游奕使。时张仁愿筑三受降城，弓仁以兵出诺真水、草心山为逻卫。

开元初，突厥九姓乱，弓仁引军度漠，逾白怪林，收火拔部喻多真种落，降之。赳跌思太叛，战赤柳涧，弓仁骑才五百，自新堡进，时贼四环之，众不敌，弓仁椎牛誓士自若，再宿溃围出，人服其壮。凡阅大小战数百，未尝负。赐宝玉、甲第、良田，等列莫与比。累迁左骁卫大将军、朔方副大使。会病，玄宗遣上医驰视。卒，年六十六，赠拔川郡王，谥曰忠。

孙惟贞。惟贞，名瑀，以字行。志向恢大。开元末，为左卫卫将军。肃宗在灵武，以卫尉少卿募兵绥、银，阅旬，众数万。从还凤翔，迁光禄卿，为元帅前锋讨击。战陕州，以功进殿中监。史思明攻李光弼于河阳，周挚以兵二十万阵城下，惟贞请锐卒数千，凿数门出，自旦及午，苦战破之。光弼表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光弼讨史朝义，以惟贞守徐州。贼将谢钦让据陈，乃假惟贞颍州刺史，斩贼将，降者万人。封萧国公，实封百户。光弼病，表以自代。擢左领军卫大将军，为英武军使，卒。

尉迟胜，本王于阗国。天宝中，入朝，献名玉、良马。玄宗以宗室女妻之，授右威卫将军、昆沙府都督。归国，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击破萨昆、播仙。累进光禄卿。

安禄山反，胜使弟曜摄国事，身率兵五千赴难。国人固留胜，胜以少女为质而行。肃宗嘉之，拜特进，兼殿中监。广德中，进骠骑大将军，遣还，固请留宿卫。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武都郡王，实封百户。胜请授国于曜，诏可。胜既留，乃穿筑池观，厚宾客，士大夫多从之游。从德宗至兴元，为右领军将军，历睦王傅。贞元初，曜上言：“国中以嫡承嗣，今胜让国，请立其子锐。”帝欲遣锐袭王。胜固辞，以“曜久行国事，人安之；锐生京华，不习其俗，不可遣”。当是时，兄弟让国，人莫不贤之。睦府除，徙原王傅。卒，赠凉州都督。

尚可孤，字可孤，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，世处松、漠间。

天宝末，隶范阳节度使安禄山，复事史思明。上元中，自贼所归，累授左、右威卫大将军，封白水县伯，为神策大将。以功试太常卿。徙封冯翊郡王，食宝户一百五十。

鱼朝恩主卫兵，器其勇，养为子，名智德。使将兵三千，屯扶风、武功，历十余年，队伍闲整。朝恩死，诏赐氏李，名嘉勋。李希烈叛，擢为招讨，应援荆襄，使复本姓名，累战有功。

硃泚之难，召可孤，可孤率兵三千，道襄、邓而西，属贼兵锐，乃壁七盘。伪将仇敬忠等来寇，可孤击却之，遂收蓝田。德宗将迁梁州，命引兵守灊上，拜神策、京畿、渭南、商州节度招讨使。敬忠拒战，可孤急击斩之。进军与李晟收长安，为先锋。以功加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封冯翊郡王，食实户二百。又会诸军进讨李怀光，次沙苑，卒于军，赠司空。

可孤性谨审沉壮，既有勋劳，未尝自论功，御众公严，晟数称之。

裴玠，五世祖纠，本王疏勒，武德中来朝，拜鹰扬大将军，封天山郡公，留不去，遂籍京兆。

玠初事金吾将军论惟明为僚力。德宗在奉天，以功封忠义郡王。从惟明镇郾坊，署牙将。后节度使王栖曜卒，中军将何朝宗夜纵火作乱，玠独匿不出。迟明，擒朝宗以待命。有诏并军司马崔轺斩之，以同州刺史刘公济领节度，擢玠为司马。逾年，公济卒，乃授玠节度使。元和二年，徙山南西道。

玠为治严棱，畏远权势，不务贡奉。蔬食弊衣，居处取避风雨而已。仓库完实，百姓安之，当世将帅未有及者。以疾辞位。入朝，不事骆仗。妻乘竹舆，二侍婢，黄碧缣服。七年卒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节。

赞曰：夷狄性悃固，其能知义所在者，鸷挺不可迁，盖巧

不足而谅常有余。观大柰等事君，皆一其志，无有顾望，用能功绩光明，为天子倚信。至浑瑊、趯趯、光颜辈，烈垂无穷，惟其谅有余故也。瑊、光颜自有传，今类其人著之篇。

## 卷第一百二 列传第三十六

## 郭二张三王苏薛程唐

郭孝恪，许州阳翟人。少有奇节，不治货产，父兄以为无赖。隋乱，率少年数百附李密。密喜，谓曰：“世言汝、颖多奇士，不谬也。”使与李勣守黎阳。密败，勣遣孝恪送款，封阳翟郡公，拜宋州刺史。诏与勣经略武牢以东，所定州县，委以选补。

竄建德之援洛也，孝恪上谒秦王，进计曰：“王世充力竭计穷，其面缚可跂足待。建德悉众远来，粮饷阻绝，殆天亡时也。若固守武牢，以军汜水，逐机应变，擒殄必矣！”王然之。贼平，置酒大会洛阳宫，语诸将曰：“孝恪策擒贼，王长先下漕，功固在诸君右。”迁上柱国。历贝、赵、江、泾四州刺史，所至有能名。改左骁卫将军，累加金紫光禄大夫。

贞观十六年，拜凉州都督，改安西都护、西州刺史。其地高昌旧都，流徙罪人与镇兵杂，限以沙碛，隔绝中国，孝恪推诚抚御，尽得其欢心。初，王师灭高昌，诏以所虏焉耆生口七百还焉耆王。王叛归欲谷设可汗，孝恪请击之，即拜西州道行军总管，率步骑三千出银山道，夜袭其王龙突骑支，虏之。帝悦，降玺书褒劳。

俄拜昆丘道副大总管，进讨龟兹，破其国城，乃自留守，遣余军分道进。龟兹国相那利遁去。孝恪以余部未平，出营于外。国人有谓孝恪曰：“那利素得土心，今亡在外，势必为变，

城中颇有异志，愿公备之。”孝恪忽其言，不设备。那利果率众阴与城内胡为应，薄城鼓噪，始觉之，乃率千余人合战，城中举应那利，孝恪殊死斗，中流矢卒，子待诏亦歿。将军曹继叔进兵，复拔其城。太宗责孝恪斥候不明，至颠覆，夺其官。后愍死战，更为举哀。高宗即位，追还官爵，赠待诏游击将军，贖物三百段。

次子待封，官左豹韬卫将军。咸亨初，副薛仁贵讨吐番，战大非川，败绩，贷死为民。

张俭，字师约，京兆新丰人。隋相州刺史、皖城郡公威孙。父植，车骑将军、连城县公。

俭，高祖从外孙也。高祖起，俭以功除右卫郎将，迁朔州刺史。时颉利可汗方强，每有求取，所遣书辄称诏敕，边吏奉承不敢却。及俭，独拒不受。大教民营田，岁收谷数十万斛。虽霜旱，劝百姓相振贍，免饥殍，州以完安。李靖既平突厥，有思结部者，穷归于俭，俭受而安辑之。其在碛北者，亲戚私相过省，俭不禁，示羁縻而已。俭徙胜州，后将不察其然，遽奏思结叛，朝廷议进讨，时俭以母丧，夺服为使者抚纳之。俭单骑入其部，召酋帅慰谕，推腹心，咸匍匐归命，因举徙代州，遂检校代州都督。俭劝垦田力耕，岁数稔，私蓄富实。俭恐虜易骄，乃建平余法，入之官，虜悦喜，由是储斛流赢。

迁营州都督，兼护东夷校尉。坐事免，诏白衣领职。营州部与契丹、奚、靺鞨诸蕃切眚，高丽引众入寇，俭率兵破之，俘斩略尽。复拜营州都督。太宗将征辽东，遣俭率蕃兵先进，略地至辽西，川涨，久未度。帝以为畏懦，召还。见洛阳宫，陈水草美恶、山川险易，并久不进状。帝悦，拜行军总管，使领诸蕃骑，为六军前锋。时高丽候者言莫离支且至，帝诏俭自新城路邀击，虜不敢出。俭进度辽，趋建安城，破贼，斩数

千级。累封皖城郡公。后改东夷校尉官为都护府，即以俭为都护。永徽初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卒，年六十，谥曰密。

俭兄大师，太仆卿、华州刺史、武功县男。

弟延师，左卫大将军、范阳郡公。性谨畏，黄羽林兵三十年，未尝有过。卒，赠荆州都督，谥曰敬，陪葬昭陵。

俭兄弟三人门皆立戟，时号“三戟张家”。

方翼，字仲翔，并州祁人。祖裕，随州刺史，尚同安大长公主，官开府仪同三司，卒，谥曰文。

方翼早孤，哀毁如成人，时号孝童。母李，为主所斥，居凤泉墅。方翼尚幼，杂庸保，执苦不弃日，垦田植树，治林垠，既完墙屋，燎松丸墨，为富家。主薨，还京师。尝夜行，见长人丈余，引弓射仆之，乃配木也。太宗闻，擢右千牛。高宗立，而从祖女弟为皇后，调安定令，诛灭大姓，奸豪胁息。徙瀚海都护司马，坐事下迁朔州尚德府果毅，岁余代还。居母丧，哀瘠甚，帝遣侍医疗视。其友赵持满诛死，尸诸道，亲戚莫敢视，方翼曰：“栾布哭彭越，义也；周文王掩骼，仁也。绝友义，蔽主仁，何以事君？”遂往哭其尸，具礼收葬。金吾劾系，帝嘉之，不罪。

再迁肃州刺史。州无隍堑，寇易以攻，方翼乃发卒建楼堞，厮多乐水自环，烽逻精明。仪凤间，河西蝗，独不至方翼境，而它郡民或餓死，皆重茧走方翼治下。乃出私钱作水碓，簿其赢，以济饥瘵，构舍数十百楹居之，全活甚众，芝产其地。

裴行俭讨遮旬，奏为副，兼检校安西都护，徙故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。方翼筑碎叶城，面三门，纡还多趣以诡出入，五旬毕。西域胡纵观，莫测其方略，悉献珍货。未几，徙方翼庭州刺史，而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，遂失蕃戎之和。

永淳初，十姓阿史那车簿啜叛，围弓月城，方翼引军战伊

丽河。败之，斩首千级。俄而三姓咽面兵十万踵至，方翼次热海，进战，矢著臂，引佩刀断去，左右莫知。所部杂虏谋执方翼为内应，方翼悉召会军中，厚赐，以次出壁外，缚之。会大风，杂金鼓，而号呼无闻者，杀七千人。即遣骑分道袭咽面等，皆惊溃，乌鹞引兵遁去，擒首领突骑施等三百人，西戎震服。初，方翼次葛水，暴涨，师不可度，沉祭以祷，师涉而济。又七月次叶河，无舟，而冰一昔合。时以为祥。

西域平，以功迁夏州都督。属牛疫，民废田作，方翼为耦耕法，张机键，力省而见功多，百姓顺赖。明年，召方翼议西域事，引见奉天宫，赐食帝前，帝见衣有污濯处，问其故，具对热海苦战状。视其创，帝咨嗟久之，赐赉良厚。

俄而妖贼白铁余以绥州反，诏方翼与程务挺讨之。飞旛击贼，火其栅，平之，封太原郡公。阿史那元珍入寇，被诏进击。时库无完铠，方翼断六板，画虎文，钩联解合，贼马忽见，奔骇，遂败，获大将二，因降桑乾、舍利二部。

武后时，王后属无在者，方翼自视功多，冀不坐，而后内欲因罪除之，未得也。及务挺被杀，即并坐方翼，追入朝，捕送狱，流崖州，卒于道，年六十三。神龙初，复官爵。方翼善书，与魏叔琬齐名。

子珣，字伯玉，与兄玠、弟璿以文学称，时号“三王”。天授初，珣及进士第，应制科，迁蓝田尉。以拔萃擢长安尉，因进见，武后召问刑政，嘉之。询其族氏，对曰：“废后，臣之姑也。”后不悦，左迁亳州司法参军。神龙初，为河南丞，武三思矫制贬临川令。宋璟辅政，召授侍御史。出许州长史。岁旱，珣时假刺史事，开廩振民，即自劾，玄宗赦之。累迁工部侍郎。而璿至中书舍人。珣尝为秘书少监，数年而璿继职。徙右散骑常侍，卒。赠户部尚书，谥曰孝。

子鍬，天宝中历右补阙、殿中侍御史。璿子鉉，自有传。

苏烈，字定方，以字行，冀州武邑人，后徙始平。父邕，当隋季，率里中数千人为本郡讨贼。定方骁悍有气决，年十五，从父战，数先登陷阵。邕卒，代领其众，破剧贼张金称、杨公卿，追北数十里，自是贼不舍境，乡党赖之。

贞观初，为匡道府折冲，从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口，率馱马二百为前锋，乘雾行，去贼一里许，雾霁，见牙帐，驰杀数十百人，颉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，靖亦寻至，余党悉降。再迁左卫中郎将。与程名振讨高丽，破之。拜右屯卫将军、临清县公。

从葱山道大总管程知节征贺鲁，至鹰娑川，贺鲁率二万骑来拒，总管苏海政连战未决，鼠尼施等复引二万骑为援。定方始休士，见尘起，率精骑五百，逾岭驰捣贼营，贼众大溃，杀千余人，所弃铠仗、牛马藉藉山野不可计。副总管王文度疾其功，谬谓知节曰：“贼虽走，军死伤者众。今当结辎重阵间，被甲而趋，贼来即战，是谓万全。”又矫制收军不深入。于是马羸卒劳，无斗志。定方说知节曰：“天子诏讨贼，今反自守，何功之立哉？且公为大将，而阃外之事不得专，顾副将乃得专之，理不其然！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？”不从。至怛笃城，有胡人降，文度猥曰：“师还而降，且为贼，不如杀之，取其赏。”定方曰：“此乃自作贼耳，宁曰伐叛！”及分财，定方一不取。高宗知之，比知节等还，悉下吏，当死，贷为民。

擢定方伊丽道行军大总管，复征贺鲁，以任雅相、回纥婆润为副。出金山北，先击处木昆部，破之，俟斤獯独禄拥众万帐降，定方抚之，发其千骑并回纥万人，进至曳咥河。贺鲁率十姓兵十万拒战，轻定方兵少，舒左右翼包之。定方令步卒据高，攒槊外向，亲引劲骑阵北原。贼三突步阵，不能入，定方

因其乱击之，鏖战三十里，斩首数万级，贼大奔。明日，振兵复进，五弩失毕举众降，贺鲁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。定方令副将萧嗣业、回纥婆润率杂虏兵趋邪罗斯川追北，定方与雅相领新附兵绝其后。会大雪，吏请少休，定方曰：“虏恃雪，方止舍，谓我不能进，若纵使远遁，则莫能擒。”遂勒兵进至双河，与弥射、步真合，距贺鲁所百里，下令阵而行，薄金牙山。方贺鲁将败，定方纵击，破其牙下数万人，悉归所部。贺鲁走石国，弥射子元爽以兵与嗣业会，缚贺鲁以还。由是脩亭障，列蹊隧，定强珍，问疾收骸，唐之州县极西海矣。高宗临轩，定方戎服奉贺鲁以献。策功拜左骁卫大将军、邢国公，别封子庆节为武邑县公。

会思结阙俟斤都曼先镇诸胡，劫所部及疏勒、硃俱波、喝般陀三国复叛，诏定方还为安抚大使。率兵至叶叶水，而贼堞马头川。定方选精卒万、骑三千袭之，昼夜驰三百里，至其所。都曼惊，战无素，遂大败，走马保城。师进攻之，都曼计穷，遂面缚降。俘献于乾阳殿，有司请论如法。定方顿首请曰：“臣向谕陛下意，许以不死，愿丐其命。”帝曰：“朕为卿全信。”乃宥之。葱岭以西遂定。加食邢州钜鹿三百户，迁左武卫大将军。

出为神丘道大总管，率师讨百济。自城山济海至熊津口，贼濒江屯兵，定方出左涯，乘山而阵，与之战，贼败，死者数千。王师乘潮而上，舳舻衔尾进，鼓而噪，定方将步骑夹引，直趋真都城。贼倾国来，酣战，破之，杀虏万人，乘胜入其郭，王义慈及太子隆北走。定方进围其城，义慈子泰自立为王，率众固守。义慈之孙文思曰：“王与太子出，而叔岂得擅为王？若王师还，我父子安得全？”遂率左右缒城下，人多从之，泰不能止。定方使士登城，建唐旗帜。于是泰开门请命，其将祢

植与义慈降，隆及诸城送款，百济平，俘义慈、隆、泰等献东都。

定方所灭三国，皆生执其王，赏赉珍宝不胜计，加庆节尚辇奉御。未几，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俄徙平壤道。破高丽之众于溟江，夺马邑山为营，遂围平壤。会大雪，解围还。拜凉州安集大使，以定吐蕃、吐谷浑。乾封二年卒，年七十六。帝悼之，责谓侍臣曰：“定方于国有功，当褒赠，若等不言，何邪？”乃赠左骁卫大将军、幽州都督，谥曰庄。

薛仁贵，绛州龙门人。少贫贱，以田为业。将改葬其先，妻柳曰：“夫有高世之材，要须遇时乃发。今天子自征辽东，求猛将，此难得之时，君盍图功名以自显？富贵还乡，葬未晚。”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。

至安地，会郎将刘君邛为贼所围，仁贵驰救之，斩贼将，系首马鞍，贼皆慑伏，由是知名。王师攻安市城，高丽莫离支遣将高延寿等率兵二十万拒战，倚山结屯，太宗命诸将分击之。仁贵恃骁悍，欲立奇功，乃著白衣自标显，持戟，腰鞬两弓，呼而驰，所向披靡；军乘之，贼遂奔溃。帝望见，遣使驰问：“先锋白衣者谁？”曰：“薛仁贵。”帝召见，嗟异，赐金帛、口马甚众，授游击将军、云泉府果毅，令北门长上。师还，帝谓曰：“朕旧将皆老，欲擢骁勇付阃外事，莫如卿者。朕不喜得辽东，喜得嫩将。”迁右领军中郎将。

高宗幸万年宫，山水暴至，夜突玄武门，宿卫皆散走，仁贵曰：“当天子缓急，安可惧死？”遂登门大呼，以警宫内，帝遽出乘高。俄而水入帝寝，帝曰：“赖卿以免，始知有忠臣也。”赐以御马。

苏定方讨贺鲁，仁贵上疏曰：“臣闻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，明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。今泥熟不事贺鲁，为其所破，虏系妻子。

王师有于贺鲁部落转得其家口者，宜悉取以还，厚加赉遣，使百姓知贺鲁为暴而陛下至德也。”帝纳之，遂还其家属，泥熟请随军效死。

显庆三年，诏副程名振经略辽东，破高丽于贵端城，斩首三千级。明年，与梁建方、契苾何力遇高丽大将温沙多门，战横山，仁贵独驰入，所射皆应弦仆。又战石城，有善射者，杀官军十余人，仁贵怒，单骑突击，贼弓矢俱废，遂生擒之。俄与辛文陵破契丹于黑山，执其王阿卜固献东都。拜左武卫将军，封河东县男。

诏副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总管。将行，宴内殿，帝曰：“古善射有穿七札者，卿试以五甲射焉。”仁贵一发洞贯，帝大惊，更取坚甲赐之。时九姓众十余万，令骁骑数十来挑战，仁贵发三矢，辄杀三人，于是虏气慑，皆降。仁贵虑为后患，悉坑之。转讨磧北余众，擒伪叶护兄弟三人以归。军中歌曰：“将军三箭定天山，壮士长歌入汉关。”九姓遂衰。

铁勒有思结、多览葛等部，先保天山，及仁泰至，惧而降，仁泰不纳，虏其家以赏军，贼相率遁去。有候骑言：“虏辎重畜牧被野，可往取。”仁泰选骑万四千卷甲驰，绝大漠，至仙萼河，不见虏，粮尽还。人饥相食，比入塞，余兵才二十之一。仁贵亦取所部为妾，多纳赍遣，为有司劾奏，以功见原。

乾封初，高丽泉男生内附，遣将军庞同善、高偁往慰纳，弟男建率国人拒弗纳，乃诏仁贵率师援送同善。至新城，夜为虏袭，仁贵击之，斩数百级。同善进次金山，衄虏不敢前，高丽乘胜进，仁贵击虏断为二，众即溃，斩馘五千，拔南苏、木底、苍岩三城，遂会男生军。手诏劳勉。仁贵负锐，提卒二千进攻扶余城，诸将以兵寡劝止。仁贵曰：“在善用，不在众。”身帅士，遇贼辄破，杀万余人，拔其城，因旁海略地，与李

勦军合。扶余既降，它四十城相率送款，威震辽海。有诏仁贵率兵二万与刘仁轨镇平壤，拜本卫大将军，封平阳郡公，检校安东都护，移治新城。抚孤存老，检制盗贼，随才任职，褒崇节义，高丽士众皆欣然忘亡。

咸亨元年，吐蕃入寇，命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将军阿史那道真、郭待封击之，以援吐谷浑。待封尝为鄯城镇守，与仁贵等夷，及是，耻居其下，颇违节度。初，军次大非川，将趋乌海，仁贵曰：“乌海地险而瘴，吾入死地，可谓危道，然速则有功，迟则败。今大非岭宽平，可置二栅，悉内辎重，留万人守之，吾倍道掩贼不整，灭之矣。”乃约赍，至河口，遇贼，破之，多所杀掠，获牛羊万计。进至乌海城，以待后援。待封初不从，领辎重踵进，吐蕃率众二十万邀击取之，粮仗尽没，待封保险。仁贵退军大非川，吐蕃益兵四十万来战，王师大败。仁贵与吐蕃将论钦陵约和，乃得还，吐谷浑遂没。仁贵叹曰：“今岁在庚午，星在降娄，不应有事西方，邓艾所以死于蜀，吾固知必败。”有诏原死，除名为庶人。

未几，高丽余众叛，起为鸡林道总管。复坐事贬象州，会赦还。帝思其功，乃召见曰：“畴岁万年宫，微卿，我且为鱼。前日殄九姓，破高丽，尔功居多。人有言向在乌海城下纵虏不击，以至失利，此朕所恨而疑也。今辽西不宁，瓜、沙路绝，卿安得高枕不为朕指麾邪？于是拜瓜州长史、右领军卫将军、检校代州都督，率兵击突厥元珍于云州。突厥问曰：“唐将为谁？”曰：“薛仁贵。”突厥曰：“吾闻薛将军流象州死矣，安得复生？”仁贵脱兜鍪见之，突厥相视失色，下马罗拜，稍稍遁去。仁贵因进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万级，获生口三万，牛马称是。

永淳二年卒，年七十。赠左骁卫大将军、幽州都督，官给舆，护丧还乡里。

子讷，字慎言，起家城门郎，迁蓝田令。富人倪氏讼息钱于肃政台，中丞来俊臣受赇，发义仓粟数千斛偿之。讷曰：“义仓本备水旱，安可绝众人之仰私一家？”报上不与。会俊臣得罪，亦止。

后突厥扰河北，武后以讷世将，诏摄左威卫将军、安东道经略使。对同明殿，具言：“丑虏冯暴，以庐陵王藉言，今虽还东宫，议不坚信。若太子无动，贼不讨而解。”后纳其言。俄迁幽州都督、安东都护。改并州长史，检校左卫大将军。讷久处边，有战功。开元初，玄宗讲武新丰，诏讷为左军节度。时诸部颇失序，唯讷与解琬军不动。帝令轻骑召之，至军门，不得入。礼成，尤见慰劳。

明年，契丹、奚、突厥连和，数入边，讷建议请讨，诏监门将军杜宾客、定州刺史崔宣道与讷帅众二万出檀州。宾客议“方暑，士负戈赢粮深讨，虑恐无功”，姚元崇亦持不可，讷独曰：“夏草荐茂，羔犊方息，不费馈饷因盗资，振国威灵，不可失也。”天子方欲夸威四夷，喜奇功，乃听讷言，而授紫微黄门三品以重之。师至滦河，与贼遇，诸将不如约，为虏覆，尽亡其军。讷脱身走，而罪宣道及大将李思敬等八人，有诏斩以徇，独宾客免，尽夺讷官爵。

俄而吐蕃大酋达延、乞力徐等众十万寇临洮，入兰州，剽牧马，诏讷白衣摄羽林将军，为陇右防御使，与王峻击之。追及贼，战武阶驿，犄角劫之，破其众；尾北至洮水，又战长城堡，杀鹵数万，擒其酋六指乡弥洪，悉收所掠及仗械不贖。时帝欲自将北伐，及讷大克，乃止行。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即军陟功状，拜讷左羽林大将军，复封平阳郡公，以子畅为朝散大夫。又授凉州镇军大总管，赤水、建康、河源边州皆隶节度。

俄为朔方行军大总管。久之，以老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太常卿，谥曰昭定。

讷性沉勇寡言，其用兵，临大敌益壮。

弟楚玉，开元中为范阳节度使，以不职废。生子嵩。

嵩生燕、蓟间，气豪迈，不肯事产利，以膂力骑射自将。豫安禄山乱，晚为史朝义守相州。仆固怀恩破朝义，长驱河朔，嵩震惧，迎拜军门，怀恩释之，奏为检校刑部尚书、相卫洛邢等州节度使。方大乱后，人亦厌祸，嵩谨奉职，颇有治名。大历初，封高平郡王，实封二百户，号其军为昭义。迁检校尚书右仆射，更封平阳。七年卒，赠太保。

诏其弟晟知留后事，累加检校太子少师。十年，为其将裴志清所逐，以兵归田承嗣。晟奔洛州。请入朝，降服待罪银台门，赦之。乃分其地，以嵩族子择为相州刺史，雄卫州刺史，竖洛州刺史。承嗣诱雄乱，不从，遣客刺杀之。

初，嵩好蹴鞠，隐士刘钢劝止曰：“为乐甚众，何必乘危邀晷刻欢？”嵩悦，图其形坐右。嵩子平。

平字坦途，年十二，为磁州刺史。父丧，军吏以故事胁知留务，伪许之，已而让晟，夕以丧归。累授右卫将军，宿卫三十年。宰相杜黄裳擢为汝州刺史，治有风绩。王师讨蔡，繇左龙武大将军授郑滑节度使，数战有功。始，河溢瓠子，东泛滑，距城才二里所。平按求故道出黎阳西南，因命其佐裴弘泰往请魏博节度使田弘正，弘正许之。乃籍民田所当者易以它地，疏道二十里，以酺水悍，还墾田七百顷于河南，自是滑人无患。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。未几，复帅郑滑。

李师道平，诏分淄、青、齐、登、莱五州为平卢军，徙平为节度使。王庭凑围牛元翼，棣州危，诏平出援。平遣将李叔佐率兵二千往，刺史王稷馈餉陋狭，众溃而归，推突将马士端

为帅，劫屯士万人，薄州堞。城中兵寡，平悉公帑家赏募锐卒二千迎战，以奇兵掩贼辎重，贼狼顾，遂大败，降，余党平。引谋乱者二千人斩堂皇下，胁从皆纵还田里，威震一方。诏迁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封魏国公。在镇六年，兵铠完砺，徭赋均一。宝历初，入朝，民鄆路愿留，数日得出。拜检校司空、河中降隰节度使，复得隶晋、慈二州，益兵三千。进检校司徒，更封韩召拜太子太保。以司徒致仕。卒，年八十，赠太傅。

子从，字顺之，以荫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参军，累迁汾州刺史，隄文谷、滤河二水，引溉公私田，汾人利之。徙濮州，储粟二万斛以备凶灾。于是山东大水，诏右司郎中赵杰为赈恤使，杰表其才，擢将作监。终左领军卫上将军。赠工部尚书。

程务挺，洺州平恩人。父名振，隋大业末，仕窦建德为普乐令，盗不迹境。俄弃贼自归，高祖诏授永宁令，使率兵经略河北，即夜袭鄆县，俘男女千余人以归，去数舍，阅妇人方乳者九十余人，还之，鄆人感其仁。刘黑闥陷洺州，名振与刺史陈君宾自拔归，母妻为贼所得。名振率众千余，掠冀、贝、沧、瀛等州，邀击粮道，悉毁贼水陆饷具。黑闥怒，杀其母妻。贼平，请手斩黑闥，以其首祭母。拜营州长史，封东平郡公，赐物二千段、黄金三百两。转洺州刺史。太宗征辽东，召问方略，不合旨，帝勃然诘之，名振辩对益详，帝意解，谓左右曰：“房玄龄常在朕前，见朕嗔余人，色不能主。名振生平未识我，一旦谄让，而辞吐不屈，奇士哉！”拜右骁卫将军，平壤道行军总管。攻沙卑城，破独山阵，皆以少击众，号为名将。迁营州都督，兼东夷都护。击高丽于贵端水，焚其新城。历晋、蒲二州刺史，镂方道总管。卒，赠右卫大将军，谥曰烈。

务挺少从父征讨，以勇力闻，拜右领军卫中郎将。破突厥六万骑于云州。会伪可汗阿史那伏念叛，总管李文暕等三将以

次奔败。诏裴行俭讨之，以务挺副，检校丰州都督。时伏念屯金牙山，务挺与副总管唐玄表引兵赴之，伏念惧，乃间道降于行俭，故裴炎以为非行俭功，迁务挺右卫将军，封平原郡公。

绥州部落稽白铁余据城平叛，建伪号，署置百官，进攻绥德、大斌，杀官吏，火区舍。诏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之，务挺生擒白铁余。进左骁卫大将军，检校左羽林军。嗣圣初，与右领军大将军张虔勳等豫废中宗、立豫王为皇帝，累被褒赉。以左卫大将军为单于道安抚大使，御突厥。务挺善绥御，士服其威爱，突厥惮之，不敢盗边。

裴炎下狱，务挺密表申治，又素与唐之奇、杜求仁善，或言务挺与炎及徐敬业潜相援结，后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即军中斩之，籍其家。突厥闻务挺死，率相庆，为立祠，每出师，辄祷焉。

王孝杰，京兆新丰人。少以军功进。仪凤中，刘审礼讨吐蕃，孝杰以副总管战大非川，为虏执，赞普见之，曰“貌类吾父”，故不死，归之。武后时，为右鹰扬卫将军。孝杰居虏中久，悉其虚实。长寿元年，为武威道总管，与阿史那忠节讨吐蕃，克龟兹、于阗、疏勒、碎叶等城。武后曰：“贞观中，西境在四镇，其后不善守，弃之吐蕃。今故土尽复，孝杰功也。”乃迁左卫大将军。进夏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，清源县男。证圣初，复为朔方道总管，与吐蕃战不利，免。

会契丹李尽忠等叛，有诏起白衣为清边道总管，将兵十八万讨之。军至东硖石谷，与贼接。道隘虏众，孝杰率锐兵先驱，出谷整阵，与贼战，而后军总管苏宏晖以其军退，援不至，为虏所乘，军溃，孝杰堕谷死，士相蹂且尽。初，进军平州，白鼠昼入营屯伏。皆谓“鼠坎精，胡象也，白质归命，天亡之兆”。及战，乃孝杰覆焉。时张说以管记还白状，后问之，说具陈：

“孝杰乃心国家，敢深入，以少当众，虽败，功可录也。”乃赠夏官尚书、耿国公，以其子无择为朝散大夫。遣使者斩宏晖，使未至而宏晖已立功，遂赎罪。

唐璿，字休璟，以字行，京兆始平人。曾祖规，为后周骠骑大将军。休璟少孤，授《易》于马嘉运，传《礼》于贾公彦，举明经高第。为吴王府典签，改营州户曹参军。会突厥诱奚、契丹叛，都督周道务以兵授休璟，破之于独护山，数馘多，迁朔州长史。

永淳中，突厥围丰州，都督崔智辩战死，朝廷议弃丰保灵、夏。休璟以为不可，上疏曰：“丰州控河遏寇，号为襟带，自秦、汉以来，常郡县之。土田良美，宜耕牧。隋季丧乱，不能坚守，乃迁就宁、庆，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，始以灵、夏为边。唐初，募人以实之，西北一隅得以完固。今而废之，则河傍地复为贼有，而灵、夏亦不足自安，非国家利也。”高宗从其言。垂拱中，迁安西副都护。会吐蕃破焉耆，安息道大总管韦待价等败，休璟收其溃亡，以定西土，授灵州都督。乃陈方略，请复四镇。武后遣王孝杰拔龟兹等城，自休璟倡之。

圣历中，授凉州都督、右肃政御史大夫、持节陇右诸军副大使。吐蕃大将曲莽布支率骑数万寇凉州，入洪源谷，休璟以兵数千临高望之，见贼旗铠鲜明，谓麾下曰：“吐蕃自钦陵死，赞婆降，莽布支新将兵，欲以示武，且其下皆贵臣酋豪子弟，骑虽精，不习战，吾为诸君取之。”乃被甲先登，六战皆克，斩二将，获首二千五百，筑京观而还。吐蕃来请和，既宴，使者屡觐休璟，后问焉，对曰：“洪源之战，是将军多杀臣士卒，其勇无比，今愿识之。”后嗟异，擢为右武威、金吾二卫大将军。

西突厥乌质勒失诸蕃和，举兵相攻，安西道闭。武后诏休

璟与宰相计议，不少选，画所当施行者。既而边州建请屯置，尽如休璟策。后曰：“恨用卿晚。”进拜夏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后谏杨再思、李峤、姚元崇等曰：“休璟谏知边事，卿辈十不当一。”改太子右庶子，仍知政事。

会契丹入塞，复以夏官尚书检校幽营等州都督、安东都护。时中宗为皇太子，休璟将行，进启曰：“易之兄弟恩宠过幸，数入禁闼，非人臣所宜，愿加防察。”帝复位，召授辅国大将军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、酒泉郡公。谓曰：“初欲召公计事，以有北狄忧，前日直言，今未忘也。”加特进、尚书右仆射，赐邑户三百，封宋国公。

是岁大水，上疏自劾免，不许。累迁检校吏部尚书。景龙二年致仕。未几，复起为太子少师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脩国史。景云初，以特进为朔方行军大总管，备突厥；停旧封，别赐百户。明年，复请老，给一品全禄。延和元年卒，年八十六，赠荆州大都督，谥曰忠。

休璟以儒者号知兵，自碣石逾四镇，其间绵地几万里，山川夷坦，障塞之要，皆能言之，故行师料敌未尝败。初得封，以赋绢数千散啗其族，又出财数十万大为茔墓，尽葬其五服亲，当时称重。惟张仁愿议筑受降城，而休璟独谓不可，卒就之，而漠南无虏患。始老，已逾八十，犹托倚权近求复用。于是贺娄尚宫方用事，附者辄荣赫，休璟乃为子娶其义女，故复起宰相，颇为时讥訾。其当国，亦无它毘益云。

子先慎至陈州刺史，先择为右金吾卫将军。

张仁愿，华州下邽人。本名仁亶，以睿宗讳音近避之。有文武材。武后时，累迁殿中侍御史。御史郭弘霸者，称后乃弥勒佛身，又凤阁舍人张嘉福、王庆之请以武承嗣为皇太子，邀仁愿联章，仁愿正色拒之。后王孝杰为吐刺军总管，与吐蕃战

不利，仁愿监其军，因入言状，孝杰坐免，擢仁愿侍御史。

万岁通天中，监察御史孙承景监清边军，战还，自图先锋当矢石状。武后叹曰：“御史乃能如是乎！”擢为右肃政台中丞，诏仁愿即叙其麾下功。仁愿先问承景破敌曲折，承景实不行，所问皆穷。仁愿劾奏承景罔上，虚列虜级。贬为崇仁令，以仁愿代为中丞，检校幽州都督。

默啜寇赵、定，还出塞，仁愿以兵邀之，贼引去，矢著其手，武后遣使劳问，赐药注傅。迁并州都督长史。神龙中，进左屯卫大将军，兼检校洛州长史。会谷贵多盗，仁愿一切捕杀，畿积府门，畿甸震慑，无敢犯。先是，贾敦颐尝为长史，有政绩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洛有前贾后张，敌京兆三王。”

三年，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突厥所败，诏仁愿摄御史大夫代之。既至，贼已去，引兵踵击，夜掩其营，破之。始，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，北崖有拂云祠，突厥每犯边，必先谒祠禱解，然后料兵度而南。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骑施，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，于河北筑三受降城，绝虜南寇路。唐休璟以为“两汉以来皆北守河，今筑城虜腹中，终为所有”。仁愿固请，中宗从之。表留岁满兵以助功，咸阳兵二百人逃归，仁愿擒之，尽斩城下，军中股栗，役者尽力，六旬而三城就。以拂云为中城，南直朔方，西城南直灵武，东城南直榆林，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，其北皆大碛也，斥地三百里而远。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。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，朔方益无寇，岁损费亿计，减镇兵数万。初建三城也，不置壅门、曲敌、战格。或曰：“边城无守备，可乎？”仁愿曰：“兵贵攻取，贼退守。寇至，当并力出拒，敢回望城者斩，何事守备，退忸其心哉！”“后常元楷代为总管，始筑壅门，议者益重仁愿而轻元楷。

景龙二年，拜左卫大将军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韩国公。

春还朝，秋复督军备边，帝为赋诗祖道，赏赉不赀。迁镇军大将军。睿宗立，乃致仕。加兵部尚书，禀禄全给。开元二年卒，赠太子少保。

仁愿为将，号令严，将吏信伏，按边抚师，赏罚必直功罪。后人思之，为立祠受降城，出师辄享焉。宰相文武兼者，当时称李靖、郭元振、唐休璟、仁愿云。在朔方，奏用御史张敬忠、何鸾、长安尉寇泚、鄆尉王易从、始平主簿刘体微分总军事，太子文学柳彦昭为管记，义乌尉晁良贞为随机，皆著称，后至大官，世名仁愿知人。子之辅，至赵州刺史。

张敬忠，自监察御史累迁吏部郎中，开元七年拜平卢节度使。

王峻，沧州景城人，后徙洛阳。父行果，为长安尉，知名。峻少孤，好学。祖有方奇之，曰：“是子当兴吾宗。”长豪旷，不乐为衙检事。擢明经第，始调清苑尉，历除殿中侍御史。会朔方元帅魏元忠讨贼不利，劾奏副将韩思忠败，律当诛。峻以“思忠偏裨，权不己制，且其人勇智可惜，不宜独诛”，固争，得释，峻亦出为渭南令。

景龙末，授桂州都督。州有兵，旧常仰饷衡、永。峻始筑罗郭，罢戍卒；埭江，开屯田数千顷，以息转漕，百姓赖之。后求归上冢，州人诣阙留。有诏：“桂往罹寇暴，户口雕瘠，宜即留，以须政成。”在桂逾期年，人丐刻石颂德。初，刘幽求放封州，广州都督周利贞必欲杀之，道出峻所，峻知其故，留不遣。利贞移书督趣，幽求惧曰：“势且难全，正恐累君，奈何？”峻曰：“公之坐，非朋友所绝。峻在，终不忍公无罪就死。俄崔湜等诛，幽求复执政，故诏幽求为刻石辞。迁鸿胪少卿，充朔方军副大总管、安北大都护，丰安、安远等城并授节度。进太仆少卿、陇右群牧使。

开元二年，吐蕃以精甲十万寇临洮，次大来谷，其酋盆达延以兵踵而前。峻率所部二千与临洮军合，料奇兵七百，易胡服，夜袭，去贼五里，令曰：“前是寇，士大呼，鼓角应之。”贼惊，疑伏在旁，自相斗死者万计。俄而薛讷至武阶，距大来二十里，贼阵两军间，互一舍而近。峻往迎讷，夜使壮士衔枚麇突，虏骇引去，追至洮水，败之，俘获如积。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、清源县男，兼原州都督；以子琕为朝散大夫。又进并州都督长史。

明年，突厥默啜为拔曳固所杀，其下多降，分置河曲。既而小杀继降，降者稍稍叛去。峻上言：

突厥向以国乱，故款塞，与部落无间也。延素北风，何尝忘之？今徙处河曲，使内伺边罅，久必为患。比者不受要约，兵已屡动，擅作烽区，闭障行李。虏脱南牧，降帐必与连衡，以相应接，表里有敌，虽韩、彭、孙、吴，无所就功。请至农隙，令朔方军大陈兵，召酋豪，告以祸福，啗以金缿，且言南方麋鹿鱼米之饶，并迁置淮右、河南宽乡，给之程粮。虽一时之劳，然不二十年，渐服诸华，料以充兵，则皆劲卒。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，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，城傍编夷居青、徐之右，何独降胡不可徙欤？

臣复料议者必曰：“故事，置于河曲，前日已宁，今无独异。”且往者颡利破亡，边鄙安定，故降户得以久安。今虏未殄灭，此降人皆戚属，固不与往年同已。臣请以三策料之：悉其部落置内地，获精兵之实，闭黠虏之患，此上策也；亭障之下，蕃华参处，广屯戍，为备拟，费甚人劳，下策也；置之胡塞，滋成祸萌，此无策也。不然，前至河冰，且必有变。

书未报，而虏已叛，乃敕峻将并州兵济河以讨。峻间行，卷甲舍幕趋山谷，夜遇雪，恐失期，誓于神曰：“峻事君不以

忠，不讨有罪，天所殛者，当自蒙罚，士众无罪。心诚忠，而天监之，则止雪反风，以奖成功。”俄而和霁。时叛胡分二道走，峻自东道追及之，获级三千。以功迁左散骑常侍、朔方行军大总管。改御史大夫。趯跌部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保受降城之鄙，潜引突厥内扰，峻密言上，尽诱而诛之。拜兵部尚书，复为朔方军大总管。

九年，兰池胡康待宾据长泉反，陷六州，诏郭知运与峻讨平之。封清源公，官一子。玄宗以官人赐知运等，峻独不敢取，曰：“臣之事君，犹子事父，讵有常近围掖而臣子敢当乎？誓死以免。”见听。初，峻奏：“朔方兵力有余，愿罢知运，独当戍。”未报，而知运至，故不协。峻所降附，知运辄纵击，贼意峻卖己，乃复叛。峻坐贬梓州刺史。改太了詹事、中山郡公。进吏部尚书、太原尹。代张说为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充朔方军节度大使，河北、河西、陇右、河东之军尽属。是冬，帝亲郊，追会大礼，峻以冰壮，请留将兵待边，手敕慰勉。会有人告许州刺史王乔谋反，辞逮峻，诏源乾曜、张说杂讯，无状，以党与贬蕲州刺史。迁定州。复以户部尚书为朔方军节度使。卒，赠尚书左丞相，谥曰忠烈。

峻气貌伟特，时谓为熊虎相。感慕节义，有古人风。其操下肃壹，吏人畏爱。始，二张之诬魏元忠，峻独上疏申治。宋璟曰：“魏公全矣，子再触逆鳞，其殆乎！”峻曰：“魏公以忠获罪，苟得辨，虽死弗悔。”

峻卒后，信安王祗讨奚于幽州，各捷，且言“战时，士咸见峻与部将高昭麾兵赴敌”，天子嗟异。户部郎中阳伯成上疏，请封峻墓，表异之，优其子孙。帝乃遣使祭峻庙，进诸子官。

赞曰：“唐所以能威振夷荒、斥大封域者，亦有虎臣为之牙距也。至师行数千万里，穷讨殊斗，猎取其国由鹿豸然，可

谓选值其才欤！夫宰相代天秩物，變化人神，惟有德者宜之。若休璟、仁愿，用以丞弼，非强所不能邪？据功名之地，则绰绰矣。